

小五义

中



清·石玉昆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# 小 五 义

第二部

(清)石玉昆 著

## 第八十一回

## 徐良用暗器惊走群寇 寨主受重伤不肯回头

诗曰：

未剿丑类恨如何，且住贼窝作睡窝。  
旧系花装经再整，新铡利刃看初磨。  
支更正可巡长夜，待旦还须枕短戈。  
谁似徐良筹妙策，独操胜算益多多。

且说徐良对准了他的手背，一低头、弩箭出去，正中手背上。用了个鲤鱼打挺，往起一蹿，可巧手接着一块石头子儿。徐良一骂，周瑞一瞧，他叭的一声，正中周瑞面门之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徐良早就纵过去了，把刀就踹住了。周瑞把手甩着就跑了。有一个手快的贪便宜，他打算要捡刀去，早被徐良彭的一声，一脚踢出多远去了。这个人爬起来就跑。徐良说：“追！”腾、腾、腾、腾，一步也没追，净是干跺脚。怎么个缘故呢？他怕要追他们，这三个人就叫人家杀了，永不作那家悬虚之事，自己想主意怎么救那三个人。忽然又打后边跑过几个人来，周瑞拿着一双铜。什么缘故？他岂肯就白白的丢了他这个窝巢？周瑞把手背上的弩箭拔出来，把衣上的水裙绸子撕了一条子，裹上手背，拿了一双铜，复又过来拚命，说：“好！山西人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”徐良一笑说：“很好，老西在此

等候。过来，咱们两个闹着玩。”就把周瑞肺部气炸，说：“你这厮是哪里来的？”徐良说：“老西还要问问你姓什么，叫什么哪！”回答：“你寨主爷姓周，叫周瑞。人称为病判官。”徐良一笑说：“你就是那病判官周瑞！”说：“然也！”徐良说：“你没有打听打听，老西我叫阎王爷！”周瑞说：“你怎么叫阎王哪？”徐良说：“我专揍的是判官！”周瑞气往上一攻，抡铜就打。徐良持大环刀往上一迎，只听呛当啷，把铜削为两段。周瑞掉头就跑。徐良说：“追！”腾、腾的乱响，仍是不追。连那些个小贼全都跑了。容他们去远，徐良把胡小记夹起来，往北就走，走不远放下。又夹乔宾，又夹艾虎，就这么一步一步追来追去，把他们追到后头院里去了。一看后头院里，五间上房，三间东房，三间西房。三间西房是兵器房，三间东房是厨房。徐良过去看了看，挂着整片子的牛肉，堆着整口袋的米面，一大坛子酒，还有许多干鲜水菜作料等等，无一不全。徐良打水缸里取了一瓢凉水，拿了一根筷子，用筷子把三个人牙关撬开，凉水灌下去。少刻苏醒过来，人人睁眼，个个抬头，齐说道：“好酒呀，好酒！”老西说：“几希乎没废了命，还好酒哪！”艾虎问：“这是什么所在？”徐良就把以往从前之事，细说了一遍。艾虎说：“三哥也没将他拿住吗？”徐良说：“他逃跑了。”艾虎说：“这个东西！怎么不把他追上呢？”徐良说：“我要追他，你们三个谁管？倘若进来一个人，你们就废了命了。”胡小记说：“咱们这些人都不及三哥的算计。”艾虎说：“咱们趁早打算起身吧！”徐良问：“上哪去？”艾虎说：“起身，咱们得找镇店去，住店去。”徐良说：“天已将晚，道路又不熟，谁知哪里有镇店？离此多远路程？此处以是顶好的一个店房。也有米面，也有肉干，鲜水菜全有。”艾虎说：“当怕的你又不怕了！这是贼的窝巢。倘若

他们夜间来了，睡觉如小死，岂不遭他们的毒手？”徐良说：“叫我吓破了胆子了，他们还敢来？只管放心，敞着门，他们也不敢来！”连胡小记想着都有些不放心，又不敢多言。徐良说：“把外头的包袱拿进来。”乔宾出去，把驴上包袱拿下来，搬在上房屋里。徐良说：“咱们大家做饭。”

大家抱柴的抱柴，烧火的烧火。乔宾说：“我抱柴到后头院里，一个大柴垛夹了四捆秫秸。”胡小记找着菜，就把牛肉割了一大块去切。徐良找了缸盆，倒上了有五六斤白面。艾虎就把大瓢哗啦啦地倒了六七瓢水，还要倒哪。徐良说：“这是要吃什么？”艾虎说：“我知道要吃什么呀？”徐良说：“不拘吃什么，你倒那么些个水！”艾虎说：“哟！稀了！”徐良说：“你等着吃吧，瞧我的！你说是吃什么吧。切条、擀条、拉条；揪疙瘩、削疙瘩、把拉疙瘩；把鱼子，溜鱼子，贴把谷溜溜，钱鱼儿钻沙。你们说什么，老西全会作。”大众全笑了。艾虎说：“这些个样儿，我们全没吃过。”胡小记说：“你爱作什么就作什么吧。”乔宾说：“你倒别瞧我这个样儿，我倒会。”艾虎说：“你会作什么？”回答：“会吃！”大家又笑。真是徐良作饭。艾虎看见一大坛子酒，说：“这可是有福不在忙，我可该饮点了。”这就找碗要饮。”徐良气往上一壮，把酒坛子抱起来往下一摔，叭嚓一声，摔了个粉碎。艾虎把嘴一撇，呼哧呼哧地生气。徐良说：“方才为饮酒，差一点没死了。瞧见酒又想要饮，总不怕死，实在馋的慌，爬到地下去饮！”艾虎瞅了他一眼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胡爷催着吃饭。大家饱餐了一顿，俱归上房屋中去了，把灯烛掌上。

艾虎说：“我是吃饱了就困，我要先歇着了。”徐良说：“睡觉，这个地方如何睡得？睡着了，就是个热决。”艾虎说：“全依着你老人家说。我说住不得，你说住得了。我说睡觉，

你又说睡着了是个热决。到底是怎么办法才好哪？”徐良说：“我说在这住着，叫舍身诓骗他们，晚晌必来。咱们少刻四个人睡觉，东南西北占着四面。一个头朝北，一个头冲东，枕着头朝北的脚，一个头冲南，脑袋枕着头朝东的脚；一个头朝西，枕着冲南的脚；头冲北的，又枕着头冲西的脚。这叫罗圈睡。自己都别着刀，咱们的包袱捆在当中间，全别睡觉，装着打呼，往这么招贼，不怕。要是有睡着了的，把脚往上一抬，那个人也就醒了。贼要来了，慢慢的起去，下去就可以把贼捉住了。你瞧这个主意好不好？”胡小记说：“此计甚妙！”艾虎说：“三哥，你怎么想这个招儿来！就依着你这个主意。”果然就把门一关，把插管拉上。先前艾虎尽笑，嗣后，四个人装着一打呼，声音还真是不小，呼噜呼噜的。艾虎说：“这贼要是三更天来了还好，要是一个不来，把咱们这鼻孔都要抽干了。”大家笑成一阵。徐良说：“要是这么笑，可就把贼笑跑了。”艾虎说：“还是一个打了，一个打吧，不然，是准干。”真是一对一声，接连着打了。

终不出徐良之所料，周瑞一跑，二次把铜削折，逃窜性命到桃花沟西沟口，躲在山洞里头，一捏嘴乱打呼哨。呼哨本是贼的暗令，慢慢地又聚在一处。王三也来了，说：“寨主刀也不要了吧！”周瑞苦苦地告错说：“众仁兄弟，还得帮助我一膀之力。”王三说：“谁还敢助你一膀之力，毛二哥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！谁还能辅佐于你！”周瑞说：“从此往后，不分什么叫寨主，什么叫伙计，作了买卖，平分秋色。”这才把大众说得心软。

周瑞回家探了一探，正瞧着徐良在厨房那里说：“那贼叫他吓破了胆子了，敞着门睡觉都不怕！”周瑞回去，把这话对王三学了一遍，还求王三给出个主意。王三说：“量小非君子，

无毒不丈夫。夜至三鼓，大众凑齐，咱们大家前去。讲武，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咱们把后院柴薪搬过去，堵门烧，烧他们个焦头烂面之鬼，风火中的亡魂。”大家说：“还是王三这个主意甚妙！这个桃花沟离镇店甚远，要找住户人家讨顿饭吃，没人肯给。只可是把他们烧死，得回桃花村，再打主意吃饭。”可怜他们要放火，连石钢火种都没有。现找左近的住户人家借来的石钢火。在山弯后等到三鼓，好去放火。将到二鼓之半，奔了桃花村来，由后篱笆墙蹿入。大众搬柴运草，准备放火。

欲知拿病判官周瑞这段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二回

### 追周瑞苇塘用计 杀小寇放火烧房

且说周瑞等不死心，二次前来放火烧房。大众蹿进篱笆墙来，搬柴运草。周瑞堵着门口，把秫秸垛到四尺多高。焉知人家大众里头就防备着。究属柴薪，一搬动总有响动。几位小爷在里头本是装打呼，听见外头一响，就吓了一跳，彼此把脚乱抬。徐良先就蹿下炕去，直奔屋门口。插管一拉，开门一看，秫秸码了四尺多高。被徐良一脚踢散，拉刀蹿将出去。周瑞哪里敢交手，掉头就跑。直蹿出后篱笆墙而去。徐良咬牙切齿，想着把他拿住，才解心头之恨，后面紧紧追赶。暂且不提。

且说艾虎、胡小记、乔宾三个人，把窗户一踹，蹿将出来，拉刀就刹。这些小贼，谁敢与他们爷们动手。再说人无头不行，鸟无翅不腾，没有周瑞，谁肯那么舍命！故此尽想着是要跑。但哪里跑得开？这几位如同削瓜切菜一般。霎时间杀得干干净净。原来遭劫的难躲，在数的难逃。别瞧杀得干净，还有漏网之人。艾虎等大家一看，没有人了，回到屋中等着三哥。暂且不提。

单说徐良追下周瑞，紧赶紧追，始终不舍，恨不得一时把他追上，结果性命，以与一方除害。焉知周瑞进西沟口，顺着边山直出北沟口。你道徐良为什么追不上他？皆因是周瑞道路

熟，跑得固然是快，徐良道路又生，疑心又大，恐怕山贼把他带到埋伏里去。留神找着周瑞的脚踪迹，固然显慢，未能将他追上。出了北沟口，徐良着急，要是有了村庄，他扎将进去，这就不好找了。倒没有进村庄。前头黑忽忽的一片苇塘；眼瞅着病判官扎苇塘。徐良骂道：“好忘八养的！进苇塘，你打算老西就看不见你了！你往西北去了。”周瑞纳闷：这么高的苇子，我又蹲着身走，又是黑夜之间，他怎么瞧得见我哪？徐良又嚷：“你往西北去，咱们两个在西北见！判官，你真是浑蛋！你不论东南西北，我都看得见你。走在哪里，上头那苇叶就动在哪里，咱们两个人西北见面！”周瑞就听见腾、腾、腾的脚步的声音，绕着苇塘，直奔西北去了。周瑞暗笑：“你说我是浑蛋，你比我更是浑蛋！我本来没留神上头的苇叶子，你虽看见也不该说出来。你说出来，就是把我提醒。你在西北等我，可我就不往西北去了。总是我命不当绝，他若看出来，一语不发，在西北一等我，若出去，准死无疑。”自己一转身，用脚尖找着地，慢慢地分着苇子，一步一步提着气，慢慢扑奔东南。

列公就有说的，桃花开放的时节，哪有这么高的苇塘？此处是南边的地方，桃花开放，那苇子就够一丈多高，若要是水苇，还高哪。闲言少叙。

病判官出了东南，他本惊弓之鸟，出苇塘眼似鸾铃一样，就见前边黑忽忽似乎闪着一个人相仿。周瑞又不敢前去。他本看不很真，心想，必是自己眼花，等了半天，并无动静。别是个土堆儿吧？仗着胆子往前就走，看看临近，忽然一个人站起来一蹿，说：“判官，你才来呀！老西久候多时了。咱们是死约会，不见不散。过来闹着玩吧！”这一下可把周瑞的真魂吓掉，这才知道是上了当了。

徐良那个聪明无比，遇事一见而明。他如真往西北追他，

岂肯说将出来？他特意地说往西北去，咱们往西北见吧！他明知道说出在西北见，周瑞绝不肯往西北去。他往西北跑，故意的跺脚；往东南来，一点声音皆无。往这里一蹲，尽等着周瑞。果然不出他的所料。见着周瑞还不肯起来，尽容他往前来，蹿起来抡刀就刹。周瑞焉敢还手，掉头就跑，复又扎入苇塘去了。徐良说：“追！”眼瞅着苇塘乱动，徐良虽然跺脚，并不进去。因何缘故？他在暗处，自己在明处，进去总怕吃亏，又怕里头有水。徐良就是不会水。目不转睛，专心瞧着那苇叶往哪里晃悠。看了半天，那苇叶一丝也不动。自己心中纳闷，一翻眼明白了，必然是周瑞藏在苇塘里面，不敢奔东南西北，怕的是苇叶一动，外边瞧见。徐良说：“周瑞里边等着，我在外边看看。咱们两个，看谁耗得过谁？”周瑞果然是进在里边不敢走啦，就蹲在里面，自己心中纳闷说：“怎么他那样好眼睛？我在里头蹲着，他会看见？且和他耗一会再说。那人诡计多端，别听他这一套言语。”忽然就听见外边说：“尽这么耗着无意思！”揭石头子儿啦叭嚓叭嚓打进苇塘，冲着周瑞来了。周瑞一低脑袋，躲过去。复又瞧见一块一块直往里打。原来徐良不准知道他在哪里闪着，打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是打中了没有打中？谁有些个心肠在此耍他，我还是找众兄弟去要紧。临走还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尽和你耗着就完了！”

其实自己轻轻的就走了，按旧路而回。就见前边有一个人影儿乱晃。徐良微微一停步，前边那里叫：“徐三哥！”山西雁方知道是艾虎，回答：“老兄弟，有什么事？”艾虎说：“呵，三哥你上哪里去了？我们等急了你了！那几个贼，我们全打发他上他姥姥家去了。你这一个可拿住了没有？”徐良就把追周瑞进苇塘，往西北追，在东南等，使了什么诈语，拿石头子儿投，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艾虎说：“可惜要有我，就追

进去了。”二人回到篱笆墙里头，会定胡小记、乔宾，把那些个死尸连毛二都把他堆在屋内，把自己的包袱俱都拿上。依着乔宾说，把那个驴拉上，叫它驮着行车。徐良不让，说：“你知道他那驴是哪里抢来的？有本驴主瞧见，那还了得？咱们把它解开，则它逃命去吧！”就用那小贼搬来的些薪，用火点着。小贼打算烧人家，没有烧成；人家倒把自己死后尸首烧了，也是他们恶贯满盈。顷刻间烈焰飞腾，火光大作。几位一看，天色微明，正好走路，也就不穿着桃花沟走了，未免也就绕了点道路，整走了一天，打尖用饭，也就不细说了。

到了晚间，走到一个镇店住店。稍微透早，艾虎奔武昌府的心盛，恨不得要连夜下去才好。依着徐良，就要在这个镇店住下才好。艾虎尽说：“天早，再走几里。”也没打听打听哪里有店，公然就一直的往正南走下来了。走到天已昏黑，又无月色，几位觉着腹中饥饿。乔宾就说：“都是老兄弟你的主意，方才要住了店好不好！你看这赶不上镇店，昏黑夜晚，怎么个走法？”艾虎说：“你别抱怨我呀！我还想酒饮哪！”好容易这才遇见了一个人，跟人家打听打听哪里有店。那人说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一个小山坡，上头孤零零有一棵大梓树，参天拔地，过去有一个小镇店，就叫孤树店。东西大街尽东头有一个大小店，穷富都可住。阔人单有房屋。穷人作小买卖、推车、挑担在外头。对着厨房，有一溜南房。大炕上住人，就是起伙小店。”几位打听明白，直奔孤树店而来。到了那个小山坡，果然看见那棵大树。过了山坡，穿那个孤树店，到了东头路北，有一个大店，字号是兴隆老店。门口两条板凳，店中客人大概也都睡了的了。店伙计问：“几位投宿吗？”徐良回答：“正是。可有上房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上房了，有三间东房。”徐良说：“可以。”伙计带路，拐过映壁，伙计说：“掌柜的是

山西吧，贵姓？”徐良说：“老西姓徐。”说到此处，就见上房的帘子一启，有个人往外一探头，把着往外一瞅，复又扭身回去。几位也没很留神，这就奔了东房去了。进了屋子，点灯，亮茶，打洗脸水。徐良看了看这个屋子，就有些诧异。就与艾虎、胡小记，乔宾说：“这屋子可透着有点奇怪！别是贼店吧？”艾虎说：“叫三哥一说，全成了贼了。”徐良说：“咱们方才进来，上房有一个人往外一瞅，看着前有些个奇怪。我自顾与伙计说话，没瞧见什么模样。这个地方，可空落，留些神才好！”忽然一瞅，有一宗诧异。

要知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三回

## 二强寇定计伤好汉 四豪杰设法战群贼

诗曰：

明明在上，顾畏民岩。

民之父母，民具尔瞻。

知县官职虽不大，却为民之上司，若要作威，不能爱民如子，一方甘受其苦，所以圣帝明王，于此独加小心。曾记唐史有段故事，听我慢慢讲来。

唐玄宗时，以县令系亲民之官，县令不好，则一方之人，皆受其害，故常加意此官。是时，有吏部新选的县令二百余人，玄宗都召至殿前，亲自出题考试，问他以治民之策。那县令所对的策，惟有经济词理都好，取居第一，拔为京畿醴泉县令。其余二百人，文不中策，考居中等，姑令赴任，以观其政绩何如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，放回原籍，以其不堪作令，恐为侵害也。还敕令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及外面的刺史，各举所知的好县令一人，奏闻于上。既用之后，遂考察那县令的贤否，以为举主的赏罚。所举的贤，与之同赏；所举的不肖，与之同罚。所以，那时县令多是称职，而百姓皆受其惠，以成开元之治。今之知县，即是古之县令。欲天下治安，不可不慎重此官也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世事人情太不平，绿林豪客各知名。

何须定要倾人命，暗里谋人天眼明。

且说徐良到了屋中，各处细瞧，但见西屋里有张八仙桌子，桌子底下扣着一口铁锅，两边有两张椅子。徐良叫大家瞧，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有些奇怪。”三位过来一瞅，艾虎说：“人家无用的破锅，你也起疑心。”徐良说：“你看看这是新锅。”艾虎说：“新买来的，要换旧锅，还没换哪，也不足为虑。”徐良说：“老兄弟，搬开瞧瞧。”艾虎过去一搬，用平生之力，一丝也不动。艾虎复又将刀拉出来，欲要将刀插在锅沿底下，往起一撬，便知分晓，徐三爷不叫，说道：“使不得！我用大环刀一刹，岂不省事！”艾虎说：“哥哥的主意怎样？”徐良说：“谁也不准知是贼店，无非看着这事情诧异。就是少时要来吃食，别吃菜，净吃他的馒头。那发面物件，绝没有什么毒药与蒙汗药。”胡小记说：“既然不吃，就告诉咱们大家吃素，不要酒菜了。”徐良说：“吃素。”他催着要素菜，公然就说大家全吃白斋。众人议论了会子。伙计进来，问几位爷要什么酒饭？徐良说：“我们要多着的哪！你再给烹一壶茶来。”伙计去烹茶。徐良说：“咱们要不用他的酒菜，再烹茶，也许给使上蒙汗药。”大家说：“有理。”少刻，把茶烹了来。问道：“几位爷们要什么酒饭，快吩咐，天不早了。”徐良说：“你们这有馒头？”回答说：“有。”徐良说：“先端上五六斤来，我们先瞧瞧面好哇不好？面要不好，我们吃饼。”伙计说：“咱们这里是玉面馒头。”胡爷说：“你取去我们瞧瞧。”不多时，伙计端了一提篮馒头，热气腾腾，就放在当中，叫他留下。伙计又问：“要什么菜？”徐良说：“我们什么也不要了。”伙计说：“怎么不要菜呢？”徐良说：“看不出我们来？我

们都是吃斋。”伙计说：“吃斋，咱们也有素菜，这里素菜还更好哪。”徐又说：“是吃白斋。”伙计说：“吃白斋连咸菜都不要，我给作点汤来。”徐良说：“汤也不要。”伙计说：“吃白斋的也有，怎么可巧四位全吃白斋？”徐良说：“我们因得痲病，许的吃白斋，吃百日就好了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们几位这个身子骨还是痲病哪？”徐爷说：“你可别瞧这个样儿！这都是吃白斋吃好了。前一个月，连道都走不上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什么都不要。少刻烹茶时候言语。”徐良说：“你张罗别的屋内买卖去吧！”大家吃完，有的是这壶茶，喝了，把门一关，大家就在炕上安歇，也不脱衣裳。就有睡着了的，也有醒着的，也有盘着膝而坐，闭目合睛养精神的。伙计过来问烹茶，就有五六趟。后来索性把灯烛吹灭，再来就说睡了觉啦。

天交二鼓，店中也就没有什么动静了。直到三鼓时候，徐良就把艾虎、胡小记叫醒。胡小记并未睡着，艾虎将即沉昏。徐良低声说：“有了人了！”胡小记说：“我也听见了。”艾虎说：“现在哪里？”徐良说：“锅响哪。”三人慢腾腾地下来，直奔西屋内，八仙桌底下，就听见那个铁锅哗啦啦地一响。三位爷就把八仙桌挪开，椅子也就搬开，慢慢的往那里一蹲。你道为什么不叫醒乔宾？皆因他粗鲁，说话嗓音又大，故叫他睡去倒好。待了半天，就见那锅呼地往上一起。徐良听见说过，艾虎是守着绿林的人，懂得。胡小记见时见过这个事情，就吓了一跳，几乎没有坐下。三个人暗笑。就见那锅左一起，右一起，起了好几次，嗣后，索性起来就不落下去了。打里头出来一个脑袋，黑忽忽的。胡小记过去就要抓，被艾虎拦住。出来进去好几次，后来有一个真人打里头钻出来，早被山西雁一把揪住，借刀使力往上一揪，刀到处，人头已落。把尸往旁边一

丢。底下那个问：“哥哥上去了？”上面三位爷不敢答言，怕他听出语音来。又低声问：“哥哥上去了？看你这人，这么问你，连言语也不言语！”又一打哏问：“哏，他们睡了没有？”自己一赌气儿上来，被艾虎抓住往上一揪，一刀杀死。第三个上来，徐良一揪，没揪住，就听见里头咕哈咕哈的滚下去了。徐良说：“不行了，开门吧！叫乔二哥。”

你道这个贼店是什么人开的？这个人姓崔，外号人称明显道神。他这个黑店与别人不同，不是进来就死，而看人行事。不怕住满店的客人，他总看着哪个有钱，得值当的，用蒙汗药把他蒙得过去，杀了。第二天，众客人都走了，然后就在后院掩埋。已经有几载的工夫，一点风声没有，极其严密，可巧有绮春园的镶铁塔崔龙到来。皆因绮春园事败，六条人命，十几个带重伤的，则艾虎追跑；又与赵盛、薛昆、孙青、李霸俱都失散，未能见到。自己舍了绮春园，又不敢回家，怕的是凶手跑了，他得打官司。故此连着夜走。也是白日住店，找了他兄弟崔豹来说了自己的事情。崔豹不叫他出门，就叫他在店后，一半张罗着店中的买卖。可巧这天，他正在上房屋中与他兄弟说话，听见伙计说：“你是山西人？”他可就看见徐良。徐良他虽不认得，他可认得艾虎、胡小记、乔宾。赶着把身子捆将回去，就与他兄弟把此事说明：“这是鬼使神差，该当我报仇，也是他们自投罗网。”苦苦央求他兄弟。崔豹说：“你我乃是同胞的兄弟，你的仇人即是我的仇人。到了咱们店中，他们就是笼中之鸟，釜内之鱼。就是他们胁生双翅，也不用打算逃脱罗网。”吩咐把尤三叫来。

不多时，尤三来到面前，见二位掌柜的。每遇店中要是杀人，用蒙汗药，由地道进房子，全是此人，他是管黑买卖的头儿，姓尤，叫尤福，行三，外号叫小耗子。崔豹把小耗子叫过

来，告诉明白了大掌柜的事情，叫他嘱咐伙计用蒙汗药，晚晌要他们四个人的脑袋。尤三连连点头说：“这个事情交给我了。”转头就走。天到初鼓，复又回来说：“掌柜的，这四个人可不好办哪！”崔龙问：“怎么？”尤三就把他们先要两壶茶，又叫端馒头瞧瞧，不要菜蔬，吃白斋，竟把馒头留下，连咸菜全不要，后来再想给他烹点茶，都不要了，这个光景怕有点扎手哇！”崔龙说：“他总得睡觉。等他睡熟之时，由地道进去，无非是多加点小心，不怕不行。打令子全有我们呢！”尤三领了话出去，带了三个伙计，后院单有两间平台，打着灯笼，每人拿着一把刀。龙三拿着一个纸壳子作的脑袋，上头戴着一顶蓝毡帽，一根棍子上一个青包袱，插上这个脑袋，进了一平台，打开地板，倒下台阶，走地沟。原来是个总地道，要往哪屋里去，就往哪里去。可是各屋里头全有一口铁锅。铁锅底上钉着一个铁环，一根铁链上面有个铁钩，勾住铁环，底下有橛子钉在地下，打外面万不能将锅揭开。要是有人问下来，就说新买的铁锅。他们走在东屋那个铁锅的所在，叫他们拿着替身上去。摘了铁钩，把锅掀了几掀，支柱锅，晃替身，一点动静没有，后来人才上去。上去一个杀一个，第三个心里头就有点害怕。将一露头，徐爷一揪没揪住，他拚着命往下一仰，打上头滚下来了。尤三也不问什么缘故，掉头就跑，直奔平台上来，奔柜房找掌柜的说：“掌柜的，不好了！我们伙计连死了两个。人家有防备。”崔龙、崔豹两个人正在那里吃茶哪，一闻此言，甩去长大衣服，壁上摘刀。叫尤三齐人，操家伙往前院去。预备灯笼火把，操长短的家伙，大伙嚷喝着拿人。崔龙将到前院，就见徐良他们大众出来了四个人，连乔宾也就拿着利刀在那里骂哪：“好，你们是贼店哪！快出来受死吧！”刚一见面，胡小记、艾虎、乔宾就都认识崔龙，可不认得崔豹。

见崔豹头上挽发纂，蓝绉绢小袄，蓝绉绢裤，青绉绢钞包薄底靴，面似纸灰，立眉，小三角眼，尖鼻子，薄嘴唇，细长身子，手中拿着一口刀，闯将上来。

欲知大家动手拿贼的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四回

## 崔龙崔豹双双逃命 义兄弟个个施威

词曰：

可恨崔龙崔豹，终日设谋害人。  
投宿入店命难存，多少银钱劫尽。  
也是合该倒运，来了弟兄四人。  
看破机关怒生心，欲把贼人杀尽。

且说徐良、艾虎、胡小记叫醒了乔宾，吊衣襟，挽袖裤，刀鞘全别在带子里，把刀亮出来。他们开门蹿在院内，喊喝声音：“原来这里是个贼店，贼人快些出来受死！住店的大家听真，他们是个贼店。”店中大乱。仗着这天住店的不大很多，前头起伙小店的人倒不少。前头小店里住的俱是些个穷人，更乱了。山东、山西、本地的人全有，俱是作小买卖的人。这个说：“我丢了东西了，是个贼店。”那个说：“不错，是贼店，我裤子没了。”这个说：“我裤子丢了，得赔我裤。你们去找。我出去找地保去，就是赔我裤子。”旁边那个人说：“你赤着身怎么出去找地保去？”这个人复又一笑说：“不用找了，我穿着哪！”这就有开店门的，还有乘乱拿着人家东西跑了的。

店中人顾不得这些事情，都帮掌柜的动手来了。众伙计也有四五十人。也有拿兵器的，也有拿叉耙、扫帚、大铁锨、根

子、杠子、切菜刀的。众人一围裹四位小英雄。艾虎抵住崔龙，胡小记抵住崔豹，乔宾打围，徐良打围。就听一阵叱噤磕噤，就把店中伙计的兵器削为两段，丁丁当当，那半截折兵器坠落于地。大众嚷：“厉害呀，厉害！”就顾不得动手了，都打算逃窜性命。算好，连一个也没死。再少刻间，那些个伙计就连踪迹也不见了。就剩了六个人交手。内中单有个小耗儿在暗地里，此时正对着明亮亮的月色，他在那黑影儿里藏着，捡了二块砖头，对准了徐良叭噤就是一砖。只听见噗哧一声响，红光崩现，死尸腔栽倒。

列公听明白了，可不是徐良躺下了，而是尤三躺倒死了。山西雁瞧着周围那些人全逃跑了，就剩下崔龙、崔豹，自己掏出一只镖来，要打崔龙。一眼看见尤三在暗处躬着腰，蹲着捡砖头要打。徐良暗说：“这只镖照顾了你！”容他砖头掷来，自己一闪，一反手噗哧正中咽喉，扑通躺倒在地。崔龙、崔豹一惊，看见尤三一死，手下人俱跑了，就知今天事败。两人抵住两人，已不能取胜，何况他们四个人一齐而上！又不肯败阵。若要一败，这店就得算人家的了。徐良嚷道：“你们两个人还不过来受死！”崔龙拔刀或刹。徐良用刀往上一迎，呛啷一声，削为两段，仍是当啷啷刀头坠地。崔龙吓了个胆裂魂惊，早被艾虎一刀刹将下来。崔龙缩颈藏头，大哈腰躲过了脖颈，躲不过头巾，只听见碰的一声，把头巾砍去了一半。此时也顾不得兄弟了，掉头就跑。崔豹一人慌成一处，那有心肠还与大众动手？虚砍一刀，也掉头就跑。将一转脸，叭的一声，面门上中了飞蝗石子，哎哟一声，疼痛难忍。噗哧，肩头上又中了一支袖箭，恨不能胁生双翅逃出店外，只得蹿在房上跃脊而走。徐良、艾虎也是由房上紧紧追赶。胡小记、乔宾由门内追出，紧跑紧追。贼头向东南逃跑，论脚底下两个还真真的不慢，徐良、

艾虎竟追他不上。前边黑忽忽一片树林，两个人直奔树林而跑。按着规矩说，逢林而入，遇灯而吹，这是夜行人的规矩。若是行家追人，你只要进了树林，他就不追赶了。这叫穷敌莫追。这两个人就这么点想头，要按规矩，他们就活了；不按规矩，他们就死了。将才窜进树林后边，四个人陆续着就到了。老西说：“人家进了黑忽忽的树林，按说这就不应例追赶了。这叫穷敌莫追。无奈一件，这时我要想着杀人了，我就不按情理不情理了。”嗖地往上一蹿。崔龙、崔豹听见说他不追了，稍微的放了点心。刚一缓气，就见他嗖的一声蹿进来了，把两个人吓得又跑。就听见崔豹说：“咱们扯花神凑子儿吧！”徐良不懂，穿树林紧追赶。远远看见一段红墙，檐前铁马阵阵，频摇惊鹊铃，就知运是个庙宇。追到庙前，踪迹不见。徐良伏身趴在地下，周围细看。艾虎赶到说：“三哥作什么哪？”徐良说：“我把贼追丢了！”艾虎说：“我知道地方。”徐良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地方？”艾虎说：“三哥，你可缺典，他们调坎儿你不懂得。他说扯花，就是走奔；神凑子，是庙。他们奔入庙去了。”徐良说：“我怎么没瞧明白？咱们等等胡大哥。他既然上庙内，庙里就有他们同伙的贼。等胡大哥他们来了时节，咱们进庙里去看看。”

不多一时，乔宾、胡小记赶到。两个人跑得喘息不止。他们本来不会夜行术的工夫，跑了这么远，怎么会不喘？艾虎就把怎么调坎儿，三哥追到此处怎么不见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胡小记问：“老兄弟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艾虎说：“我同三哥进去瞧瞧。庙中要有同类之人，我们一并拿获。你们二人不能蹿房跃脊，先在外边等候。我们打里头追出来，你们在外头截杀。”徐良说：“奔在里头去，就是等候，也在庙里头等候，咱们也看看是什么庙。”四个绕在前边一看，朱红的大门，密摆金钉。

石头上镌着字，是蓝底金字：“敕建古迹云霞观。”两边有两个角门，俱都关闭。胡小记问徐良说：“不然叫开他的庙门，我们也就进去帮着你们一同搜寻去。”徐良说：“不好，深更半夜，又得惊动人开门。若是庙中有他们同类的人，一开门有声音，岂不惊动跑了呢！”庙前有两棵大树，大树旁有两块石头，就叫胡小记、乔宾在石头上等候。徐良与艾虎蹿上墙来。一看，好大个庙宇。头里有三条神路，内有三座石桥。有些个松柏树林，钟鼓二楼就是二道山门。两个人奔了二道山门，蹿上卡子墙去。往里一看，三四层佛殿，尽都是黑洞洞，惟独看看西北有灯光闪亮。艾虎就同山西雁两个人一前一后，就奔向灯光来了。看看临近，徐良低语与艾虎说：“这个庙这样宽大，地面宽阔，房屋甚多，大略这两个贼不容易找了。”艾虎说：“咱们奔那个灯亮。那刚才你不是念的什么观吗，必是老道他们。要是和老道同类，必在老道那里躲避。如今和尚老道不法的甚多。”徐良说：“老兄弟，你别说，我师父可就是老道。”说毕，两个人一笑，直奔西北。

这里原是个跨院，三间西房。两个人就由南边那个墙头蹿上房去，奔前坡把身子一伏，趴在房上，手搬瓦口，双足踹住阴阳瓦，伏身子往下一探看。里边灯光闪烁，并无一点声音。忽然见帘子一启，出来了一个小道童儿，头上戴着道冠，蓝布袍，白袜青鞋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见他说：“我们祖师爷打发人出来问你们，是哪里来的？下来吧。”当时就把艾虎、徐良吓了一跳，自己觉着脚底下轻巧，又并无踹破瓦，他怎么会听出来了？两个人暂且先不言语。小童儿又说：“你们到底是打哪里来的？祖师爷算出来了，知道你们来。下来吧！也不害你们。”徐良这才答言说：“下去就下去吧！老兄弟，咱们就下去见祖师爷去。”这两个人飘身下来。小童说：“就是你

们二位吧？”徐良说：“不错，就是我们两个人。”问：“祖师爷现在在哪里？”小童指告说：“就在这鹤轩里边。”就叫童儿头前引路。可见得真是艺高人胆大。

启帘而入，到了里边，迎面有张八仙桌子，上头有个四方乌木盘子，里头摆着个金钱卦盒。有一个十二元辰的盘子，有几个木头棋子儿，上头刻着字：“父母兄弟子孙官鬼妻财”这些个字样。还有几个长条木头上，画着单折交重。再见屋中摆列着许多经卷。由里间屋中出来一个老道，鹅黄的道冠，横别着金簪，穿一件豆青色的道服，斜领阔袖，通身到下，绣的是三蓝色的百蝠百蝶，周身镶宽片锦边，白袜青鞋，上背着一口宝剑，豆青挽手，绒绳飘摇，鹅黄丝条拴住了剑匣，背于背后，胸前十字绊系蝴蝶扣，走穗飘垂。他生就一张冬瓜脸，两道宝剑眉，一对大三角眼，蒜头鼻子，四字口，一部花白胡须，大耳垂轮，身高八尺，脸生横肉，不象道家仙风的形色。见了艾虎、徐良，单手打稽首，念声无量佛说：“原来是二位施主。”徐良、艾虎也就一躬到地说：“原来是道长仙翁，弟子二人有礼。”老道说：“二位贵客请坐，小老道献茶。”就见他过去把金钱盒一摇，哼了一声说：“二位施主贵姓？”徐良说：“弟子姓徐。”艾虎说：“弟子姓艾。未曾领教过长仙爷贵姓？”老道说：“贫道姓梁，叫梁道兴，匪号人称先知子。”徐良说：“原来是位高人。”老道说：“贫道何敢称高人！方才略占一数，你们不是四位吗？怎么来了两位呢？”艾虎看着徐良只是发怔，暗说：“遇见神仙了。”直是不住的瞅着徐良。徐良答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正是四个人。庙外坐着两个人呢。”老道吩咐一声，叫小童把庙外二位请进来。不多时，就把二位请进来了。老道单手打稽首，口念无量佛：“未领教二位贵姓？”二人回答：“弟子姓胡，弟子姓乔。”徐良说：“仙爷

既是先见之明，我们也不必隐瞒。是我们住在店中，那是个贼店。如今我们追下贼人来了。见他进到庙中，我们这才赶到庙内。被道爷算出。索性恳求道爷，占算占算，指引着我们将贼人拿住，与一方除害，岂不是妙哪！”老道说：“不难。”就把金钱卦一摇。

毕竟不知怎样指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五回

## 贪功入庙身遭险 巧言难哄有心人

诗曰：

乘车策马比如何，御者洋洋得意过。

不是其妻深激发，焉知羞耻自今多。

什么缘故？圣贤云：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，人皆有之。人有一时自昏，偶然昧却羞恶之良。或因人激发愧悔，自修做出义来的。这套书虽是小说，可是以忠烈侠义为主，所以将今比古，往往隔几回搜讨典故，作为榜样。此段又引出一个赶车的来。

春秋时，齐国晏婴为相。有一赶车的，不知其姓名，其妻号为命妇。一日，给晏子赶车入朝，适到自己门前。其妻从门隙窥之，见其夫为晏子赶车，拥盖策马，意气洋洋，甚自得也。到晚，即速而归。其妻求去。

赶车的惊而问之道：“吾与汝夫妇相安久矣！何忽求去？”其妻回答：“始妾以子今暂为卑贱，异日或贵显，故安之久，今见子之卑贱之日，倒自足自满，得意洋洋也。似此则卑贱终身，贵显无期，故我欲求去。”赶车的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其妻道：“妾观晏子身長不满三尺，若论其身为齐相，名显诸侯，不知当何如骄傲！何如满盈！乃妾观之志气恂恂自下，若不知

有富贵者，则其意念深矣！若子身長八尺，伟然一男子，乃为外御。若汝有大志，不知何如愧悔！何如悲思！乃妾观子之志气，则洋洋自足。洋洋自足，是以卑贱自安也。他何复望？是以求去。”御者听了，不觉羞惭满面，深深谢过道：“请从此改悔，何如？”其妻道：“晏子之过于人，亦此改悔谦冲之智耳。子信能改悔，则是能怀晏子之志，而又加以八尺之长，若再躬行仁义，出事明主，其名必扬矣！”御者甚喜，致谢其妻道：“蒙贤妻教戒，始知进修有路。”其妻道：“妄又闻，贱虽不可居，若背于义，则又宁居之。贵虽可为，若虚骄而贵，则又不可也。”御者感谢。自此之后，遂自改悔学道，谦逊常若不足。虽仍出为晏子赶车，而气象从容，大非昔比。晏子见之，甚是惊异，因诘问道：“汝昔纠纠是一匹夫，今忽雍和近于贤者，斯必有故？”御者不能隐，遂以其妻之言实对。晏子听了，大加叹赏道：“汝妻能匡夫以道，固为贤妇。汝一改悔。便能力行，亦非常人。”因见景公荐以为大夫，显其妻以为命妇。君子谓命妇不独匡夫，自成者，远矣！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道士须知结善缘，害人害己理由天。

佛门反作贼徒穴，口说慈悲是枉然。

且说胡小记、乔宾进来，俱都问了姓氏。彼此落座，复献上茶来。徐良索性就把这个说了，求老道给占算占算贼的下落。老道满口应承，并不推辞，就把金钱卦盒一摇，说：“还有一件，几位施主，我要把他们占将出来，保你们一去就能拿住。可有一件事，我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善念为缘，你们要拿住他之时，必须要劝他改邪归正，千万不可杀害他们的性命。你们要结果他的性命，岂不是贫道损了德了吗？”徐良说：“既是有

道爷这么说着，我们绝不杀害他的性命。要是劝解他不听，我们也把他放了，也不结果他们性命。”老道说：“你们要是得着他们，也是在庙内。”徐三爷说：“你得指告在哪地方？哪个庙内？”老道说：“我这句话说出来，我就不妥。”徐良说：“你只管说吧。你要怕我们把他杀了哇，我们起个誓。”这句话未曾说完。就见艾虎哎哟一声，扑通栽倒在地。徐良就知道是中了计了。徐良说：“老兄弟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再看胡小记、乔宾过去一搀，焉知晓借着搀艾虎的这个光景，也就眼前一发黑，觉着腿一软，扑通也栽倒在地。徐良急回手拔刀、掏镖。梁道兴手中的卦盒冲着徐良面门打来。徐良一闪，回手就是一镖，也没打着老道。老道蹿出屋门之外喊叫：“二位贤侄快来！”徐良并不追赶他，净看着这几个人。

你道这个是什么缘故？这个老道，本是与崔龙、崔豹叔侄相称，他外号人称妙手真人，绿林的大手，与吴道成、肖道志、黄道安皆是师兄弟。他有两个徒弟，一个叫风流羽士张鼎巨，一个叫莲花仙子纪小全。崔龙、崔豹与张鼎巨换帖，没事也常往庙中来。这个老道虽是绿林，如今不出去偷盗窃取，就在庙中一面算卦、相面、画符、镇宅，若有在庙中投宿的官府客人，仍是结果他们的性命，尽其所有作了一号买卖。一年之中，也不定作着这么三号两号的，作不着也不定。

可巧这日晚间崔家兄弟前来，见了老道，就把自己的事情述说了一遍。老道就叫他们往北边屋里去，不可声张，那些人要是追赶进来，他自有道理。他们出去，就听见房瓦微然一响。暗把小童教好，叫他如此如此的说法。徐、艾二人进来，假说占卦，说算出来是四个人，其实是崔龙说的。见了他们，净是一派的好话。其实茶中早下上蒙汗药了。追了半天贼，哪一个不渴？就是徐良单单的没饮。怎么个缘故？他一见这个老道脸

生横肉，说话声音宏亮，虽然上了点年岁，究竟不象良善之辈。徐良总疑着那个贼在庙中哪，可又不能指实。瞧艾虎他们饮茶，就怕他要上当。到如今一看，还真不出他的所料。

见艾虎一倒，他就亮刀，就掏镖。给了一镖，如何能打着他！一回手，腾一声正打在隔扇之上。老道出去叫人，崔龙、崔豹两个人过来。徐良不敢出来，怕艾虎他们三个有伤性命。倒把他大环刀插入鞘中，把紧臂低头花装弩拾夺好了，预备了飞蝗石子、镖囊袖箭。三个人叫他出去。老道也脱了身上长大的衣，利落紧衬，手中提了一口宝剑，外边就骂：“山西人快些出来受死！”徐良说：“得了，道爷，你饶了我吧！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善念为缘，是你说的不是？你慈悲我吧！不然，我给你磕个头。”梁道兴焉知是计，说：“我本要饶恕于你，我两个把侄的机关已漏，也是活该你们的天数已到，休要怨我。出来受死吧！”将说到死字，这个“吧”字还没说出来，见徐良一锉身象是要磕头的样子，一低脑袋，噗的一声，正中在妙手真人的颈嗓咽喉。也是因为他受这一个头，把这一条性命就断送了，扑通，死尸腔栽倒在地。徐良又与崔龙、崔豹说：“还有你们二位，我也给你们二位磕个头吧！”这两个人眼瞅着一个头磕死了一个，如何还敢受他那个头？也不敢与他交手，明知他那口刀的厉害，撒腿扑奔正南就跑。徐良也不肯轻饶这两个人，二指尖一点，左手一指，右手一指，两枝袖箭，噗哧噗哧尽都钉在崔龙、崔豹身上，仗着一样好，打的不是致命的地方，两个人连蹿带跑，逃窜了性命。徐良说：“便宜你这个忘八养的！”

徐良总是为难，不敢离开这个所在。明知有凉水就能把三个人救活，但又不敢离开此处，过来一个人就把三个人性命结果。左思右想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忽然间看见对面黑忽忽有宗

物件。对着天井的西院看看，天色快亮。出去一瞅，欢喜非常，原来是有一个养鱼的鱼缸。进来取了茶碗，拿老道的衣服擦了个干干净净的，出来往鱼缸里打了一碗凉水，也顾不得脏净，回到屋中，见木盆子里现有竹签子，拿了一根，先把艾虎牙关撬开，将水灌下去。复又打了一碗，灌了胡小记，又灌了乔宾。不多一时，三个人腹中咕噜噜一阵乱响，俱都爬将起来，呕吐了半天，转眼一瞅，齐说：“怪道哇，怪道！”徐良说：“你们都起来吧。不怪！”艾虎说：“这个牛鼻子哪里去了？”徐良说：“不用说了，咱们是上了老道的当了。你就是别骂老道。”胡小记说：“咱们也真不害羞，累次三番上当，要不亏三哥，早死多时了！”艾虎说：“到底是怎么件事情？”徐良说：“茶里有东西，我是一点没饮。我看着那个老道脸生横肉，不象良善之辈，故此我没饮茶。”艾虎问：“他们哪里去了？”徐良说：“我把老道打发回去，崔龙、崔豹给了他们两支袖箭。”如此这般说了一遍。

艾虎说：“我们已经醒过来，咱们到庙中各处搜寻搜寻，还有别人没有？”乔宾同三位英雄出去各处寻找了一番，对艾虎说道：“厨房之内有两个人在那里睡觉，俱都叫我捆上了。”艾虎一看说：“这两个人俱有六十多岁了，看看也是老而无用的人。”徐良说：“那必是两个香火居士。若要是和尚庙中，与和尚使唤的就叫老道；要是老道庙中，与老道使唤的就叫香火居士，那必是与他们使唤着的人。把他两个提溜过来。”艾虎答应一声，出去不多时，就把两个老头提溜过来，扔于地上。徐良一问，这两个也不敢隐瞒，就把他们胡作非为，每遇到庙中投宿的，结果人家的性命，尸首埋在后院，以及老道还有两个徒弟，没在庙中这些个事细说了一遍。徐良说：“少刻把地方找来，你就将这个言语只管对你们太爷说明，准保没有你们

的事情。不要害怕，我们是按院大人那里办差的。”两个人情甘意愿。

天光大亮，徐良就叫胡小记出去把本地地方找来。不多时，地方找来，见了徐良、艾虎等，俱都行礼。少刻，就将跟随大人办差，怎么知晓这里有贼情，奉命办差的话说了一遍。地方一听，吓得胆裂魂飞，就知道自己这个祸患不小。徐良说：“我们也没工夫，还得办事去呢。就把此事交与你们本地面官就是了。这里还有在案脱逃的。若问赃证，就问这两个香火居士，他们俱都知晓。”地方官俱都听明白。徐良又说：“还有崔豹、崔龙的兴隆店，叫你们本地面官抄店拿贼。”说毕，他们大家起身。后来地方审案办差，就不细表了。

徐良与艾虎等大家起身，在奔武昌府的大路。走了几日，归了大道。晓行夜宿，饥食渴饮，亦不多表。

这日正走，打听说归了武昌府的管辖地面。打完了早栈，将出饭店，有人在艾虎背后叫道：“艾五爷上哪去？遇见你老人家这可就好了！”艾虎一瞅，不认识。此人二十多岁的年纪，大叶披被巾，翠蓝箭袖，丝鸾带，薄底靴子，干伴的模样。艾虎说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”那人跪下磕头道：“五爷，这小的都不认得了？我叫白福。”说着话，眼泪直往下落：“我家相公爷是你老人家的大盟兄。”艾虎说：“哎哟，是了！你快快起来！”白福起来，又与徐良、胡小记、乔宾磕头。

徐良问道：“你们骑着马，怎么今日才走到这里？”从人说：“你们几位爷们别走了，到店里我有要紧话告诉你们。”爷们几位跟着白福到了店中，奔到五间上房。许多从人迎出来说：“你们爷们到了，可就好了。”挨着次序磕头。徐良叫他们起来，大家进屋中坐下，立刻叫店中烹茶。徐良这才打听说：“有什么话说，你家主人哪里去了？”白福说：“我家主人丢

了好几天了，无影无形，不知去向。你们众位爷们看看奇怪不奇怪？”徐良问：“倒是怎么丢的？”那人说：“这个话也就长了。头一天住在这个顺兴店，这个镇叫鱼鳞镇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要起身，天气不好，蒙蒙的小雨，打了坐地尖自然就落程了。我家相公究属心中烦闷，吃完了饭睡了一觉。自己睡醒，就觉得身上倦懒。我们劝着他老人家散逛散逛。他自己出去的时候，连我们谁也没带。每遇出去，没有不带从人的时候，单单这天就是自己一人出去的。再说腰间带着一二两银子，一二百钱，就打那天出去，至今未回。我们大家出去四下打听，一点影色皆无。”徐良说：“你家主人有什么外务没有？”回答：“一点外务没有。在家中不是习文，就是习武。永不只身一人出门。”

艾虎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大家出去找找。谁要听见什么信息，俱在店中会齐时说。”胡小记点头。大家吃了菜，复又出来。单提艾虎，他是爱饮，找了个小酒铺，进去要酒。忽然进来一个醉鬼，把白大爷的事说出。

若问缘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六回

## 鱼鳞镇家人说凶信 三义居醉鬼报佳音

诗曰：

美酒从来不可贪，醉中偏爱吐真言。  
无心说与有心听，话里妙寓巧机关。

且说艾虎到了小酒铺，他也不认得字，书中交代，三义居是个酒铺，不卖菜。艾虎随便坐下，要了两壶酒，酒菜就是豌豆儿、豆腐干。酒座不多，就有七八个人。艾虎为的是打听事情，出在茶馆酒肆中，暗暗听他们说些什么言语。也有说庄稼的，也有说买卖的。

忽然打外头进来一个醉鬼，身上的衣服褴褛，高挽着发缕，没戴头巾，穿着一件大氅，白袜青鞋，酒糟脸，斗鸡眉，小眼睛，断山根翻鼻孔，小耳朵，耗子嘴，两腮无肉，细脖项，躬躬肩，鸡胸脯，圆脊梁盖，红滑子脚，面赛姜黄，黄中透紫，借着酒的那个颜色，更紫得难看，进门来身躯乱晃，舌头是短的，说：“哥们都有了酒了，这边再喝吧。过卖，闹两壶！”过卖说：“大爷，你可别恼，柜上有话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上回就告诉你了，不赊。你说你有钱，喝完了没钱，我拿出钱来给你垫上。一共才几十个钱，可算不了什么。你说第二天给我，至今天一个多月了，又来喝酒，是有钱是没钱，我可没钱垫了，

别叫我跟着受热！”醉鬼说：“今天不但有钱，到晚半天还有银子呢！你先给我记一记，晚晌连柜上的前帐都清了。”过卖说：“那可不行！你上柜上说去，我担不住。”醉鬼说：“二哥，庙里那个事我是准知道的，我下了好几天工夫啦！我全知底。不但那个事情，他们还捐着一个人呢！晚上我去了，不给我银子，我和他们弄场官司。别看他们有银钱势力，我有条命。”过卖说：“你说下天文表来也不行。”

艾虎听了，想道：捐着一个人，内中有因，不如我请这个人喝两壶酒，问他一问，倘若有了哥哥的下落，可也难定。遂说道：“那个朋友，你喝酒，咱们哥俩一同喝。来，我请你喝两壶。”那人听了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哥哥，咱们素不相识，我又不能作个东道，如何叨扰！”过卖说：“你不用拘着。”那人随即过来，就给艾虎作了一个揖。坐在对面。艾虎又叫拿西壶酒来，便问：“这位大哥贵姓？”回答：“姓刘，我叫刘光华，有个外号，叫作酒坛子。不瞒大哥说，我就是好喝两盅。”拿过酒来，他要给艾虎斟。艾爷不让，这才自己斟上，喝了几盅。艾虎叫刘大哥，那人说：“不敢，你是大哥。你老的贵姓？”艾爷说：“姓艾。我方才听见你说，晚上就有了银子了。叫他记记，他们都不记。他们可真来的死像。”刘光华说：“我可真是该他们的。”艾虎说：“你晚上怎么就会有了银子了？”回答说：“艾大哥，你不知道此话，说出来可有些个犯禁。在咱们这西边，有个庙，叫云翠庵，是个尼姑庙。里头有个尼姑，叫妙修，妙师傅。老尼姑死了，剩下这个小尼姑掌管云翠庵。她还收了两个小徒弟，叫什么我可记不清楚了。就不用问，她们那个长相，长得有多么好啦！尽交我们这里绅衿富户大财主的少爷。庙也大，也乱腾得厉害。每天晚上，总有好些个人住在庙内各处。各处地方也大，房子也多。她带她徒弟

应酬这些人，连这里官府还有去的哪。不但这个呀，那个尼僧还有本事呢，高来高去，走房如踏平地一般。按说，这话可说不得呀！她是个女贼，大案贼还常住在庙内哪！”艾虎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刘光华说：“我有个堂叔伯的姥姥在庙内佣工，庙里头每天得点吃的，就给我们家里拿点去。到我们家说上了话，就懒怠走啦，也是不愿意在庙里，怕早晚遭了官司，受连累；可挣的钱多，又舍不得。”艾虎道：“你方才说捐人，是什么事？”刘光华说：“那更说不得！”连连摆手摇头。”

艾虎又买了几壶酒。明知道他不肯说，多要几壶酒，灌醉了他，他就必然说出来了。左一杯，右一盞，苦苦地相让。刘光华本来就在别处已经喝够了几成了，这里又叫艾虎苦苦一灌，舌头更短啦，两个眼睛发直，心里总想着过意不去，怎么答报答报艾爷才好。艾虎看出这个光景来了，复又问道：“庙里头捐人到底是男是女？”醉鬼说：“女人也有，男人也有。女人可说不得，是我们本地有名人焉。这里头还有人命哪！男人也不知是哪里来的？咱们疑惑着是上那找便宜去了，原来不是，是管闲事去啦，给便宜不要。那个尼姑情愿将他留在庙中，他偏不肯，如今幽囚起来了。也有他的吃喝，就是出不来，非从了妙修不行。这个人长得本来也好看，大姑娘都没他长得好看。”艾虎想着，必是大爷。又问道：“刘大哥是亲眼得见的吗？”回答：“不是，是我姥姥说的。”又问：“是文人，还是个武人？”回答说：“是个武的，能耐大着的哪！”艾虎一想，更是大爷了。

正问话间，忽然见外边有许多人哗哗笑，有宗奇事。只见一个人，身躯不到五尺，极瘦弱，青布四方巾，迎面嵌白骨，飘带剩了根半青绸子，袍儿上面着些个补丁，黄、蓝、绿什么颜色都有，一根旧丝条看不出什么颜色来了，穗子全秃了，还

接着好几节。青绸子中衣也是破烂，高腰袜子，袜腰秃噜到核桃骨儿上，一双大红厚底云履鞋。看脸膛如重枣一般，一双短眉，一对圆眼，黄眼珠自来的放光，准头小，嘴唇薄，两腮无肉，大颧骨，尖头顶，元宝耳朵。手拿着苍蝇栓，倒骑着一匹黑驴。大家瞧看，以为稀罕之事，故此大家笑他。到了酒铺，往里瞧了一眼。大家伙都瞧他，这才看出来都有了胡须了。他这胡子和他脸一个颜色，红不红黄不黄的。瞧他这个下驴真特别，倒骑着，一扶驴，嗖的一声就下来了。艾虎那么快的眼睛，直没瞧见他怎么下的驴。可也不拴着驴。说话是南方的口音，说：“嚼呀，站住！”驴就四足牢扎。他就进了屋子喝酒，叫过卖要酒。过卖说：“要多少？”回答：“两壶。”过卖先给他摆上咸菜碟，复只拿过两壶酒来，问道：“这驴不拴上点，要跑了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唔呀，除非你安着心偷。”过卖说：“我告诉你这是好话，这街上乱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这就喝完。”见他喝酒的那醉鬼趴着桌子就睡觉了，自己就知道这个骑驴的多半准是个贼。艾虎先把过卖叫来，会了酒钞，也不叫那个醉鬼。他净等着这个骑驴的出去，好跟将出去，看他奔什么所在。果然见这个骑驴的喝了两壶，又要了两壶，叫了一块豆腐干。叫过卖算帐。过卖要算，他又拦住说：“我算出来了，四四一十六搭两个钱，一共十八个钱，明天带来吧。”过卖说：“今天怎么都是这个事呢？全是一个老钱没有就敢喝酒。”那个刘光华倒是认得，这个人却不知底细，又不知他家乡住处。这个骑驴的恼啦，说：“太不认街坊了！叫你记上你不记上。我驴丢了，赔我驴吧！”过卖说：“你的驴丢了，怎么叫我赔驴呢？”骑驴的说：“在你这里喝酒，万两黄金，你都该给照应看。”过卖说：“我明白你这意思了，我们这酒钱不要了，管

把你也不要驴了吧？”那人说：“敢情那么好，要不咱们两便了吧。”艾虎过来说：“你们两个人不用争斗了，这个酒钱我付了吧。”过卖说：“得了，以后人家不敢在我们这喝酒来了。一个是请喝的，一个是抄酒帐。”那个人说：“你不用放闲话。”艾虎说：“酒钱我付了，这个驴怎么找呢？”那人说：“我这个驴不怕的，丢不了。我是出来骗点酒喝。那驴到人家有牲口的地方，槽头上骗点草吃就得了。”只见他一捏嘴，一声呼哨，艾虎知道他九成是贼了。

不多一时，就见他那驴连蹿带跑回来了。过卖说：“难为你，怎么排练来着！”就见他一抱拳，也并不道个谢，也并不问名姓，说了声再见。艾虎也要一抱拳，一瞧那个人已经上驴去了，在驴上骑着呢。

艾虎到了外头，过卖也到了外头。过卖成心戏耍他：“这回这个驴呀，你骑命倒了！”那人道：“皆因我多贪了两壶酒，我醉了，我就是好喝一盅。我在家里喝醉的时候，倒骑了驴，是我儿子告诉我的。”过卖道：“好说呀，孙子。对了，原是这么骑着的是。”艾虎见他买了过卖一个便宜，他又把双腿往上一起，在半悬空中打了一个旋风，仿佛是摔那个一字连环岔的相似，好身法，好快就把身子转过去了，仍是倒骑着驴。

那驴也真快。艾虎追下去了。出了鱼麟镇西口路北，有座庙，见那个骑驴的下了驴，在门口那里自言自语地瞅着山门上头，说：“这就是云翠庵。”艾虎心中一动，原来云翠庵就在这里。见那人拉着驴往庙后去了。艾虎遂即瞧了瞧庙门，也就跟到后边来了。到了庙后，见有一片小树林，过这一个小树林，正是一个大苇塘。找那个人，可就踪迹不见了。艾虎一阵发怔、纳闷，又没有别的道路，他往哪里去了？直到苇塘边上，看见那小驴蹄儿的印了，看着奔了苇子那里去了。离着苇子越近，

地势越陷，驴蹄子印儿越看的真。顺着驴蹄子印，倒要找找他奔什么地方去了。一件怪事，这个驴蹄子印，就到这苇塘边上，再往里找，一个印也没有了，往回去的印也没有，往别处的印也没有。艾虎纳了半天的闷，说：“这个人实在的怪道。”找了半天，也就无法了。按旧路而回，重新又到庙这里踩道，俱都看明，转头回店。

回到顺兴店中，徐良已经回来了，愁眉皱眼在那里生气。艾虎进去，说：“三哥早回来了吗？”答道：“回来了半天了。”艾虎说：“三哥出去听着什么信息没有？”答道：“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。老兄弟，你听着什么信息？”艾虎还未回言，胡小记打外边进来。艾虎说：“又来了一个。”进门就问：“大哥，打听什么信息没有？”胡小记说：“出去了半天，什么事我也没打听出来。”徐良说：“必然是老兄弟打听着了。面上有喜色，必是打听着了！”艾虎把方才在酒铺遇见醉鬼泄机，看见骑驴的诧异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徐良欢喜，议论大家晚晌上云翠庵找芸生去。

欲知芸生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七回

## 白公子酒楼逢难女 小尼僧庙外会英才

诗曰：

英雄仗义更疏财，不是英雄作不来。  
一生惯打不平事，救难扶危逞壮怀。

且说艾虎说了醉鬼泄机言语，又提起了骑驴的那般怪异，那身工夫，那驴怎么听话，怎么到了苇塘不见驴蹄子印，又说：“三哥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想想这是何许人物？据我看着，他不象个贼。”徐良说：“不是个贼！万一是个贼呢？可惜我没遇见。老兄弟。你既给他会了酒帐，怎么不问问他的姓名呢？”艾虎说：“也得容工夫问哪！会了酒钱，他连个谢字也没道，就上了驴，闹了个故事，就走了。我跟到庙前，他那里念了声云翠庵。我到庙后就找不着了。”随说话之间，预备晚饭。乔爷也打外边进来。大众又问了问乔爷。乔爷说：“什么也没打听，就看见了个倒骑驴的。”艾虎说：“可听见说了些什么言语？”回答道：“众人都说他是个疯子，并没听他说话。”徐良说：“咱们大家吃饭吧，指望着乔二哥打听事，那不是白说。”大家饱食了一顿，侯到初鼓之后，乔宾、胡小记看家；徐良、艾虎预备了兵刃，换了夜行衣靠，蹿房跃脊出去，直奔云翠庵而来。

一路无话。到了云翠庵，一位看了地势，随即蹿将进去。一看，里头地面宽阔，也不准知道是在哪里。过了二层殿，见正北上灯光闪烁，西北上也有灯亮。两个人施展夜行术，奔了西北，却是一个花园。进了月亮门，见有两个小尼，一个打着灯笼，一个托着盘子，就听她们两个人低声说话。二位好汉暗暗的随在了背后，只听她们说：“咱们师父太死心眼了，人家执意不允，偏要叫人家依她，就在今天了。似这样男子也少，今天再不点头，就要废他的性命了。”前边一个太湖山石堆起来的山洞，穿那个山洞而过，到了一所房屋。外边看着灯火闪烁，人影摇摇。小尼启帘进去。二位好汉用指甲戳破窗棂纸，往里窥探明白。原来见芸生大爷倒绾着二臂在灯光之下，闭目合睛，低着脑袋，在那里发烦。旁边坐着一个尼姑，约在二十多的光景，身上的衣服华丽，百种的风流透着一派妖淫的气象。桌案上摆列些个酒菜，那个意思要劝大爷吃酒。大爷是一语不发。外边二位看这般光景，心中好凄惨。依着艾虎就要进去。徐爷拉住，不叫他行事莽撞。

列公，你道这芸生大爷何故到此？皆因那日未带从人，出了店门，自己游玩了半天。就在鱼鳞镇西口内路南找了一座酒楼，靠着北边楼上落座吃酒，要了些酒菜。把北边的楼窗开开，正看街上的来往行人，见有个二人小轿，后面跟着一个小尼姑儿。当时有些个人们瞧看，七言八语的说话。楼上可也就讲究起来了，过卖拦住说：“众位爷们喝酒，可别谈论这些事情。”众人被过卖一拦，虽不高声议论，也是低声悄语的讲究。可巧芸生同桌一个人也是在那里吃酒，连连的叹息。芸生借此为由，就打听了打听。那人先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世间不平的事甚多了。”大爷就问：“怎么不平的事？”那人说：“方才那轿子里头是位姑娘，姓焦，叫玉姐。人家识文断字，是我们这的教

官跟前的姑娘。教官死啦，剩下他们哥三个，一个老姑娘。这两个哥哥，一个叫焦文丑，一个叫焦文俊。焦文丑进学之后，家中寒苦，顾不得用功念书了。就教书度日，文法又好，学生又多，把个人累死了。剩了焦文俊，从小的时节就有心胸。他说他哥哥一死，不能养活老娘和妹子，出去非得发了财才回来呢。打十五岁出去，今年整五年未归。他们这有前任的守备，姓高。他有个儿子叫作高保，外号人称叫地上蛇，倚势凌人，家内又有银钱。有那位焦教官的时节，高守备亲自到他家求婚。焦教官知道他儿子不能成器，故尔亲事未许。到后来焦教官一死，焦文丑又一死，焦文俊又走了，知道她母女无钱，给她送了数个银钱去，作为是通家之好。怕她母女度日艰难，又送些个资斧。久而后再去说亲，就不能不给了。如若不给，就得还钱。明知她母女使着容易还着难，这亲事就不能不作了。焉知晓她母女更有主意，所有送去的银钱俱都壁回，执意的不受。又去提亲，仍是不给。可巧高守备死去了，过了百日的孝服。听说他们要抢人家这个姑娘，又怕不行。如今这个高保私通了云翠庵尼姑，他们定下的主意，要诳这个姑娘上庙，尼姑设计，叫高保强污人家姑娘。此话可是个传言不实。方才你可曾见那骄子，里头就是姑娘。到了庙内，准坠落他们的圈套。”

芸生大爷不听则可，一听无名火按捺不住。天然生就的侠肝义胆最见不得人有含冤被屈之事，复又打听这个庙现在哪里。那人说：“就离西镇口不大甚远，座北向南。”芸生又说：“这要真污了人家这姑娘，难道就不会去告状去？”那人说：“要是真要如此，也短不了词讼。再说人家教官，还有好些个门生哪。你看来，这就是那个地头蛇。”见有数十匹马，犹如众星捧月一般，都是从人。当中有一位相公，戴一顶墨绿绣花文生公子巾，迎面嵌美玉，双垂青缎飘带，穿一件大红百花

袍，斜领阔袖。虚拢着一根丝条，白袜朱履，手中拿定打马丝鞭。黄白脸面，两道半截眉，一双猪眼。尖鼻子，吹火口，耳小无轮，印堂发暗，直奔正西去了。大家又是一阵乱嚷乱说，众人说：“去了，去了。此时没多事的人。若有多事的人，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芸生大爷立时把过卖叫将过来，会了酒帐，又要会同桌那人的帐，那人再三不肯。总共吃了几百钱，给了一两银子。过卖谢了芸生大爷。大爷复又与同桌那人说：“尊兄，咱们再见了。”自己下楼去了。”

出离了酒楼，一直奔正西。走到庙前，抬头一看，朱红的庙门，密排金钉。两边两个角门，俱都关闭。看正当中门上头，石块上刻着阴文的字，是：“古迹云翠庵”。忽然见东边角门一开，出来了许多人和马匹，原来就是高相公手下从人，他们大众回家。就见有两个小尼姑送出说：“明天也不用很早来接。”大家笑嘻嘻地乘跨坐骑走了。小尼姑一眼看见白芸生，芸生大爷也瞅着小尼姑子。见她说：“众位，你们勒勒马吧，师父出来了，有话和你们说哪。”那几个人，也没有一人听见，竟自扬长去了。那个小尼姑一回头说：“师父。你瞧这个人。”见里面又一个把着门框，往外一探头，二目发直，看那个神思，就象真魂离了壳的一般，目不转睛，净瞅着芸生。大爷本来好看，一身青衣，青布武生巾嵌白骨，青布箭袖袍，灰衬衫，青棉线带子，青布官靴；面似美玉，细眉长目，皂白分明；垂准头，唇似涂朱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轮，十七八岁，未出闺阁的幼女都没他长得体面、俊秀、清雅。那妙修本是个淫尼，几时见过芸生这号男子！看了半天，早就神驰意荡。

芸生可也看见淫尼咧。见这么一瞧，芸生也有些个害羞意思，掉头要走。尼姑不肯叫他就走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位

施主相公别走，请到庙中坐坐，小僧有件事情奉恳。”芸生的心内打算回到店中，夜晚再来，为的是怕那位姑娘遭他们的毒手。倒是要解救女子，她反让我到她庙中，何不趁此机会去到庙中走走。于是答道：“不知道师傅有什么事情，快些说来。”尼姑说：“你先请到庙中。”芸生说：“倒是什么事情，先要说明，然后进去。”尼姑说：“尊公可认识字么？”芸生说：“我略知一二。”尼姑说：“我扶了一个乩语，请相公爷给批一批。”芸生说：“我不会乩语。”尼姑说：“念念就得了。”芸生说：“那还可以。”

芸生随着尼姑进了云翠庵，一直往后，直到西跨院，单一所房屋，启帘进去，到里面献茶。见那屋中糊裱干净，摆列些古董玩器，幽雅沉静。芸生说：“把乩语拿上来我瞧。”尼姑说：“我现在请乩。”叫小尼姑预备晚饭。果然晚间预备的席面丰盛。不必细表。

大爷饱食了一顿，预备好杀尼姑。直等到二鼓，并没见一人进来。芸生一看，原来是跨院门已经锁上了。四下一看，忽见墙头上刷的一声，一个人影，不知何故？

若问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八回

## 芸生为救人受困 高保定奸计捐生

诗曰：

自古尼僧不可交，淫盗之媒理久昭。

诡托扶乩诓幼女，谁知偏遇小英豪。

且说芸生自打吃完了饭，烹过茶来，点上灯，就不见有人进来。天有二鼓，自己出去一看，原来西跨院门已经用锁锁了。芸生暗道：“这淫尼把我锁在这里，必没安着好意。就是这样的墙壁，如何挡得住你公子爷？”将要纵身蹿出墙壁，忽见墙壁刷一个黑影，随即蹿上墙壁，再找踪迹不见。

你道那尼姑非是出去扶乩，她本与高保商量下的主意，是要与焦家的姑娘成亲。皆因玉姐儿是个孝女，老娘染病，遇在机会上，将她诓在庙中，强逼成了亲，焦家也就不能不给了。可巧这天宁氏老太太染病，尼姑得信，立时亲身到了焦家。假说给老太太看病，说了些厉害言语，非得扶乩求药才行。可惜少大爷没在家，在家才行呢。旁边焦小姐问道：“怎么得他在家才行？”尼姑说：“总得交正子时，在净室之中烧上香，设上坛，把神请下来，将药方开好，方许点灯。这求方的人，得在那里跪着。”玉姐说：“就这个事，怎么单得我哥哥在家呢？”尼姑说：“自然，要是小姐去也可，我怕你胆小害怕。”

玉姐说：“只要求着我老娘病好了，就是赴死去，也不怕。恳求老师父慈悲，咱们是几时扶乩求药？”尼姑说：“姑娘果有这样的胆量，那可就在今朝。”玉姐连连点头。尼姑也没在焦家吃饭，定下在庙内等她，就起身去了。

回到庙中，与高家送信。少时姑娘到，她把姑娘安置在东院，陪着说了会子话，叫小尼姑预备晚饭。少时，高相公到，她把高相公安置在北院。高相公家人走，她追出来，是叫从人往这里带银子，没赶上。可巧她遇见芸生大爷了。她把芸生大爷安置在西北跨院。先嘱咐好了，预备完了晚饭。她算着：先把高保安置楼上，再把小姐带上楼去，她的大事已完。再找芸生大爷来。

其实后院还有她两个相好的呢！皆是绿林的好汉。一个叫作碧目神鹰施守志，一个叫铁头狸子苗锡麟，又是久已相好，也在她这里住着。今日一见芸生，论品貌固然比他们强到万分。她打算白大爷是寻花问柳之人哪。

闲言少叙。到了天交二鼓，尼姑先见了高保，就问道：“你吃过饭了？”高保说：“吃过多时了。”又说：“这件事可是我的中人哪！没有我，可不行吧！事毕之时，你怎样谢赏于我？”高保道：“我给你修庙。”尼姑说：“不行。”高保说：“给你白银三千两。”尼姑说：“银子倒是小事，还可往我屋中走走，大概没有得陇望蜀之心了吧？”高保说：“妙师傅，我要忘了你，必不得善终！”尼姑一笑：“一句戏言，何故你起这么重的誓。”回说道：“我不是丧良心，又把良心丧的人。”妙修说：“天已不早，我把你先送上楼去，可是不点灯。我冤那姑娘就说是请神，必要神仙走了，方许点灯。你就算是神仙，可不定是什么神仙！我把你带上楼去，趁着黑暗，我一躲避，你将她揪住，我就不管了。你可要紧记这个言语，事不

宜迟，我同你前往。”二人说着，出了房门，打着灯笼直奔西院。到了西花园，走入西楼，上了楼梯，将高保安放在楼的后炕上。尼姑告诉他，你可别动。自己提灯下楼，又到东院。见了小姐问道：“可吃过饭了？”小姐回答：“吃过了。”尼姑说：“天已不早，你我去吧。”姑娘点头，暗暗祝告神灵，但愿母亲病体痊愈，再来庙中还愿。跟着到了西院，直奔楼来。离楼不远，妙修说：“到楼上可就得将灯吹灭，上边把坛俱都设好。”小姐答应。

将到楼下，忽听上面哎哟一声，象是有杀人的声音，妙修说：“什么！”姑娘吓得金莲倒退，颤兢兢地问道：“上面什么声音？”尼姑说：“别慌！你先在此等等。我去先看看去，多一半是神仙先到了吧。”小姐无法，只好点头。

尼姑入内由护梯上楼。剩了五六层儿，不提防一家物件冲着自己打来，意欲躲闪，焉得能够？砰扑咚，正撞在自己身上。扑咚是摔倒，咕噜咕噜滚下楼来了。连灯笼顿灭。尼姑是一身的工夫，若非是冷不防，断不至于滚下楼来。她自己一挺身，蹿将起来，也就不敢上楼了，那个灭灯笼也不要了。跑出楼来，哪知道一找姑娘，也是踪迹不见。心中纳闷，这是怎么个缘故？将一发怔，耳后生风，嗖就是一刀。尼姑总是大行家，听得金刃劈风的声音来，她一闪身闪过，掉头就跑，大声喊叫说：“后头人快来吧！有了仇家了！”芸生哪里肯放。尼姑一想，自己主意错了，本来是喜爱芸生相貌，谁知是引狼入室。随跑随喊，不多一时，从后面来了两个贼：一个叫碧目神鹰施守志，一个叫铁头猴子苗锡麟。两个人提着两口利刀，蹿将上来，让过尼姑，就把芸生挡住。大爷一看这两个人，一个穿黑皂褂，一个紫缎衣巾，俱都是细条身材；一个是面如刃铁黑中蓝，一个是灰色脸膛；一个是粗眉大眼，一个是—双眼睛绿盈盈的颜色，

故此人称叫作碧目神鹰。

前文表过，二人俱与尼姑通奸，就在这里住着。正打算上陕西朝天岭，他们与金弓小二郎王欣玉是盟兄弟。忽听前边一阵乱嚷，两个人亮刀出来，截住芸生大爷动手。三个人两口利刃交手二十多回合，不分胜负。这两个贼焉能是芸生大爷的对手。大爷往下一个败式，一回手，拍！就是一飞蝗石，正中苗锡麟的面门，他掉头就跑。净剩一个人更不行了，大爷虚砍一刀，蹿出圈外。施守志不知是计，抱刀就扎。白大爷一反手，拍！一块飞蝗石正中额角，鲜血直流，掉头就跑。大爷后边就追。

正要赶上，摆刀要刹。就听见嗖的一声，大爷见一点寒星，直奔面门，往旁一闪，当啷一声，那支金镖落地。原来是尼姑赶奔前来交手。未到跟前，遇施守志、苗锡麟脸上带伤。将他们让将过去。回手掏出一支亮银镖来，对着白芸生就是一下。白芸生正要追赶二人，嗖，眼前来了暗器，往旁边一闪身，那支银镖当啷啷落地。尼姑说：“哎哟，好负义郎！咱们两个人素不相识，把你让将进来，待你酒饭，却是一番的美意，谁叫你管我庙中的闲事！靠着你有何大本事，来来来，咱们二人较量。胜得了我手中这个兵器，不枉你也张罗会子，算得个英雄。”说罢往上一蹿，摆刀就刹。芸生往旁边一躲，拿自己刀往上一托，一敛腕。尼姑把刀往怀里一抽，芸生使了个劈山式，一刀刹去。尼姑左手还有件兵器，其名叫轮，是个扁钢圈子，里外有刃。在圈子里头手拿之处，又有一个小月牙护手。芸生刀到，尼姑用单轮要锁芸生这口刀。芸生哪里肯叫她锁住。芸生受过明人的指教，乃是白五爷亲手所教，倾囊尽赠。家里又是富家，习文的时节书籍甚多，习武的时节兵器甚多。除了大十八般兵刃之外，还有些个意外的兵刃。有家日月凤凰轮，可

是双的。今天一见尼姑使的是一柄右手的刀，左手的轮。人家兵刃一到，她先用左手的轮，或是往外一磕，或是把人家兵刃套上。要是大枪、梅花枪等套上了枪杆，顺着枪杆往上一滑，她这个轮是里外锋芒的刀子，往上一滑，人家就得撒手扔枪，她的右手刀就跟上去了。若要把单刀套住，要想拿刀剁她的手，她这轮内有个小铁月牙的护手，就有这个护手挡住，也是剁不着手。故此这宗兵刃极其得力。可巧遇见芸生，知道这兵刃招数。有句俗言：单刀见轮莫要扎。

大爷与尼姑交手，总没叫她得刀。开打十几个回合，她就不是白相公的对手了。尼姑终是个女流，到底力软。顿时间，鼻洼鬓角热汗直流，就知道难以取胜，意欲要走。复见芸生剁了一刀，抱头就走。尼姑方才要追，芸生一反手，叭！就是一飞蝗石。尼姑会打暗器，也会躲暗器，微一缩头，石子蹭着头皮过去，尼姑就跑。芸生就追。尼姑越过房去，芸生也追上房。到了后坡，见她在院中站着，说：“这条命不要了！”芸生下房，扑咚坠落坑中。

若要知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九回

## 文俊归家救胞妹 徐艾庵内见盟兄

光绪四年二月间，正在王府说《小五义》，有人专要听听孝顺歌，在下只可信口开河，自纂一段，添在《小五义》内。另起口调，将柳真人所传之敬孝，焚香说起，曰：

众人们，焚起香，侧耳静听。柳真人，有些话，吩咐你们。谈甚今，论甚古，都是无益。有件事，最要紧，你们奉行。各自想，你身子，来从何处？哪一个，不是你，爹娘所生？你的身，爹娘身，原是一块。一团肉，一口气，一点血精。分下来，与了你，成个身子。你如何，两样看，隔了一层。

且说那，爹和娘，如何养你？十个月，怀着胎，吊胆提心。在腹时，担荷着，千斤万两。临盆时，受尽了，万苦千辛。生下来，母亲命，一生九死。三年中，怀抱你，样样辛勤。冷和暖，饱和饥。不敢失错。有点病，自埋怨，未曾小心。恨不得，将身子，替你灾痛。哪一刻，敢放手，稍放宽心？顾儿食，顾儿衣，自受冻饿。盼得长，请先生，教读文书。到成人，请媒妁，定亲婚娶。指望你，兴家业，光耀门庭。有几分，象个人，欢天喜地。不长进，自羞愧，暗地泪零。就到死，眼不闭，挂念儿子。这就是，爹和娘，

待你心情。

看起来，你的身，爹娘枝叶。爹和娘，那身子，是你本根。有性命，有福气，爹娘培植；有聪明，有能干，爹娘教成。哪一点，哪一件，爹娘不管。为什么，把爹娘，看做别人？你细算，你身子，长了一日。你爹娘，那身体，老了一晨。若不是，急急的，趁早孝养，那时节，爹娘死，追悔不能。可叹的，世上人，全不省悟。只缘他，婚配他，恰似当行。却不想，乌反哺，羔羊跪乳。你是人，倒不及，走兽飞禽。不孝处，也尽多，我难细述。且把那，眼前的，指与你听。

你爹娘，要东西，什么要紧？偏吝惜，不肯送，财重亲轻。你爹娘，要办事，什么难做？偏推诿，不肯去，只说不能。你见了，富贵人，百般承奉。就骂你，就打你，也象甘心！你爹娘，骂一句，斗口回舌。你爹娘，打一下，怒眼瞪睛。只爱你，妻与妾，如花似玉。只爱你，儿和女，似宝如珍。妻妾亡，儿女死，肝肠哭断。爹娘死，没眼泪，哭也不真。这样人，何不把，儿女妻，与爹娘，比较一论。天不容，地不载，生遭刑祸。到死时，坐地狱，受尽极刑。锯来解，火来烧，磨研碓捣。罚变禽，罚变兽，难转人身。我劝你，快快孝，许多好处。生也好，死也好，鬼敬神钦。在生时，人称赞，官来旌奖。发大财，享大寿，又有儿孙。到死时，童男女，持幡拥盖。接你去，阎罗王，也要出迎。功行大，便可得，成仙成佛。功行小，再转世，禄位高升。

劝你们，孝爹娘，只有两件。这两件，也不是，难做难行。第一件，要安你，爹娘心意。第二件，要养你，爹娘老身。做好人，行好事，休要惹祸。教妻妾，教儿女，家道兴隆。上面的，祖父母，一般孝养。下边的，小弟妹，

好生看成。你爹娘，在一日，宽怀一日。吃口水，吃口饭，也是欢心。尽力量，尽家私，不使冻饿。扶出入，扶坐立，莫使孤伶。有呼唤，一听得，连忙答应。有吩咐，话一完，即便起身。倘爹娘，有不是，婉转细说。莫粗言，莫盛气，激恼双亲。好亲戚，好朋友，请来劝解。你爹娘，自悔悟，转意回心。到不幸，爹娘老，百年归世。好棺木，好衣被，坚固坟莹。尽心力，图永久，不必好看。只哀痛，这一生，何处追寻？遇时节，遇亡辰，以礼祭奠。痛爹娘，永去了，不见回程。这都是，为人子，孝顺的事。切莫把，我的话，漠不关心。

叹世人，不孝的，有个通病。说爹娘，不爱我，孝也无情。这句话，便差了，解说不去。你如何，与爹娘，较论输赢。譬如那，天生的，一茎茅草，春雨润，秋霜打，谁敢怨嗔？爹娘养，就要杀，也该顺受。天下无，不是的，父亲母亲。人愚蠢，也知道，敬神敬佛。那晓得，你爹娘，就是尊神。敬得他，仙佛们，方才欢喜。虚空中，保佑你，福禄加增。你有儿，要他孝，须做榜样。孝报孝，逆报逆，点滴归根。

训女孝歌：

宏教真君曰：妇女们，最爱听，谈今论古。又有的，最爱听，说鬼道神。我今日，有一段，极大故事。细讲来，与你们，各各听闻。我本是，一棵树，长条细叶。是当初，天和地，精气生成。这地下，植立起，一棵柳树。那天上，高悬着，一个柳屋。过了个，几万年，凝神聚气。到唐朝，得遇见，孚佑帝君。我帝君，怜念我，诚心学道。就把我，度脱去，做个仙人。一棵树，如何有，这样造化？只缘我，心性灵，不昧本根。我无父，又无母，将谁孝养？早朝天，

晚拜地，报答深恩。心思专，志向定，奉持原本。全凭我，一点诚，动了圣神。有师傅，就当我，严父慈母。几千年，力孝敬，无点懈心。成仙后，师傅教，多积功果。只要你，劝世人，孝奉双亲。有一人，能尽孝，将他度脱。不论男，不论女，许做仙真。我劝了，男和女，几千百个。都现在，蓬莱里，快乐长春。读书人，也有的，高官显职。女人们，都做了，一品夫人。我做下，劝孝的，这些功果，所以得，受封个，宏教真君。到而今，奉帝敕，宣扬大化。降鸾笔，演订就，一部孝经。读书人，明白的，讲求奥旨。俗人们，也有歌，唱与他听。只有你。妇女们，未曾专训。

说起来，你们想，最好伤情。你虽然，是一个，女人身子。你爹娘，养育你，一样苦辛。怀着胎，在腹中，谁辨男女。临盆时，一般样，受痛挨疼。怀抱你，何曾说，女不要紧。乳哺你，何曾的，减却一分。莫说你，女人家，无力孝养。你爹娘，待女儿，更费苦心。替梳头，替缠脚，不辞琐碎。教茶饭，教针指，多少殷勤。严肃些，又念你，不久是客。娇养些，又怕你，嫁后受嗔。离一刻，恐怕你，闺房失事。缺一件，恐怕你，暗地多心。选高郎，要才貌，与你匹配。选门户，看家资，恐你受贫。聘定过，便思量，如何陪嫁。到婚期，尽力量，总不嫌心。舍不得，留不住，好生难过。割肝肠，含眼泪，送你出门。到人家，夫妇和，公婆欢喜。你爹娘，脸面上，许多光荣。有些错，一听见，自生烦恼。又增添，一世的，不了忧心。你生来，嫁谁家，都是定数。你如何，不遂意，便怨双亲。好过日，便说是，你的命好。难度日，骂爹娘，瞎了眼睛。待公婆，说他是，别人父母。待爹娘，又说我，已嫁出门。倒是你，女人家，两不着地。把孝字，推干净，全不在心。哪晓得，女人家，

两层父母。都要你，尽孝顺，至敬至诚。

你身子，前半世，爹娘养育。后半世，靠丈夫，过活终身。你公婆，养丈夫，就如养你。天排定，夫与妻，只算一人。你原是，公婆的，儿子媳妇。却将你，寄娘家，生长成人。嫁过来，方才是，人归本宅。这公婆，正是你，养命双亲。既行茶，交过礼，多少费用。请媒妁，待宾客，几番辛勤。爱儿子，爱媳妇，无分轻重。原望你，夫和妇，供养老身。为甚的，好儿郎，本是孝敬；娶了你，把爹娘，疏了一层？纵不是，你言语，离他骨肉；也缘他，钟爱你，志气昏沉。你就该，向丈夫，将言细说。公与婆，娶我来，辅相夫君。第一件，为的是，帮你奉养。你如何，反因我，缺了孝心。这才是，妇人们，当说的话。这才是，爱丈夫，相助为人。为什么，乘着势，大家怠玩。渐渐的，把公婆，不放在心。他儿子，挣的钱，你偏藏起。私自穿，私自吃，不令知闻。怕公婆，得些去，与了姑子。怕公婆，得些去，伯叔平分。只说你，肯把家，为向男子。那知道，你便是，起祸妖精。薄待了，公与婆，一丝半粒。你夫妇，现成福，减了几程。受穷苦，受疼痛，由你招出。犯王法，绝子嗣，是你撮成。你看那，庙中的，拔舌地狱，多半是，妇女们，受这苦刑。更有的，放泼赖，胁制男子；使公婆，每日里，不得安停。公婆骂，才一句，就还十句。打一下，你便要，溺水悬绳。这样人，自尽了，阴司受罪。就不死，也必定，命丧雷霆。

我劝你，闺女们，听从父母。说一件，依一件，莫逞性情。起要早，睡要晚，伺候父母。奉茶水，听使唤，时时尽心。在家中，无多日，还不爱敬。到那时，嫁出去，追悔不能。我劝你，媳妇们，认清题目。方才说，你原是，

公婆家人。你丈夫，常在外，做他生理。公婆老，要望你，替他奉承。老年人，饭不多，菜要可口。旧衣服，勤浆洗，补缀停匀。莫听信，俗人说，不见公面。为儿媳，当他女，不比别人。不时的，茶和汤；亲手奉上。难走动，又何妨，扶起行行。有东西，买进来，思量养老。向公婆，送过去，不得稍停。只要你，公与婆，心中欢喜。那管他，接过去，送与何人。敬伯叙，爱姑娘，和睦妯娌。公婆喜，这媳妇，光我门庭。孝公婆，你爹娘，也是欢喜。这便是，嫁出来，还孝生身。况且你，替丈失，孝顺父母。你丈夫，也敬奉，丈母丈人。况且你，尽了孝，作下榜样。你儿媳，也学着，孝顺你们。说不尽，妇女们，孝顺的事。望你们，照这样，体贴奉行。

昨日里，《女孝经》，才演一半。那喜气，就传到，南海观音。宣我去，奖赏了，加个佛号。又教把，菩萨事，劝化你们。这菩萨，原做过，妙庄王女。生下来，便晓得，立意修行。菩萨父，见女儿，一心好道。百般的，教导她，要做俗人。谁知道，我菩萨，心坚似铁。只思想，一得道，度脱双亲。到后来，父王病，十分沉重。我菩萨，日共夜，备极辛勤。叩天地，祷神明，不惜身体。因此上，感动了，玉帝天尊。霎时间，坐莲台，金光照耀。居普陀，施法力，亿万化身。千只眼，广照着，十方三界。千只手，掌握着，日月星辰。佛门中，这菩萨，神通广大。历万古，发慈悲，救渡世人。有妇女，能行孝，不消礼忏。到老去，便许她，进得佛门。岂不是，极简便，一桩好事。劝你们，莫错过，这样良因。

诗曰：

孝义由来世所钦，同心兄妹善承亲。

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且说尼姑明知不是芸生的对手，除非智取不行。在她的西北房后，有一个陷坑。坑的上面，暗有她的记认。芸生可哪里知道，自可就飘身下房，正坠落坑中。大行家要是从高处往低处一摔，会找那个落劲，不能摔个头破血出。慢慢往起再爬，爬起往上再蹿，那就费了事。这一摔下去，一挺身，一跺脚，自己就可以蹿得上来。芸生捡刀，往上一跃，脚沾坑沿，早教碧目神鹰一把揪住，底下一腿。大爷蹿上来，脚尚且未稳，教人揪住一腿，焉有不倒之理？铁头狸子过来摆刀就剁。芸生明知是死，把双睛一闭。

等了半天没事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被尼姑拦住。妙修说：“别杀他！我还有话问他呢。”瞅着芸生道：“你这个东西，敢情这么扎手哪！咱们这个事情，多一半是闹个阴错阳差，那个高相公多一半是教你给结果了吧？”随说着话，碧目神鹰就把芸生倒络了二臂。芸生说：“我并不知什么高相公不高相公，一概不知！”铁头狸子问尼姑：“倒是怎么件事情？”尼姑就把焦小姐与高相公始末原由的事，说了一遍。施守志说：“既然这洋，咱们就一同去瞧瞧去。”尼姑吩咐，把陷坑盖好，将芸生四马倒攒蹄捆上，扛将起来，直奔西院。

尼姑叫人掌起灯火来。一找那个姑娘，不知去向。前前后后各处搜寻，并没影相。复又进楼，拿着灯笼奔到护梯，见高相公被杀死，尸腔横躺在护梯之上。淫尼又觉着心疼，又觉着害怕。怕的是人命关天，又得经官动府。再说他的从人明明把他送在庙中，明天早晨还要来接人。有了！我先把他埋在后院，明早从人来接时节，我就说他早晨已经出去了。这焦小姐的事不好办。人家明知上庙求乩，人家要问我何言答对？人家是女流，又不能说她自己走了。有了！我问问这个相公：“可是相

公你贵姓？”芸生说：“我既然被捉，速求一死，何必多言。”尼姑说：“难道说，你不敢说你的名姓！你那心眼儿放宽着点，且不杀你。那到底姓什么？我也好称呼你呢。”芸生说：“某家姓白。”尼姑说：“白相公，你到底是怎么件事？这个高相公是你杀的不是？焦小姐你知道下落不知？你只管说出，我绝不杀害于你！”芸生说：“你既然这样，我实对你说，我在酒楼吃酒，旁边有人告诉我，焦家姑娘，高家的相公，被你这尼姑用计，要污人家的姑娘。我实实不平，要救这个姑娘。正要庙前观看地势，晚间再来。不料被你把我诓进庙来，假说瞧乱，将我锁在西院之内。晚间我正要蹿墙出来，有一个人影儿一晃，我就跟将下去。你们在屋中说话，连哪个人带我，俱都听得明白。你送那个姓高的上楼，他随后就跟进去了，我在外边看着。你带着那姑娘看看的临近，他就把姓高的杀了。你上楼的时节，他可就蹿下楼来了。他过去就背那个姑娘。我以为他也不是好人，原来他是姑娘的哥哥叫焦文俊。他把他妹子背着回家去了。”尼姑一听，怔了半天。焦文俊这孩子，怎么练会了这一身的本事，这可也就奇怪了！

原来这个焦文俊，自十五岁离家出去，又没带钱，遇见南方三老的一个小师弟。这三老，一位是古希左耳，一位是仓九公，一位是苗九锡。这是南方三老。仓九公有个师弟，外号人称神行无影，叫谷云飞。他见着焦文俊，就收文俊作了个徒弟。五年的功夫，练了一身出色的本事。寻常在他师傅跟前说他是怎样的孝心，不在家中，怎么不能尽孝，时时刻刻怎样惦念老娘。他师傅才打发他回来，给了他二百两银子。叫他到家看看，仍然还叫他回去，功夫还未成。可巧这日到家，正遇见他的老娘染病，见妹子又没在，家里母子见面大哭。问他妹子的缘由。老娘就把扶乩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他有些个不信，就换了

衣裳，晚间直奔尼姑庙来了。到了庙中，就遇见这个事情。他起先以为芸生不是好人，嗣后来方知芸生是好人，并未答话，就把他妹子救回去了。

单提的是庙中之事，芸生说出这段事情，尼姑倒觉着害怕。就叫两个贼人，帮着她把高相公的尸首埋在后院。到了次日，再议论怎么个办法。她单把芸生幽囚在西院，至死也不放芸生。吃喝等项，是一概不短，全是她给预备。芸生那是什么样的英雄，一味尽是求死。

光阴荏苒，一晃就是好几天的工夫。芸生实在无奈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这日晚间，又预备晚饭，尼姑也在那里，随即说：“就在今日晚间，你要再不从，就说不得了，可就要结果了你的性命。”芸生仍是低着头，一语不发。又叫小尼姑重新添换菜，要与白大爷同桌面喝。白大爷哪肯与她同饮。小尼姑端来的各样菜蔬，复又摆好。尼姑把酒斟上，说道：“白相公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痴迷，不省悟，我为你，把高相公的性命断送了，我都没有工夫与他报仇去。他家下人来找了几次，我就推诿说不知道他哪里去了。人家焦家姑娘叫人救回去，人家吃了这么一个亏，就算不肯声张，早晚必是有祸。你我咱们两个人是前世宿缘，我这样央求于你，你就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？可见你这个人，心比铁还坚。世间可也真少有。”芸生说：“胡言乱语，休在你公子爷跟前絮絮叨叨。公子爷岂肯与你这淫尼作这苟且之事！”尼姑一听，气往上一冲说：“你这厮好不达时务！”将要往前凑，就听外边说：“好淫尼，还不出来受死，等到何时！”尼姑一听，就知道事情不好。又不准知道外头有多少人。一着急，把后边窗户一踹，就逃窜去了。

山西雁徐良和小义士艾虎来了半天的工夫，净听着芸生大爷到底怎样？听了半天，真是一点劣迹也没有！外边二人暗暗

夸奖：也不枉这一拜之情。

这一叫早把小尼姑吓得钻入床底下去了。徐良、艾虎蹿入屋中，先过来与大爷解了绑，搀起芸生，溜了一溜，自己觉着脸上有些个发烧。艾虎他们也顾不得行礼，先拿这个淫尼要紧。芸生也跟着蹿将出来，当时没有兵器，可巧旁边立着一个顶门的杠子，芸生抄将起来，一直扑后边。就见尼姑换短衣襟，同着两个贼人，各持利刃扑奔前来。当时大家就撞成一处。徐良说：“这个尼姑，交给老兄弟了。这几个交给我了。”艾虎点头，闯将上去。艾虎暗道：“三哥真机灵！他不愿意和尼姑交手，叫我和尼姑交手。我尽答应着，我可不和尼姑交手。”随答应着他，可就奔了碧目神鹰来了。白芸生手中拿了顶门杠，就奔了铁头狸子苗锡麟。苗锡麟摆手中刀就往下剁。芸生这根顶门杠子，本来是沉，用平生的气力往上一迎，只听见当啷一声，把刀磕飞。往下一拍，叭嚓一声，就结果了苗锡麟的性命。尼姑一急，冲着山西雁就是一镖。徐良说：“哎哟，了不得了！”没打着，又说：“老西不白受出家人的东西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！”嗖的一声，将她那只镖，照样打回。把尼姑吓了个胆裂魂飞，仗着躲闪得快当，若不然，也就叫自己的原镖，结果了自己的性命。原来是尼姑打徐良，叫徐良接住，复又打将回来。尼姑就没有心肠动手了，举刀就剁。两个人绕了两三个弯，不提防教徐良的刀剁在她的刀上，呛啷一声，削为两段，刀头坠地，尼姑转身就跑。徐良就追。越过房去，徐良跟着到了后坡，往下一蹿，坠落坑中。尼姑搬大石头就砸，叭嚓一声，砸了个脑浆迸裂。

要知端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回

## 三侠客同走劝架 二亲家相打成词

诗曰：

侠骨生成甚可夸，同心仗义走天涯。

救人自遇人来救，暗里循环理不差。

且说艾虎正与施守志交手，两口利刃上下翻飞，未分胜负。白芸生捡了铁头狸子的那口刀，也就蹿将上来。两个人并力与施守志较量。论碧目神鹰，艾虎一人他就抵敌不过，何况又上了一个，他焉能行得了？自己就要打算逃窜保命，奈因一宗，二个人围住他，蹿不出圈去，闹了个脚忙手乱。当时刀法也就乱了，好容易这才虚砍了一刀，撒腿就跑，一直扑奔正西。过了一段界墙，前边两堆太湖山石，眼瞅着他就在太湖山石当中蹿将过来。艾虎在前，芸生在后，自然也得上太湖山石当中过去。艾虎刚往西窜，只听东北有人嚷道：“别追！有埋伏。”这句话未曾说完，艾虎已经掉下去了。芸生几乎也就掉将下去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个陷坑。艾虎坠落坑中，站起身来，往上一瞅。芸生上面答言：“难道老兄弟上不来吗？”艾虎说：“行了。”自己往上一蹿，脚登坑沿上，问：“大哥，那贼何方去了？”回答：“早已跑远了。”艾爷大怒：“便宜这厮！咱们去找二哥、三哥去。”

复又回来，遍找不见。徐良忽然由墙上下来说：“你们二位可好，我两世为人了。”艾虎、芸生问：“什么缘故？”回答：“我自顾追尼姑，一时慌张，没看明白，坠落坑中。那尼姑真狠，举起一块大石头要砸我，坑沿上有一个人，也不知是谁，由尼姑身后将尼姑踢倒，自来那石头正砸在尼姑的脑袋上，头颅粉碎。我上来时节，那人不见了。我也没看见人家，也没与人家道道劳，就奔这里来了。你们将那两个贼都杀了没有？”二人道：“我们打死了一个，追跑了一个。”又将艾虎如何坠在坑中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列位就有说的，原来徐良没死。他若死了，如何还算“小五义”？

再说尼姑到底是谁人将她要命？可就是艾虎看见倒骑驴的那个人。他又是谁人哪？就是前文表过的神行无影谷云飞。因他徒弟回家，自己暗地跟下来了，看他到家，是真孝顺假孝顺。暗地一瞧，是真孝顺，又有救他妹子这一节。自己并没见徒弟之面。去到庙中，要把尼姑杀了。白昼见着街上酒铺中有个醉鬼，先在那边，就没睬出帐来，他就把尼姑庵中的事听了一遍。又到这边酒铺中来，自己见着艾虎，一瞅就奇怪，故意又喝两壶酒。细看艾爷的情性，方知不是贼。会了酒钱并不道谢，晚间到庙中，尽在一旁看着他们动手。徐良掉下坑去，自己过去，用闭血法把尼姑一点。淫尼一倒，石头砸在自己脑袋上，脑髓迸流。自己仍然又奔前院，见艾虎他们追下贼去，自己也远远的跟着。见贼过太湖山石，拿胳膊一挎太湖石，往南一飘，身躡在正西等着艾虎，他就看出破绽来了。自己想着提拔艾虎，报答他这两壶酒钱，嚷道：“前头有埋伏，别过去！”说迟了一些。谷云飞见尼姑已死，自己就算没有事了，由此起身。下套《小五义》上，金鳞桥辨明奇巧案，救白芸生、范仲淹，误打朝天岭的内应，巧得獬皮铠，皆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的是徐良、艾虎、白芸生他们弟兄三位，不知施守志的去向，就把庙中的婆子、小尼姑找在一处，告诉她们一套言语。小尼姑连婆子等，都跪在地下求饶她们的性命。芸生说：“我教给你们一套言语，就不杀害尔等。”大家异口同音，都嚷愿意。芸生说：“明日你们报到当官，就提你们这里的庙主，结交贼匪，暗地害死高保。苗锡麟与尼姑通奸，施守志因嫉奸砸死尼姑，杀死苗锡麟，此贼弃凶逃走。当官不信，你们就把埋葬高保的地方，指告诉明白。按着这套言语，回禀当官，自然就保住了你们的残生。如若不依着我们的言语，明晚我们大众前来，结果你们的性命。”大家点头，情甘意愿。芸生又说：“所有尼姑的东西，你们大家分散。当官要是问着，你们就说俱被施守志盗去。”大家千恩万谢，都感谢几位爷的好处。

白芸生、徐良、艾虎三个人，一看天气不早，就此起身，回到店中，仍是蹓房跃墙下来。手下的从人俱都在店中等候。来到屋中，大家见礼、道惊、打听。芸生把自己的事情俱都说出。连胡、乔二位都赞叹说：“公子都受了这样苦处！”徐良说：“明天五更就起身，不管他们此处的事情了。”书不可重叙。到了次日，给了店饭钱。有骑马的，有步行的，直奔武昌府而来。众人奔武昌，暂且不表。

说书的一张嘴，难说两家的话。这一丢大人，蒋平、智化解开了沈中元的贯顶待，各路分散着寻找大人。先说可就是艾虎的事情，这才引出小五义结拜、盗狱等项，也不在少处。找大人有走夹峰前山的，有走夹峰后山的，有上娃娃谷的，在路上俱各有事，可是说完了一段，再表一段。这个日限相隔不了多远。

先提北侠、南侠、双侠，离了晨起望，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无话不说。这日，正往前走着。前边黑忽忽一片树林，树

乃庄之威，庄乃树之胆，倒是很好的一个村庄。三位爷就穿村而过，是东西的街道。他们由西向东，正遇在东树口，围绕着许多人。虽然三位寻找大人的心盛，究属是天然生就侠客的肝胆，遇事就要瞧瞧看看。分众人进去，原来是两位老者，揪扭着相打。二位老者，俱过六旬开外，并且全是头破血出。还有几个年轻的，俱都掠胳膊、挽袖子在旁边，气哼哼地，欲要打吧，又不敢。旁边有几位老者说：“你们亲家两个，还有什么不好说的事情！打会子也当不了办事。”口里说着，却不过去拉。

丁二爷平生最是好事，说：“欧阳哥哥，咱们去劝吧。”北侠说：“二弟知道是什么事情，咱们过去劝劝去？”丁二爷说：“我过去问问去。”北侠一揪没揪住。二爷就过去，在两个老头当中，伸单胳膊一擦；又把这只手打底下伸进去，往上一一起，就见两个老头自然撒开了两只手。二爷又揪住两个老头儿的腕子，往两下里一撑，老头儿一丝儿也不能动转了。两个老头，直是气得浑身乱抖。那个老头说：“尊公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二爷说：“我们是走路的。”老头说：“你是走路的，走你的路！你揪着我们为什么事情？”二爷说：“我平生好管闲事，我问问你们，因为何故？我给你们分析分析。”老头说：“我们这个事情不好分析。非得见当官去不成！”二爷说：“我非要领教领教不可。”那个老头说：“你撒开我，慢慢告诉你。”南侠、北侠也就过来说：“二弟，你撒开人家，有什么话再说。”二爷这才撒开。

大众一瞧，这三位爷这个样儿：一个象判官，一位傲骨英风，一位少女一般。旁边人们说：“得了，你们亲家两个告诉人家吧。”二爷说：“贵姓？”那位老头说：“我姓杨，叫大成。我有个儿子叫杨秀。这个是我们的亲家，他姓王，叫王太。

他有个女儿给了我的儿子，我们作了亲家。前番他接女儿住娘家去，我就不教他接。众位，你们听听，咱们俱都是养儿女的人，还有姑娘出阁，不许往娘家来往的道理吗？可有一个情理，我们这个儿妇，她的母亲死了，我们亲家翁净剩了光棍子一个人。我说他想他女儿，教他上我这瞧瞧来。他一定要接回家去，又便当怎么样呢？他要接定了，不接不行，我也不能深拦，就让他接回去了。可也不知道，他又将他女儿给了人家了或是他又卖了，他反而找到我家来，不答应我。”

北侠一听，就知道不好，要是不伸手，可也就过去了；要一伸手，得给人家办出个样子来。那个姓王的说：“这位爷台贵姓？”二爷说：“我姓丁，排行在二。”老头说：“丁二相公爷，你想我待女儿，我焉能行出那样事来。我接，他就不愿意。我接到家里住了十二天，就把她送回去了。我这几日事忙，总未能来。今天我有工夫，我来瞧瞧看看我这女儿。不想到此，他胡赖。是他把我女儿卖了，倒是有之。不然，就是给要了命了，还是尸骨无存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这条老命不要了，与他拚了吧。”丁二爷此时就没有主意了，净瞧着北侠。

欧阳爷暗笑，你既然要管，又没有能耐了。北侠上前说：“王老者，你们两亲家，我可谁也不认识。我可是一块石头往平处放。你说你送你女儿，可是送到你们亲家家来了吗？”杨大成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！”王太说：“我这女儿不是我送来的。是我女儿的表兄，姓姚，叫姚三虎，素常赶脚为生，他有个驴，我女儿骑着她表兄这个驴来的。”北侠说：“那就好办了，找她这个表兄就得了。”王太道：“不瞒你们几位说，我女儿这个表兄就是一身一口，跟着我过。自打送他表妹，直到如今没回家。”北侠问他：“他把他表妹送去没送去，你不知道？”王太说：“焉有不送去之理。”北侠说：“那就不

对了。你总是得见着她这表兄才行呢。倘若他们半路有什么缘故，那可也难定。”一句话，就把王太问住了。杨大成说：“要是他们爷们商量妥当，半路途中把我们儿妇给卖了，咋办？”说毕，二位又要揪扭。

北侠拦住说：“我有个主意。你们这叫什么村？”杨大成说：“我们这叫杨家店。”又问姓王的：“你们那里叫什么村？”王太说：“我们那村叫王家陀。”北侠说：“隔多远路？”王太说：“八里地。”北侠说：“隔着几个村庄？”王太说：“一股直路，并没村庄。半路只有一个庙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们二位不用打架，两下撒下人去遍找。十天限期为度，找不着，我们在武昌府等你们，上颜按院那里递呈子去，上我们大人那里告去。我们就是随大人当差的，到那里准能与你们断明。”两家也就依了这个主意。三位便走。连本村人都给三位道劳。

三人离了杨家店，一直走了三里多路，天上一块乌云遮住碧空，要下雨。紧走几步，路北有座大庙，前去投宿避雨。这一进庙，要闹个地覆天翻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一回

## 在庙中初会凶和尚 清净林巧遇恶姚三

诗曰：

义婢从未绝世无，葵枝竟自与人殊。

全忠全烈全名节，真是闺中女丈夫。

或有人问余曰：“此书前套，号《七侠五义》，皆是生就的侠肝义胆。天地英灵，何其独钟斯人？”余曰：“忠义之事，不但男子独有，即名门闺秀，亦不乏其人。又不但名门闺秀有之，就是下面求之奴婢。亦间或有之。”昔周有天下时，卫国义婢葵枝有段传序，因采入《小五义》中。卫国有一官人叫主父，娶妻巫氏，夫妻原也相好。只因主父是周朝的大夫，要到周朝去作官，故别了巫氏一去三载，王事羁身，不得还家。

这巫氏独处闺中，殊觉寂寞，遂与邻家子相通，暗暗往来。忽一日，有信报主父已给假还家，只在旬日便到。巫氏与邻家子正在私欢之际，闻知此信十分惊慌。邻家子忧道：“吾与汝往来甚密，多有知者。倘主父归而访知消息，则祸非小。如何解救？”巫氏道：“子不须忧，妾已有一计在此。妾夫爱饮，可得毒药制酒一尊，等他到家，取出与他迎风，他自欢饮，饮而身毙，便可遮瞒。”邻家子喜，因买毒药付与巫氏。

巫氏因命一个从嫁来的心腹侍妾，名唤葵枝，叫她将毒药

浸酒一壶藏下。又悄悄吩咐她，等主人到时，我叫你取酒与他迎风，你可好好取出斟了奉他，倘能事成，我自另眼看待。葵枝口虽答应，心下却暗暗吃惊道：“这事怎了？此事关两人性命。我若好好取出药酒，从了主母之意，劝主人吃了药酒，岂不害了主人之命？我若悄悄说破，救了主人之命，事体败露，岂不害了主母之命？细细想来，主人养我一场，用药害他，不可谓义；主母托我一番，说破害她，不可谓忠。怎生区处？”忽然想出一计，道：“莫若拚着自身受些苦处，既可救主人之命，又不致害主母之命。”算计定了。

过不救日，主父果然回到家中。巫氏欢欢喜喜，接入内室，略问问朝中的正事，就说：“夫君一路风霜，妾闻知归信，就酿下一尊美酒在此，与君拂尘。”主父是个好饮之人，听见说有美酒，欣然道：“贤妻有美酒，可快取来。”巫氏忙摆出几品佳肴，因叫葵枝吩咐道：“可将前日藏下的那壶好酒烫来，与相公接风。”葵枝领命而去。去不多时，果然双手捧了一把酒壶，远远而来。主父看见，早已流涎欲饮。不期葵枝刚走到屋门首，哎呀的一声，忽然跌倒，将酒泼了一地，连酒壶都跌扁了。葵枝跌在地下，只是叫苦。主父听见巫氏说将为他酿下的美酒，不知是怎生馨香甘美，思量要吃，忽被葵枝跌倒泼了。满心大怒，先踢了两脚，又取出荆条来，将葵枝揪倒，打了二十，犹气个不了。巫氏心虽深恨，此时又怕打急了，说将出来，转忍耐住了，又取别酒奉劝主父，方才瞒过。

过了些时，因不得与邻家子畅意，追恨葵枝误事，往往寻些事故打她。这葵枝甘心忍受，绝不多言。偶一日，主父问葵枝闲话。巫氏看见，怕葵枝走消息，因撻掇主父道：“这奴才甚是不良，前日因你打她几下，她便背后咒你，又屡屡窃我妆奁之物。”主父听说，愈加大怒道：“这样奴才，还留她作甚！”

因唤出葵枝，尽力毒打，只打得皮开肉绽，痛苦不堪。葵枝只是哭泣哀求，绝不说出一字。

不料主父一个小兄弟尽知其事。本意不欲说破，因见葵枝打得无故，负屈有冤，不敢明诉，愤愤不服。只得将巫氏之私，一一与主父说了。主父方大惊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再细细访问，得其真确。又惭又恨，不便明言，竟暗暗将巫氏处死。再叫葵枝道：“你又不痴，我那等责打你，你为何一字也不提？倘若被我打死，岂不屈死了你。”葵枝道：“非婢不言。婢若言之，则杀主母矣！以求自免，则与从主母之命而杀主人何异！何况既杀主母，又要加主人以污辱之名，岂为婢义所敢出？故宁甘一死，不敢说明。”主人听了，大加感叹敬重道：“汝非婢也，竟是古今之义侠女子也！淫妇既已处死，吾当立汝为妻，一以报汝之德，一以成汝之名。”就叫人扶她去妆饰。葵枝拜伏于地，苦辞道：“婢子，主之媵妾也。主母辱死，婢子当从死。今不从死而偷生，已为非礼。又欲因主母之死，竟进而代处主母之位，则其逆礼又为何如？非礼逆利之人，实无颜生于世上。”因欲自杀。主父叹息道：“汝能重义若此，吾岂强汝。但没个再辱以婢妾之理。”因遣媒议嫁之，不惜厚媵。诗书之家，闻葵枝义侠，皆羡慕之，而争来娶去以为正室。

由此观之，女子为贞为淫，岂在贵贱，要在自立名节耳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佛门清净理当然，念念慈悲结善缘。

不守禅规寻苦恼，焉能得道上西天。

且说三侠离了村口，走了三里多路，天气不好，恰巧路北有个庙宇，行至山门前去叩打。不多一时，里面有人把插管一拉，门分左右，出来了两个和尚。和尚打稽首道：“阿弥陀佛！

施主有什么事情？”北侠说：“天气不好，我们今天在庙中借宿一夜，明天早走。多备香资祝敬。”那和尚道：“请进。”把山门关上，同着三位进来，一直地奔至客堂屋中，落座、献茶。又来了一个和尚，咳嗽了一声，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启帘进来，三位站起身来一看，这个和尚说道：“原来是三位施主，小僧未曾远迎，望乞恕罪。阿弥陀佛！”北侠说：“天气不好，欲在宝刹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走。多备香资祝敬。”大和尚说：“哪里话来！庙里工程，十方来，十方去，十方工程十方施。这全都是施主们舍的。”北侠一看这个和尚，就有点诧异，看看他不是个良善之辈。晃晃荡荡，身高八尺有余。香色僧袍，青缎大领，白袜青鞋。可不是个落发的和尚，满头发髻，掰开日月金箍，箍住了乱发，原来是个头陀和尚。画赛油粉，印堂发赤。两道扫帚眉，一双阔目。狮子鼻翻卷，火盆口，大耳垂轮。胸膛厚，臂膀宽。腹大腰憨。有了胡须了，可是一寸多长，连鬓落腮，大胡子圈后，人给他起名儿叫罗汉髯。哪位罗汉长得这样的胡子来！闲言少叙。

单说和尚问道：“三位施主贵姓？”三位回答了姓氏。惟独展南侠这里说：“吾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人氏，姓展名昭，字熊飞。”和尚上下紧瞅了展南侠几眼，然后问道：“原来是展护卫老爷！”熊飞说：“岂敢，微末的前程！”和尚说：“小僧打听一位施主，你们三位必然知晓。姓蒋，蒋护卫。”展南侠说：“不错，那是我们四哥。”北侠说：“那是我们盟弟。”丁二爷说：“我们全都是玉契相交。”和尚说：“但不知这位施主，如今现在在哪里？”北侠一翻眼皮说道：“此人大概早晚还要到这里来呢！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早上这里来，可是小僧的万幸！”北侠说：“怎么认识蒋四哥？”和尚说：“听别人所言。此公是文武全才，足智多谋之人。若要小僧会面之

时，亦可领教领教。”北侠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问道：“未曾领教师父高名。”和尚说：“小僧名法印。”大家一齐说：“原来是法师父，失敬了。皆因天气不好，进来的慌张，未曾看见是什么庙。”和尚答道：“敝刹是清净禅林，但不知三位施主用荤还是吃素？”北侠一听，就知道这个庙宇势力不小，说：“师父这里，要是不吃酒，不茹荤，我们也不敢错乱佛门的规矩。要是有荤的，我们就吃荤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既是这样，我即吩咐徒弟告诉荤厨，预备上等的一桌酒席。”和尚又道：“我这东院里还有几位施主，我过去照应照应。少刻过来奉陪。”大家异口同声说：“请便。”和尚出去，直奔东院去了。

少刻，小和尚端过菜来。七手八脚，乱成一处，摆列妥当。小和尚说：“若要添换酒菜，施主只管言语。”随即把酒斟上。这时天气也晚了，即刻把灯掌上，他们就出去了。北侠看见那个小和尚出去，复又往回里一转身，看了他们一眼，透着有些神色不正，见他们毛毛腾腾。北侠看着，有点诧异。又见杯中酒发浑，说：“二位贤弟慢饮。你们还看这酒，怎么这样发浑？”二爷说：“多一半这是酒底子了。”北侠说：“千万可别喝。我到外头去看看。头一件事，我见这个和尚长得凶恶，怕是心中不正；二则小和尚出去，又回头一看，透着诡异；三则酒色发浑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丁二爷还有些个不服，到底是北侠久经大敌，见事则明。展爷说：“你出去看看，我们这等着你回来，一同的吃酒。”

北侠出去。这客堂是个西院，由此往北，有一个小夹道。小夹道往西，单有一个院子，三间南房。从一个大后窗户，见里头灯光闪烁，有和尚影儿来回地乱晃。北侠也不以为意。忽听见前边屋内帘板一响，有一个醉醺醺的人说话，舌头都短了，说：“众位师兄们，我学着念阿弥陀佛！”众小和尚说：“快

快，走出去！你腥气烘烘的，别管着我们叫师兄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腥烘烘的。难道说比不过你们这一群葫芦头么！”小和尚说：“我们是生葫芦头！你再瞧瞧，你不是葫芦头，你干什么还去干什么去吧！你还是去赶脚去！”北侠听到此处一怔，想起杨家店子来了，两亲家打架，说那王太的女儿是她表兄送往婆家去了，至今音信皆无，她表兄可就是个赶脚的。这些和尚说他是赶脚的，别是那个姚三虎吧？北侠就把窗户纸戳了个窟窿，往里一看。见这个人有三十多岁，穿着一件旧布僧袍，精短白袜青鞋，黄中透青的脸膛，斗鸡眉，小眼睛，薄片嘴，锤子把耳朵，其貌甚是不堪，剃得光光溜溜的头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脸都喝紫了。只听他和那小和尚们玩笑说：“我是新来的人，摸不着你们的门。”小和尚说：“那是摸不着你的门。”醉汉说：“我要拉屎，哪里有茅房？”小和尚说：“你别骂了，快走！就在这后头，往西南有两间空房，后身就是茅厕。”那人说：“我方才听见说，有开封府的，宰了没宰呢？”小和尚说：“快滚吧！你不想想这是什么话？满嘴里喷屁！”连推带搯，那个人一溜歪邪，真就扑奔了后院。

北侠暗道：“这个和尚，准是没安着好意了。我先把这个拿住，然后再去办那个和尚。”先前奔庙的工夫，阴云密布，此时倒是天气大开。北侠先奔了西南，果然有两间空房关闭着双门。北侠用宝刀先把锁头砍落，推开门往里一看，屋中堆着些个桌椅凳。北侠撤身出来，见那人看看临近。北侠过去，把他脖子一掐，往起一提溜，脚一离地，手足乱蹬乱踹。北侠就把他夹在空房里头，慢慢又将他放下。解他的腰带，四马倒攒蹄，把他寒鸭浮水式捆上。北侠拉刀出来在他脑门上蹭、蹭、蹭，就这么蹭了他三下。那小子可倒好，不用找茅房就出了恭了。北侠说：“你要是高声喊叫，立时要了你的性命！我且问

你，你可是姚三虎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正是姚三虎。你老人家既认识我，就饶了我吧！”北侠说：“你既是姚三虎，这个事情可就好办了。我此时也没有工夫问你。”随即撕他的僧袍，把他的嘴堵上。北侠出来，把屋门倒带。复返回来，直扑客堂。

来到之时，启帘进去一看，展爷正在那里为难。丁二爷躺倒在地，受了蒙汗药酒。北侠一怔，问道：“展大弟呀！二弟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展爷说：“自从兄长去后，我劝他不用喝。他说他腹中饥饿，要先喝盅。头一盅喝下去没事，又连喝了两盅，他就昏倒在地，人事不省。我也不敢离开此处。哥哥怎么去了这么半天？”北侠就把遇见姚三虎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展爷一听说：“这可真是想不到。可不知道这个姑娘怎么样，在哪呢？”北侠说：“我没工夫问他。恐怕你们等急了！咱们先办和尚的事情。”展爷说：“有凉水才好，把丁二爷灌活了。”北侠说：“这不是一碗凉茶！把这个凉茶灌下去可就行了。”展爷用筷子把丁二爷牙关撬开，将冷水灌下去。顷刻之间，腹内一阵作响，就坐起来了，呕吐了半天，站起身来问：“大哥，二哥，是怎么个事？”南侠就把他受蒙汗药的话说了一遍，北侠也把遇见姚三虎的事说了一番。依二爷的主意，立刻就要找和尚去。北侠把他拦住说：“他既用蒙汗药，少刻必来杀咱们。来的时节，再把他拿住细问情由。大概他是各处有案，不定害死过多少人了！先拿住和尚，去了一方之害。然后再办王太女儿之事。”展南侠点头说，此计甚妙。就把灯烛吹灭了，等着和尚。不多一时，就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。北侠把两扇隔扇一关。两个小和尚进门，跌倒被捉。

不知小和尚说出些什么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二回

## 丁二爷独受蒙汗药 邓飞熊逃命奔他方

诗曰：

酒中下药害群豪，欲报前仇在此遭。

谁知机关先看破，凶僧又向远处逃。

且说这个和尚在庙中，不一定是见人来就结果了性命，皆因他听见是展南侠，才起了杀人的念头。什么缘故呢？此僧姓邓，叫邓飞熊，外号人称金箍头陀。他师父叫铁扇仙吴道成，与梁道兴等是师兄弟。在前套上拿花蝴蝶的时节，被蒋四爷一刺扎死在铁仙观的，就是邓飞熊的师父。他本找的是蒋平，与他师父报仇。如今见不着蒋平，知道这是蒋平的至友盟兄，杀了他们，也算给师父报仇。故此，教小和尚备酒之时，就下了蒙汗药。把三位蒙将过去，他好下手。工夫不大，他就派了两个小和尚，拿着刀来结果这三位的性命。

不料就是一人误受蒙汗药，还灌醒过来了。两个小和尚一到，启帘见两扇隔扇关闭，用力一推。北侠一闪，整个的二人趴倒在地。北侠过去，同双侠把他们捆将起来。用刀一蹭脑门子，这两个小和尚要嚷。北侠说：“要嚷！立刻就结果你们！二人要说出实话来，就饶你们不死。”两个小和尚说：“若要饶了我们二人的性命，问什么就说什么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们那

个大和尚害死过多少人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没害过多少人。用不着我们师父害人，庙周围香火地甚多，足够用度。你们与我师父有仇。”北侠说：“素不相识，怎么来的仇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我们师爷爷死在那位蒋四老爷之手。”北侠问：“你们师爷是哪个？”小和尚说：“就是铁仙观的铁扇仙吴道成。”北侠说：“是了。我再问你，那个姚三虎是怎么件事情？”小和尚说：“他是个赶脚的。我们师父嘱咐过他，若有少妇长女长得体面的，教他驮到庙里来。他总也没有给驮来过。那日驮着一个少妇，教我们师父在庙外看见了，把他叫住，说是他的表妹。我们师父把他诓进庙来。不想那个少妇自己一着急，一头碰死在佛殿的台阶上了。他也出不去了。我们把他那个驴子师父的主意也吃了。他也不敢出庙，我们师父给他落了发，他也算当了一个和尚。”北侠一听，暗暗欢喜，随即撕他衣襟，将他口塞上了，说道：“我也不杀害于你，待等事毕之时，留你们当官对词。”就把两个人提起来，放在里间屋中床下。

二爷说：“咱们找和尚去。”北侠说：“依我等着他来。”二爷说：“那可等到几时！”展南侠也愿意找去。北侠只得同着两个人，出了客堂。只见东院内灯火齐明，一听有妇女的声音。到了东院，南北下有一段长墙，靠着南边有一个小门。三位爷蹿上墙头，就见院内五间上房，窗棂纸上看得明白，有许多妇女，俱都在里边划拳行令，猜五叫六的。二爷受了蒙汗药，这肚子气无处消散去，见了这般光景，气往上一冲，飘身下去，大骂：“奸贼和尚，还不早些出来，等到何时？”金箍头陀邓飞熊听见，就是一怔，立刻甩了长大衣襟，里头利落紧衬，把他那对开口僧鞋登了一登，墙壁上摘下护手钩来，大喊一声说：“你们在外边等等！”靠着西边墙上挂着一个大木鱼，上边有个木鱼槌。就将那个木鱼槌梆梆梆的敲了一阵，他才蹿将出来。

北侠、南侠、双侠已经下了墙头，在院中等候。先听屋内梆声乱响，然后将帘子一启。这就是贼人胆虚，他怕人在门的两旁等着他。他若一启帘子就出来，岂不怕受人家的暗算了。故此先扔出一个小桌子来，听听人在哪里，他方敢出来。等他蹿在院中，他焉知道这几位全是正大光明、光天化日的英雄，岂能暗算于他。他到院中，看见三位，正东、正西、正南，明晃晃两口宝剑、一口刀都亮将出来，在那里等着交手呢！

金箍头陀一个箭步，先奔二爷那里去了。他以为他手中这对护手钩无敌，又自认本领也好，并且这个双钩是军刃里头最厉害的兵器。不管你是什么样长短家伙，讲的是勾、挂、劈、砸、扎、缩、斜、拿八个字。护手钩所惧者，双单梢子虎尾，三节棍，九节鞭，十三节鞭。除此之外的兵器，见钩就得八分输，可惜如今遇见这三位宝刀宝剑，也是活该。他奔了丁二爷去了。二爷本就是一腔的怒气，还没地方消散去呢，破口骂道：“好凶僧，往哪走！”和尚用单钩往上一迎。二爷把宝剑往上一扬，只听见呛啷一声，把邓飞熊真魂都吓走了。亏得好是他先递的钩。他要容二爷把宝刀先剁下来，他必拿钩一锁，连人都劈为两半。这柄钩不象样儿了，直是峨眉枝子上带着口小宝剑。丁二爷用了一个白蛇吐信，凶僧不敢拿他的钩勾了。他又往展爷那里一蹿，闪开了，这才躲过这一宝剑。他想拿着半截钩一晃展爷，然后再拿那柄好钩往上一递。焉知晓展南侠用巨阙剑往上一迎，呛的一声，把这半截钩又削去了一段，就势一坐腕子，奔了他的脖颈。邓飞熊哪里敢还招呢！大闪腰，一低头，躲过脖颈，未曾躲过金箍，呛的一声，连日月金箍带这些发髻都给砍下来了。这把凶僧唬得魂不附体，暗暗想道：他们都是哪里找来的这些兵器？

外边一阵大乱，原来是庙中小和尚听见木鱼一响。这是他

们清净禅林里头的暗号，十方大院里头若有事才砸这个木鱼呢。木鱼一响，就拿着兵刃，预备打架动手，一齐而上。这才大家陆续前来，直奔着东院紧走，方到小门这里，只听众和尚一嚷说：“拿、拿、拿，拿呀！拿呀！”往前一闯，就把大众围上。邓飞熊净想着要跑，他弃了南侠，就奔北侠。又大杀了一阵，想道：北侠使的是口刀，这口刀不至象宝剑那样的厉害，打算要从北侠这里逃窜。北侠使了个野战八方藏刀式，恶僧剩了一柄钩，撞着北侠，往上一递。北侠使了一个托鸡式，往上一迎，就听见呛的一声，把钩连峨眉枝子削去了半截。邓飞熊暗道：“他们哪里找来的这些兵器？”急中生巧，说声招家伙。北侠以为是暗器，原来是他把半截峨眉枝子扔将过来。北侠微微一闪身，他就从北侠旁边窜过去了。

北侠是心慈之人，他不忍杀害小和尚，他打算日后也出家当和尚。微一耽误工夫，邓飞熊业已跑远。北侠说：“闪路！”只听磕嚓磕嚓一阵乱削，随就追下凶僧来了。直奔后边，见凶僧奔后院，有五间上房，五层高台阶，蹿入屋中去了。北侠不肯往屋里追，怕有埋伏；自己蹿上房去，到了后坡。原来那凶僧屋中有后门，由后门出去，直奔后墙，有堆乱草蓬蒿，他由乱草蓬蒿那里蹿上后墙。北侠并不追赶，教他去吧。也是活该他的命不当绝。此人应当在后套《小五义》中，丧在徐良的手内。

北侠回来，见展南侠已经开发了这些小和尚。皆因北侠去后，展爷说：“你们这些个好不达时务！还不把兵器快些扔了！仍然不扔军刃，你们一个也不用打算逃生！”小和尚听见此话，一个个全将兵器扔下，一齐跪倒求饶。展爷说：“我恕了你们罪名，可不许逃窜，就在此处等候。”众小和尚应允，一声情甘愿。就有那机灵的，暗暗逃走；有那些疯愚的，仍然在此

处等候，一步儿也不敢挪。大概逃走的极多，待北侠回来，已然开发了这些小和尚。小和尚他们大伙又给北侠磕了一阵子头。北侠问小和尚：“你们可知道，姚三虎驮来的少妇碰死台阶石上，尸骸现埋在哪里？”内中有一个人说：“埋在后头院大楸树底下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们出去找地方去。”又叫人把姚三虎搭过来。可巧一个小和尚没死，就有几个带伤的，只当姚三虎死了呢！又叫人去客堂里边，把床底下两个小和尚搭来。北侠教把两个小和尚口中塞的物件拉出来，绑他们的带子解开。说：“你们也不必害怕，也不用跑。无非另请住持，你们仍然在庙内。”众小和尚无不欢喜。又把屋中那些妇女尽都放了。北侠说：“俱是良家的妇女，无非被和尚抢来。你们大家，有亲戚的投亲，有故友的奔故。你们自己的东西，仍然还是自己拿着。”这一句话呀，积了大德了。这些妇女们磕了一路头，打点她们的行囊包裹，大家拾夺利落，就此起身。

不多一时，地方进来。他也俱都不认识。有人给他引见了，说：“这是颜按院那里展护卫大人，奉大人谕出差。”就把庙中已往从前之事，细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你派你们伙计，一边上杨家店子，一边上王家陀，把杨大成、王太找来。”又把姚三虎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地方一瞅认得，说：“姚三，你作的好事！”展爷问地方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回答道：“小的叫王福儿。”立刻大众到了楸树底下，看了又看，果有个埋人的土印。复又回来。地方找伙计给王、杨两家送信。那天的晚饭，就是小和尚给预备的。天交二鼓，王、杨两家全到。路上早已把这个事听明白了。进门来，先给北侠等磕了一路头。北侠带着他们到后边，看了看埋人的所在。两家恸哭了一场。

展南侠说：“为人为到底，我同着他们上衙门走一趟。”北侠说：“展大弟，只是你多辛苦了。”展爷说：“这有何

妨！”押解着姚三虎。带着几个年老的和尚，整去了两天，展爷才回来。北侠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展爷说：“见了县台，说明此事。县台另派住持僧人，将姚三虎定了绞监侯的罪名。庙中小和尚仍然不动，不追前罪。庙中香火地二十顷变卖，立节烈坊，埋葬杨王氏。准其杨家再娶，杨、王两家不许断亲。无论什么人家女儿，过门后认为义女。当堂批断金箍头陀邓飞熊，案后访拿。”北侠听了大乐。少刻，本县的县太爷派四衙前来，奉县太爷谕，带着本庙的方丈，查看庙中有多少物件，多少香火地的文书。查看明白，见县太爷回说。三位爷见他们一来，告辞起身。大家送出庙来。

又走了一天，猛然间尘沙荡漾，土雨翻飞。又是一宗诧异之事。

若问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三回

## 夹峰山施俊被掠 小酒馆锦笺求情

诗曰：

到处为人抱不平，方知三侠是英雄。

数怀薄酒堪消渴，山望夹峰足暂停。

且说众位离了清净禅林，晓行夜住。那日正走之间，见前面黑巍巍、高耸耸、密森森、叠翠翠一带高山阻路。北侠问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不知是什么山？”丁二爷说：“别是夹峰山吧？”北侠说：“能这么快就到了夹峰山？他们说到夹峰山，就离武昌府不远了。”忽然打那边树林中出来了一位樵夫，挑了一担柴薪。他头戴草纶巾，高挽发髻，穿蓝布裤褂，白袜花绷腿，黑黄脸面，粗眉大眼，年过三旬。展爷过去，抱拳说：“这位樵哥请了。”那人把柴担放下，说：“请了。”展爷说：“借问一声，这山叫什么山？”樵夫说：“这叫夹峰山。”展爷说：“这可是奔武昌府的大路？”樵夫说：“正是。”展爷说：“借光了。”樵夫担起柴担，扬长而去。

他们三位看见前面有一伙驮轿车辆，驮子马匹走得尘土高飞。绕山而行，又走了不远，丁二爷看见道北里一个小酒馆，说：“二位想喝酒不想？要想酒喝，咱们在此处吃些酒再走。”北侠百依百随，展爷也愿意歇息歇息。北侠说：“很好，咱们

吃杯酒再走。”就奔酒铺而来。到了铺中，原来是个一条龙的酒铺。直奔到里，靠着尽北头一张桌子三条板凳，三人坐了。伙计过来说：“你们三位吗？”丁二爷说：“不错，我们三个人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可是村薄酒。”二爷说：“村薄酒就村薄酒，可是论壶？”伙计说：“不错，论壶。”丁二爷说：“先要三壶。”伙计答应，拿过四碟菜来：一碟卤豆儿，一碟豆腐干，一碟麻花，一碟白煮鸡子儿，外带盐花儿。二爷说：“就是这个菜数？”伙计说：“就是这个菜数。”二爷说：“没有别的菜数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别的菜数。本是乡下的酒馆，就是这个菜数。”北侠说：“就吃这个吧！要吃荤的，上店内吃去。”二爷说：“就是吧。”少刻，把酒烫来，每人一连喝了三壶，终是没有什么菜数，商量着也就不喝了。

打算会了酒帐，就要起身。忽然慌慌张张打外头跑进一个人来。三位一看，那个人手拿着头巾，岁数不大，二十上下的光景。面有惊慌之色。身穿蓝袍，白袜青鞋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眼含痛泪。进了酒铺，二目如铃，口说道：“我渴了，哪里有凉水？我喝点。快着！快着！”过卖说：“在家伙隔子后头，有大白口缸，缸内有一个瓢子，拿瓢子舀了水自己喝去。”说毕，用手一指。那人直奔缸去，将要舀水。北侠见他神色忙迫，必然是远路跑来，倘若跑得心血上攻，肺是要炸的；若要喝下冷水去，炸了胸，这一辈子就是废人了。北侠用手揪住说：“你别喝冷水，我们这里有茶。”那人说：“不行，热茶喝不下去。我渴得难受。我喝完水还得报官去哪！我们相公爷，连少奶奶，带姨奶奶和婆子、丫环，驮子马匹，金银财宝，全教给他们抢了去了！”北侠问：“什么人抢去？”回答说：“是山贼。”又问：“山贼在哪里？”回答：“就是这个夹峰山，有山大王、喽兵，把我家少主人掠去。”北侠又问：“你

上哪里去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去告状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上哪里告去？”又回答：“我打听属哪里管，我找他们这里州县官去。他得好好地与我拿贼。不然，他这官不用打算着作了。”北侠笑说：“你们有多大势力，本地州县官给你们家去捉贼人哪！”那人说：“我可不是说句大话，襄阳太守是我们少爷的岳父；长沙太守是我们少爷的二叔父。”北侠说：“你家相公是施俊，施相公么？”那人瞅着北侠道：“不错，我少主人是施俊，施相公。你怎么认得？”北侠一惊说：“有个艾虎，你听见说过没有？”那人说：“那是我们艾二相公爷。此时要有他老人家可就好了！你老人家知道他在哪里不？”北侠说：“你放心，有我哪！艾虎是我的义子，我听他说道，与你家少主人结拜。你叫什么书童儿？”书童说：“我也听见我们施相公说过，艾二相公爷的义父是北侠爷爷。”

原来书童就是锦笺，因在长沙遇难，有知府办明无头案。假金小姐丫环，邵二老爷的主意，就与公子成亲。后来才与金大人那里去信。正是父女、母女在黑狼山下相认。以后到任，王夫人带着金牡丹与老爷说明，要上长沙见见那金小姐是谁，金知府也就点了头，叫她母女带了婆子、丫环等到长沙，佳蕙就上了吊了。多亏锦笺报与相公爷知道，方才解将下来。也对着金小姐宽宏大量，倒是苦苦地解劝。又是邵二老爷的主意，真的也在此处完婚。有百日的光景，施大老爷来信，病体沉重，急急的回家，若要来晚，大意爷命就不保。故此施俊、金小姐金牡丹、佳蕙一同起身，好在小姐与佳蕙不分大小；佳蕙也好，不忘小姐待她这个好处。三个人十分和美。驮子上有许多的黄白之物。这个驮轿坐的是金牡丹，那个驮轿是佳蕙，马上是施俊。

引马是书童儿锦笺。将到山口，有锣声响。不多一时，寨

主喽兵全出来了。寨主大醉，三四十喽兵出山口，就把书童儿吓得坠马，装死不动。见喽兵赶驮子上山，连相公俱都被捉。锦笺就跑，跑不甚远，口干舌燥，奔了酒铺求口水喝，被北侠揪住一问方知。书童儿也知道北侠，急忙跪下与欧阳爷叩头。又问：“那二位是谁呀，爷爷？”北侠笑道：“说这孩子真聪明！也罢，与你见见。这是茉花村的丁二爷，这是常州府展护卫老爷。”

锦笺与二位叩头说：“三位爷爷，求你们三位搭救我主人，不知行与不行？你们三位若肯看着我们艾相公爷，能格外恩施，要全将我们相公、少奶奶救出来。不但我，就是我们家的老爷，一辈子也忘不了几位爷爷的好处。”丁二爷先说：“你也不用去报官。我也不是说句大话，不论哪山贼寇，顶生三头，肩生六臂，有姓丁的一到，准能把他那山寨碎为面粉！”立刻就把过卖叫来算帐，急给了酒钱，就催着南侠、北侠起身。

欧阳爷拦住说：“不可。”随叫过卖问道：“伙计，我问你这座山可是夹峰山不是？”过卖说：“是夹峰山。”北侠问：“此山有多少山贼？”伙计说：“这座山先前一个山贼也没有。如今日子不多，有了山寇。听人说，有三个山王寨主，喽兵共有四五十人。可也不伤害过往的行人，也不抢男掠女，也不放火杀人，也不下山借粮。山上可是有贼，这一方没报过案。”丁二爷说：“你们别是一手儿事吧？这里现有他家的相公、少奶奶连婆子、丫环都抢上山去了。你还说不劫夺人！”过卖说：“爷台你真会说，我们这小铺多了没有，正开了三四十年，与山贼同类，早就教官人办了，能到如今？”北侠说：“你不用听我们二爷的。我问你，这山上寨主姓什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过卖说：“我们要说出来，更是一手儿事了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不必多心，我向你打听打听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里是个酒铺，

在此喝酒的，常提他们。听人家说，大寨主叫玉面猫展熊飞。”这三人听了大笑，问道：“怎么是玉面猫展熊飞？这二寨主哪？”回答说：“叫彻地鼠韩彰。”三人听说叫彻地鼠韩彰，问：“三寨主哪？”回答道：“三寨主不大记得了。”丁二爷说：“这可不能不管这个事了。”展爷说：“你们不管，我也得要管。不然，这事到了京都，我应该奏参。”给完了酒钱，多给了些伙计的零钱。

三位出来，带着锦笈。书童暗喜，想着相公有了救星了。水也没喝，也不渴了，跟着就走。拐了两山弯，北侠叫他带路找山口。书童答应。正走之间，见太阳西垂，东边一片松柏树，对着日色将落的时候，照定松树，碧英英的好看。耳边忽然有人念声无量佛：“原来是三位施主，贫道稽首。”三人闻声四顾，见一段红墙，有个朱红的庙门。高台阶上站定一位老道，看着有些奇怪：穿一件银灰色的道服，银灰色的丝绦，银灰色的九染纯阳巾，迎面嵌白玉，双垂银灰色飘带，登一对双脸银灰道鞋，白布袜子，手拿拂尘，面如美玉，两道细眉，一双长目，皂白分明，五形端正，唇似涂朱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轮，三络短髯，细腰阔背，精神足满，透出了一派的仙风道骨。他念了声无量佛。北侠一见，暗暗的就有几分喜爱。见他念了一声佛，说：“三位侠义施主，焉有过门不入之理。请在小观吃杯茶。”北侠听那人称三位侠义，只当认得丁、展二位。丁、展二位以为老道认得北侠哪。三人对猜，故此全是异口同声说：“道爷请了。”老道再三谦让，三位也就点头进了庙门。

众人直奔鹤轩，连锦笈也进了屋子。三间西房，迎门一张佛桌，悬着一轴纸像，是一位纯阳老祖。桌上有五供，铜香炉内有白檀。三位落座。道爷在对面相陪，言道：“未能领教三位施主贵姓高名，仙乡何处？”欧阳爷自思：“原来老道全不

认得，假充熟识。”北侠说：“道长爷，若问弟子，我乃辽东人氏，复姓欧阳，单名一个春字，人称北侠，号为紫髯伯。”道爷一听，又念声无量佛：“原来是欧阳施主，小道人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自恨无福相见。今日得会尊容，实是小道的万幸！无量佛！这位哪？”展爷说：“小可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人氏，姓展名昭，字是熊飞。”老道大笑说：“原来是展护卫老爷，可称得起朝野皆知，远近皆闻，名昭宇宙，贯满乾坤。今日光临小观，蓬荜生辉。无量佛！这位呢？”丁二爷说：“我乃松江府华亭县茱花村的人氏，姓丁，双名兆惠。”道爷说：“原来是双侠！贵昆仲之大名，谁人不知，哪人不晓，名传天下，四海皆闻。今日三位大驾光临，真是小道之万幸！无量佛！”唤小道献茶。北侠问道：“弟子未能领教道长仙爷的贵姓？”老道说：“小道姓魏，单名一个真字。”北侠说：“莫不是人称云中鹤魏道爷就是尊驾？”老道回答说：“正是小道的匪号。”北侠说：“原来是魏道爷。弟子也是久闻大名，只恨无福相会，今日在观相逢，是我等不幸中之大幸矣！”说毕大笑，暗看展、丁二位。一眼就知道沈中元与他是师兄弟。他在此处，不必说沈中元定在他的庙内，掩藏着了大人的下落。

到底真相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四回

## 夹峰山锦笈求侠客 三清观魏真恼山王

词曰：

双侠性情太傲，南北二侠相交。  
扶危救困不辞劳，全仗夜行术妙。  
今日偏逢老道，亦是当世英豪。  
夜行术比众人高，鹤在云中甚肖。

且说北侠听了是云中鹤，不觉暗暗欢喜。知道沈中元与他是师兄弟，他寄居在此庙，沈中元必在庙中。纵然他不在此处，老道必知他师弟的下落，可就好找了。暗与二位弄了一个眼色。丁、展二位也想，在这里了。

北侠又问道爷说：“我久闻你们贵师兄弟是三位哪。”老道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施主何以知之？”北侠说：“你们三师弟，与我们弟兄们都有交情。与我们蒋四弟、白五弟偏厚，故此久闻大名。方才说过，今日见者道爷是我们的万幸！我等正有一件大事为难哪！见着道爷，可就好办了。”云中鹤说：“我可先拦欧阳施主的清谈。就为我们这两个师弟，我才云游往山西去了一次。整整的住了十几年的工夫，交了个徒弟，并且不是外人。”北侠问：“什么人？”回说：“就是陷空岛穿山鼠徐三老爷的公子。我见着他在铁铺门外。此人生得古怪，黑紫脸

膛，两道白眉毛，连名字都是贫道与他起的，叫徐良，字是世长。我想当初马氏五常，白眉的最良，故此与他起的名字。如今武艺不敢说行了，十八般兵刃与高来高去，夜行术的工夫与暗器，又对着他天然生就的伶俐，现今在山西地面很有些个名声，人送了一个外号，叫山西厢，又叫多臂熊。自己生来挥金似土，仗义疏财，倒有些个侠义肝胆。”北侠等三位听了大喜，说：“徐三爷一生天真烂漫，血心热胆，忠厚了一辈子，积了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后人。”

南侠问：“道爷由山西几时到此？”道爷说：“到此三清观半载的光景。住在这座小观，我是总不出门，方才心中一动，得到庙外，正遇三位，实是有缘。”丁二爷同道：“你虽不出门，你必知晓师弟在于何处？要在你的庙中，都不是外人，自说出也无妨碍。”魏道爷说：“我方才说过，是为我两个师弟走的。如今可不是我推干净，自打我到庙中，并没见着我的师弟。慢说在庙中，就是连面也没见。若有半字谎言，必遭五雷之下。”北侠急忙拦住说：“道爷不可往下再讲了。”魏真说：“我倒要与众位打听打听，我们那下流的师弟，作的是什么事情？”北侠说：“看你这个人，不是不诚实人，又与我们徐三弟是亲家，若非如此，可是不能告诉与你。”魏真说：“我师弟若要作出大不仁的事来，我必要当着众位之面，将他处治，诸位可就知晓我这个人如何。”说毕，北侠就将沈中元之事，一五一一个地细述了一遍。云中鹤一听，愣了半天，说他罪犯天庭，早晚将他拿住，准是刚罪。又问说：“我们三师弟近来如何？”北侠说：“他倒好了。”一提如今改邪归正的事情，魏老道点头说：“这还算知时务的哪。”

北侠又说：“别者不提。魏道爷你在此庙，不是也有一半月了？”回答：“半载有余。”欧阳说：“常有一句说的好，

大丈夫床下，焉许小人酣呼！”魏真说：“欧阳施主，何出此言？”北侠说：“你在庙中闭门不出，你也不曾听见有人说你这个对面山上的贼人吗？”云中鹤道：“施主此话差矣！对面山上，虽然有贼，并不杀人放火，不下山借粮，不劫夺人。”北侠听了大笑说：“好个不劫夺人！大约着是没钱的不劫！”魏真说：“贫道敢画押，他们要敢劫人，我愿输三位一个东道。”北侠说：“好。”就把锦笺叫过来说：“道爷问他。”魏真便问书童。书童就把以往从前细说了一遍。魏老道觉着面上发赤。三位侠客齐笑。道爷说：“三位不必笑。贫道言语不实，少刻我到山上看看。如有此事，若不杀了这三个人，贫道誓不为人！”北侠说：“他们是个山寇，道爷你如何管得了哪！不劫人，山中吃喝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你们三位不知，那个大寨主，是我的拜弟。我教他们占在山上，等着遇机会之时，入营中吃粮当差，也是好的。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”北侠问：“大寨主与你是拜兄弟？”老道回答：“正是。二、三寨主不是一拜，他们三人一拜。”北侠问：“道爷你与玉猫展熊飞是一盟？”魏真说：“欧阳施主何出此言？”北侠说：“大寨主不是展熊飞吗？”老道说：“这是什么人说的？”北侠说：“我们听着酒铺中的传言。”老道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丁二爷问：“他倒是姓什么？”回答：“姓熊，叫熊威，外号人称玉面猫。”丁二爷说：“玉面猫熊威，玉猫展熊飞，这个音本不差什么。必是外头人以讹传讹。”南侠说：“那个彻地鼠，大概也不是韩彰了。”回答：“不是。叫赛地鼠韩良。”北侠说：“这也是以讹传讹，彻地鼠韩彰，赛地鼠韩良，音声不差什么，故此传讹。”又问：“那三寨主叫什么？”道爷说：“叫过云雕朋玉。他们大爷，我们一拜。因何缘故？山中先有一个贼头，有三十多人，劫他们三个人来着，教熊威杀了贼头。

那些个小贼跪着求三位为寨主。熊威不肯，朋玉愿意，三人就为了寨主。我那日知道，要将他们哄开此处，不想见面，他们苦苦地在我眼前央求。我看着此人倒是一派的正气，应了我几件事情：不借粮，不劫人等。可是我管他们山中的用度，故不敢违我的言语。我许下他们三个，倘若有机会，教他们与国家出力。”北侠说：“如今劫人必有情由。”老道说：“今日必要看看此事，要真，必杀了三个小辈。”

北侠暗想：“老道自己去，上山没人见着，知道他们背地里说些什么？要去，自己同着他去方妥。”想毕，说：“道爷要上山，我与道爷一路前往，如何？”老道听了，说：“甚好。贫道与欧阳施主一同上山。”锦笺在旁说：“三位爷爷，天已不早了，工夫一大，可怕寨主把我家的相公杀了。纵然就是到了山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岂不悔之晚矣！”老道说：“童儿放心。他们要敢杀了你家相公，我杀他们三个人与你家相公偿命，绝不能在你跟前失言。”锦笺也不敢往下再说了。

道爷备晚饭给大家吃了。吃毕之时，点上了灯火。童儿又说：“天不早了。”丁二爷说：“欧阳兄同着道爷去。”北侠点头。丁二爷说：“既是兄长同着道爷去，我们哥两个在庙中等候，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一同前往。”北侠就有些不愿意，怕的是与老道初逢乍见，听说这个云中鹤夜行术工夫很好，倘若要走上路，老道兴许较量脚底下的工夫如何。倘若赢了他便罢，要是输给他，一世英名，付与流水。所以踌躇的就是这个，不愿意教丁二爷一同前去，说道：“二弟与展大弟，你们三位就不必去了。”展爷本就不愿意去，听着北侠一拦，正合本意。丁二爷不答应，一定要走。他倒非是要去，他惦记者与老道比试比试脚底下夜行术的工夫如何。北侠也就不阻拦了，对着老道在一旁说：“有他们二位一同前往，岂不更妙。”老道的意

见，也是愿意与他们三位比试比试夜行术的工夫，故此紧催着他们二位一同前往。说毕，大家拾夺。

老道回到里间屋中，更换衣巾。少刻出来，北侠一看，暗暗吃惊。什么缘故？是老道换了一身夜行衣靠，这身夜行衣靠与众不同。别人夜行衣靠皆是黑的，惟独魏真这身夜行衣靠是银灰的颜色，身背宝剑。怎么老道是银灰的衣靠？就是他这个云中鹤的意思。在他这衣服袖子底下，有两幅儿银灰的绸子。不用的时节，将它叠起来，用寸排骨头纽将它扣住。若用之时，将两幅绸子打开，用手将绸子拉住，从山上往下一套，借绸子兜风之力，也摔不着，也系不着。要有一万丈高可不行，无非是人蹿不下来的，他就可以蹿得下来。说他这双手一抖，两片绸子一扇，与两个翅膀儿相仿，对着他银灰的颜色，类若一只仙鹤，因此就送了他这么一个外号。北侠见人家是夜行衣靠，自己是箭袖袍、薄底靴子，论利落输给人家了。

二爷一瞅，老道也背着宝剑，他就有些个不愿意。他也并不知老道那是一口什么宝剑，他也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自己就知道各人祖传的那口宝剑，横竖天下少有。就把自己的那口宝剑，拉将出来，说：“道爷，你也是使剑，我也是使剑，你看着我这口剑，比你那剑如何？”说毕，就将自己那口剑递将过去，教老道一看。北侠就瞪了二爷一眼，南侠也觉着心中不愿意。人家一个出家人，这何苦，考较人家作什么？云中鹤更觉得不悦了，心中暗道：“你我彼此初逢乍见，我哪点待你们也不错，为什么拿宝剑考较我，什么缘故？”微微的冷笑，用手接过来一看，冷森森的寒光，灼灼夺人的眼目。并不用问，老道就说出来了，说：“此剑出在战国时节，有个欧冶子所铸。大形三，小形二，五口剑。此乃是头一口，其名湛卢，切金断玉，好剑哪，好剑！”二爷说：“魏道爷可以。”魏真说：“不

定是与不是？”似乎一口剑没盘住人家，就不必往下再问了。二爷接过自己的剑来，又把展南侠的拉将出来，递与老道去看。道爷接剑一笑说：“怪不得二位成名。这两口宝剑，世闻罕有，称得起是无价之宝。此剑与方才阁下的那口剑，是一人所造。这是小形二，第二口，其名巨阙，也是善能断玉切金。”二爷见人家说出剑的来历，叫出名色，觉得脸上发赤，把宝剑接来，交与了展爷。二爷暗想：“这个老道善能识剑，我把欧阳哥哥的拿来，大概就把他考问住了。”随即就将北侠的亮将出来，交与老道。北侠大大不乐。二爷又说：“道爷，你看看这把刀怎么样？”魏真说：“此刀出在后汉，魏文帝曹丕所造，共是三口。这口刀纹似灵龟，其名就叫灵宝。还有一口刃似冰霜，其名叫素质。还有一口彩似丹霞，其名叫含章。这三口刀，俗呼又叫七宝。小道无知乱谈，不知是与不是？”北侠连连点头说：“道爷真乃广览多读，博学广记，名不虚传。”老道微微一笑，就把自己的那一口剑从背后拉将出来。这一亮倒不大要紧，就把下回书白菊花故事引出来了。

要问老道宝剑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五回

## 出庙外四人比武献艺 到山上北侠大显奇才

词曰：

自古能人不少，个个皆要虚心。  
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到处自当谨慎。  
谈剑几乎被困，夜行又不如人。  
幸有北侠技艺深，才使老道相信。

且说老道把自己宝剑拉将出来，说道：“无量佛！丁施主请看，小道这里有口宝剑。”丁二爷一瞅，老道的这口宝剑也是光华夺目，冷气侵人，寒光灼灼。二爷吃惊不小，知道老道这口宝剑，也是无价之宝。自己连刀带剑考问了人家半天，老道一一应答如流，说的是一丝儿也不差。老道又有这么一口宝剑，若要接将过来，说不出剑名，岂不被他人耻笑！暗暗的一急，就鼻尖鬓角见汗。无奈，只可叫道：“欧阳哥哥，你看这口宝剑如何？”

北侠心中暗道：“这都是你招出人家来了。你若不考问人家，人家必不考问于你。这就叫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脚。此时若有智贤弟在此，无论什么刀剑，他俱都认识。如今你把老道招将出来，我可实实不行。”丁二爷一瞧北侠摇头，即知道不好。又向展爷说：“你看此口剑如何？”展爷并不用手接将过去，

只是微微的冷笑说：“好剑哪，好剑哪，好剑！此可真是宝物。”老道说：“请问此剑，虽微末之物，可有个名色没有？小道在施主跟前领教领教。”丁二爷此时急得站立不住，张口结舌，这时候恨不得有一个地缝儿都钻了。展爷看他这般光景，心中不忍，连忙说：“道爷，此剑在道爷手中，是一口哇，是两口？”老道一听，就知是大行家。老道说：“就在小道手中一口。”展爷说：“此剑乃雌雄二剑。此是一口雄剑，其名叫蟠虹。还有一口雌剑，其名叫紫电。既不在道爷手，可曾见过没有？”老道说：“虽然不在小道手，见可是见过，提起来话长。当初那时节，相爷上陈州放粮的时候，在陈州看过一次。这天白昼之时，铡了安乐侯庞星，到了夜晚三更十分，我亲身去到公馆，到底要看看这位阴阳学士是怎么样的忠臣。将一到里面，看见东房上一个人，上房上一个人，包公在屋中端然正坐，另一番的气象。就听上房上的那人说：‘好清官！’转头就走。我随后就追。追来追去，追至一个树林，他窜将进去。我在后面跟随过去。原来是一个坟地。那人扭转身躯，问道：‘什么缘故，追赶于我？’后来我们两个谈论起来，他可是个绿林。这人极其好，姓燕，叫燕子托，就是陈州人。他有口紫电剑。”展爷说：“这么些个年的事情，想不到说到一家来了。那日晚晌，东房上爬着的就是我。我在暗地里保护着包大人。就听见正房上头说道：‘好清官！’西房一人追赶下去，不知是谁。直到如今还纳闷呢！但不知这个燕子托，此人还有没有？”云中鹤说：“此人早就故去了。”展爷问：“他的后人如何？”老道说：“他的后人，大大的不肖。此人叫燕飞，有个外号，人称叫烛影儿，又叫白菊花，一身的好工夫，双手会打镖，会水。在绿林之中任意纵横，到处采花。不拘哪里采花作案，必要留下他这个白菊花的记认。”展爷听毕，说：“道爷，这剑

早晚必要归你的手中。这乃是宝物，总得有德者居之，德浮者失之。似燕飞这样不肖之子，如何能在他手中长久得了。”老道一听，说：“贫道也不能有那样的福份。”列公，这一段论剑的节目，一者为显出云中鹤之能，二则为引出白菊花，为下文伏笔。还是闲言少叙。

丁二爷此时也觉着心中好过了。他想着，我们三个人，横竖没有被你考问住。他倒把老道恨上了，说：“天气不早了。”催着起身。老道把宝剑收入匣内。锦笺给大家磕头，教众位搭救他家主人。老道教小老道看家。并不用开山门，几位都是越墙而出。到了外边，看见山了，可是望山跑死马。走了不多一时，丁二爷就急了，上前道：“咱们这么走，得几时到了山？不如咱们平平地画上一个道，谁也不许过去，全是施展夜行术。”

于是拉齐了，吧的一跺脚，一齐接力走。不上二里，已经把丁二爷、展南侠丢在后头，北侠就觉得脸上发烧，暗暗说道：“不教你们两个人来，一定要来，输给人家老道了。”尽管北侠心中难受，脚底下仍然是不让。可又不把老道丢多远，总赢着他一步，也不多也不少。老道想着，依然赢着那两个，就算赢着北侠了。他们净仗着狐假虎威，以多为胜。一看一步，一按劲就过去了。无奈一件，可就是过不去。他见北侠一慢，这里气往下一砸，脚底下一按劲，心想着就要过了北侠。焉知道北侠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已经三个输了人家两个，自己怎么也是不肯教他越过去。这一气跑了有四里地。再回头瞧瞧展南侠，看不真切了，北侠假装着歇歇带喘说：“道爷，我可不行了。我这肉大身沉，论跑实在不是你们的对手。输了，输了。实在不行了。”云中鹤说：“欧阳施主，算了吧，还是我输了。”道爷见他嘴中嚷输了，脚底下不止，仍然是跑。老道也跑得吁吁带喘，这才把步止住说：“欧阳施主，我不行了。”北侠见

他收住步了，自己这才收住步说：“不行了，可把我累坏了。道爷，咱们在这里歇息歇息。”

云中鹤揩了揩脸上汗，缓了半天，这才缓过这口气来，暗暗地佩服北侠。待等丁二爷、展南侠到，展爷说：“道爷好精工夫，我弟兄二人实在惭愧惭愧。”老道说：“哪里话来！要论工夫，还是欧阳施主。”北侠说：“道爷不要过奖了。”老道说：“这是夹峰后山。若要走头里，奔寨栅栏门甚远。若由此处登山而上，极其省路。可不知欧阳施主。你走山路如何？”北侠说：“我就是怕山。”说得个云中鹤欢喜非常。暗道：“平坦之地，虽然输给北侠，设若山路赢将回来，也转转面目。”北侠一看，说：“没有道路，如何上得去？”云中鹤说：“无妨，我在前边带路。”北侠只好点头说：“道爷，你可慢慢地走。”老道指了指南侠他们的道路，顺着边山扑奔寨栅栏门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北侠、云中鹤。老道在前，北侠在后。见云中鹤嗖的一下，蹿上约有八尺多高。回头叫着欧阳施主，北侠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爬。说：“这还了得！又没个道路，没有安脚的地方，如何上得去？”云中鹤一听，更觉得喜悦了。随走随叫，后来直听不见声音了。云中鹤知道已将北侠甩远，自己蹭蹭地直往上爬。十程爬了约有七程了，他料着北侠爬了连二程没有，又大声叫道：“欧阳施主！”忽听他脑门子上头有人答话说：“魏道爷，我在这呢！你这么倒在底下。我反倒走到你头里了呢！”云中鹤翻眼往上一瞅，就见北侠离着他总有十丈开外，暗暗忖着：“他怎么上去的呢？哎呀，我上了他的当了！别人说过他是两只夜眼。他如果生就两只夜眼，我如何是他的对手！”北侠那里说：“都是魏道爷你出这个主意，咱们走山走得我口干舌燥。这个酸枣树上有干酸枣儿，我在这里吃哪，甚

是解渴。道爷你上这里来吃点儿，解解渴。”云中鹤说：“我不行。”

论走山，云中鹤没有个敌手，可巧遇见北侠了。北侠这爬山本领是在辽东地面练的。那里的贼聚众就抢，一遇官人就跑，往大山大岭上跑。一过山岭，就是好人。北侠作守备的时候，衙门后头有座大山，见天早晚净练跑山。练得跑山如踏平地一般。官也不作了。如今魏真拿跑山赢北侠，如何行得了。再说北侠是三宝护身：一世童男，宝刀，夜眼。云中鹤是二宝护身：一世童男，一口蟠虹剑，不是夜眼。

两个人到了一处，一同再往上走。北侠又告诉道爷：“叫着点儿。”魏真不信了。到了山顶，北侠特意叫魏真瞧瞧他这个眼力如何，手搭凉棚，往对面一看说：“那边黄琉璃瓦，是什么所在？”老道说：“你把黄琉璃瓦都看见了，真是夜眼。那个就是玉面猫熊威的后寨，是他妻子住的所在。”北侠一听，一皱眉说：“既是玉皇阁，怎么又说是他妻子住的所在？”魏道爷说：“这件事情，那个兄弟实在的办错了。皆因熊贤弟上庙中去，一日没回山。赛地鼠韩良他想着，有喽兵，又有他嫂嫂在前寨，男女混杂，实在不便。他就将玉皇阁的神像派人搬出去，扔在山涧。把玉皇阁拾夺了一个后寨，教他嫂嫂在那里居住。待我送我盟弟回山，他已经把那事都办妥当了。待我看见之时，我说：‘你这是一个大错处。’我劝我盟弟，断不可教我弟妇居住。据我看，他们日后要遭横报。”北侠说：“这个人也就太浑了！”不然，怎么后文书二盗鱼肠剑时候，在团城子里头，先死了个玉面猫熊威，又死了个赛地鼠韩良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三位随说随走，过了一道小山梁，就到了后寨。云中鹤说：“咱们不可打此处进去。因何缘故？这里有弟妹居住。”北侠

说：“你在前边引路，你说从何处走，我就跟着你何处走。”两个人贴着西边的长墙，一直朝正南走了半天。云中鹤说：“由此处进去。”两个人蹿上墙头，往里一看，并无行走之人。飘身下来。云中鹤在前，北侠在后，直到了聚义分赃庭的后身。云中鹤用手一指，低声说：“到了，就是此处。”两个人蹿上房去，一跃脊，蹿在前坡。二位趴伏在房上，伸手把住了瓦口檐头，双足一踹，两脚找着了阴阳瓦垄。往下探身一看，天气已热，正看见屋内三家寨主：居中的是玉面猫熊威，七尺身躯，一身素缎衣襟，面若银盆，细眉长目，鼻直口阔，正居中落座，到倒有一团的威风；上垂手一人，青缎衣襟，身躯六尺。面赛姜黄，立眉圆眼，上形小，菱角嘴，已经酒到十分，就是赛地鼠；再瞧过云雕朋玉，身材矮小，可是横宽，一身墨灰的衣裳，面似新瓦，粗眉大眼，狮子鼻，火盆口，他那里嚷说：“二哥，你作的都是什么事情？要教老道知道，咱们全都得死！再说，这里头有妇女。咱们哥们也不要这个名器！”赛地鼠说：“又没难为妇女，交给嫂嫂了。要爱她们，就留下使唤。要不爱她们，就将她们放下山去。”正说间，由后边跑过两个人来嚷说：“寨主爷，可别杀那个相公！是咱们的恩人。”

若问是什么恩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六回

## 熊威受恩不忘旧 施俊绝处又逢生

诗曰：

曾见当年鲁母师，能无失信与诸姬。

拘拘小节成名节，免得终身大德亏。

凡人立节立义，全在起初。些须一点正念，紧紧牢守，从此一念之微，然后作出大节大义来，使人钦敬佩服。不信，引出一位母师来，列位请听。

母师者，鲁九子之寡母也。腊日岁祀礼毕，欲归私家，看看父母，因与九子说知。九子俱顿首从母之命。母师又叫诸姬，嘱之道：“谨守房户，吾夕即返。”诸妇受命。又叫幼子，相伴而归。既归，阅视私家事毕。不期这日天色阴晦，还家早了。走至阁门之外，便止不行。直等到天色傍晚，方才归家。不期有一鲁国大夫在对门台上看见，大以为奇。因叫母师问道：“汝既已还家，即当入室。为何直挨至傍晚，方才归家？此中必有缘故。”母师答道：“妾不幸夫君早卒，独与九子寡居。今腊日礼毕事闲，因往私家一视。临行曾与诸妇有约，至夕而返。今不意归早。因思醉饱娱乐，人之常情。诸子诸妇在家，恐亦未能免此。妾若突然入室，使她们接待不及，坐失礼仪，虽是她罪，然思致罪之由，则是妾误之也。故止于阁外，待夕

而入。妾既全信，诸妇又不致失礼。不亦美乎？”鲁大夫听了，大加叹赏。因言鲁穆公，赐母尊号曰：“母师。”使国中夫人诸姬皆师之。君子谓母师能以身教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熊威不枉负英雄，遇得恩情尚报情；  
纵作山王为叛逆，亦知德怨要分明。  
大仁大义说施昌，贿买亡徒不死亡；  
始识救人人救我，好心肠换好心肠。

且说劫夺了施俊的驮轿车辆等，不是熊威与朋玉的主意，都是韩良一人的主意。皆因酒吃的过量，无事之时，常有喽兵蛊惑：为山王寨主，应当论秤分金，计斗分银，寨主讲究吃人心麻辣汤。韩良就记在心里了。

他们三位得了山寨之时，山中原有些财帛。熊威的主意，大家都分散了。又遇着老道，不教他们下山借粮。两气夹攻，山中就苦了。老道往山上供日用，也是三四十人吃饭，固然很丰富，纵有些个银钱，慢慢的也就垫干了。这日韩良大醉，就把施俊劫上山来。可有一样好处，不许喽兵污辱人家的妇女。就把女眷交与后寨服侍夫人，由她们大家作一个使唤人，听后寨使唤。所有男子，都捆将起来，等着挖心吃麻辣汤。

皆因后寨夫人吴氏，见着金氏娘子品貌端庄，是一团的正气。问明了家乡姓氏籍贯，赶着就把金氏娘子搀于上座，自己倒身下拜。把金氏娘子吓了一跳，又细问她的情由。

原来玉面猫熊威他先前作的是镖行买卖，皆因是与本行人闹了口气，立志永不吃镖行。后来自己落魄，病在店中，衣不遮体，食不充饥。店中伙计与他出了个主意，在武昌府卖艺。每天总剩十几串钱，就在三四天的工夫，也换上衣服了，也存下钱了。那日又出去卖艺。本处的地方与他要钱，他给二成帐，

地方不答应，要平分一半；还不是净分当日的，并且要平分那前几天的钱。彼此口角分争，三拳两脚把地方的那条小命送归西天去了。这一结果了地方的性命，如何是好？又走不了。可巧遇见兰陵府的知府，施昌施大老爷卸任坐轿走道那里，看见熊威的体态，问了从人，当时没教他们交县。晚间教老家人重贿了狱卒，打点了上下手，让熊威自己越狱出来。临行老家人还赠了他十两银。他又问了老家人的名姓，问了老爷的原籍，并且问老爷跟前几位公子，都叫什么名字，日后好报答活命之恩。自己冲着老爷那里磕头谢了恩，又给老家人磕了头，方逃命去了。到后来居住此山，他的家小焉能不知。

可巧这日问起金氏来。金氏看着这个压寨夫人也是一团的正气。金氏就将自己婆家、娘家姓氏籍贯，说将出来。吴氏一听，方知是恩人到了，自己参拜了一回。复又打发婆子急与寨主爷送信。婆子急忙出来，找着喽兵告诉明白。喽兵飞雁相似的往头里跑，喊道：“寨主爷，别杀那位公子！那是恩人。”

总论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其实论施俊被捉，直到天有二鼓，有多少都死了。皆因韩良要杀，朋玉劝了一回，熊威又劝了一回。打算着等二寨主醉躺下了，大寨主与三寨主要把那些人俱都放下山去。不想喽兵报道：“是恩公。”当时熊威也不知道是什么恩公，把喽兵叫到跟前细问。喽兵就将后寨夫人的话，学说了一遍。

熊威一听，哎哟一声，把手一摆，喽兵退出。自己站起身来，出了聚义分赃庭，奔到捆人的那里，喝叫喽兵把从人解开，自己与施公子亲解其缚，请入庭中，让于上座。倒把施公子吓了一跳，不知什么缘故，说道：“我本该死的人，为何寨主优待？”熊威说：“我吓着恩公，就该万死。”施俊终是不明白，倒要细问。熊威就将在兰陵府受了施老爷的活命之恩，诉说了

一遍。施俊这才明白。可见是，但得一步地，何须不为人。施俊又问自己的妻子现在何处？熊威说：“现在后寨。”赛地鼠韩良、过云雕朋玉，也就过来见礼。韩良又与施公子赔礼，身躯晃晃悠悠地叩头说：“要早知道是恩公，天胆也不敢。求恩公格外施恩恕罪。”施俊赶紧用手搀将起来，说：“哪里话来，若非是尊公，咱们大家还不能见面呢！”寨主又叫人重新另整杯盘。

房上的二人俱都听得明白，辍身下来找了个僻静的所在。云中鹤说道：“欧阳施主，你可曾听见了？”北侠说：“我俱都听见。”老道说：“咱们这就不必打房上下去了。”北侠说：“怎么着？”老道说：“咱们也打前头寨栅门过去。”云中鹤带路，二人直奔寨栅门而来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的是庭中大家饮酒，张罗施公子和从人的酒饭。赛地鼠韩良喝得是沉醉。此时正是天色微明，忽然进来了一个喽兵说报，山下来了一伙人，破口大骂，伤了我们三个伙计，特来报知寨主。赛地鼠韩良说：“待我出去看看，这是哪里人，好生大胆！”熊威说：“不行，贤弟你酒已过量了。”过云雕朋玉要出去。熊威说：“贤弟，千万小心着。”朋玉说：“不劳大哥嘱咐。”随即壁上摘了一口刀，带了十几名喽兵，出了寨栅门。呛啷啷的一阵锣响，到了山口平坦之地。一瞧，前边果然有许多人，破口大骂。朋玉将到，那人掉头就跑。细听全是山西人的口音。朋玉纳闷，哪里来的这些骂人的。

忽然显出有本领的来了。头一个紫缎六瓣壮帽，紫缎箭袖袍，薄底靴子，面如紫玉，箭眉长目，三绺长髯，提着一口刀，扑奔前来。身背后又闪出一人，青缎箭袖袍，青扎巾，薄底靴子，黑挖挖的脸面，半部胡须，手中提着一口刀。还有一个白方面，一部短黑髯，粗眉大眼，也有一口利刃。还有一人，未

长髯须，三十多岁，带着一口刀，可没亮将出来。也是一身青缎衣巾，黄白脸面，两道细眉，一双长目，垂准头，薄嘴唇，细腰窄背，双肩抱拢，一团足壮。还有一个大身量的，九尺开外，腰圆背厚，肚大胸宽，青缎六瓣壮帽，青筋袖袍，皮挺带并铁搭钩，三环套月，系着一个大皮囊，里面明显着十几只铁鏊，持着一个亚圆长把大铁锤，面赛乌金纸，黑中透亮，粗眉大眼，半部刚髯。还有一个大黄胖儿，也提着一口刀。还有一个人面赛淡金，一身黑绿的衣巾，也拿着一口利刃。原来是钻天鼠卢方，穿山鼠徐庆，黑妖狐智化，大汉龙滔，铁锤将姚猛，愣大汉史云、胡烈大众前来。

若问众位怎么个来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七回

## 钻天鼠恰逢开山豹 黑妖狐巧遇花面狼

词曰：

凡事不可大意，饮酒更要留心。  
低声下气假殷勤，一片虚情难认！  
粗人不知是假，智者亦信为真。  
一朝中计毒更深，何不早为思忖！

且说卢方、徐庆、智化等，这日由晨起望，与北侠等分手，一路之上，寻找大人，到武昌府会齐。前文说过，说书的一张嘴，难说两家话，何况好几路事。再说各路找大人的这些人，路上俱都有事。

单说他们走夹峰前山的卢方、徐庆、黑妖狐智化、龙滔、姚猛、史云共六个人，离了晨起望，扑奔夹峰前山。走了两日。这日正往前走，忽见前面一个山嘴子，传来锣声一响，呛啷啷啷。大众等立住身躯观看，山寇约有四五十号喽兵。青布短衣，襟腰系钞包，青布裤子，薄底靴子，高矮胖瘦不等。当中有两杆皂色的纛旗，上有白字，用白绸子挖出字绷在旗子之上，如同书写的一般。一个是开山大王，一个是立山大王，两杆旗下，闪出两匹马来。

瞧这两家大王，好看：青铜盔，青铜甲。绿罗袍，狮蛮带。

青铜搭钩，三环套月。胁佩纯钢，两扇绿缎征裙，五彩花战靴。牢扎青铜鱼踏尾，三折吊褂，前后护心镜。背后护旗，双插雉鸡翎，胸前搭用一对狐裘。面如生蟹盖，红双眉，金眼，翻鼻孔，火盆口，胡须不大甚长，如同赤线相仿。提一口峒嶙古月象鼻刀，跨下一匹艾叶青兽，鞍鞞鲜明，披挂威武，铃鬃尾乱摆，蹄跳咆哮，尾巴倒撒，溜溜地吼叫。再看这个，镶铁盔，镶铁甲，皂罗袍，狮鸾带。跨下一匹黑马，手擎三股托天叉。往脸上一看，面赛烟薰，长了一脸的白癣。骑一匹坐骑，闯将上来，说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山前过，留下买路财。”

智爷接过来，说：“管保是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一刀一个土中埋。我告诉你，咱们都是线上的合字儿。”徐庆大吼一声，说：“没有那么大工夫与这小子说这些闲话！”蹿将上去，就要动手。两个贼，一个横刀，一个托叉，大吼一声说：“黑汉，少往前进！通上名来，好在寨主爷的刀下殒命！”徐庆说：“小寇听真，你老爷山西祁县人氏，铁岭卫带刀六品校尉之职，穿山鼠徐三老爷就是我老人家。莫不成你们两个鼠辈，也有个名姓吗！”两个山贼一听，说：“原来你就是穿山鼠徐庆！”徐三老爷说：“然也！”贼又说：“你们里可有钻天鼠姓卢的？”卢爷闻听，一个箭步蹿将上来，说：“某家就姓卢。两个鼠寇可认得你卢大老爷！”两个贼人又问：“你们这里可有翻江鼠姓蒋的？”徐庆说：“你四老爷未来，上别处去了。”贼人又问：“可有彻地鼠姓韩的？”徐庆说：“你不用絮絮叨叨，过来受死吧！”贼人说：“徐三老爷，不必如此！我们问明白言语，还有好心献上。”依着徐庆要动手，智爷把他拦住说：“三哥不必如此。问问他还有什么好心献上。”随即说：“二位寨主，你们还有什么好心献上，快快说来。”山贼问：“尊公贵

姓？”智爷说：“也不用絮絮叨叨，我都告诉你们。那个黑脸的人，称铁锤将飞鏊大将军，他叫姚猛。那个白方面短黑髯的，他叫大汉龙滔。那个黄脸的叫愣大汉史云。我姓智，单名一个化字，匪号人称黑妖狐。”就见两个山贼彼此一瞧。这个说，我的哥哥，那个说，我的兄弟。你我可等着了。见两个人铿唧唧，扔刀的扔刀，扔叉的扔叉，全都是滚鞍下马，一撩开甲，双膝点地，冲着六位磕头说：“小寇二人，在山中等候众位老爷们的大驾。”

智爷一瞧，就是一怔，事情来得古怪。徐庆哪管青红皂白，说：“起来吧！两个小子，你不劫夺我们了哇，我们也不杀你。”智爷说：“等等，三哥有话问他们。”三爷说：“对，你问问这两个小子吧。”智爷问：“二位寨主贵姓高名？”一个说：“小寇姓冯，叫冯天相，匪号人称开山豹。这是我拜弟，他姓侯，叫侯俊杰，他有外号叫花面狼。”智爷说：“你们有什么好心献上？”那贼说：“你们几位不是寻找大人？我们连大人带沈中元的下落俱都知晓。说将出来，求几位老爷作个引线之人，我们情愿弃了高山，归降大宋。就是与众位老爷们牵马随镫，也是情甘意愿。”智爷说：“你既知晓我们的来历，我们也不必隐瞒于你。正是各处寻找大人。你说出大人的下落，要弃暗投明，我们焉有不作引线之人的道理？你们就说，眼下沈中元现在哪里？”两人异口同音说道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请众位老爷们到山上，我们备一杯薄酒，慢慢再讲。”徐庆说：“好啊！咱们到山上喝他们个酒儿，这有了大人的下落，咱们也就不忙了。”智爷说：“且慢。人心隔肚皮，就凭这么一句话，咱们就上山去？咱们地理不熟，倘若中了他们的诡计，那还了得！”徐庆说：“凭这两个小子，他们敢吗？除非他们不要脑袋了！”智爷说：“你可别说呀！等我问问。”随叫道：

“冯寨主，这座山叫什么山？”冯天相说：“叫豹花岭。”智爷说：“我且问你们二位，丢大人你们怎么会知道？这里头必有情节。”冯天相、侯俊杰一同说道：“有情节。没有情节，我们焉能知晓！实不瞒众位，我们先前就在王府，皆因王爷宠幸着镇八方王官雷英，别人是谁他也没看到眼内。他净瞧上镇八方雷英了，可就待别人有限。我们弟兄二人，这个性情如烈火一般，自己就暗暗地不辞而别，离了王府，到了这个豹花岭。我们也是怕遇见大宋的官人。我们要是不住此山，遇王府人也是祸，遇大宋人也是祸，无奈之时，暂居豹花岭。忽然这日沈中元到。是我们旧日的朋友，焉有不让上山来的道理。我们以为他还在王府呢，原来他也不在王府了。他提怎么害了邓车，弃暗投明没投上。这么一口气，他把大人盗将出来，显显他的手段。他把地方安置妥当，连大人带他姑母，然后用车一并接来。先前一听，我们是浑人，怕是有祸。说我们这山狭小，教他上夹峰山去。后来一想，不如就此机会，拿了沈中元，救了大人。我们岂不是有进献之功呢！后来就告诉他，只管把你姑母大人接在此处。有你这足智多谋的人，料亦无妨。他也就点了头了。如今他去接大人与他姑母去了。我们正要往官府去送信，怕赶不及。可巧你们众位老爷们到了，这是活该。大人的福分不小。这是已往从前的事，我们不敢隐瞒众位爷们。”

徐庆说：“智贤弟，你看这里头还有什么假潮吗？”智爷说：“据我看来，不妥。”冯天相说：“你们几位不必疑心。本来素不相识，你们老爷们这一想：人心隔肚皮。你们几位不愿上山，我们也不深让。你们就在这临近地方，找一店住下。他几时把大人接到，我们就把他捆上，连大人一并送去。可就显出我们的真心来了。可别离此太远。我们请着大人，押了沈中元。倘若教官人遇见，就把我们办了。我们吃罪不起。”徐

庆说：“智贤弟，也不必多疑了。你要不去，我就去了。有不怕死的随我来，一同上山。”智爷说：“谁也不怕死，没有怕死的人。咱们就一同上山。”徐庆说：“我看他们也没什么诡计。纵让他们有什么诡计，谅也无妨。要在山上，我叫穿山鼠，也没他们什么大便宜。”智爷说：“既是三哥这么说，咱们就上山。”开山豹、花面狼两个人一齐说：“众位老爷们要犯疑猜，可就不必上山了。”徐庆说：“我们没有疑猜之处。你们就前边带路吧。”

两个山贼把马交与四兵，捡了兵刃，前边带路。进了亲栅栏门，直奔分赃庭。到了里面，大家落座。两个寨主一穷侍立。智爷说：“你们还不卸了甲冑吗？”两个答应一声，出去卸了甲冑，换了一身便服，复又前来伺候。

喽兵献上茶来。智爷让他们坐下，两个谦让了半天，方才落座。徐三爷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上茶来就饮。龙滔、姚猛、史云也就端起了茶盏。智爷冲着徐庆使了个眼色，徐三爷他哪里懂得！智爷不好当面明拦，又怕错疑了人家寨主，岂不叫人家耻笑吗？又一想，他们几个人，不怕教山贼蒙将过去。有自己同卢大哥，足是他们两个山贼的对手。想毕，也就不拦他们了。

看他们喝了，又要。一点奇异的地方没有。卢爷也就喝了一碗。徐庆说：“你们有酒没有？”山王说：“酒倒是现成，我们不敢预备。”徐庆说：“有菜呀？”侯俊杰说：“菜也有，恐怕众位老爷们疑心，不敢预备。”徐庆说：“我不怕。我看得出人来，你们两个行不出那个狗娘养的事来。谁不怕死，谁跟着我喝酒；谁疑心，教谁饿着。”冯天相说：“徐三老爷，真称得起是侠义肝胆，格外的慷慨。”随即叫喽兵摆酒。不费吹灰之力，顷刻间罗列杯盘。徐庆就问：“谁喝，谁不喝？大

哥喝不喝？”卢大爷心中也是有些犯疑，说道：“三弟既然要喝，咱们就喝。”卢爷知道智贤弟足智多谋，回头问了问：“智贤弟，你喝不喝？”智爷说：“既然是三哥说喝，咱们就大家喝。”龙滔、姚猛也说：“喝！”徐庆总还算粗中有点细，说：“两个寨主，你们喝不喝？”两个人说：“喝，我们焉有不喝之理。”徐庆一想，他们喝，就更不怕了。

冯天相、侯俊杰两个人，执壶把盏，先给卢大爷把酒斟好，然后慢慢的都把酒斟起。两个山贼侧坐旁陪，端起酒杯一让道：“两个人可是斗胆说，众位还是有些疑心。”徐庆见他们面面相觑，不端酒杯，连自己也不敢喝了。两个山寇一笑说：“世间可没有这个情理，哪有我们先喝的道理。我们要是不喝，众位终是疑猜。”徐庆说：“对了。你们要是一派的好意，酒里头没有什么缘故，你们就先喝。”瞧这两个人一喝，大家俱都欢喜，全都把酒端将起来。智化总是不喝，瞧着菜蔬。两个山寇复又把各样的菜蔬，俱都尝了一尝。大家更觉放心。每遇上来的酒菜，必是山寇先吃。二人大乐说：“你我这可算脚踏实地了。”两个人先醉，别个人也就没有疑心了。连智爷也搭讪着喝起来了。独他喝不到四五杯酒，六位英雄一齐翻身栽倒。

若问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八回

## 二贼见面嘴甜心苦 大家受骗信假为真

诗曰：

淑女何妨赘宿瘤，采桑不自妄贪求。

闵王特遣人迎聘，致使齐宫粉黛羞。

人负天地之气以生，妍媸各异，万有不齐。无论男女，不可以貌取人，总以忠孝节义为是。闺阁之中，具忠孝节义者，有一采桑之宿瘤女，因并列之。

且说齐国有一宿瘤女者，齐东郭采桑之女，闵王之后也。生来项有一大瘤，故人皆叫作她宿瘤。这宿瘤为女子时，父母叫她去采桑，忽遇齐闵王出游于东郭，车马甚盛。百姓皆拥于道旁观看。独宿瘤女采桑如故，头也不抬，眼也不看一看。闵王在车上看见，甚以为怪。因使人将宿瘤女叫到车前，问道：“寡人今日出游，侍从仪仗缤纷于路，百姓无少无长，皆停弃了所作之事，拥挤于道旁观看。你这女子，难道没有眼睛，怎么只是采桑，略不回头一看，此何意也？”宿瘤女答道：“妾无它意。但妾此来，是受父母之命，叫妾采桑；未尝受父母之命，叫妾观看大王也。”闵王道：“虽受父母之命采桑，但你一个贫家女子，见寡人车骑这样盛美，独不动心而私偷一视乎？”宿瘤女道：“妾虽贫，妾心安之久矣。大王虽贵，千乘

万骑，于妾何加？而敢以私视动其心乎！”闵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此奇女也。”又熟视其瘤而曰：“惜哉！”宿瘤女道：“大王叹息，不过憎妾之瘤也！妾闻婢妾之职，在于中心，属之不二，予之不忘。大王亦念妾中心之谓何？虽宿瘤何伤乎！”大王听了益发大喜道：“贤女也！不可失也！”遂欲后车载之。宿瘤女因辞道：“大王不遗葑菲，固是盛心，但父母在内，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竟随大王以去，则是奔女也。大王宫中，粉白黛绿者何限，又安用此奔女哉！”闵王大惭道：“是寡人之失也。”因遣归。复使使持金百镒，往家聘迎之。父母惊慌一团，就要瘤女洗沐而加衣饰。瘤女道：“已如此见王矣，再要变容更取，王不识也。请仍如此以往。”竟随使者登车而去。

闵王既归，先夸于诸夫人道：“寡人今日出游，得一圣女，已遣使往迎，顷刻即至矣。一至，即尽斥你等矣。”诸夫人听了皆惊怪，以为这个女子美丽异常。众皆盛饰，惶惶等候。及使者迎至，则一敝衣垢面之宿瘤女子也。诸夫人不禁掩口而笑，左右绝倒，失貌不能自止。闵王亦觉不堪。因回护道：“汝辈勿笑，此特不曾加饰。夫饰与不饰，相去固十百也。”宿瘤女因乘机说：“大王何轻言饰也。夫饰与不饰，国之兴亡皆系焉。相去千万，犹不足言，何止十百耶？”闵王笑道：“恐亦不至此。汝可试言之？”宿瘤女道：“大王岂不闻性相近、习相远乎？昔者尧舜与桀纣，皆天子也。能饰以仁义，虽为天子，却安于节俭，茅茨不剪，采椽不修，后宫妃妾，衣不重采，食不重味，至今数千岁，天下归善焉。桀纣不能饰以仁义，习于骄奢，造高台深池，后宫妃妾，蹈绮毂，弄珠玉，意犹不足，身死国亡，为天下笑。至今千余岁，天下归恶焉。由此观之，饰与不饰，关乎兴亡，相去千万，尚不足言，何独十百。王何轻言饰也！”

诸夫人听了，皆大惭愧。闵王因而感悟，立瘤女以为后。令卑宫室，填池泽，损膳减乐，命后宫不得重采。不期月之间，化行邻国，诸侯来朝。宿瘤女有力焉。及女死之，后燕遂屠齐，闵王逃亡而被弑死于外。君子谓宿瘤女通而有礼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词曰：

愚人最易诬骗，英雄偶尔糊涂。  
三杯两盏入迷途，最怕嘴甜心苦。  
幸有人来解救，不至废命呜呼！  
诸公且莫恨贼徒，总是一时粗鲁。

且说两个山贼一派的假意，哄信了大众。惟有智化精明强干，诸事留神。明知山贼降意不实，仍是坠落他们圈套之中。若论两个山寇相貌，生得是外拙而内秀。到底是怎么个缘故呢？这两个人情实与小诸葛相好。再说自打丢去大人，直到如今，也没说明沈中元是怎样盗去。

列公，有句常言是，坐稳了听书，别看什么节目。说了一个头绪，就不提了。相隔个三日五日，十天八天，再要提起之时，必要清清楚楚分解明白。事情虽然是假，理却不虚。沈中元就为的是同神手大圣邓车行刺泄机，徐庆、韩彰不能作引见之人，自此一阵狂笑说：“咱们后会有期。”一跺脚，扬长而去。此事怀恨在心，自己就上了信阳州。他有个盟兄姓刘，叫刘志奇，是信阳州的押司先生。他们两人一拜，与他盟兄讨一个迷魂药饼儿。这位先生的迷魂药饼从何而得也？是韩彰救巧姐，拿穿珠花的婆子，当官搜出七个迷魂药饼，被刘押司作了三个假的，和着四个真的，当着官府一齐入的库。沈中元知晓此事，与他盟兄借了一个迷魂药饼，还应许着还他。自己又到了姑母那里，与他姑母借了一个熏香盆子，自己就奔了襄阳。

那天晚间，换了夜行衣靠，奔到上院衙，捆了大人跟班的，问大人的下落。这可就是展南侠他们盗彭启那日晚晌，跟班的教贼捆上，展爷没追上的就是他。其实早已问明，知道大人在武昌府哪。次日就打襄阳奔了武昌府。到公馆去了两次，没能下去。那日公孙先生看着大人，可出了规矩了。天有五更，他把大人盗得出去。用了迷魂药饼，按住大人的顶心。迷迷糊糊盗将出去，就奔了娃娃谷，到他姑母那里。连他姑母一齐的起身，把大人用车辆装上，按住迷魂药饼，大人人事不省。早晚给点米汤灌下去，度过了三关，不至于死。甘妈妈不答应，教他把大人送回去。他说，明了他的冤屈，就送回去。到了豹花岭，遇见两家山寇，本要上山。甘妈妈不教，皆因是有甘兰娘儿，已经许配人家了，乃是有夫之妇，若要教人家知道，人家不要了。故此没上山。侯俊杰他们可知道沈中元盗大人一切事情。可也是沈中元说的，说不住此处，上长沙府朱家庄，还到夹峰山瞧看玉面猫熊威。这两个山贼就应下沈中元了：“他们五鼠、五义必要找大人，若从此经过，我们必把他们拿住，与你报仇。”

这么说下走的。可巧冯天相听喽兵一报，就疑惑是找大人的人。下山一见，果然不差。他们早把计策定好了，拿他们假话诓他的实话，就邀上山来了。先前喝酒的时节，酒菜之中并没有蒙汗药。原定的计策，等着第二顿酒肉才下蒙汗药哪。后来一看，连机灵人都不疑心了，不如早早地把他们制服了就行。两家寨主一装醉，再上来的酒就有蒙汗药了。智爷也是终日打雁教雁啄了眼睛。这叫：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

冯天相说：“这六个人一齐全躺下了。咱们是把他们结果了好哇，还是与沈大哥送个信，教他自己报仇好哪？”侯俊杰

说：“咱们山中有的地方，把他们几人捆起来。派人赶紧追沈大哥去。他要走得慢，还许在夹峰山呢；他要走得快，到了朱家庄。咱们这里奔长沙也不甚远。此时若把六个人一杀，日后见了他，说是给他报了仇了，哪是凭据？你告诉他说，六个人怎么扎手，怕他不能深信。依我说，总是与他送信的为是。”大寨主点头说：“贤弟言之有理。”

立刻叫人把六位二臂牢拴，押在后面。后面有五间西房，放在屋中。侯俊杰说：“净捆二臂不行。这点药力一散，他们互解了绳子，岂不都跑了吗？”大寨主说：“对，还是你想得周到。”随即派人，就把六位都是四马倒攒蹄、寒鸭子式捆将起来，搭在后面，放在五间西厢房内，把房门倒带。到了前边，见二位寨主回话。打外进来一了个喽兵的头目，说：“二位寨主爷在上，小的可是多言。就是他们四马倒攒蹄那么捆着，也许解断了绳子。咱们这里有的是人，何不派两个人把守他们，岂不更妙。”寨主一听，也倒有理，有的是人，说：“就命你再带上一个人，你们两个人看守，难道说还不行吗？”喽兵点头。这人出去，自己挑人去看守着六位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聚义分赃庭重新另整杯盘，两个人畅饮，越想越是得意，直吃到天交二鼓，二人酒已过量，越想这个主意越高兴。焉知晓乐极生悲，忽听外面大吼一声，骂道：“山贼，人面兽心！”侯俊杰、冯天相两个人一听，吓了个胆裂魂飞。回手壁上抓刀。好一个愣徐庆，蹿将过来，摆刀就剁。你道这徐庆因为什么事出来？

六位本是人事不省，忽然一睁眼睛，全都是四马倒攒蹄捆着。前边有一个人给道惊说：“大老爷，三老爷请放宽心。小的在此。”徐庆说：“你是谁？怎么我听不出来。”那人说：“我是胡烈。”卢爷说：“哎哟，你是胡烈，在此作甚？”那

人说：“小的实出无奈，在此当了一名喽兵的头儿。”

这个人可就是在前套《七侠五义》上，白玉堂盗三宝，回陷空岛，展爷上卢家庄拿他去，展爷吊在陷阱窟，又打陷阱窟把展爷扔在通天窟，改名叫闭死猫，在通天窟里头见着郭彰，郭彰说他的女儿教白五员外抢来了，到次日展爷见白玉堂，想着辱骂他一顿，白爷不知道抢姑娘之事，一追问，是胡烈、胡奇办的。五爷把胡奇叫进去杀了，放了郭曾姣（郭彰之女），胡烈赶下去了，又被茉花村的人把他拿住，大官人押解着他交于五员外，五员外拿自己的名帖，把他交松江府边远充军。他自己逃回，不敢归陷空岛，就在此处当了一名喽兵，如今熬上了一个头儿。可巧今天见着他家大老爷、三老爷教人诤上山来，自己又不能泄机。可巧把他们两位幽囚起来，自己得了手了。上去一回话，明向着寨主，暗里要搭救六位。

寨主给他派了一个伙计，他先把伙计杀了。然后把六位的兵器暗暗地偷出去。仗着山贼喝得大醉，也就不管他拿什么东西。他想着，都是自己人，还怕什么。胡烈暗暗提了一壶凉水，拿了一根筷子，撬开了牙关，俱都把凉水灌将下去。不多一时，都还醒过来。徐三爷一问，胡烈说了自己的事情。卢爷很嗔怪他在此当了喽兵。智爷在旁劝解说：“不是当了喽兵，咱们几个焉有命在！”随即把绳尽都解开，一个个俱都站起身来。胡烈说：“我也都不认得众位。”智爷说：“也不用见了，这时也没有那工夫。你给我们找点家伙来！”胡烈说：“全部在这里呢！”

大家把兵器拿了起来。智爷本打算大家商议商议。三爷那个脾气如何等得，撒脚往前就跑。来到聚义分赃庭，大吼了一声就骂，蹿进庭去，摆刀就剁。冯天相一抬腿，把那桌酒席冲着徐三爷一踢。只听见哗啦啦的一声，全翻于地上，碗盏家伙

全摔了个粉碎。徐三爷一刀剁在桌子上，溅了一身油汤酒菜。也搭着自己使的力猛，刀教桌子夹住，一时抽不出来。眼看着侯俊杰把刀摘下，奔了过来。徐三爷一急，急中生巧，一抬腿，一踢桌子，这才把刀抽出来。眼睁睁侯俊杰的刀到了，徐爷将要躲闪，就听见叭嚓一声，打外边进来了一只飞鏊。原来是飞鏊大将军随后赶到，给了一飞鏊。侯俊杰躲过了颈嗓咽喉，没躲过肩头，只听见砰一声，正中侯俊杰肩头。哎哟一声，转头就跑。冯天相摘下刀来，往外一闯，早被三爷拦住。当时黑妖孤智化、卢大爷等，俱堵住门了，不用打算出去。

若问二贼的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九回

## 豹花岭胡烈救主 分赃厅二寇被擒

诗曰：

乳母不忘旧主人，携持公子窃逃身。

堂堂大节昭千古，愧煞当年魏国臣。

魏乳母一妇人竟知大义，不至见利忘恩。以魏之故臣较之，乳母胜强万万，不啻有天渊之别。皆因天性使然，非强制而能。势利之徒一见，应当羞死。真妇人中之义士也。余广为搜罗，因并录之。

魏爷乳母者，魏公子之乳母也。秦破魏，杀魏主，恐存魏子孙以为后患，因使人尽求而杀之，欲以绝其根。已杀尽矣，止有一公子遍求不得。因下令于魏国道：“有能得魏公子，赐金千镒。若藏匿者，罪灭其族。”不期这个公子，乃乳母抱之而逃，已逃出宫而藏匿矣。

忽一日，遇见一个魏之故臣，认得乳母。因呼之道：“汝乳母也，诸公子俱已尽杀，汝尚无恙乎？”乳母道：“妄虽无恙，但受命乳养公子，而公子不能无恙，为之奈何？”故臣道：“吾闻秦王有令，得公子者赐千金；匿之者罪灭族。今公子安在？乳母倘要知道，献之可得千金。若知而不言，恐身家不能保也。”乳母道：“吾逃免一身足矣，焉知公子之处。”故臣

道：“我听得人皆传说，此公子旧日实系乳母保养，今日又实系乳母窃逃。乳母安得辞为不知？”乳母听了，不禁唏嘘泣下道：“妾既受养，无论妾实不知，妾虽知亦终不敢言也。”故臣道：“凡为此者皆有可图也。使魏尚有可图，秘而不言可也；今魏国已破亡矣，族已灭矣，公子已尽诛矣！母匿之尚为谁乎！况且失大利而蒙大害，何其愚也？”乳母听了，唏嘘泣下，因哽咽而说道：“夫为人在世，见利而反上者，逆也；畏死而弃义者，乱也。持逆乱以求利，岂有人心者之所忍为？且受人之子而养之者，求生之也，非求救之也。岂可贪其赏、畏其诛，遂废正义，而行逆节哉！妾日夜忧心者，惟恐不能生公子，岂至今日乃贪利而令公子死也！大夫魏臣也，胡为而出此言？”遂舍之而去。因念城市不能隐，遂抱公子逃于深泽。

故巨使人尾之，因以告秦军。秦军追及，争而射之，乳母以身蔽公子，身着数十矢，遂与公子俱死。报知秦王，秦王嘉其守志死义，乃以卿礼葬之，祠以太牢。宠其兄为五大夫，赐金百镒。君子谓乳母慈惠有节，因称之为曰节乳母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词曰：

才把贼人杀却，行行又入贼窝。

绿林豪客何太多！偏是今时甚伙。

也有生来贼命，也有图的吃喝。

也有事出无奈何，到底不如不做。

且说二贼，一个是带伤，一个是出不去，在屋中乱转。屋内又有愣史、徐庆，嘴里是骂骂咧咧的，手中这口刀是神出鬼入。别看人浑，蹿进跳跃，身体灵便。这两个山贼如何行得了。他们两个是占山为王的。要讲动手跨上马，掌中长兵器，那可行了。若论蹿房跃脊，一概不会。侯俊杰一着急，上椅子一脚，

哗喇一声，把后窗户踹了。就打里头往外一蹿，扑通一声，就摔倒在地。

什么缘故？是在后窗台上，有两个人在那里等着呢。一个是胡烈，一个是愣史。胡烈准知道他们这山贼有多大能耐，料着他抵敌不住，必打后窗户逃跑。他就拉着史云往后一拐，问道：“大哥你贵姓？”史云说：“我姓史，叫愣史。”胡烈也瞧着他没有什么多大本事，身量可不小，说：“咱们哥两个在这等他。他一看不能打前门出去，必打这走。”史云拉出刀来，在窗台这一蹲。胡烈抓了两把土，也在窗台蹲下。果然候俊杰磕嚓把窗户一踹，往外一蹿。胡烈刷喇就是一把土，侯俊杰把眼睛一眯，整个的摔倒在地。史云过来，扑的一声，打了他一刀背。贼人哎哟一声，胡烈搭胳膊拧腿就把他四马攒蹄捆上。又在这一等，再等第二个贼人出来。

冯天相也打算要打后窗户出来。听见外头哎哟一声扑通，他就料着后边必是有人，就不敢打后窗户出来。要打前门走，又走不了。自顾两难，一犹豫，步法就错了。早被穿山鼠徐三老爷一腿踢了个跟头，扑通一声，摔倒在地，镗唧舒手扔刀。智爷说：“留活的。”徐三爷过去，髁膝盖点往后腰，放下自己的刀，搭胳膊拧腿，四马倒攒蹄捆将起来。徐三爷说：“捆上了，你们大家进来吧。”众人这才进来。

外边胡烈说：“我们这还拿了一个哪！”智爷叫提溜进来。史云就打踢碎的窗户那里，将他提溜进来。一撒手扑通一声，往里一摔。他也由窗台那里进来。胡烈也由那里进来。

智爷叫道：“胡庄客，他们这山中那些喽兵，各安汛地。”虽与二家寨主动手，两个寨主未能出屋子，也未能传令，故此喽兵也未能前来帮着他们动手。此时与胡烈一说：“这些喽兵便当怎样？”胡烈说：“我们大老爷、三爷肯施恩不肯？”卢

爷说：“施恩怎么样？”胡烈说：“大老爷饶了他们大家的性命，就是施恩。若要不施恩，我把他们聚在一处，结果他们大家性命。”卢爷还未答言，智爷就接过来说：“胡庄客，你还不知道你们大老爷那个性情吗？挥金似土，仗义疏财，更是宽宏大量，不忍杀人。你就出去把他们找来吧，我有话说。”胡烈说：“出去要找他们就费了事。”随即拿了一面铜锣，呛啷呛啷呛啷的打了三遍。就听一阵乱嚷：“大庭的号令！”不多一时，喽兵俱已到齐。胡烈说：“咱们这里寨主，已经被我们开封府的众护卫老爷们拿住了。”众喽兵一听，一个个面面相觑。智爷过来说：“你们众喽兵大家听真，我们都奉开封府的特旨，抄拿山贼，拿住了你们头目。打算着要开活你们大众。要是不服的，找死的，你们只管抄家伙，咱们较量较量。”喽兵一听，这才扑通通全跪下，异口同音求饶。智爷说：“你们可不许撒谎。我说出几件事情来，任凭你们大众来挑。你们是愿意回家务农，是愿意在山当喽兵，是愿意投营当差？回家务农，我指引你们回家务农的道路。在山当喽兵，我指引你们在山当喽兵的道路。投营当差，我指引你们投营当差的道路。”大家异口同音说：“愿意当差。我们梦稳神安，比喽兵胜强百倍，祖坟不至于给刨了。”

卢爷问：“智贤弟把他们打发到哪里去？”智爷说：“我先把他们打发到君山去。”随即叫着喽兵说：“我写一封书信，把你们荐在君山，教飞叉太保钟寨主收留下你们。”众喽兵说：“我们不愿当喽兵了，情愿入营吃粮当差。”智爷说：“你们焉知这里的事。君山已经降了大宋，但等襄阳大事办毕，可着君山寨主皆是作官，君山喽兵是吃粮当差。”大家喽兵一听，各各欢喜，就在山中居住。喽兵预备饭食。

那两个山贼，到次日也不结果他们的性命，也不把他们交

在当官。就把他们在豹花岭的后头，有个极深的山涧，搭在那里，咕噜噜扔将下去，那是准死无活，然后回来叫胡烈拿了文房四宝，取八行书连皮子，浓墨填笔，一挥而就，写毕封固停妥。皮面上又写了钟寨主亲拆。然后交给喽兵一个头儿。所有豹花岭里面的东西物件，金银财宝，给喽兵大家分散。又算整整的拾夺了一天，只等第二日起程。

到了次日，也有找来小车的，也有找来扁担的，也有背上包裹的。顷刻间，大家告辞起身。推车、挑担、肩扛、背负，离了豹花岭，直奔君山去了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卢爷大众。智爷道：“这个所在，直不给后来的贼人留着这个窠巢。此处离着住户人家甚远，大哥依小弟主意。放把火给它烧了吧。”卢爷说：“贤弟言之甚善。”将才出唇，大汉龙滔、姚猛、愣史、胡烈这几个，就忙成一处，抱了柴薪，点着了前前后后一烧。穿山鼠徐三爷可换了山贼的一套衣服。因为什么独他换了山贼一套衣服呢？皆因是他那身衣服，教山贼一踢桌子，撒了一身油菜的汤，故此他才换了山贼一套衣服。闲言不必多叙。自己拿了自己本人的物件，大众出了寨栅门，前后的火就烧上了。可巧来了一阵大风，这火越发大了。火借风力，风助火威，霎时间，磕嚓嚓砖飞瓦碎，割崩崩柱断梁折。好厉害！万道金蛇乱窜，火光大作。常言说的好，水火无情，一丝儿不差。几位爷就不管山中的火了，直奔武昌府的道路，晓行夜住。

那日天气已晚，看见黑巍巍、高耸耸，山连山、山套山，不知套出有多远。前边有个小小的镇店。进了西镇店口见人一打听，原来这就是夹峰山。找店住下，用了晚饭。头天就打发了店钱饭钱，第二天为的起来就走，将到四更多天，徐三爷就睡不着了。他要是睡不着，谁也不用打算睡。他一醒就嚷嚷，

叫人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天不早了。该走了！”谁要同他住店，他仿佛是个王爷，说走就走，说住就住，说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这天四更多天起来，大家拾夺起身。店钱头天已然开发清楚，叫开店门，伙计不开。问：“怎么不开？”回答：“太爷有谕，不教开。”徐三爷说：“告诉你们太爷，说祖宗到了，一定要开。”伙计说道：“因为时候太早，怕爷们路上遇贼。”徐三爷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！如若再不开，把你脑袋拧下来。”伙计想：“这个事不好惹，给他开开吧。”徐三爷这才欢喜。大家出来，一直扑奔武昌府的大路。可是得绕着夹峰山前山道路走。细一听更鼓的声音，起早了。同着智爷说：“智贤弟，你看店里这个小子不开门，他说有贼。咱们要是遇见贼，不是贼倒运吗？”走在边山，三爷有点自负。智爷说：“三哥，别把话说满了。老虎还有打盹时候呢！设若咱们走在树林，有个闷棍手抽后就是一棍，你敢难说躲闪得开吗？”徐三爷说：“也不敢说躲闪得开，横竖他打着有点费事。”智爷说：“走吧，别忙同三哥说话，实在难说。人家常言说的好，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”这一个“防”字没说出来，被徐三爷一把揪住，低声说：“有贼！你可念道出来了。”智爷一瞧树林之中，黑忽忽一片。智爷一分派，教鱼贯而行，大家小心。徐庆高兴，他要走在前头。卢爷等一个跟着一个。看看临近，徐爷这才看得明白。总是在行人眼光足，看着他们在树林内，一个个探头缩脑，呼啦往外一闯。徐三爷一看是件诧异事，实在的奇怪。

若要问有什么奇异之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回

## 智化放火烧大寨 喽兵得命上君山

词曰：

常言道的甚好，穷寇不可深追。

追来追去惹是非，落得一时后悔。

明枪尚能躲闪，暗箭容易吃亏。

慢凭技艺逞雄威，前路埋伏可畏。

且说智爷与徐三爷，正谈论着起早了，怕遇见贼。正说之间，竟遇见了。徐庆说：“我在前头，我打发他们。”看看临近，见他们呼啦打树林窜将出来。徐三爷把刀一拉，那伙人撒腿就跑，异口同音嚷道：“好山贼，意狠心毒，稳住了我们，又来杀我们来了。”徐庆一听山西的口音，徐庆有个偏心眼，遇见山西人有难，他念同乡的分上，就要解救，故此往前一跑，大吼了一声说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说我们是山寇！我们可不是山寇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那伙人说：“我们可也不是山寇。我们是被山寇害的。”徐庆说：“你们是怎么被山寇害的？咱们是同乡，我救你们。我叫徐庆，铁岭卫带刀六品校尉徐三爷就是我。”那伙人说：“我们打长沙府驮来的少公子，教山贼劫上山去了。我们和他要我们那头活车辆驮子，说：‘你们劫人，我不恼。横竖是把我们的牲口给我们啊！’他们

赶着牲口上山口，还要杀我们。同他们说好话，央求他们还不行呢！”徐庆说：“呔！咱们山西人不央求人！央求人家挫了三老爷的锐气。”驮夫说：“后来我们就骂上了。”徐庆说：“对了。”驮夫又说：“我们一骂，他们拿刀就追。”徐庆说：“你们呢？”驮夫说：“我们就跑。”徐庆说：“跑什么？”驮夫说：“不跑不是熟决了吗！”大众一看徐三爷话出来的厉害，又闻名，全都跪下求徐三爷救命，给他们向山贼要回牲口驮子车辆。智爷过来一问说：“方才你们说那个少公子是谁？”驮夫提起始末根由：人教贼劫上山去。他们不给车辆，驮夫想寻当官去告，走在此处，天晚不敢前进，又怕遇见歹人，在这树林中待一夜，天亮再走，不料遇见众位爷，爷们救命吧。

智爷一听说：“三哥、大哥，劫的这不是外人哪，这是咱们艾虎的把兄弟。一者冲着艾虎，得救他；二则，我想此处离武昌不远，沈中元许在山上。”卢爷说：“有理。”智爷又冲着驮夫说：“你们大众不用净磕头。你们前头带路，把我们带到山口。你们堆着山口乱骂。”驮夫说：“不行。我们堵着山口一骂，他们会下来杀我们。”智爷说：“不碍。有我们呢！”驮夫说：“有你们可就没有我们了。”徐庆说：“你们只管这么办吧。你们去诱阵，我们杀贼。”驮夫说：“我们把他骂出来，你们可出去呀！要不出去，就把老西害苦了。”徐庆说：“我们不能行出那样事来。走吧。”一个个往山口乱跑。

不多一时，到了山口。大家都会在一处，教驮夫骂。驮夫跳着脚大骂。驮夫一骂，喽兵就听见了，说：“还是昨日那一伙驮夫。”下来了十几个喽兵，举着刀一威吓，驮夫转身就跑，说：“可了不得，又来了！我的太爷。”往两边里一分。徐庆就蹿上去了，直是闹着玩一样，喀嚓喀嚓，仿佛削瓜切菜一般，杀了几个。另外几个回头就跑。徐三爷就追，说：“鼠寇毛贼，

慢走！你徐三爷今天务必把山寨击成面粉。”智爷嚷：“别追了。别追了！”徐三爷回来。仍是教驮夫乱骂：“好忘八儿的，该死的山贼！好好的把车辆牲口送下来，不然，老爷杀上山去，杀你们个鸡犬不留。你们就打算着会欺负老西，以为老西无能为力。老西有能为！”

正骂之间，忽听山上呛啾啾一阵锣响。没穿山贼喽兵下来，老西就跑起来了。看看临近，来了一家寨主，带着数十名喽兵。喽兵一字排开，每人拿着兵器，有双刀的，有单刀的。看这家寨主，身量不甚高，丝鸾带，薄底靴，提着一口刀。他身临切近，大吼了一声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这些小辈，前来受死！”徐三爷未能上去。早教龙滔躡将上去，刷的一声就是一刀。山贼躲过。紧跟着又是两刀，又是一脚。从此往后，他把老招儿又施展出来了：三刀夹一腿，三刀一左腿，三刀一右腿，老是三刀一腿，不换样术。慢说是个山贼，就是前套说书上花蝴蝶，叫他砍得也是手忙脚乱。两个人没分胜败。

姚猛在旁瞧着说：“拿这小子不用两个人。你退下来，交给我。”往下一退，姚猛往上一蹿，亚圆大铁锤双手一举，骑马式一蹲，在那边一等，纹丝不动。过云雕也不敢过去，不认得他这个招儿。按说锤打悠式，他这不是，他这是两手举着锤把，那边一等。朋玉想着教他过来先动手。按着武技学说，见招使招，见式使式，他不认得人家这个招术，他就不敢先动手。这个使锤的永远不会先动手。两个人对耗着。耗急了，姚猛说：“你过来呀，小子！”朋玉说：“你过来吧，小子！”姚猛说：“你过来吧，我永远不会先过去。”朋玉一看，他就是个笨架子，也许什么不会，自己先给他一下试试，把刀一刹，瞧着不好，往回再抽，变换招术。焉知道刀离顶门不远，竟自不躲，自来一坐腕子，用平生之力，要把姚猛劈个两半。焉知姚猛胆

子有天来大，小眼光也真足。刀离着顶门有一寸多远。双手把锤往上一撩。就听见镗啷，那口刀嚶的一声，就腾空而起，待半天的工夫，才坠落下来。这震得朋玉单臂疼痛，撒腿就跑。姚猛同龙滔追赶下去。智爷叫：“别追！这两个人哪里肯听，苦苦的追赶，总打算着把他拿将回来。”

姚猛在前，龙滔在后，朋玉不敢往山上跑。他要往山上跑，怕的是把两个人带上山去，只可顺着边山，扑奔正北去了。真如同惊弓之鸟一般，带了箭的獐鹿相似，恨不得肋生双翅。紧跑紧追，朋玉会夜行术的功夫，这两大个，身量高，腿长、过步大，可也追不上。可也离得不甚远。究属这两大个气量真足，跑上连喘都不喘。朋玉知道不好，想了想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姚猛就瞧着他往前跑得好好的，突然往前一栽。

姚猛往前一蹿，抡锤就砸。哪知道他一弯腰税：“看宝贝。”就见黑忽忽一家物件奔了面门，意欲躲闪，焉能那么快。只听见嘣嚓一声，正中面门。把姚猛吓了一跳。也不知是什么物件，打在脸上又不甚疼。后头的龙滔收不住脚了，前头的姚猛手捂着头一蹲。龙滔正打身上栽过去了。朋玉是什么法宝？是脱下一只靴子来扔出来了，正中姚猛的面门，不然，怎么瞧着黑忽忽的一块打得不疼。可把姚猛吓了一跳，又对着龙滔打他身上栽了一个猫儿跟头。朋玉回身瞧见龙滔躺下，又没有刀，不能刹他，于是掉头还是跑。

姚猛说：“你索性把那只靴子祭出来吧！”站起来就追。龙滔也就随后赶下来了。又瞧着朋玉往前一栽。这回姚猛也就透着大意了。见他一回手，嗖一件暗器打将出来。仗着姚猛身足眼快，一歪身，原来是只镖。姚猛虽然躲过，嘣的一声，正中龙滔肩头。仗着一宗好，冲着姚猛打的；姚猛身躯比龙滔高一尺，冲着姚猛脖颈打去，姚爷一闪，龙滔在后又离着远些，

镖也没有那么大力气了，虽中在肩头，也不甚要紧。遂将镖抛弃于地，按了按伤处说：“哥哥在前头，我在后头，你瞧得见，我瞧不见，你躲得开，我躲不开。咱们两个并肩追赶吧！别这么一前一后了。”

二人复又追赶。原来是个浑人，他竟会打暗器。他这暗器是自己出的主意，先扔靴子，使人无疑。后打镖，十中八九。想不到靴子打着姚猛，镖倒没打着。想着要再往外发暗器，又怕劳而无功。焉知晓他这一镖惹出祸来了。姚猛骂道：“山贼，狗娘养的！打算着就是你会暗器。你瞧瞧二大爷的这个鏊子！”说毕，冲着朋玉镗唧唧打将出来。没打着，打着就不是这个声音了。这镗唧唧，是在山石上头出来的声音。

再说暗器是打暗中来，他这是直嚷，我这里有铁鏊子。再者前番说过，他的鏊子有准头，如今连打五六鏊也没打着朋玉。此时是动手，寻常是打着玩儿。那个坦然不动心，这个越慌越打不着人，故此白打了几只。二人追贼，一拐山弯，扑通一声，两个人一齐坠落下去。

二人掉在坑中，不知生死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一回

## 龙姚追朋玉贪功受险 智化遇魏真奋勇伤刀

诗曰：

豪情一见便开怀，谈吐生风实壮哉。  
滚滚词源如倒峡，须知老道是雄才。  
初逢乍会即相亲，旷世豪情属魏真。  
论剑论刀河倒泻，更知道学有原因。

且说这龙滔、姚猛两个，本是浑人，对着山贼也不明白。前头已经说过，是贼都有他得力的地方，怕是遇见扎手的，或是官人，或是达官，或是真有能耐的人，他们抵敌不过，就把人带到有埋伏地方去了。埋伏之地，总在树林深处。预备犁刀、窝刀、绊腿、扫堂棍、梅花坑、战壕等。自要刨得深，上头搭上蒲席，盖上黄土，留下记认。不留下记认，带路的就掉下去了，过云雕朋玉为什么没上山，顺着边山而跑呢？就为把他带到埋伏里头去。镖虽打出去了，打的人也不重，自己几乎中了人家的鏊子。因此，咬牙切齿，愤恨之极，把他们带人埋伏里头来了。

两个人自顾贪功心盛，一拐山弯，足下一软，扑通通就坠落下去了。两个人生就的皮粗肉厚，骨壮筋足，虽摔了一下，不大要紧。爬起来，拿刀的拿刀，拿锤的拿锤，就往上蹦。上

蹿了三尺多高，照样脚踏实地。他们在底下乱骂，上头过云雕也是乱骂，说：“你们两个人上来！”姚猛说：“你下来！”朋玉是没有兵器。忽然想了个主意，拿石头往下砸。这两个人就要吃苦。

还是这句话，说书的一张嘴，难说两家话。自从朋玉那兵器一飞，喽兵早就飞也相似报到上边分赃庭去。正是赛地鼠韩良，在桌子上睡觉；玉面猫熊威陪着恩公说话。忽然打外边进来一个喽兵说：“启禀大寨主得知，大势不好了！山下那些驮夫勾来了许多人，实在扎手。头一个与我家三寨主，未分胜负；又过来一个使锤的，与我家三寨主刚一交手，就把三寨主的刀磕飞，特来报知！”大寨主一摆手，喽兵未即退出。忽又进来一个喽兵说：“三寨主败阵。”熊威又一摆手，说：“恩公在此替我看守山寨，待小弟出去看看是什么人。”早把施俊吓得浑身乱战，他本是官宦公子出身，几时又给贼看过大赛！又怕有官人进来，把他拿去，浑身是口，也难以分辩，玉石皆焚。

单说玉面猫熊威，掖衣襟，挽袖袂，拉出一口刀来。大寨主下山，又透着比三寨主有点威风了。锣声阵阵，出了寨栅门。到了平坦之地，正听着“忘八儿的！忘八儿的！”老西们在那里大骂呢。驮夫见喽兵一露面，往两边一分就跑下去了。头一个就是卢爷，撞将上来，先把自己的胡须挽起来，抖擞老精神，摆刀就刹。智爷在旁边暗暗地夸奖。这家寨主，与展南侠的品貌相似。再瞧这路刀上下翻飞，本来卢爷的刀法就好，两下并未答话，就战在一处。

穿山鼠徐三怕大哥上点年岁，战不过这家寨主。和山贼交手，也不论什么情理二字。按说可没有两个打一个的。这是拿贼，哪里还论那些个。徐庆上去，熊威也不惧。这口刀腾避、躲闪得快，便往上就递刀，还是紧手招儿。卢、徐要是含糊一

点，也就输给他了。智爷是真爱熊威，自己又想着正是用人之际，不如将他拿住，劝解他归降，岂不又多添一个人。想毕，也就蹿上去了，将刀一亮，说：“山贼休走！”

忽然半山腰中飞下一个人来。智爷以为是他们的伙计，也就不奔熊威去了。他也并没有看明白是什么人。他就瞧着穿一身白亮亮的短衣襟，又是空着手儿，刚一脚踏实地，智爷随用个劈山式，这刀就砍下去了。见那人往旁边一闪，回手就把二刃双锋宝剑亮将出来，盖着智爷的刀。只听得呛啷一声，就把智爷的刀削为两段，把智爷吓得胆裂魂飞。紧跟着用了个白蛇吐信，直奔智爷的脖颈而来。智爷焉能躲闪，就把双眼一闭等死。忽听半空中传来人声：“魏道爷，使不得！是自家，是自家！”说得迟，那时可快呀！魏道爷把宝剑一抬，智爷就得了活命。

原来云中鹤、北侠绕边山扑奔寨栅门而来。他们离寨栅门不远，听锣声阵阵，望见是玉面猫熊威出来。下面有山西人叫骂。云中鹤同着北侠，就不奔寨栅门了，找着山边的道路要下去。未能到下面，就看着他们交手。先一人，后两人，又上来了一个，共是三个人与一个人交手，难以为情。云中鹤急了，也并没有和北侠商量，自己就蹿将下来，削了智爷的刀。把宝剑跟将进去要杀。听北侠言，道爷把剑往回一抽，念了声：“无量佛。”

北侠也就蹿将下来。那边的玉面猫教徐三爷踢了个跟头，也教北侠拦住说：“自家人，休得如此！”卢爷阻住徐庆，不教杀他。彼此凑在一处，惟独智爷扔了自己的刀把，他上下打量了打量魏真，听他念了声无量佛。见他是个老道，自己暗暗一忖度，别是云中鹤吧？要是他，我这个跟头可不小！

北侠叫道：“大家见见。”与魏真见过面。卢大爷又说：

“徐三爷，你们二位不认得吗？”徐三爷说：“没见过。这位道爷是谁？”北侠笑过：“三弟，你们要不认得，可就叫人耻笑了。这就是徐贤侄的师傅。三弟，你还没见过面哪。”徐三爷一听，说：“原来你就是魏道爷呀！我可疏忽了。见过家信，我也知道小子与道爷学本领。听说小子与你一样，一点儿也不差；你也一点儿没藏私。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难得你们都一个样。”北侠说：“三弟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！全连了宗了。”魏道爷一听，说：“真不错，我们都成了你的儿子了。”智爷说：“道爷，你别听他的。我三哥梦着什么说什么。”徐三爷与老道行了一个礼说：“亲家你别怪我，我说话一点准头没有。我是个浑人。”魏道爷又是气又是笑，怪不得他们家里说过，三爷是个浑人。又有大家在旁说了徐三爷一顿。三爷就此与魏道爷玩笑。

魏道爷、北侠与智爷、卢爷、史云等众人见了一番礼。卢爷又把胡烈叫来，给大众行礼。道爷又与熊威和北侠、智爷等大家见了见礼。熊威问：“道兄长，怎么认得列位？”道爷回答：“也是路遇，提起来才知不是外人。”熊爷说：“既不是外人，请到山门，什么话慢慢地细讲。”智爷说：“这也都不是外人，我们那里两个人，追上你们一个人去了。你们派一个人，我这派一个人，好与他们送一信。”熊威点头，叫来了一个喽兵头目。卢爷也把胡烈叫来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快去迎接追下去的二人，叫他们千万不可动手，都是自家人。”两个人答应而去。

众人上山，看了看已到寨栅门，就遇见南侠、双侠二人。云中鹤与玉面猫熊威与他们三位见过了礼，对叙了些言语，不必细表。

丁二爷说：“这个后山敢是不近哪。”一找徐庆，不知去

向。原来是叫那些驮夫把他截住了，说道：“三老爷，你给我们要车辆怎么样？”三爷说：“跟着我上山，去跟他们要去。”驮夫说：“我们不敢上山。徐庆说：“有我呢。”驮夫不敢去。三爷又把熊威叫住：“你作件好事吧，把他们这驮子车辆给他们吧！”熊威说：“那个驮子车辆我不能不给他们。再说，那是我的恩人的东西，焉有不给之理。”徐庆说：“你们还怕什么！”驮夫方敢上来，但还是半信半疑。仗着胆子上来，到了上边，熊爷吩咐喽兵待承驮夫酒饭。驮夫这才将心放下来了，信以为实，准知道并没害他们的意了。

少刻间，进了分赃庭。施俊正在那里害怕呢，一见他们回来，这才放心。又见进来许多的人。智爷先过来见施俊，先把自己的事情说明。施俊赶着行了礼，说：“是智叔叔么？”智爷与北侠等都见过了礼。这才彼此大家谦让座位。施爷再也不肯坐上座。却是何故？只因都是盟弟的叔叔、伯父，他如何敢坐上座。让了半天，大家按次序而坐。残席撤去，重新另换了一桌。大家彼此正要用酒，忽然间，大汉龙滔、姚猛、过云雕朋玉，连胡烈一同进来了。喽兵归防地去了。

原来龙滔、姚猛正在坑中，朋玉拿石头乱砸倒不要紧，他们可以在里头躲闪。好在姚猛皮糙肉厚，打上几下也不要紧。朋玉在外头打不死这两个人，干着急，一点法子没有。忽然急中生巧，想起一个主意来。浑人原来也有个浑法。自己到了南边，挑了一块石头，约有三四百斤重，用尽平生之力，把这块石头运过来了。运到坑沿，答讷着说话，想把他们二个人诓到坑沿边来，纵然砸不死两个，也砸死一个，那可就好办了。他把石头放下，奔到坑沿答讷着与他二人说话。叫道：“两个小子，我劝你们一事情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”龙滔说：“好姓小子，你劝我们什么事？”朋玉说：“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

龙滔说：“你把我诓过去，要拿石头打我们。”朋玉一拍巴掌说：“你看我有石头没有？我劝你们归了我们夹峰山吧。我是喜欢你们两个。如不然，山上喽兵一到，就要了你们两个的命了。”龙滔听出便宜来，说：“你教我们降你，得把我们拉上去。”朋玉说：“你二人准降，我就把你们拉上来。”龙滔说：“我们准降。拉上我们去吧！”朋玉说：“等着我解带子。”朋玉一转脸，将石头搬起来，照他们二人头顶正要打下。

也是活该龙滔、姚猛两个人命不该绝，五行有救。要是胡烈与喽兵晚来一步，纵然不死，也得砸个骨断筋折。忽听背后喊声震耳，朋玉回头一看，只见胡烈与喽兵急急跑到，口内叫说：“寨主爷，休伤他二人的性命！是一家之人。大寨主有令，不教动手。”到了跟前，胡烈与朋玉见了，对着学说他们大寨主的事情，胡烈也对着坑内学说了一遍。然后胡烈将带子解下，先把龙滔救上来。又扔下带子去，龙滔与胡烈两个人把姚猛提将上来。胡烈叫龙滔、姚猛与朋玉见了见礼以后，三人说道：“不打不相交。”这三个人真相相近。不必细表。

一路上，捡刀拾枪，依旧路而回。来至寨门，进了寨栅门，到了分赃庭。熊威与众位见过，彼此对施一礼，也就落座。智爷叫龙滔、姚猛与魏真见礼，又与大寨主见了一见。见毕，云中鹤说：“你们几位在此更好，贫道有件事情奉恳众位。”智爷说：“有话请讲。”魏真说：“我这三个盟弟，情愿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求你们几位作个引见之人。”大家连连点头说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智爷说：“我们大众与白五爷报仇，打算请道爷出去一力相助，不知道爷肯从不肯？”魏真道：“无量佛！”徐庆说：“不用念佛了！亲家，你总得出去，没有你不行。”忽听打外面窜进一人，扑扑摔倒在地。众人一看，好不诧异。

若问来者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回

## 北侠请老道破网 韩良泄大人机关

词曰：

最喜快人快语，说话全无隐藏。  
待人一片热心肠，不会当面撒谎。  
三国桓侯第一，梁山李逵最强。  
夹峰山上遇韩良，真是直截了当。

且说大家正在各说其事，北侠和智爷他们分别讲了路上看见的事情，又问施俊的来历根由。施俊就把他家里天伦染病，携眷归固始县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俊又打听了一下艾虎的消息。

正说话之间，忽然打外边进来一人，扑通趴倒在地。众人一瞧，一怔。南侠、智爷等皆不认得。喽兵过去，赶紧将此人扶将起来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垢，他就在这边坐了。再瞧玉面猫熊威、过云雕朋玉，羞得面红过耳。就见他说：“哥哥新来了这些人，也不给我见一见，都是谁呀？”后来玉面猫说：“贤弟，你今天多贪了几杯。明天早起再见吧，你仍然在外面歇息去吧。”赛地鼠韩良哪里肯听。虽然他坐在那里，还是身躯乱晃，他总说他没醉。一回头瞧，挨着他就是龙滔、姚猛、史云，随即问：“你们几位大哥是打哪里来，上哪里去？”这浑人不管那些个，有什么说什么。龙滔等说，打襄阳上武昌。赛地鼠

韩良哈哈一笑说：“你们上武昌干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我们上大人那里去，给大人请安去。”醉鬼一笑说：“你们说别的还可以，要说给大人请安去，这话我不信。大人准……”说到这准字，往下没说出来，就教熊威接过去了，说：“你糊糊涂涂的还不外头睡觉去，还要说些什么！”过云雕朋玉说：“你睡觉去吧，二哥，别胡喷了！”智爷早已听出十有八九，内中有事，说：“寨主们不必拦他，我们倒对脾气。我要同着这位哥哥谈谈。”一回头叫龙滔：“这边坐着。”他倒奔了那里去了。玉面猫熊威说：“千方可别听他的话，他是个疯子。不用听他的。”智爷说：“不用管我们的闲事。”冲着韩良又说：“兄弟，你没有我岁数大。”韩良说：“差不多着呢，你是哥哥。”智爷说：“这咱们就在一块作官了。”韩良说：“什么？”智爷说：“已说明白了，你们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有开封府的护卫老爷们保举你们作官。”韩良说：“教什么人去提说。”智爷说：“见大人。”韩良说：“大人在哪里？”智爷说：“在武昌府。”韩良说：“武昌府有大人吗？”就见玉面猫颜色都变了，说：“可别听他的。他喝得大醉，又是个疯子。”又说：“二爷还要说些什么？”智爷说：“我已经说过，你不用管呢。任凭他说出什么话来，与他无干。方才这位贤弟说的话中有因。我索性说说，我们把大人丢了，正在各处寻找大人呢。既是这位贤弟他知道的确，只管说出来。知情举者，可免一身无祸。你只管说吧。”云中鹤在旁说：“这个事怎么连我都不知呢？”北侠暗想：“黑狐狸精，真有道儿。”大家催着说。

赛地鼠韩良可就说：“你们丢了大人，知道什么人盗去不知？”智爷说：“我们知道是沈中元。”韩良说：“对了。”智爷说：“我们可不知他把大人盗在什么地方去了。”韩良说：“在我们这住了一夜。他姑母、他表妹都在后头跟我嫂嫂住着。

车上拉着大人，他们如今上长沙府朱家庄。那里有兄弟二人，一个叫朱文，一个叫朱德。方才你们说见大人，哪有大人呢？”

玉面猫说：“好，你知道的真不错。众位老爷们，我们都该着什么罪过吧！与盗大人的结交来往。”智爷说：“大宋的规矩：家无全犯，儿作的儿当，爷作的爷当。除非你们帮着动手，那就没了的说了。现今既然有了下落，咱们谁去迎请大人？”北侠说：“我去。”南侠说：“我也去。”双侠、智爷全去。过云雕朋玉说：“你们认得吗？”智爷说：“我们到那里现打听吧。”过云雕朋玉说：“我跟你们去，我带路。”卢爷说：“我也还要去呢。”智爷说：“你们不用去。去这些人干什么？”卢爷说：“我们在武昌府等。”智爷说：“对了。你们在武昌府候等。”

智爷又冲着寨主说：“这些个喽兵，熊爷问问他们怎么样？”随即叫道，问明众人，异口同音说：“全都愿意弃了高山，跟随大人当差，恳求老爷们指一条明路。”智爷告诉熊威说：“君山如今受了招安，把喽兵打发那里去。等着万岁爷有旨的时节，仅是吃粮当差。”熊威大喜。智爷叫拿文房四宝，写了书信，交与熊威说：“你们二位拿着书信，携着宝眷。扑奔君山。君山后面也有女眷，叫钟大哥把你宝眷安置妥当。你们就在那里听我们的信息。我们到了襄阳，定必要去请你们去。魏道爷的事，咱们是一言为定了。”道爷说：“白日之时，穿着这一身衣服也实在是难，你们打发个人去庙内，把我道袍取来。”熊威打发喽兵到云清观去取道袍，随即把锦笺带来。等取道袍穿上，就不细表了。

施公子也于第二天，教驮夫拾夺车辆、驮子起身。金氏辞别了后寨的夫人，送了许多的东西物件，赏了后寨婆子丫环。后寨夫人亦送了金氏些个物件，也赏了金氏的婆子丫环银两。

二人拜为干姊妹，从此洒泪而别。到外边，上了驮轿车辆。施俊在前边辞别大众，熊威瞅着施俊走，总有些个放心不下，对大众说：“我恩公这一走，前面还有几座山，如今都有许多强人，万一有失，如何是好？”智爷说：“不然，熊贤弟你就送他去，教韩贤弟他们同喽兵保着嫂嫂亦未为不可。”熊威说：“我二弟糊涂，倘若到了君山，说得不明，又怕教钟寨主挑眼。”赛地鼠韩良说：“不然，我保着恩公去，你嫌我说不明白。”云中鹤说：“这倒使得。”智爷也说使得。韩良自己带了刀，拿了银两，辞别大众，保着施公子，一同起身。云中鹤说：“咱们到武昌府再会，我要先走了。”钻天鼠卢方，穿山鼠徐庆，大汉龙滔、姚猛、史云、胡烈一同起身，辞别大众说：“到武昌府见。”众人并不往外相送。

喽兵头目及众人拾夺包裹等等，用骡马驴牛驮着。雇来的驮轿，教夫人坐上，先打发喽兵头目，陆陆续续下山去了。粗糙东西，一概不要。大家一议论，放火烧山。顷刻间烈焰飞腾。北侠、南侠、双侠、过云雕朋玉，扑奔长沙府。熊爷保护着家眷上君山。

再说赛地鼠韩良，保护着施俊上固始县。走不甚远，就到前面一带树林。正穿林而过，有几人打树林出来。还是书童眼快。说：“相公爷，那不是艾二相公吗！”施俊一瞧，何尝不是。头一个就是艾虎。还有徐良、胡小记、乔宾，他们办完了尼姑庵的事情，晓行夜住，正走在此处。忽见前面来了些个驮子、驮轿、马匹，见马上的相公下了坐骑，艾虎一瞧，是施大哥。告诉徐良、胡小记、乔宾说：“是我盟兄。”过来与施俊磕头问好。遂说：“我有几个朋友，来给见一见。这是陷空岛我徐三叔跟前的，也是行三，叫徐良，外号人称山西雁，是我盟兄。这是施公子，叫施俊，也是我盟兄。你们二位见见。”

彼此时说了些谦逊的话。艾虎又让盟兄胡小记、乔宾和公子相见。施公子又把韩良叫过来，与艾虎等四人也见了一见。艾爷又过去打驮轿上见了嫂嫂。

前边有个镇店，彼此俱在此处住下。到店中，住了五间上房，五间南房。五间上房住了金氏、丫环等，五间南房施公子与小爷居住，配房从人居住，驮夫等俱在外边。在店中洗脸，烹茶，用晚饭。艾虎问施俊：“从何而至？”施俊就把家中天伦染病，打长沙府回家，路过夹峰山被掠，又遇见大众多人，说了一遍。

清观见师父去。施俊说：“也起身上武昌府去了。”徐良说：“大人有了下落，也就他起身上武昌府去了。徐良说：大人有了下落，也就好办了。大概我师父也是找大人去。”施俊说：“说来也是。”徐良说：“咱们大家也上武昌府吧。”施俊冲着艾虎说：“艾贤弟，有件事我打算奉恳。”艾虎说：“咱们哥两个，怎么说出奉恳二字来了。什么事？哥哥说说。”施俊说：“韩兄他们大众本是奔君山，又怕我道路上有失。贤弟若要无事，你同着我们走上一趟，如何？”艾虎连连点头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一夜晚景不提。次日给了店钱、饭钱。徐良、胡爷、乔爷奔武昌。韩良追熊威奔君山。艾虎保者施俊，路过卧牛山。

一段热闹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回

## 力举双兽世间少有 为抢一驴遭打人多

词曰：

为人居在乡里，第一和睦为先。  
谦恭下气好周旋，何至带人恨怨。  
才与东邻争气，又同西舍挥拳。  
强梁霸道恶冲天，到底必遭灾难。

且说艾虎保着施俊，扑奔固始县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蒋四爷节同着柳青扑奔娃娃谷，一者找大人，二来找他师娘。离了晨起望，直奔娃娃谷。离晨起望不远，还是君山的边山呢，就见山坡上有一个小孩子，长得古怪，身不满五尺，一脑袋的黄头发。身上穿着蓝布袄，蓝布裤子，赤着双足，穿着两只蓝趂鞋，生得面黄饥瘦。两道立眉，一双圆目，两颧高，双腮窝，鹰鼻尖嘴，梳着双抓髻，腰中别着个打牛的皮鞭子。山坡上约有数十只牛，黑白黄颜色不等，也有花的。只见这两头牛闷的一声，往一处一撞。原来是二牛相争，头碰头嘣嘣地乱响；角搅角，也是嘎楞楞乱响。蒋爷说：“老柳，不好啦！那个病孩子要死。”柳青一看，这个小孩子过去，往两个牛当中一插手，揪着两只牛角，说：“算了吧，两小厮瞧我吧！”蒋爷看着这孩子瘦小、枯干、体弱，那莽牛有多大力？常说牛

大的力量。别说这个孩子，就是自己夹在当中，也不是耍的。好奇怪，这孩子揪住了牛角，那牛眼睛瞪圆，闷闷的乱叫，干用力，撞不到一处。这孩子就说：“你们要不听话，我要打你们了。”蒋爷说：“这个孩子的膂力，可实无考较了。老柳哇，你看这两头牛你能支持得住么？”柳青说：“不行，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膂力。这孩子真怪，怎么这么大膂力呢？”蒋爷说：“可不知他是什么人家的。此子日后必然不凡。如果真要是象韩天锦那个样子，也不足为奇。可这是真瘦真有力气，不愧是神力。要有工夫，我真想问问这孩子在哪里居住，叫何名姓。”柳爷说：“谁管那些事情，走咱们的吧。”蒋爷点头。两个人也就走了。

走不甚远，穿了一个镇店。过去此地方，却是南北的大街，东西的铺户。正走在北头，见一个人骑着马，有十八九岁，歪戴着翠蓝武生巾，披着翠蓝英雄氅，薄底快靴，手中拿定打马藤鞭，面赛窗户纸，青中套白，白中套青，五官略透着清秀。后头有几个从人，都是歪戴着箍巾，披着衣裳，俱在二十来岁。跟着马乱跑，迎面吆喝：“走路之人，别撞着我们，少爷来了，都闪一闪。”

可巧由小巷口出来了一个小孩子，拉着一匹大黑驴，粉嘴粉眼，四个银蹄子。一眼就被这个武生相公看见了，回过头来叫了一声：“孩子们，好一头驴呀！给大爷抢过来！”从人答应一声，就过去拦住路口，说：“小子，站住！把这驴还我们吧。”那个孩子说：“凭什么给你们？”这许多的恶奴过去，不容分说，伸手就将驴拉过去了。那个小孩子说：“抢我呀！”豪奴说：“我们的驴，丢了一个多月了。你还敢放出来。我们大爷积德。不然，就拿你送到官府内，当贼治你了。”那个孩子哪能肯给。架不住这边人多，上去就是一个嘴巴。又过来几

个恶奴，就有拉腿的，就有拧胳膊的，七手八脚，打了一顿。这孩子是直哭直嚷说：“众位行路的，救人哪！”蒋爷将要过去。再说蒋爷行侠作义的，天生就侠肝义胆，如何见得这个光景！

忽见由南往北来了数十头牛，牛上骑着三个小孩子，内中就有那个瘦孩子，大大咧咧地赶着牛。这个拉驴的小孩子一眼看见了，说：“大少爷，有人抢咱们的驴哪！”那个孩子跳下牛背来说话，还是个大舌头，说：“谁敢抢咱们的驴！他可不要脑袋了？”那孩子说：“你快来吧，他们要抢着跑了！”蒋爷就知道，夺驴的这个苦吃上了就不小哇！他回头告诉那人。那个赶着牛走过去了，一把拉住。就听见扑通扑通的躺下了好几个。他叫着那个拉驴的孩子说：“你拉着回家，不要告诉爹爹。”那几个躺下的爬起来，就告诉那个骑马的去了。说：“大爷，看见了没有！那愣小子来了，敢是他们家的驴？”马上那个人说：“他们的驴，教他们家拉去了吧。这可不好意思要了。上辈都有交情，怎么好意思为一个毛驴变脸。走吧，走吧！”为是当着瞧热闹的，弄个智儿好走。焉知晓那个瘦孩子不答应，过来把马一横，说：“小子，你为什么讹我们的驴？”马上的人说：“兄弟……”底下的话还没出口，瘦孩子说：“谁是你兄弟？我是你爷爷！”那人说：“别玩笑，咱们上辈真有交情。”瘦孩子说：“今天你不叫我爷爷，不教你过去！”马上的人真急了，一横心想着：“要了他的命吧！”用力一拍马，那马往前一回，就冲着这个瘦孩子去了。蒋爷一瞅，知道他躲闪不开，就听叭的一声，蒋爷倒乐了。原来马冲着过去，他用左手向着马的眼睛一触，马往外一拨头，他又右手冲着马脖子叭的一声，那马嘶溜溜叫唤起来，一看，马脖子教他打歪了。他冲着马的膝寸子，横着踹了它一脚，马扑通栽倒，就把那人的腿

压住了。这个过去一抓，蒋爷知道那个小孩子的力量不小，过去准会打死他！怎奈这马上摔下来的那个人，倒不生气儿，反苦苦衷告，一味的求饶，兄弟长，兄弟短，说了无数的好话。那个孩子说：“非得叫我爷爷，我方饶恕与你！”这个也好，就叫了他两声：“爷爷！爷爷！”瘦孩子这才撒开手说：“便宜你，以后别讹爷爷的驴了。”

从人过来，揪着马的脖鬃，才把那人的腿抽出来。他一瘸一拐，走到铺子门首，找了个坐物坐下，只在那里生气。那个马，也是不能走啦。又见瞧热闹的围着，纷纷议论。柳爷说：“咱们是走，还是住在这里？”蒋爷说：“我要住在这里，管这个闲事。依我料，此事绝不能善罢干休，必有后患。咱们又没有工夫。”柳爷说：“咱们走吧，天气可不好哇！大雨来了。”果然二人行不到二里之遥，天就阴云密布。蒋爷说：“快走吧。”天不好，又走了不远，点点滴滴雨就落下来了。只见道北有一座广梁大门，暂避一避，打算着要不住雨时节，就在这家借宿一宵。

正在此处盘算，猛见打里头出来一位老者，年纪六旬开外，头戴杏黄员外方巾，身穿土绢大氅，面如紫玉，花白胡须。后面跟着两个从人。却说蒋爷性情到处是和气的，问道：“老员外爷，在家里哪。我们是走路，天气不好，暂且在此避一避。”员外一笑说：“这算什么要紧的事呢？里边有的是房屋，请二位到里边避一避吧。”蒋爷：“我们不敢打扰员外。”员外一定望里让，蒋爷和柳青就搭讪着谢了一谢，随着员外进去了。

一拐四扇屏风，一溜南房。启帘未到屋中，员外叫人献上茶来。蒋爷心内暗道：“别看人家可是乡村居住，很有点样式。”又见有个外书房，屋里头幽雅沉静，架儿上经、史、子、集。彼此分宾主落座。员外问：“二位贵姓高名，尊乡何处？”

柳爷说：“在下凤阴府五柳沟人氏，姓柳，单名一个青字。”蒋爷说：“小可姓蒋，名平，字是泽长。”那位员外一听，慌忙站起身来说：“原来是贵客临门，失敬失敬。此处不是讲话之所。请二位到里边坐。”又重新谦恭一会，随着又到了里边庭房。叫从人献茶。蒋爷就问：“员外贵姓？”员外说：“小可姓鲁，单名一个逐字。”蒋爷说：“怎么认识小可？”员外说：“久仰大名，只恨无缘相会。我提个朋友，二位俱都认识。”蒋爷说：“哪一位？”鲁员外说：“此人在辽东作过一任副总镇，均州卧虎沟的人氏，人称铁臂熊。”蒋爷说：“那是我沙大哥。我们认识。”员外说：“我们一同辞的官。”蒋爷说：“我再提两位，大概你也认识。”鲁员外说：“是谁呢？”蒋爷说：“石万魁、尚均义。”鲁员外说：“那是我两个盟兄，俱已辞官了。到如今直不知道他们飘流在何处？”吩咐一声，摆酒。蒋爷说：“来此不当讨扰。”员外说：“酒饭俱是现成，这有何妨？还有大事相求呢！”真是个大家，不多一会，摆列杯盘。不必细表。

酒过三巡，慢慢谈话。蒋爷说：“方才大哥说有用小弟的所在，不知是何事相派？”鲁员外说：“四老爷有几位门人？”蒋爷说：“一位没有。”鲁员外说：“我有个小儿，实在愚昧不堪，恳求四老爷教导于他。”四爷说：“那有何难，只是一件，我的本领不佳。”员外说：“你不必太谦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何不请来一见。”员外吩咐从人说：“把公子叫来。”

从人答应一声，不多一时，从外边走进一人。蒋爷一瞅，就是一怔。却是何故？这就是方才力分双牛的那小孩子。员外叫过来说：“给你蒋四叔行礼。”见他作了一个揖。员外大怒说：“你连磕头都不会了！”这才复又跪下磕头。蒋爷用手一搀说：“贤侄请起。”鲁员外又教他与柳爷行礼，说：“是

你柳叔父。”柳爷用手扶起。蒋爷说：“贤侄叫什么名字？”就见他特特了半天，也没有说清楚。蒋爷暗笑：“我要收这么一个徒弟，可教人说我把机灵占绝了。”员外在旁见他说话结巴，只气得要打他。蒋爷把他拦住。还是员外说：“他叫鲁士杰。”到后套《小五义》上，小四杰出世，四个人各有所长的本事。下文再表。

单言蒋爷见他站在一旁，却又把衣服更换了，不象那放牛的打扮了。蒋爷说：“方才我这个贤侄在外头闯了个祸，大哥可知么？”这一句话不大要紧，鲁士杰一旁听见，颜色改变，吓得浑身乱抖。员外问：“士杰，你外边闯下什么祸了？”士杰哪里肯说。蒋爷一想，很觉着后悔，说：“大哥别责备他，一责备他，小弟脸上不好看了。”员外说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，要教他说明，我绝不责备他。”蒋爷说：“可不怨他的过错，我替他说明吧。”士杰说：“四叔叔。你不用说；说了，我就要挨打。”蒋爷说：“我给你说，焉能教你挨打。”

蒋爷就把夺驴之事，对着鲁员外细说了一遍。员外一怔，说：“可不好，这个人家可不是好惹的。既然惹着他们的少爷，大概不能善罢干休！”蒋爷说：“他们是何许人物？”员外说：“大概是个贼。”蒋爷说：“那还怕他倚官倚私？倚官，我是皇家御前水旱带刀四品护卫之职，这是倚官办。或俺私办，别看我没有文书，护卫之职应当捕拿盗贼。这个人姓什么，叫什么？他是怎么回事？哥哥你说吧。”

员外说：“此人就住在我家东边。我们这村子就叫鲁家村，我们姓鲁的甚多。他们住东鲁家村，我们住的叫西鲁家村。”蒋爷说：“他们也姓鲁？”鲁爷说：“不姓鲁。他们姓范，叫范天保，外号人称闪电手。”蒋爷说：“他这外号就是贼。难道他还敢任意胡为不成？”员外说：“他倒不任意胡为。只他

的两个妻子可恶！”蒋爷问：“他这两个妻子也有本事？别是女贼吧？”员外说：“是两个跑马卖艺的大姑娘。先娶的叫喜鸾，人家本不卖，指着她挣钱。皆因范天保有钱，他给人家金银财宝，应着明媒正娶，这才娶过来了。过门之后，就养了一个儿子叫范荣华，小名叫大狼儿。又十数年，跑马卖艺的又教了一个女儿，他又看上了这个。就是二房，这个叫喜凤。花费多少银子、金子，应着老头老婆养老送终。也在他们家里住着，也出去卖艺。大狼儿到了十六七岁，因戏弄邻家的妇女，被人苦打了一顿。当日晚间，那家被杀一两个人。左近的地方，无头的案不少哪。官人在他门口栽桩，总没破过案。对着他父亲，衙门里头又熟。今日咱们家的孩子，打了他家的孩子。他岂肯善罢干休。今晚间必来。”一回首，叫着士杰说：“我年过六旬，就是你一个，你倘若被他们暗算了，你叫为父是怎样过法？”士杰说：“特、特、爹哇，他们要来，我拧、拧、拧他们的脑、脑、脑袋。”蒋爷说：“他们今夜晚要是不来，是他们的造化。他们要是今夜晚来的时节，有我同柳贤弟，将他拿住，或是结果他的性命，以去后患，也给此一方除害。”柳爷答言说：“连我都听着不服。真要有此事，咱们还不如找他家里去呢。”蒋爷说：“那事也不妥。他不找咱们来便罢；他若是找了咱们，那可就说不得了，结果了他的性命。”

鲁员外又问：“这个徒弟你要不要哇？”蒋爷说：“怎么不要呢？好意思不要哇！”员外叫士杰：“还不过去磕头！”士杰真就立刻趴在地下，咕咚咕咚磕了一路头，也不知道磕了多少个。员外说：“四弟，这可是你的徒弟了。”蒋爷说：“我这个徒弟，你要打算着教得他象我这么机灵不成啊。”员外说：“还用象你，只要你教他稍微明白点就得了。”这也是闲言，书中不必多表。

说话之间，天已不早，就在庭房内安歇。员外要陪着二位，也在庭房内作伴。蒋爷不让，说：“你今天先在后面吧。万一后面有点动静呢，也好给我二人送一个信。”鲁员外也就点头，到后边去了。嘱咐了女眷们把门户关闭严紧。若有什么动静，急速喊叫，不可错误。

天交三鼓，突然外边一响，蒋、柳二位急忙出来拿贼。要知怎样拿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回

## 翻江鼠奋勇拿喜鸾 白面判努力追喜凤

词曰：

自来治家有道，不可纵子为凶。  
妇人之言不可听，劝着吃亏为正。  
日日为非做歹，朝朝任意欺凌，  
不思天理学公平，难保一家性命。

且说鲁员外归后安歇，保护着他的家眷。那屋里要有什么动静，就叫他们嚷嚷，不可出来，把家人也都嘱咐好了，都预备下灯火兵器。

蒋爷打洪泽湖丢了分水峨眉刺，永不带兵器。无论哪里用着时候，现借十八般兵刃，哪样都行。今夜晚间与员外借了一口刀，一问士杰，什么也不会，问他：“难道说没有跟着家里学过吗？”他说：“学过了五天，挨了十一顿打，就不教了。”因何缘故？是头天学了二天忘，白日学的晚晌忘。一忘就打，未天晚晌挨了两顿打。员外一赌气，不教了。下文书蒋爷教了他八手锤，外号叫赛玄霸，成了一辈子名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晚间嘱咐明白，别管有什么事，不许他出去。也是浑孩子，初鼓后躺下就睡了。

天交二鼓，蒋爷与柳青拾夺利落，别上刀，吹灭灯烛，闭

上门，盘膝而坐，闭目合睛，吸气静养，等着捉贼。

天到三鼓，忽听院落之中哐啷一响，就知道是问路石的声音。两个人戳窗棂小月牙孔往外一瞅，由东边卡子墙，唰！下来了一条黑影。

蒋爷拿胳膊一拐，柳爷悄悄地把门一开，把刀亮将出来。看准了是那女贼。蒋爷在柳爷耳边告诉他一套言语。柳爷点头，正对着女贼要奔窗户这里窥探，迎面蹿将上来，就是一刀。那女贼真利便，好快，直是折了个反跟头相似，就到当院之中了。虽是晚晌，柳爷眼光儿也是看的顶明白。

那女贼一块青绢帕把发髻扎了个挺紧，穿着一件绑身的青小袄，青汗巾子煞腰，青中衣，窄窄的金莲，登着软底的弓鞋，并没戴着钗环，粉白的脸面，必是蛾眉杏眼，背后勒刀，腰间咕咕噜噜有个囊，可又不是镖囊。一个反跟头蹿在当院，柳爷一个箭步跟上，又是一刀。女贼也把刀拉将出来，彼此交手。此时天已不下雨了，满天星斗。柳爷暗暗夸奖女贼，三寸金莲，蹿进的真快，刀刀近手，神出鬼入。柳爷本领也不弱，女贼终是胆怯，怕柳爷叫人。人要一多，她走着就费事了。虚砍一刀，往下就败，直奔东墙而来。柳爷一追，女贼一回手，叭一流星锤。柳爷看见是暗器，一闪身，没躲开，嘣一声，正中肩头。柳爷哎哟把身子往下一蹲，女贼把流星往回一收，用手抓住，蹿上墙头，往下一飘身子。忽然扑就是一刀，女贼哎哟一声，由墙上摔将下来。

原来是蒋四爷与柳爷耳边说了几句话，就是这个言语。不然，怎么柳爷动手，蒋四爷不见呢？蒋爷预先蹿出墙外，在那里蹲着，等着她必由之路。而且知道打哪里进去，必是打哪里出来，预先就在那女贼过去的地方等，等她往墙头一蹿，蒋爷就看见了。她往下一飘身，蒋爷往上一反手，叭就是一

刀背。刀背正打在迎面骨上，慢说是个女贼，就是男贼也禁受不住。这还是蒋爷有恩典，拿刀背打的。要是拿刀刃一砍，双腿皆折。把她打下墙来，蒋爷嚷：“拿住了！”柳爷也蹿出来了，虽然肩头上受了她一流星锤，打得不重，又是左肩头。柳青飘身下墙，问：“四哥怎么还不捆？”

蒋爷是行侠义的，最不爱捆妇女。再说，要是四马攒蹄，总得抬胳膊拧腿。四爷只是把她打下墙来，用脚将她刀踢飞，在旁边蹲着看着。一者女贼没刀，就不要紧了；二来腿带重伤，一站起来，又扑通一躺。不多时柳爷就出来了，蒋爷叫他捆人。柳爷把她恨入切骨，抬胳膊拧腿就把她捆将起来，提溜着由垂花门而入。

那日晚间，蒋爷的主意，不叫关垂花门。柳爷把女贼提溜到上房屋中。她是苦苦求饶。柳爷索性撕衣襟，将她口中塞物，仍然把门对上。柳青说：“四哥，我还受了她的伤了哪。”蒋爷说：“你受了什么伤了？”柳爷说：“她一败，我一追，受了她一流星。”蒋爷说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柳爷说：“在左肩头上。”

正说话间，听着院里咳嗽一声，原来是鲁员外。交三鼓之后，哪里睡得着？自己拾夺利落衣襟，预备下刀索。没什么动静，自己出来，走到院中咳嗽了一声，试试蒋爷睡了没有。一咳嗽，里头一答言，把员外让将进去，把千里火一晃，叫员外看看这个女贼。低声就把如此如彼的话说了一遍。蒋爷说：“你不是说他们家里，连男女都是贼吗？少刻还有来的。你先在后边等着。要是来一个，拿一个；来一对，拿一双。”员外点头，归后去了。他们仍把门关上，只是虚掩。

两人复又坐下，静听外边。天交五鼓，听问路石吧哒一响。蒋爷拿胳膊一拐，柳爷忽听后夹道蹬、蹬、蹬有脚步的声音。

蒋、柳二人开门出去。原来是前头跑着个女贼，后头追的是鲁员外。

你道这两个女贼，可是鲁员外说的不是？正是，分毫不差。皆因闪电手范天保作了些好买卖挣了家，成了业。但可也没弃了绿林，就在此处居住。果然是先娶的喜鸾，又买的喜凤。喜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爱如掌上明珠一般，娇生惯养。这溜街坊邻舍，从小儿小孩们，谁要打了范大狼，范天保倒不出去。不是他娘出去，就是他妈出去——他管着喜凤叫妈，与邻居吵闹，就是男子，也打不过天保这两个女人。男子常有带伤的，打遍了街巷，谁也不敢惹。大狼越大，越不好了。街坊有少妇长女的，直不叫他进门。也有闹出事来，与他告诉的，晚晌家中就是无头案；也有告状的，可是永远没破过案。

这天可巧大狼为抢驴，被鲁士杰将家人也打了，马也打坏了，算央求着他没挨着打。回到家中，与他娘、妈一哭，饭也不吃了，叫给他报仇。不然，他活不了啦。他娘说：“教你练，你老不练。你若要练会了本事，如何当面吃苦。”大狼给他娘、妈磕了一路头，求他娘、妈断送士杰的性命。喜鸾、喜凤俱都应承了，哄着叫他吃饭。养儿不可溺疼，这就是溺疼之过。也是他们恶贯满盈。大狼他娘、妈把此话告诉了范天保。天保犹豫，说：“鲁家可不是好惹的呀！再说咱们与鲁家素常怪好的。他们那是傻小子，必是咱们这个招了人家了。不然，我去见见众贤去。叫他责备责备他那儿子，何苦动这么大参差。”原来鲁递号叫众贤。喜鸾把脸一沉说：“我的儿子，不能出去叫人家欺负去！为死为活，都是为的我那儿子。命不要了都使得，也不能叫我那儿子出去栽跟头！现在咱们的马，叫他们打坏了；现在咱们家人带伤，倒给他赔不是去！你怕他呀！我今天晚晌去，我要不把他这个孩子剁成肉酱，誓不为人！”说毕，气得

浑身乱抖。不然，怎么说家有贤妻，男儿不作横事。范天保又是惧内，可巧喜凤在旁说：“这事不用你管，有我们姐两个，绝给你惹不出祸来。”又是激发的言语。究属总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鲁家要没有蒋平、柳青在那里，鲁家满门有性命之忧。

天交二鼓之半，先是喜鸾去的。天保与喜凤饮着酒等着。左等不来，右等也不来。天交五鼓，喜凤放心不下，说道：“大爷，我去看看我姐姐去吧。天气太晚，鲁老头子也会点本事，别是与我姐姐交了手了吧。”天保说：“不然，我去。”喜凤说：“不用。还是妾身前往。”说毕，脱去长大衣服，摘了簪环首饰，绢帕蒙头，汗巾煞腰，换了弓鞋，背后勒刀，挎上流星囊，蹿房跃脊出去，直奔鲁家而来。蹿上了东墙，吧哒问路石往下一扔，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，飘身下来。不先奔房屋，先找她姐姐。顺着东墙根，施展夜行术往前。早见打腰房之中，蹿出一个人来。提着一口刀，扑奔喜凤。就是鲁员外。那鲁员外回到他的屋中，那里能睡？不时把着窗户往外瞧。看见贴着东墙一条黑影，提刀追去。喜凤转头就走，老头子追了一个首尾相连。喜凤一扭身，撒手流星，叭叉一声，鲁递栽倒在地。喜凤回身抽刀就刹。

若问鲁员外生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回

## 鲁员外被伤呕血 范天保弃家逃生

词曰：

放目苍崖万丈，拂头红树千枝。  
云深猛虎出无时，也避人间弓矢。  
建业城啼夜鬼，淮扬并贮秋尸。  
樵夫剩得命如丝，满肚南唐野史。

且说喜凤本是卖艺出身，专会打流星，百发百中。一根绒绳上头拴着个铁甜瓜头儿，打将出去，往回里一拉，又接在手中，百发百中。

论本领鲁员外本会的是在马上使长家伙，冲锋打仗，对垒厮杀。要论平地高来高去的能耐，本不甚佳。再说又是夜晚之间，眼光不大很足，对着喜凤一跑，他打算是喜凤不敢和他交手了。追到前院将要叫蒋爷帮着拿贼，只见喜凤一扭身，他本是弓着腰追，亏他把身子往上一挺，不然流星正中面门。他胸膛之上中了流星，哎哟一声，撒手扔刀，扑咚躺在地下。喜凤抽刀，将要杀下，以听见她身背后嗖的一声，一阵冷风相似。别瞧喜凤是个女流之辈，工夫也算到家。没有回头，就看见了，往前一弯腰，闪开了蒋爷的这一刀，然后两个人交手。此时柳爷也蹿上来了，两个人围住了喜凤。

真难为她，一口刀遮前挡后，究属不是柳爷、蒋爷的对手。看看天色微明，喜凤一想，天已将亮，难以逃走。又想姐姐大概凶多吉少，不料鲁家竟有防范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卖了个破绽，蹿出圈外，直奔垂花门跑。蒋爷就追。女贼蹿出门外，蒋爷到门内，叭一跺脚，打算追将过去。喜凤嗖就是一流星。可巧遇见机灵鬼了，蒋爷早就知道她要发暗器，将身往门旁一躲，流星打出，蒋爷用刀一绕，往怀中一带，咔嚓一声，把绒绳拉折。喜凤吓了个胆裂魂飞，撒腿就跑。柳青往下就追。

蒋爷返身回来，先看了看鲁员外，来到跟前一瞧，见他闭目合睛，哼哼不止。蒋爷把他搀起来了。鲁员外负着痛，眼前一阵发黑，又觉口中发甜，“哇”，就是一口鲜血吐将出来。蒋爷喊叫他的家人：“快来人呀！”这才有人出来，众人一路乱喊叫拿贼。蒋爷说：“你们不用嚷，有人拿贼。把你们老爷搀在屋中，我去给你们拿贼。”

蒋爷可就去追柳青了。工夫虽然不算大，竟不知他们往哪方去了？忽然听见东边有犬吠的声音，就往正东追赶。追来追去，瞧见前边有点影色。尽力一追，就追在一处了。喜凤实无法了，往家中就跑。由西边墙儿进去，柳爷跟将进去。蒋爷说：“小心点！”柳爷见蒋爷一来，胆子更壮起来了。女贼进了自家院子，把嘴一捏，一声呼哨，嚷道：“风紧。”忽然间打上房屋中出来一人，手提着一口刀，迎将上来，挡住柳青。蒋爷也就上来，男女四人交手。闪电手说：“好生大胆，夤夜入宅，是合字么？”蒋爷说：“鹰爪。”范天保就知道大事不好了。自己问了一声合字，问的是贼不是？蒋爷说鹰爪，是办案的官人。每是贼遇官人，自来就惧怕三分。范天保要准知道蒋爷和柳青两个人，还不至于十分的害怕。料着要是官人，绝不能就是两个，必有他们伙计。一来天已然大亮，想走恐怕有点费事。

自己一想，三十六招，走为上策。告诉他妻子说：“扯滑！”喜凤也说：“扯滑。”蒋爷追喜凤，柳爷追范天保。

出了他们的院子，不敢由平地跑，遇有住户人家的地方，蹿着房，越着墙，打算要逃窜保命。自己跑着，回头一看，柳爷是紧紧的追赶，死也不放。看看红日东升，见前边白茫茫一带是水。柳爷一看，蒋四爷不在，暗暗地着急。自己一想又不会水，他必然奔水去。这一奔水，白白将他放走，岂不可惜！追着就有些泄了劲了，可又不能不追。追到河边，见范天保也是顺着河沿直跑。心中暗一忖度，莫不成他也不会水？也许有之的，要是他不会水，那可是活该了。自己一高兴，把足下平生之力施展出来，紧紧一跟着，死也不放。果然他不奔着水走。柳爷就得了主意了。

忽然打芦苇当中出来一只小船。他高声嚷道：“那只小船，快把我渡过去吧！后边有人追我哪。快快把我渡过去！”柳青嚷叫：“别渡他！千万可别渡！他是个贼，我们这里正拿他呢！”范天保说：“我是个好人，他是个歹人；他抢了我的东西去。他还要结果我的性命！”船家也并不理论，划着前来。离码头不远，范天保一个箭步，就蹿上船去。柳爷干着急，又嚷说：“船家可千万别渡他！要渡他，连你都是一体同罪。”船家说：“我们为的是钱，不管什么贼不贼的。只要有钱给，我们就渡他。”柳爷也就没了主意了，站在岸上发怔。

见那只船到河心，不走了。船家说：“有句俗言，你可知道，船家不打过河钱。拿船钱来。”范天保说：“船钱是有，到那边还能短的下你的？你只管把我渡过去，短不下你的船钱。”船家说：“你不给钱，我把你渡回去。”范天保说：“可别渡我回去。到了那边，我要没有钱，把我这衣服都给你。难道还不值吗？”船户说：“你这等等。”放了竹篙进了船舱。少刻出

来说：“怪不得岸上有人说你是贼呢！过河你都不给钱。到了那边，你准把我们杀了，你自己一跑。活该，这可是到了你的地方了。大概你久已有案，你不定害过多少人呢！我打发了你吧。”见船家一抬腿，一兜范天保的腿，扑通一声，范天保就躺在船上。船家并没费事，打腰间取出一根绳子来。原来进船舱就是取绳子去了。这范天保也不急忙的起来与船家交手。船家不慌不忙，把他捆了个四马倒攒蹄，拿起他的刀来要杀。天保苦苦地央求。柳爷看了个挺真，高声嚷道：“船家你别杀他，把他给我吧！我把他交在当官，也省得你杀他，也给本地圆案。”船家说：“我不管那些事，你若是要他，你替他给我船钱。”柳青说：“你太小气了。我不但给你钱，还要给你银子呢！”船家往回就撑船，柳爷在码头等着。船临切近，柳爷上船，见船家拿竹篙一点，嗤的一声，这就出去了多远。柳爷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船户并不答言，将船直往西撑。柳爷说：“你是要怎么着哇？”只跟船家说话，范天保把柳爷这节骨拉住，往怀里一带。柳爷不提防，扑通一声，摔倒船头。就用那根绳子把柳爷四马倒攒蹄捆上。柳爷方知中他们计了。

原来这个船家是范天保的族弟，叫范天佑。皆因他生了一脑袋的黄头发，本是个水贼，也不是海岛中的江洋大盗。冲着他这个头发，外号人称他金毛海犬。就在这里安着个摆渡，遇着有倒运的，或早或晚，也作些零星散碎的买卖。不能糊口，又好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常常净找范天保去。范天保来的财也不正，倒是常周济他。今日自己一想无处可跑，就直奔这道河来了。看着快到芦苇之处，范天佑早就看见。这作贼的两只眼睛鸾铃相仿，早已瞧见范天保叫人追赶。故此把船撑出来了，把他哥哥接上船来。虽然高声地说话，却低声地调坎儿。这个叫作舍身诓骗。不然，怎么说拿绳子捆，并没费事；他也没起

来与船家较量，就老老实实在地叫捆上了。其实他趴在船头，把手脚凑在一处，拿手举着绳头，并没系扣，净等着把柳爷诓下来好拿他。果然真把柳爷诓上去了。船家撑船，柳爷和船家说话。就是那根绳子预备捆柳青的，把柳爷拉倒，范天保把柳爷四马倒攒蹄捆上。

范天佑这才问范天保，是怎么个情由，叫他追得这般光景。范天保就将大狼儿叫鲁士杰打了，喜鸾怎么去的，喜凤怎么找的，鲁家有防备，叫人追下来，从头至尾，把话学说了一遍。

范天佑不听则可，一听气往上一壮，说：“我大嫂嫂准叫他们祸害了。先拿他给我大嫂嫂抵偿！”说毕，就将柳爷的刀拿起来要杀。范天保说：“兄弟，略等片刻。问问他你嫂嫂的下落再杀。我问你是何人？”柳爷说：“我也不必隐瞒。我姓柳名青，人称白面判官，你妻子如今被捉，现在鲁家。你要肯放了我，我去为你妻子讲情，两罢干戈。你若不肯，就速求一死。”天佑说：“谁听你这一套。”摆刀就杀，嘣的一声，红光崩现。

若问柳爷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回

## 娃娃谷柳青寻师母 婆婆店蒋平遇胡七

诗曰：

年年垂钓鬓如银，爱此江山胜富春。

歌舞丛中征战里，渔翁都是过来人。

且说柳爷还想着说出喜鸾的事情来，打算人家把他放了。那知道天佑非杀了他不可。刚一举刀，谁知有人在天佑的腿上嘣的就是一刀，哎哟一声，扑通掉在水中去了。呼隆的一声，蒋爷一扶船板，就着往上一跃身躯，冲着天保嗖的一声，刀就砍下来了。范天保瞅着打水中蹿上一个人来，对着天佑砍去，天佑掉下水去。再看蒋爷已蹿上了船，迎面用刀砍来，天保一歪身，也就沉落水中去了。

蒋爷这才过来，把刀放下，给柳青解了绳子，说：“柳贤弟受惊，你怎么到船上了？”柳爷把他自己事说了一番，就问：“四哥，你从何处而来？你要不来，我命休矣！”蒋爷说：“我追那个妇人来着。我看着你们往这里来了，走到此处，却瞧不见你们。我也顾不得追那个女的了。后来我看见你在船上，叫人家把你捆上。我有心下水，又怕叫他们瞧见。我打那边蹿下水去，慢慢到了这，我贴着船帮上来，给了那厮一刀。便宜那两个东西吧。我有心要追他们去，你在船上，比不得旱地，怕

你吃了他们苦子。”柳爷说：“别追他们，这三面朝水，一面朝天的地方，我可是真怕。”说毕，蒋爷撑船，仍然又回码头。下了船，蒋爷把身上的水拧了一拧，也就不管那只船飘在何处，听他自去吧。两个人回奔鲁家，看看的临近，有鲁府上家人远远的招呼说：“我们在这里寻找你老人家哪。你老人家怎么落了这么一身水？”蒋爷把自己的事，细说了一遍。到了鲁员外家中，来到庭房。鲁爷先拿出衣服来叫蒋爷换上，不合身躯，衣服太长，先将就而已。打脸水献茶，吩咐摆酒。

酒过三巡，鲁员外与蒋爷讲论这个女贼怎么个办法。蒋爷教了鲁爷一套主意，先摆布她。把地方找来，叫他们把女贼押解送到当官，然后自己亲身到衙署，把她告将下来，必要拿人，索性到她家中，先把她儿子连家人一并拿住，以为见证。左近地面既有无头案，这赃证必在她的家中。只要找着一个人头，这算行了。你要不行，我替你去办。鲁员外说：“四弟稍在我这里住三五日。我要办不了的时节，四弟还得帮着处理。”蒋爷点头。比及找了地方的伙计，约了乡长，找了里长，派人去拿了大狼儿，拿了几个家人送到当官。

县官升堂审讯，派人下来抄家。后院搜出六个人头。家宅作为抄产，抄出来的物件入库。六个人头传报苦主前来识认。重刑拷问喜鸾。重责大狼儿八十板，一夹棍全招了。质对她母亲。喜鸾无法，全推在闪电手范天保、喜凤身上。叫他们画供，大狼儿、喜鸾暂为待质，出签票赏限期捉拿范天保、喜凤，连拿范天佑，待等拿获之时，一并按律治罪。家人雇工人氏，当堂责罚。鲁员外拿女寇有功，暂且回家。后来本县县太爷赏赐鲁家一块匾额，上题“急公好义”四个字。本县留鲁员外住了一宿，次日回家。

鲁员外见蒋爷一一告明此事。蒋爷说：“还有要事，意欲

告辞。我又放心不下。”鲁员外说：“所为何事放心不下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们走后，怕范天保去而复转。”鲁员外说：“四弟公事在身，我这里自有主意。多派家下人晚间打更，晚间叫你侄子跟着我那里睡觉。若有动静，我把他叫将起来。”蒋爷说：“等着我们襄阳之事办完，我再把我这个徒弟带去。”员外说：“我是难为四弟一件事，这孩子可是不好教哇！”蒋爷说：“我能教，交给我吧，你别管。”用完早饭，告辞起身。鲁员外送路仪，蒋爷再三不受。连徒弟都送将出来，就此作别。蒋爷向鲁员外打听，哪里是奔武昌府的道路，哪里是奔娃娃谷的道路，鲁员外一一指告明白。傻小子与蒋、柳二位又磕了一路头，这才分手。

蒋、柳二位，直奔娃娃谷来了。路上无话。至娃娃谷，直到甘婆店。柳爷一瞅，果然墙上写着甘婆店三个字。蒋爷说：“走哇。”柳爷说：“不可，你先把我师母找出来，我才进去呢。”蒋爷说：“老柳，你这个人实在少有。你师母开的店，你还拘泥不进去。瞧我叫她：“亲家呀，小亲家子！”随说随往里走，随叫小亲家子。柳青瞧了个挺真，打旁边来了个人，拿着长把条帚在那里扫地。听着蒋爷叫小亲家子，未免得无名火起。把条帚冲上，拿着那个帚把，望着蒋爷后脊背就是一条帚把。亏了蒋爷是个大行家，听见后脊背叭一声，往旁边一闪身，一低头，嗖嗖的就是几条帚把儿，蒋爷左右闪躲。柳爷说：“该！幸亏我没进去。”蒋爷连连地说：“等等打，我有话说。”看那人的样儿，青衣小帽，四十多岁，是个买卖人的打扮，气得脸面焦黄，仍是追着蒋爷打，他一下也没打着。蒋爷这里紧说：“别打了。”那人终是有气。蒋爷蹿出院子来了，问道：“因为何故打我？”那人说：“你反来问我！你是野人哪！”蒋爷说：“你才是野人呢！”那人说：“你不是野人，为什么

跑到我们院子里撒野来？”蒋爷说：“怎么上你们院内撒野？”那人说：“你认得我们是谁？跑到我们院子里叫小亲家子！”蒋爷说：“谁的院子？你再说。”那人说：“我们的院子，这算你们的院子？”蒋爷说：“谁的院子，你们的院子？凭什么是你们的院子？”那人说：“你们亲家姓什么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们亲家姓甘。”那人说：“姓甘，姓甘的是你们亲家？姓甘的早不在这里了。我们住着就是我们的地方。你不是上我们这撒野吗？”蒋爷说：“你说的可倒有理！无奈可有一件，你们要搬将过来，为什么不贴房贴？再说，你是个爷们，为什么还写甘婆店！”那人说：“我们刚过来拾夺房子哪，还没有用灰将它抹上呢。”蒋爷说：“也有你们这一说。就不会先拿点青灰把它涂抹了吗？倒是嘴强争一半，没有理倒有了理了。”那人气得只是乱颤。

柳爷实瞧不过眼了，过来一劝说：“这位尊兄不用理他，他是个疯子。”连连给那人作揖。那人终是气得乱颤，说：“他又不是孩子，过于狡诈。”柳爷说：“瞧我吧。我还有件事跟你打听打听。到底这个姓甘的，是搬家了？”那人说：“实是搬了家了。”柳青说：“请问你老人家，他们搬在什么所在？”那人说：“那我可是不知。”柳爷复返又给他行礼，深深一躬到地说：“和你老人家讨教、讨教，实不相瞒，那是我的师母。我找了几年的工夫，也没找着。你老人家要知道，行一个方便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要是知晓，我绝不能不告诉你。我是实系不知。”柳青听说不知，那可也就无法了，又问了问：“她们因为何故搬家，尊公可知？”那人说：“那我倒知晓。因为她们在这住着闹鬼。本来就是母女二人，胆子小，也是有的。”柳爷暗道：“她们娘两个胆小，没有胆大之人了！”柳爷说：“尊公贵姓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姓胡，行七。”那人也并没有问柳爷的姓氏。柳

爷与他拱了拱手，同蒋四爷起身。胡七瞅着蒋四爷，终是愤愤不乐，也就进门去了。

柳爷见不着师母，心中也是难过。蒋爷见不着甘妈妈，心中也是不乐，又闹了一肚子气。正走之间，遇见一位老者，蒋爷过去一躬到地说：“请问你老人家，上武昌府走哪股道路？”那人说：“两股路，别走正东，走正南的道路。看到水面，一水之隔，就是武昌府。”蒋爷抱拳给人家道劳。那人扬长而去。

柳青接着也告辞。蒋爷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柳爷说：“彭启拿到了，送到君山是定了，就单等与五爷报仇了。”蒋爷揪着，死也不放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你一个人情索性作到底。等到把大人找着，给五弟报完仇，我绝不拦你。”柳爷说：“我暂且回去。大人有了下落，我再来。只要去信，我就来。”蒋爷说：“那可不行。”揪住柳爷死也不放。柳爷无法，随到了水面。一看人烟甚稠，船只不少。蒋爷说：“哪只船是上武昌府的？”立刻就有人答言。有个老者在那船上说：“我们就是武昌府的船，是搭船哪，是单雇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们单雇，上去就走。”那人向后舱叫了一声：“小子出来。”忽听后面大吼一声，出来一看，此人凶恶之极。上船到黑水湖，就是杀身之祸。

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七回

## 蒋泽长误入黑水湖 白面判被捉蟠蛇岭

词曰：

凡事当仔细，不可过于粗心。  
眉来眼去要留神，主意还须拿稳。  
莫看甜言蜜语，大半皆是哄人。  
入人圈套被人擒，休把机关错认。

且说蒋爷雇船是行家，一问上武昌府的船，自然有顺便的就答言了。船上这位老者出来可和善，这位年轻的可是凶恶，说：“二位上武昌府，请上来瞧瞧船。”蒋爷说：“我们瞧瞧船干什么？”那人说：“船与船不同。这不是那破烂船只，上船就担心。”蒋爷说：“到武昌府多少钱吧？”那人说：“管饭不管菜，二位，五两银子。”蒋爷说：“不多，不多。你们要遇见顶头风，可就贴了；遇见顺风，还剩几个钱。”老者说：“原来你是个行家，请上船吧。”柳爷瞅着这个船家发怔，暗暗与蒋爷说：“这个船家可不好哇！”蒋爷嗤的一笑说：“老柳，你这是多此一举，黑船不敢与他们这船贴帮。你且记：雇船，离码头或上或下，有一两只，此是黑船，万不可雇也。”

二位搭跳板上船，老者问：“二位贵姓？”蒋爷说：“我姓蒋，这是盟弟，姓柳。船老板贵姓？”老者说：“姓李，我

叫李洪。”蒋爷说：“那个伙计呀，是什么人？”管船的说：“那是我侄子，他叫李有能。”遂说道：“二位客官，方才已经言明，我们管饭不管菜。趁着此处是个码头，或买肉买酒，快去买。少刻要开船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给我们买去。”老者说：“咱们这有人。”柳爷把包袱打开，内中有一个银帽子。打开银帽子，哗啷一声，露出好多银子来。也有整的，也有碎的。蒋爷瞪了他一眼，拿了点碎的，叫有能去买。李洪拾夺船上船篷桅绳索。不多一时，有能买了回来。蒋爷说：“剩下的钱文，也不用交给我们了。”少刻间，把锚索提将上来，撒了跳板，用篙一点，船往后一倒，顺于水面。这且不提。

单言蒋爷与柳青在舱中说：“柳贤弟，你是个精明强干的人，怎么这么点事情你会不懂的。”柳青说：“什么事？”蒋爷说：“水旱路一样，你把银子一露，这就算露了白了。他有个见财起意，今晚晌睡觉，就得加份小心。”柳爷说：“咱们给他那银子不要了，咱们下船吧。”蒋爷说：“我是多虑呀！”柳爷说：“你是多虑，我是害怕三面朝水，一面朝天。你敢情不怕？咱们下船吧。”蒋爷说：“无妨，有我哪。”柳爷说：“没事便罢，有事就是我吃苦。”焉知晓他这一回，苦更吃大了。柳爷说：“你瞧，他们这是干什么呢？”连蒋爷一瞅，也是一怔。是何缘故呢？他们两个水手，在那里嘀嘀咕咕的，两个人交头接耳，不知议论什么事情。柳青说：“咱们这还不下船？”蒋爷说：“下船干什么？这两个小厮真个要起不良之意，就是活该他们恶贯满盈了。可怨不上咱们。”柳青说：“你看他们，又嘀咕什么呢？”蒋爷一看，果然又在嘀嘀咕咕的。那个年幼的皱眉皱眼，咬牙切齿，意思是一定要这么办。那个老头儿摇头摆手，那意思是不叫他办。蒋爷说：“柳贤弟，不怕。有我哪！他们不生别念便罢，他们要生别念头，就有前案，结

果他的性命也不算委屈他们。晚晌睡觉，多留点神。”柳青终是不愿意，也是无法。

正走之间，忽然见前面水中生出两座大山，当中类若一个山口相似。再看，好诧异。见那水立时改变了颜色，类若墨汤儿一般。蒋爷一瞅，一怔。叫道：“船家，这到了什么所在了？”船家说：“这是黑水湖。”蒋爷说：“把船靠岸吧。”船家说：“什么缘故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们不走黑水湖。”船家说：“因为什么不走黑水湖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不用问我们，我们不走黑水湖。黑水湖惯出强人。”船家说：“若要是道路不安靖，我们也不敢走。只管放心吧，不象前几年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不管象不象，我们不走。”船家说：“已经到了这了，不走不行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绕远都使得，多走个一天半天的不要紧。”说话之间，已到了黑水湖口了。船家说：“二位客官只管放心吧，这就进湖口了。”蒋爷也就不拿这事搁在心上，总是艺高人胆大。柳青也就无法子了。

若论使船，上水橹，下水舵。至黑水湖，抢上水才能进得了湖口。抢上水是最难橹的，总得有力气。水都归在湖口，往外一流，水力甚猛。摇橹的得一口气摇进去才行。如若在半路力气不加，船就顺下流，又出了湖。所以，抢上水最难。若有能行的，正在二十五六岁的光景，哗哗的，尽力抢着上水，往湖口里一摇。

这只小船将进了湖口，就听见东山头呛啷一阵锣响，打上头叭哒叭哒扔下许多软硬钩来，搭住了船头。众喽兵一叫号儿，往里就带。蒋、柳二位看了个挺真。见这些喽兵，一个个蓬头垢面，衣不遮身，满脸的污泥，慢说靴子，连利落的鞋袜都没有。直是一群乞丐花子，三分象人，七分象鬼。

何为叫软硬的钩？就是铁钩。可是五个，上头挂六尺

长的铁链，铁链那边是极长的绒绳，好打山上往下扔。若要瞧见船只进了湖口，他们就用软硬钩钩往下一扔，钩尖扎住船板，众喽兵一叫号儿，往近一拉，拉着一跑，直奔东山边去。

蒋爷看着这个景况，早就蹿出舱来。蒋爷懂得这个事情，一出世十四岁，净守着水贼，水面的事情无一不晓，无一不知。他们这船家叫送礼，和贼勾串，每遇载上有钱财的客人，必得要送到他们这里来。水贼作了买卖还分给他们成帐。船家又不担不是。蒋爷一生恨透了这些人了。蒋爷往外一蹿，就奔有能去了。有能吓的也不敢摇橹了，被蒋四爷拦腰一抱说：“我恨透了你们这种东西了。咱们水里说去吧。”只听扑通一声，两个人俱都坠落水中去了。把后头那搬舵的，吓得是：身不摇自颤，体不热汗流。蒋爷说他们送礼，说屈了他们了，他们也不是贼船。皆因李有能所为的此事，想省二百多里的路程。依着李有能主意，要抢湖穿湖而过。李洪不叫，李洪说：“近来湖中走不得，我听见人说，连客人带船带船家都走不了。”李有能说：“不怕，到底近二三百里地呢。设若抢过湖口去，岂不省些路程；就是抢不过去，船只也不碍。近来抢湖口的甚多，都没有遇见什么事情。”那老者起初就执意的不叫穿湖，后来才依他说的。他们嘀嘀咕咕的就是为这件事情。进得湖口，搭住船只，李洪焉有不害怕的。柳青一见这个景况，也是害怕。要是在旱路，也就不要紧了。柳爷一瞧，把个使船的抱入湖中去了。自己把衣裳一掖，袖子一挽，亮出刀来。蹿出船舱，刀斩铁链呱啦啦的声音，一丝也砍不动，又够不着绒绳。不然，怎么说是软硬钩钩呢？硬钩钩净是铁链，多少丈长未免分两太重。要是软钩钩，净是绒绳，遇刀就断。故此用的是软硬钩钩。刀剁铁链剁不动，剁绒绳胳膊够不着，急得柳爷在船上跺脚，骂道：“病夫哇，病夫！你可害苦了我了。”见喽兵往东山边

上拉着一跑，哗哪一声，那船一歪，在水中一半，在山坡上一半，把柳爷几希乎没摔下水去。

柳爷借力使刀就着往岸上一蹿，这可得了手了。喽兵本来就有几天连饭都没吃，又没有兵器，岂不是甘受其苦。挨着就死，碰着就亡。扔下钩钩，南北乱蹿。柳爷追上，就要了他的性命。不多时，打山上跑下一个人来，身高六尺，头挽发髻，没有头巾。身穿破袄破裤，直看不出什么颜色来。足下的靴子绑着布烂得象钱串，面赛地皮。拿着一口刀，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柳青看见他，肺都气炸了，骂道：“山贼，过来受死！”那山寇摆刀就剁。觉着眼前一黑，往前一栽，柳爷倒省力就结果了他的性命。

你道这山中为什么这么穷呢？有个缘故。常说一将无谋，累死千军；一帅无谋，挫丧万师。山中山寨主是个浑人，众人跟着他受累。若论此人，身高丈一，臂力过人，使一双三棱青铜节肘刺，天真烂漫，人事不通，名叫吴源，外号人称闹湖蛟。他不晓得绿林的规矩，把船家伤了。

论说水贼不伤船家，旱贼不伤驮夫，这才是规矩。他一伤船家，船家要一通信，他就没有买卖了。饿了几天，连寨主皆是一体。好容易报有船到。喽兵下去，又报扎手。叫四寨主聂凯出去，又报聂凯被杀。吴源亲身出来到湖。此湖叫黑水湖，岭叫蟠蛇岭。吴源下了蟠蛇岭。柳青一见山贼来得凶恶，摆刀迎头一剁。吴源看见，一闪身，一脚就把柳青踢倒。吩咐喽兵连船家一并绑上，将他们煮了，大家饱食一顿。

若问柳青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回

## 蟒蛇岭要煮柳员外 柴货厂捉拿李有能

词曰：

自古英雄受困，后来自有救星。  
人到难处想宾朋，方信交友有用。  
当时救人性命，一世难忘恩情。  
衔环结草志偏诚，也是前生造定。

且说柳爷活该，运气有限，遇到黑水湖现在这种饿贼，半合未走，叫人踢了个跟头，叫喽兵连船家一并捆上，要大煮活人。柳爷暗暗地恨蒋平，要不是病夫，怎么也到不了这里。人活百岁终须死，大丈夫生而何叹，死而何惧？真个要叫人煮死，作了什么无法的事了？自己出世的时节，在绿林日子不久，也没作过伤天理的事。至刻下，到了冬令，舍棉袄，舍粥饭。再说修桥、铺路、建塔、盖庙宇，绝不吝啬银钱，为的是以赎前愆，怎么落了这么一个结果？山贼叫人将柳爷搭上山去，抱柴烧火煮他，还有的说：“把他的衣裳脱下来，给大寨主穿。”此刻也不知道蒋四爷哪里去了？

焉知蒋四爷把水手抱下水去，一翻一滚的出了黑水湖口。蒋爷一撒手，那水手打算要往起里一翻，哪知道在水里头更不是蒋爷的对手。蒋爷顺着后脊背往上一伸手，把他脖子一捏，

要把他浸在水底。右手闭住了自己的面门，怕水手一回手把他抓住。那水手头颅朝下闭着嘴，死也不肯张口。一张嘴，那水就灌到肚子里来了，非淹死不可。蒋爷真有招儿，左手捏住了脖子，右手用力一勾水手的肋条，水手一难受，一张口，水就灌进去了。这一下就把他灌了八成死，才把他提溜上来。解他的带子，把他四马倒攒蹄捆上。将他放在阻坡的地方，脑袋冲下，自来他哇哇的往外吐水。蒋爷就知道他死不了啦。遂喊叫地方，就听见那里远远的有人答应说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看看临近，蒋爷一看此人身量不高，四旬开外，说：“你就是此处地方？”回答：“正是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这里什么地名？”回答说：“叫柴货厂。”蒋爷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地方说：“我叫李二愣。”蒋爷说：“我们雇船上武昌府，船家与贼人勾串，把我们送进黑水湖来。还有个朋友此时尚不知道生死呢！我把这个船家在水中拿住，大概久已有案。你把他先送到当官。”地方说：“你在哪里将他拿住的？”蒋爷说：“在水中拿住的。”地方说：“在水中拿住的我管不着。”蒋爷说：“你管不着，连你一同送下来。”地方一听，吓了一跳，就知道蒋四爷口气不小，必有点势力，回道：“你老人家先别动气，我们这是差使。水有水地方，早有旱地方。各有专责，谁不错当谁的差使。”蒋爷说：“我偏叫你送。”地方说：“你老贵姓？”蒋爷说：“姓蒋，名平，字泽长，外号人称翻江鼠，御前带刀水旱四品护卫。”地方趴下就磕头说：“原来是蒋四大人，你拿过花蝴蝶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地方又说：“还有北侠，二义士爷，龙滔，夜行子冯七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地方说：“那我可全知道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地方又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实实告诉你老说吧。”

“四老爷！我们这里到了夏天，搬出張桌子来，在柳阴之

下，说这个拿花蝴蝶：你老怎么相面，怎么叫他们识破了机关，怎么你老挨打，北侠同二义士爷来，大众群贼怎么甘拜下风，你老在水内怎么拿的花蝴蝶，说的热闹着哪。”蒋爷问：“谁说的？”地方说：“是你的一个朋友。”蒋爷问：“我哪个朋友？”地方说：“庄致和。”蒋爷说：“庄先生他这时在哪呢？”地方说：“就在这北边胡家店。”蒋爷说：“伙计，你把庄先生找着，你说我在这呢！”地方说：“西边就是我的屋子，四爷到我家去吧。”地方就要扛着水手，蒋爷说：“我扛着他吧。”遂扛将起来，地方头前引路。到了他那房前，也没院墙。共是两间。开钩搭启帘进去，蒋爷把水手往地下一摔，扑通摔在地下。正在黄昏之时，地方点上灯。蒋爷说：“你找去吧，可叫庄先生给我带衣服来。”

地方去不多时，就听外边咳一声，说：“原来是蒋四老爷贵驾光临。”启帘进来，就要行大礼。蒋爷把他搀住说：“庄先生不可。”庄致和问：“四老爷一向差使可好？”蒋爷说：“托福，托福。”庄致和说：“恩公先换上衣眼，有什么话然后再说。”蒋爷脱湿的换干的。这个庄致和，可就是《三侠五义》上，二义士大夫居与他去酒钞的那个庄致和。白日会的酒钞，晚间救的他外甥女。不然，怎么见蒋爷以恩公呼之。湿衣服地方应着给烘干。庄致和说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咱们上店里去说话。”蒋爷点头。把地方叫过来，蒋爷在他耳边，如此恁般、恁般如此说了一遍。地方连连点头。庄致和说：“走哇，咱们上店里去。”蒋爷一同起身，出了屋子，直奔胡家店。

走着路，庄致和说：“四老爷到这有什么事？”蒋爷就把以往从前说了一遍。庄致和说：“这位姓柳的，在黑水湖哪？”蒋爷说：“这个时候不出来，还怕他凶多吉少哪。”庄致和说：“不怕，你这个朋友活着更好。要是死了，报仇准行。”蒋爷

说：“哟，这个仇怎么个报法呀？”庄致和说：“我们亲家是十八庄村连庄会的会头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什么亲家？”庄致和说：“我这话提起来长。我姐姐死了，我姐夫也死了，我那个甥女韩二，恩公救的那个，也出了阁了。给的就是这个开店的胡从善之子，名叫胡成。如今跟前都有一个小女儿了。”蒋爷听着，赞叹说：“真是光阴荏苒。”庄致和说：“我再告诉恩公说吧，我们这个胡亲家，店中没人写帐，把我找来与他写帐。他的地亩甚多，我帮着他照料照料地亩。后来商量着，我们亲家给我说了一门家眷，我也不想着回原籍作买卖了。我如今跟前有了个小女儿，整整的两生日，三岁了。”蒋爷一听，连连点头说：“人有什么意思，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一辈新人赶旧人。”随说着就到了胡家店门首了。

早有胡掌柜的出来迎接。旁边点着灯火，见面之时，有庄致和给两下一见。胡掌柜要行大礼。蒋爷赶紧把他拦住，携手挽腕，往里一让，来在柜房落座，献茶。蒋爷打听了打听买卖发财，掌柜的说：“岂敢。”胡掌柜问了蒋爷的差使，吩咐摆酒。蒋爷说：“来此就要叨扰。”蒋四爷上坐，庄先生相陪，胡掌柜的坐在主位。酒过三巡，然后谈话。胡掌柜问：“听说四老爷的朋友怎么还在黑水湖中哪？”蒋爷就把上武昌的话，船家怎么送礼，细说了一遍。

掌柜的说：“我们这叫柴货厂，共有十八个村子，地方极其宽大。买卖住户甚多，烧锅、当铺、估衣店都有，黑水湖中的贼，先前常出来借粮。我们外头被害不少。后来我们十八个村子，立了个连庄大会。接着地亩住外拿钱，制买刀枪器械。他们出来，就和他们拚命。”蒋爷问：“他们出来没有？”回答：“出来过。连和他们打了三仗，把他们杀败了三回。再也不敢出来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他们怎么那么穷？”店东说：“他

们把船主伤透了，是船家都不敢走黑水湖。二者他们不敢出黑水湖，一出来我们这里就打他们。单行人出来，不打。纵有上咱们这买东西的，两下里公公平的。咱们也不欺负他们。他们也不敢发横，故此他们山中，连衣食都没有了。我到庙上撞起钟来，约十八庄的会头，有你老人家挑哨，咱们大家进去要你老这个朋友。给了便罢，要是不给，就和他讲武见，直把他平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不可，不可。掌柜的有这番美意，足感盛情。只是一件，倘若交手，刀枪上无眼，伤损一条性命，我担架不住。”胡从善说：“无妨，我们这里立下了规矩。与贼交手，要是废了命，看家里有多少口人，或有儿或无儿，有兄弟没兄弟，父母在不在，按条例给抚养，死多少人也不怕。”蒋爷说：“不行，你们是本村，我是外人。论私，伤一条命，我担架不起；论官，更不应律了。有一件事，求求掌柜的就得了。”胡从善问：“什么事？”蒋爷说：“你给预备一匹好马，找个年轻力壮二十多岁的人，我写封信，叫他连夜奔武昌府，能人全在武昌府呢。”胡从善说：“在武昌哪个地方？”蒋爷说：“在颜按院那里呢。”胡从善说：“颜按院，在哪里？”蒋爷说：“在武昌府。”胡从善哈哈大笑说：“好一个在武昌府，随蒋四老爷吩咐吧。在武昌府更好。”

蒋爷说：“等等，这里头有事，我听出来了。怎么个情由，你告诉我吧。”胡从善说：“四老爷不告诉我实话，我们就告诉四老爷实话？”蒋爷说：“大人丢了，你必知道下落。”胡从善说：“这就是了。叫什么人盗去知不知道？”蒋四爷说：“知道，叫沈中元盗去。”胡从善说：“知道他盗去哪？”蒋爷说：“可不知道盗到哪去，你必知道情由。”胡从善说：“沈中元有姑母在娃娃谷开甘婆店，母女娘儿两个，忽然间店中闹鬼，急卖房子。我兄弟胡从喜贪便宜，要买她这房子。自己银

子不够，叫我给他添几十两银子。我不叫他买，咱们不与妇女办事。若是她有男子出来写字才办呢。后来她说有男子，有她娘家的内侄，姓沈，叫沈中元。他出来写的字，我们才把这事办了。我兄弟把这房子买过去。”蒋爷心中说：“他也不必言语了。”

蒋爷随问：“后来怎么样呢？”胡掌柜的说：“原只写字的这么一面之交。前日晚间，有三更多天了，忽然外面有人叫门住店。咱们这里说，没有房屋，全住满了。那人说，与掌柜的相好。问他姓甚名谁，回答叫沈中元。你们把门开开吧，实没地方，我们在院子里头待一夜都行了。我们车上有女眷，夜深不好往前走了。谁叫掌柜的有交情呢。伙计可就和我商量，本没交情，若要见面，店钱不好要了。我没见他，就叫他住了西跨院三间西房，不但店钱饭钱给了，还给了许多的酒钱。这都不要紧，我晚晌取夜壶去，可把我吓糊涂了。正是姑母娘两个口角分争呢。他就说起来了，车上拉着大人，他要住在豹花岭。他姑母不叫，说他表妹给了人家了，人家知道，就不要了。始终还是在夹峰山住了一夜。如今上长沙府朱家庄朱文、朱德那里去了。我过去一摸大人，正在车上躺着哪。夜壶没顾得拿。官人要在我店内把他拿住，我也就刷了。好容易盼到五更天，他才起了身，我方放心。”蒋爷一听大人有了下落，欢喜非常，忽然想起一条妙计。

不知什么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回

## 地方寻找庄致和 店中初会胡从善

诗曰：

人生如梦春复秋，半是欢娱半是愁。  
入画云烟空着相，穿棱日月快如流。  
才看少妇夸红粉，又见儿童叹白头。  
惟有及时行善好，莫教作恶枉遗羞。

且说蒋四爷听了胡掌柜的一套言语，不意之中，得着大人的下落。老柳虽然生死未定，大人要紧。仍然还与店中掌柜的借笔砚写书信，求胡掌柜的找一匹马，找一个年轻之人上武昌府送信。

这时已经天亮，撤去残席。打上脸水，烹上茶来。忽听外头一阵大乱。外头伙计赶紧往里头跑，说：“掌柜的，大事不好了！有人扰闹咱们的饭铺。他们几个人进门要吃东西，咱们刚挑出幌子去，他们就要菜蔬。回答没得哪。他们说先要酒饮，刚把酒给他们端上去，又要咸菜。也不坐下，走动着饮。左要右要，一连要了五六遍了。他们也有醉了的，他把伙计抓住说，还没有饮呢，怎么就打这个马虎眼哪！”掌柜的一听，气得肺都炸了，说：“我出去。”蒋爷一拦：“不可。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。也许你们错了，也许他们错了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们不

能错，这是早晨头一次卖酒，那能伙计们错了呢？每天晚晌，酒壶上架子，酒壶底朝上，壶嘴朝下，里头一点酒也没有。打架子上拿下壶来，头一次打酒。他说是个空壶。”蒋爷说：“这个不用打架，问短了，比打短了强。”伙计说：“怎么问呢？”蒋爷说：“我教的你们个法子：拿一根筷子，撕一块纸，沾在筷子头上，往酒壶底上一戳。纸要湿了，就是他们错记；要不湿，就是拿的空壶，是你们的差错。知错认错，是好朋友。”伙计一听说：“这个是好主意。”往外就跑。

待了半天的工夫，伙计带着满脸血痕进来了。蒋爷说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那人说：“这伙人不说理。”蒋爷说：“我那个主意没使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使了，不但是纸湿了，壶里还可倒出酒来。那人便恼羞成恶，给了我个嘴巴，这血，是我在墙上撞破的。前头可不好，大伙要拆这铺子哪，还算有一个上年岁的好，在那里劝解呢。”蒋爷说：“待我出去看看，什么人欺负到咱们这里了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我去，咱们一同前往。”店中还有好些个伙计，都捋胳膊挽袖子。

原来他们店外头有个饭铺，前头有门面，里头卖饭座，这半边通着店里。叫伙计带着路，伙计高兴，暗暗欢喜，仅掌柜的还是不行，有翻江鼠蒋四老爷在这里，这可不怕他们了。大家跟随出来，单有一个带路的说：“往这门来。”蒋爷还未到门口，就听见骂骂咧咧。伙计有好事爱打架的，紧紧跟着蒋四爷，想着见面就是打。赶他见着，也真作脸，瞧见人家，就给人家跪下了。伙计们也泄了劲了。闹了半天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是钻天鼠大义士卢大爷，穿山鼠徐庆，大汉龙滔、姚猛、史云、胡烈。这几个人由夹峰山起身，走柴货厂，也打算着穿湖而过。打半夜里听着徐庆的主意，就起了身了。走在此处，又饥又渴，要吃的又没有。这几个人。除了卢爷那一个人，都不说理。到

了这饮酒，他们记错了，拿了人家个错，硬说人家拿来的是空壶。对着伙计，又拿着筷子往壶里一蘸，纸条全湿，更恼羞成怒了，伸手就打，把伙计头也撞破了，桌子也翻过了。史云抱着柱子要拔，把椅子也摔碎了，过去要拆人家铺子。那个要拉家伙，才被卢爷拦住。蒋爷一瞧是他们，说：“自家，自家，别动手！”蒋爷给卢爷行礼，又给三爷行礼。然后他们过来，给蒋爷行礼。史云过来，给四爷磕头。

蒋爷一瞧，胡烈也在其内。蒋爷说：“你是个充军人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胡烈与蒋爷磕头，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。蒋爷一翻眼睛，想了一想，此人有这番好处，正在用人之际，只好留下他。回头就引胡掌柜、庄致和，与他们大家全见了一见。掌柜的说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先到柜房说话。”伙计们带伤的，算甘受其苦了。

大众来到柜房落座，献茶。蒋爷说：“你们几位来得凑巧。”就把自己的事情，说了一番；又把黑水湖柳爷的事，提了一提；还说有件喜事。卢爷问：“什么喜事？”蒋爷说：“大人有了下落了。”徐庆说：“早知道了。你还知道的晚了呢！”蒋爷说：“三哥你们怎么知道？”卢爷就把他们一路上夹峰山的各种事情，细说了一遍。蒋爷这才知道：北侠、智化等请大人去了；在豹花岭亏了胡烈救了他们性命；把云中鹤也请出来。蒋爷说：“这下可好了。有人请大人去了，咱们大家去救老柳去。”卢爷说：“那是总得去的。老柳是咱们请出来的，设若有性命之忧，对不起侄男弟妇。”胡掌柜说：“你们几位吩咐吧，要有用着我的地方，兵刃器械这里都有。”蒋爷说：“非兄台还不行哪！”

正说之间，忽然打外面绑进两个人来。地方那里吩咐，叫给四大人跪下。蒋爷一瞧。原来是那船家：一个李洪，一个李

有能。他们见了蒋四老爷，苦苦求饶说：“我们有眼如朦，实不知道是大人。我们身该万死。”蒋爷说：“可恨你们与山贼勾串，不知害过有多少人！从实说来，饶恕于你。”李洪说：“回禀大人，我们要是与山贼勾串，为什么山贼要把我们煮了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们在船上嘀咕的是什么？”李洪说：“这不是我侄在这？所怨的是他，贪图着少走路程，一定要走黑水湖，我再三拦他，他不听。我这条性命，几乎没丧在他手内。”蒋爷翻眼想了想，这个情理一点不错，随说：“我们那个朋友呢，生死怎样？”李洪说：“如今作了大王了，若不是他老人家，我还不能得逃活命。这可是他叫我出来揽买卖进黑水湖。不但不伤我们的人口船只，要抢了坐船的客人，还分给我们二成帐。焉知道我刚一出黑水湖，假要雇船的人就将我诓下来，问明白了我们姓名，把我绑起来。”原来蒋四爷同着庄致和往这里来的时节，与地方说了几句话，就是这个言语。叫地方找伙计在水面那里看着，如要打黑水湖里面出来船只，问明白了，只要是李洪就绑了他，故此才将他拿到。

蒋爷说：“这也是柳贤弟的主意，他必然知道我在外头，咱们就给他个计上加计。”庄致和说：“何为叫计上加计？”

蒋爷说：“胡掌柜的，你给我们找两只船来。我们这有一只，一共三只船。你叫你们十八村连庄会聚点子人来，叫他们在外头襄助我们一臂之力。给我借口刀来，给我预备十几条口袋，里头装上虚拢物件放在船头，作为是米面。他们山上没吃的，见了米面，必来劫夺。再叫李洪说，载进米面客来了。他必信以为真，那就好办了。”李洪点头。胡掌柜的说：“我就去约会人，拿刀，预备口袋去。”蒋爷说：“就手给借几身买卖人的衣服来。”胡从善说：“有的是衣服。我一齐办去。”徐庆说：“这么点事，还用费那么大事。咱们大家上山还不行！”

蒋爷说：“三哥，你就别管了。”胡从善去不多时，就把衣服取来，船只也到，人也约会了，刀也拿来，口袋也装在船上。把那些买卖人的衣服穿在身上，把李洪、李有能解开了，叫他们拾夺船只去。李有能的衣服，一日一夜，自己也就干了。蒋爷衣服也干了，换上自己衣服，大家出来上船。有许多人，胡掌柜的都给见了。这就是十八村的会头。见黑水湖外，压山探海一片，俱是十八庄的人在那里嚷哪。大家上了船只，直奔黑水湖。

本离黑水湖不远，紧摇橹，头一只船将进黑水湖口，李洪嚷：“山上大王听真，现今有米面客人进了黑水湖口了。”东山头立即一阵锣鸣，把软硬钩钩扔将下来，搭住船只，往里就拉。那两只船，也不用钩钩搭，自己就进来了，直奔东山坡。头一只船一到，二只三只一齐全到。船上人把衣服一甩，全都拉刀，扑通扑通跳下船来。喀嚓喀嚓乱砍喽兵。喽兵东西乱窜，早就报上山去。依着徐庆，要往山上追，蒋爷把他拦住。

不多一时，就听见蟠蛇岭上，如同半空中打了个霹雳相似。山王大众，三分象人，七分象鬼。卢爷头一个蹿上去，摆刀就砍。吴源用双刺往外一崩，当啷一声，震得卢爷单臂疼痛，手心发烫，撒手扔刀。吴源单刺一跟，只听见崩的一声，鲜血直冒。

若问若卢爷生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回

## 定计装扮米面客 故意假作山大王

词曰：

几见花开花谢，频惊云去云来。  
误人最是酒色财，气更将人弄坏。  
看破红尘世界，快快回转头来。  
一心积善却非呆，乐得心无挂碍。

且说柳爷怎么会作了大寨主？总论命不当绝。寨主本已将他连船家捆好，搭在分赃庭里头，叫喽兵坐锅，就要煮了。寨主说：“你我三四天的工夫，什么也没吃。今天连喽兵，大家虽不能饱餐一顿，也到底吃点东西。”喽兵大家欢喜，抱柴烧火。柳爷倒不恨寨主，恨的是蒋平。大声嚷骂：“病夫泽长，我就是把你告到阎王殿前，我这条命断送在你手里了！”喽兵过来，将要动手。听屋中有家寨主说道：“且慢动手，我听着象是熟人的声音。”那人蹿将出来，柳爷一看，就知道死不了啦。

此人是谁呢？原来是邓彪，外号人称分水兽。就是前套《七侠五义》里劫江夺鱼的那个人。展南侠比剑、联姻之后，他把墨花村的鱼夺了；大官人来与他辩理，他给大官人一叉。丁二爷在后头把他拿住了，交给卢员外；卢爷拿自己的名片子，交

松江府把他充了军了。他去不到半年，逃跑回家，走到凤阳府，病在招商店中，看看待死，银钱衣服一概尽行没有了，人家店中问他有亲人没有？要是离此不远，店中给送信，倒是有人瞧瞧看看。邓彪说：“我这是倒有个人，不定他照应我不照应我？”店中问：“姓什么吧？我们听听。”邓彪说：“五柳沟姓柳，柴行的经纪头。”店中说：“你认得柳员外？”邓彪说：“我不认得就说了吗？”店中说：“你只要见面，认得他就行。那个人挥金似土，仗义疏财。”店中送信，柳员外亲身来到，请大夫，还店帐，雇人取待他的病。直等到病好，还给了几十两银子的路费。他受了柳员外的活命之恩。嗣后到了黑水湖，遇见闹湖蛟吴源，混水泥鳅聂宽，浪里虾聂凯，他们就凑在一处了。吴源大寨主，他二寨主，聂宽三寨主，聂凯四寨主。如今所见是柳员外的声音，他这个活命之恩怎能不报？邓彪过来亲解其缚，搀起来，纳头便拜。柳爷把他搀住，说：“因为何故，在此山中？”邓彪就把已往从前之事，细述了一遍。

邓彪把大家请到聚义分赃庭，与吴源一见。又与聂宽相见。聂宽过来，给柳爷磕头。柳爷赶紧扶住。吴源问邓彪与柳爷什么交情？邓彪就将前者怎么救自己活命之恩，说了一遍。又提柳爷也是绿林的人，夸奖柳爷什么本领。与吴源一商量，既请柳爷为大寨主。柳爷不肯，邓彪说：“柳员外不用推脱了，你救这些个生灵吧。”柳爷说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邓彪说：“我们这一山的俱是浑人，连一个认识字的都没有。你老人家是足智多谋，只要调动着这山上有吃的有穿的，岂不是救了这一山的性命。”吴源揪着柳爷按于上位说：“柳大哥大寨主，我们大家参拜你。”柳爷说：“要叫我为大寨主不难，可着山上喽兵，连众寨王都得听号令。如要违者，立斩。我要为了大寨主，总得叫这山上丰衣足食，论秤分金，论斗分银，也不枉作了这

场赛主。”吴源问道：“我们俱是个浑人，我先打听打听怎么叫这山上丰衣足食？”柳青说：“妙法多极了。象你们这是给山王现眼呢。”吴源一笑说：“来，把船家杀了，请新寨主。”柳青说：“使不得。就这一件事，你们就错大发了。水路上作买卖，万不可伤船家。伤了船家，使船的与使船的俱都通气，大家传言，就全不敢走过了。一不走这，就断绝了买卖了。一断绝买卖，大家岂不就苦了吗？”吴源说：“怎样办法？”柳青说：“解开船家，带上来。”船家上来跪下。柳青说：“你别害怕，明天放你下山。只管去揽买卖，揽进买卖来分给你们二成帐。”船家千恩万谢，天光一亮，就下山去了。柳爷明知蒋四爷在外头那里，释放船家，分明是叫他与蒋四爷送信。

忽然第二天，喽兵进来报道：“启禀众位寨主得知，前边来了三只大船。船上头放着许多口袋，大概是米面。”吴源说：“这是新寨主的造化。”柳爷说：“出去细细查看，快些回报。”又进来一名喽兵报说：“前者放的船家，渡进来了米面客人。”分水兽邓彪说：“这是新寨主哇，饭进来了。”

柳爷一摆手，那个还未能出去，又进来一个报说：“启禀众位得知，那些个米面客人是假扮的。客人甩了他们的衣服，杀了我们伙计好几个人。要杀上山来哪！寨主早作准备才好。”柳爷说：“吴贤弟，把那些人俱都给我拿上山来。”吴源答应得令，就摘他这一对青铜刺，喽兵早已退出，吴源也就随后绕蟒蛇岭而下。见大众高矮不等，头一个就是钻天鼠卢方，他紫面长髯，摆刀就砍。怎么卢爷先过来呢？皆因卢爷见山贼过于凶猛，一丈一二的身躯，赤着背，穿着破裤子，赤着足，形如鬼怪一般。卢爷的刀一到，就叫青铜刺往外一磕，刀就拿不住了，当啷一声，刀被磕飞。青铜刺往上一跟，卢爷就闭了眼啦，知道躲闪不开。噗哧一声，红光崩现。吴源大吼了一声，如巨

雷一般。那位说了，多一半是卢方死了。卢方要是一死，《续小五义》里渔樵猎三枪一刀破铜网，是什么人去？

那么，噗哧一声，红光崩现，是谁呢？是吴源受了伤啦！皆因是卢爷刀一飞，大伙一怔。倒是浑人手快，飞鏊大将军一飞鏊，正中吴源右肩头之上。吴源也真皮糙肉厚，大吼了一声，将左手那柄青铜刺往右肋下一夹，伸手把右肩头那鏊子拔将出来，抛弃于地，用手按了一按，那血也就不流了。吴源重新又把那柄青铜刺一提。徐庆蹿将过来，劈山式刀往下就杀。吴源用双刺搭十字架，往上一按刀，当啷一声，用双刺的钩儿一咬。徐三爷的刀背，用力往下一压，刀被人家锁住了。他往回里一抽，力气不敌吴源，拉不回来，就知道不好。吴源用力往上一崩，徐三爷也就撒了手了，一个箭步蹿开。吴源不追。怕的是又受飞鏊。

龙滔过去，三刀夹一腿，倒把吴源的气壮上来了，手忙脚乱。三刀一腿吴源直没见过这招儿，一赌气，双刺一挂，当啷，龙滔舒手扔刀，转头就跑。

姚猛过去，仍是不先动手打人，双手举着长把铁锤，净等人家兵器到他才还手。吴源瞅见姚猛，就象半截黑塔相仿。瞧着他又不上来动手，在那里等着，是什么缘故？等了会子，姚猛急了，说：“大小子，还不过来受死！”吴源只得过来，用双刺往上一顶，是个虚招儿。姚猛那里懂得，用锤往外一磕。人家把双刺往回里一抽，复又一扎。蒋爷在旁边瞅着，一闭眼，就知道姚猛没有命了。焉知进姚猛造化不小。锤虽则一空，总是他胆大眼快，见吴源刺又到，一着急，急中生巧，使了个来回，往前一抢，可就抢到刺上了。当啷一声，吴源就觉出锤沉力猛来了。吴源说：“黑大汉，我真爱惜你，不忍断送你这条性命。依我相劝，你降了寨主吧，不然就悔之晚矣。”姚猛

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！”又一交手，吴源使了个丹凤朝阳架式，把那柄刺搁在姚猛的脖子上，可把大众真吓着了，把姚猛也吓着了。吴源说：“饶你不死，降不降？”姚猛一哈腰，蹿开说：“再来，小子！”吴源说：“你这厮太不识时务！寨主爷饶了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说毕，往上要蹿。胡烈、史云直不敢上去。

蒋爷蹭一个箭步。蹿将上去。本是借的一口刀，分两尺寸全不合式。他叫姚猛下去，用手中刀一指吴源说：“山寇，我看你堂堂一表人才，为什么作也寇？你若弃暗投明，我保你上大宋为官，岂不光前裕后，显亲扬名！”山贼一哈腰，这才瞧见了蒋平。一瞅，哈哈的大笑说：“你也口出狂言！你是什么人，通上名来，我先听听。”蒋爷说：“姓蒋名平，宁泽长，小小外号是翻江鼠。”山寇一听，说：“哎呀，你就是翻江鼠蒋平吗？”蒋爷说：“不错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”山寇说：“好，蒋平，正是寻找你，这些日子怎么也没找着。今日你可想走不能了！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”蒋爷说：“你先等等动手。你姓甚名谁？咱们两个人素不相识，怎么会有父兄之仇？”回答道：“我姓吴，我叫吴源，外号人称闹湖蛟。我哥哥坐镇洪泽湖，人称镇湖蛟吴泽，辖管天下水中的绿林，叫你结果了性命。各处寻你，今天才相逢，可是冤家路窄，非生食了你的心肝，绝不独生于世。”语言未了，上个箭步，蹿将过来，使了个孤雁出群的架式。蒋爷明知与他走个三合两会的，绝不是他的对手。不如与他水中较量。

蒋爷见吴源一蹿过来，自己抽身就跑，说过：“贼人，要讲较量，咱们是水中较量。我看看你水中的本领如何？”吴源说：“你是翻江鼠，我正要会会你水中的本领如何？”蒋爷一听，就有点暗暗吃惊。他要和他哥哥本领一样，我就非死不可。

是什么缘故？原来在洪泽湖遇吴泽的时节，蒋爷不是他的对手，多亏苗九锡父子助力。苗九锡之子名叫苗正旺，外号人称玉面小龙神。到下套《小五义》五打朝天岭的时节，非此人不行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蒋四爷到了水面，哧的一声扎入水中去了。呼隆往上一翻。再瞧吴源也就到了湖边，往下一纵，呼隆往上一翻，踹水露出上身，双手一顺三棱刺，一踹水，哧的一声，就奔了蒋四爷来了。蒋爷一个坐水法，往水底下一沉，睁开二目，看着吴源。心中暗道：“看他能睁眼睛不能？他要在水中能睁眼视物，我占八成得死。他在水中不能睁眼视物，我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。”蒋爷把一双小眼圆睁，瞅着山贼。就见他也使一个坐水法，往下一沉，双手一捧青铜刺，把一双怪眼一翻，在水中找蒋四爷。蒋爷瞅得见他，他原来一翻眼也瞅得见蒋爷。蒋四爷见他一踹水，直扑奔过来了。蒋四爷不敢与他交手，深知过他那个臂力过猛。只得在水中分水，东冲西撞，一味净是逃命的架式。吴源哪里肯放！蒋爷走在哪里，他追在哪里。蒋爷一想，不敢和他交手，净跑也是无益于事。常有一句说的好：逢强智取，对弱活擒。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了。

要问是什么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一回

## 柳青倒取蟠蛇岭 蒋平大战黑水湖

词曰：

世上般般皆盗，何必独怪绿林？  
盗名盗节盗金银，心比大盗更狠！  
为子偏思盗父，为臣偏要盗君。  
人前一派假斯文，不及绿林身份。

且说蒋四爷与吴源水中交战，岸上的胡烈、愣史他们追杀喽兵，把那些恶喽兵追得东西乱窜。大汉龙滔、卢爷、徐三爷捡刀。

败残的喽兵跑上山去，报与众位得知：“我家大寨主与那些人交手，把他们兵器俱都磕飞。”柳爷说：“聂贤弟下山，把这些人给我拿上山来！”聂宽不敢答言。分水兽邓彪说道：“大寨主不知聂贤弟早路的本领有限，若要捉拿这些人，我愿前往。”柳爷把眉一皱说：“靠着米面客人有多大本领！再说吴弟也都把他们的兵器磕飞了，如赤手空拳一样，聂弟还拿不了来？我不愿为寨主，就为这个。难道说我还不如你们的韬略？还是你当大寨主吧，我不管这山上的事了！”说得分水兽邓彪羞得面红过耳，赶紧一躬到地说：“从此再也不敢了。”混水泥鳅说：“寨主不必动气，待我出去。”随即提了一口刀出去。

不然，这个节目怎么叫倒取蟠蛇岭？是柳爷在那里头以为内应。他们在外往里杀，柳爷在里头使招儿，这就为倒取。明知这米面客人是蒋爷，不知道那些人是从何处搬来助拳的？怎么搬来得这么快呢？

混水泥鳅出去得越忙，越死得快当。有一喽兵进来报：“聂寨主被他们杀死。”邓彪说：“如何？他是陆地本领差，待小弟去与他报仇。”柳青说：“不想我一句话，要了聂贤弟的性命。还是我与他报仇。”邓彪也就不敢往下再说了。柳青他那口刀，已然是有人给他搬进来了，如今还是拿着他自己的兵器。邓彪也拿着自己兵器。柳爷问：“干什么拿兵器？”邓彪说：“跟着寨主爷去。”柳爷说：“贤弟，是你与他报仇，还是我与他报仇呢？”邓彪说：“还是寨主与他报仇。兵器我不得不拿。”柳爷说：“这么几个米面客人还值得两个人出去？我也不是说大话，今天索性叫你瞧瞧我这本领。你不用拿刀。”邓彪暗想：“近来寨主怎么这么大脾气呢？”却也无法，受过他活命之恩，只可就不拿兵器。

柳青吩咐一声，齐队下山。那队哪能齐呢？只可绕着蟠蛇岭往下一走。到了平川地，就看见众位。分水兽邓彪想不到有陷空岛人，一瞅，类若是胡烈。胡烈叫道：“那不是邓大哥吗？”这句话未曾说完，扑通一声，分水兽就躺在地下了。原来是柳青在前，邓彪在后，走着走着，柳青一回手，就在邓彪的前胸上，使了一个靠山。只听扑通一声，分水兽邓彪就躺在尘埃。柳爷搭胳膊拧腿先把他捆上，纹丝不能动。然后拿刀威吓众喽兵：“来来来，哪个不服，咱们就较量较量！”话言未了，那些喽兵跪倒蟠蛇岭下，苦苦地求饶。柳爷随即开发说：“那边是开封府的老爷们，过去就饶恕你们。”众喽兵过去跪倒尘埃，往上磕头，一齐说：“我们都是安善良民，被他们裹来，不

随就杀，贪图性命，不得不从。众位老爷施恩就是了。我们都不是当喽兵的。”说毕，大家磕头，直是一群乞丐花子。卢爷瞧着也不忍，说：“便宜你等，饶恕你们性命。仍是各归防地去吧。少刻，拿着闹湖蛟在分赃庭相见。”

卢爷一瞅，有一个人在旁边跪着。一瞧是胡烈。卢爷明明知道他是给分水兽邓彪讲情，竟不理论于他，过来与柳爷说：“贤弟受惊了。”柳爷过去行礼说：“众位解救我活命之恩。”徐庆说：“自己哥们，哪说的着！”柳爷问：“我们山中那大个呢？”卢爷说：“在湖中与老四交手呢。”又问：“后出来那小的呢？”徐庆说：“叫我宰了。”说的可就是混水泥鳅聂宽。不然，怎么说出去得忙，倒死得快，一见面，就叫徐三爷结果了他的性命。此就不细表，一句话说过去。有话即长，无话则短。

再说柳爷问卢爷：“怎么来得这么巧？”卢爷把自己的事，将长将短，对着柳爷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柳爷在山中怎么得脱活命？”柳爷这才一回手指着分水兽邓彪说：“大爷难道不认得他吗？”卢爷一看说：“好，他也作了山贼了。今天非要他的性命不可！”柳爷说：“大哥，别要他的性命。要非此人，我焉有命在！你要了他的性命，我不算是负义之人吗？”分水兽说：“大老爷、三老爷，我实出于无奈，才在山上。柳员外知道我的事情，我不敢回家，怕叫老爷们生气。我走在黑水湖，叫他们截上山来。吴源爱惜我，要与我结义为友。明知不是伴，无奈且相随。占住此山，得便之时再想个脱身之计。不料山中清苦，连饭都没有。我劝他早晚之间散伙。可巧柳爷来到。就求大老爷、三老爷格外施恩，饶恕于我。”卢爷旁边还跪一个人呢，可就是胡烈，早在旁边跪着呢，说道：“大老爷、三老爷也知晓，我们两个人是盟兄弟，我二人皆是一招之错。二位

老爷既肯恩施格外，饶恕于我，还求二位老爷开天地之恩，饶恕我盟兄。”又有柳爷在旁边苦苦解劝，卢爷这才点头，连徐三爷也说：“饶了他们吧。”柳爷叫胡烈去把邓彪解开，过来与卢爷、徐三爷磕头。徐三爷给邓彪与大众见了见。邓彪又过来给柳爷道劳，又奔到卢爷跟前说：“我家四老爷与贼交手吗？”卢爷说：“正是在水中交手呢。”分水兽说：“我四老爷力气敌不住那个人的臂力。此处现有我与胡烈，何不下水中去帮着四爷。不然，悔之晚矣。”卢爷说：“不用。你还不知道你四老爷那个水性，还用你们帮着！就在此处了望吧。”邓彪一听，唯唯而退，静看着水面。

吴源往上一翻，哇呀呀的吼叫。忽又往水中一沉。再看他往水中一扎，哗的一声，那水就是一片血水相似。只见吴源在水中扎下去了。

卢爷以为是蒋四爷在水中没有命了。就见吴源再往下一扎，又往上一翻，嘴里头骂骂咧咧，东瞅西看，找不着蒋四爷。复又扎在水内。卢爷也瞧不见蒋四爷上来，以为必是死在水里头了。再见吴源复又上来，吼叫的声音各别。卢爷见他上来，整整的三次。蒋四爷一面未露。再瞧黑水湖如红水一般。你道是什么缘故？真要是蒋爷死在水中，还是那话，就不用破铜网了。皆因蒋爷在水中一瞧，贼人的水性甚好，又能在水中睁眼。蒋爷直不敢和他交手。若是叫他拿青铜刺挂住自己，就得撒手。要是再抛了兵器，更不是他的对手了。忽然想起个主意来，就是这么一招儿，行就行，不行就完啦。净瞧他这眼力要比自己看得远，就输给他了。要比自己看得近，就赢他了。怎么就会试出他的眼睛远近？蒋爷和他绕弯，围着他绕圆圈，越绕越大。先离七八尺。吴源抱着青铜刺，瞪着两只眼睛看他。他绕在哪里，拿眼光跟在哪里。蒋爷一蹿水，哧的一声出去了两丈开外。

吴源还瞅着他。蒋爷暗暗的心里着急。若要三丈开外，自己就瞧不见。焉知晓只在两丈四五，吴源就不行了。蒋爷就知道自己能赢了他了。吴源还心中纳闷哪，暗暗道：“你和我绕弯，难道说你还跑得了！你跑到哪里，我老瞧着你往哪里去。”他可忘了：远啦，瞧不见了。他见蒋爷一踹水往南去了，他瞧不见对手。他也踹水往南。蒋爷望着西北去了三丈，往上一翻，他以为蒋爷必是翻上去了。趁着他往上翻的时节，蒋爷一踹水扑奔前去，就打他脚底下往上一钻，抱着刀往上一扎。扎在哪里？噗哧一声，正扎在脚心上。对着山贼往下一蹬水，蒋爷往上又一扎，两下里一凑。蒋爷往回里一独刀，又一踹水，哧的一声，就是三文的光景。吴源露出上身，怎么会不嚷呢？又往水中一扎，水面上就是一道子红。吴源到水中仍是不见人。再往上一翻，整整的三次，吴源虽勇，也是禁受不住。复又上来，将把身子露出水面。蒋爷的刀冲着肚脐之上，噗哧一声，扎将进去。

要问吴源的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二回

## 闹湖蛟报兄仇废命 小诸葛为己事伸冤

诗曰：

枫叶萧萧芦荻村，绿林豪客夜知闻。

相逢何必相回避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

且说蒋四爷屡次扎了吴源几刀，贼人本是一勇之夫，扎了几刀，也就没有多大力气了。蒋爷瞧着赢了，容他上来，自己一踹水，也就上来。刀由吴源肚腹之中扎将进去，噗哧一声，大开膛；哗啷一声，肠肚尽都出来。自己口中含住了刀背，腾出两只手来，夺过吴源手中那一对青铜刺。可叹吴源顺水漂流下去。蒋四爷一见吴源就爱上了，可不是爱上他这个人，是爱上他这一对青铜刺，如今得将过来，心满意足。为是好应他这节目：洪泽湖丢刺，黑水湖得刺。岸上众人瞧见，这才放心。

蒋爷到岸，给柳爷道惊。柳爷抱怨了他几句说：“我这条命，又几乎没丧在你手里。”

蒋爷直给柳爷赔礼，邓彪过来，与蒋爷磕头。邓彪又把他的事情，述说了一回。蒋爷也不深分里责他。一听黑水湖外，嘈嚷的声音甚众。

原来黑水湖外大家助阵，一片嘈嚷的声音，听不甚真切。蒋爷立刻叫三只船出黑水湖，将十八庄会头，连庄致和俱请将

进来。蒋爷把自己身上衣服拧了一拧说：“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，咱们上山去。”众人点头。

大家一齐上蟒蛇岭。所有喽兵俱都跪在一处，接候众人。蒋爷说：“你们大家俱都不愿当喽兵？”喽兵异口同音说：“全不愿意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暂且先在此处，事毕，都安置你们一个去处。”喽兵一齐磕头。蒋爷直奔分赃庭，进了屋中一看，一无所有，穷苦之极。蒋爷冲着邓彪说：“你们这个寨主，倒作了个丰衣足食。”邓彪说：“四老爷别骂人了。”不多一时，喽兵进来报道：“现有柴货厂众位会头老爷们到。”蒋爷说：“请！”不多一时进来。尽些些绅衿富户，买卖读书之人。大家相见，都与蒋四爷道劳。彼此落座。

惟有胡从善、庄致和见蒋四爷身上衣服水淋淋的，心中不忍，叫人取衣服与蒋四爷换上。蒋四爷说：“等等，净我这一身衣服可不行。我要与你们化个缘。从此山贼一没，你们十八庄连庄会一散，历年中打地亩里少耗费多少银钱！我这一次化你们几个钱也不要紧。”大家异口同音说：“行得了。你是作什么用？”蒋四爷说：“你们出去，可着这里的喽兵，多少人，预备多少套衣服、头巾、鞋袜、中衣，免得这一群花子的形象。再说米面、肉腥、菜蔬，够我们吃两天的就得。再给喽兵预备点路费，够他们上岳州的盘缠就得。”众人连连点头，这就去办理。

蒋爷择定了五六个人查点喽兵数目，起身出去。蒋爷借的那口刀也叫他们带去。众人出去，仗着此处有的是估衣铺、当铺，大家凑兑头巾、衣裳、鞋袜。用船载了米，面、酒、吃食等项。又用船只载了银钱，直进黑水湖。喽兵看见，无不欢喜。大家搬运下去，衣服等项，俱都堆在分赃庭前。先给蒋爷换上，次与邓彪换上，然后大家穿戴起来。也是机灵的先抢新鲜好点

的穿上。些微痴傻的，也就落后。落后也是知足的，到底是有衣服穿有饭吃。分完了，就抱柴烧火，连会头带蒋爷等，俱在分赃庭吃酒，过了整整一天的光景。

次日，可就商量着起身了。

忽然喽兵进来回报：“我们三个远探伙计如今回来了，老爷们赏给他们衣服不赏？”蒋爷问：“他们也愿意不当喽兵？”喽兵回话：“他们都愿意改邪归正，就求老爷们一并施恩吧。”蒋爷说：“把他们叫进来。”那三个人进来，在当中往上一跪。蒋爷说：“你们是远探的喽兵么？”回答：“正是。”蒋爷说：“探得什么事情？”回答：“没探出别的事情来。就知道大人回武昌府，穿湖而过。”蒋爷说：“哪个大人？”回答是：“颜按院大人。”众人一怔。卢爷问：“老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蒋爷说：“没有旁的事，必是欧阳哥哥把大人请回来了。”卢爷说：“要是大人在此处经过，可就省了事了。咱们就着见见大人。”蒋爷又问喽兵：“你们打听得准吗？”喽兵说：“准也不大很准，横竖大人回武昌，准是大人吧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吃了饭，换上衣裳，带着盘费，倒是打听大人带着什么人，从何而至？为什么缘故？打听明白，再来回话。”喽兵说：“是。”随即出去，换上衣裳，吃了饭，拿上盘费，再去打听。

不多一时，就回来了，又进来报道：“我们打听明白来了。是大人带着公孙先生上武昌府私访，如今归回。有武昌府的知府护送，离黑水湖不远了。看看就要进黑水湖口。”蒋爷说：“还有什么人？”喽兵说：“并无别人。”

卢爷说：“这又奇怪了？”蒋爷一翻眼说：“啊，是了。我明白了。”卢爷说：“你明白了什么？”蒋爷说：“这个不是公孙先生。”卢爷说：“不是公孙先生，是谁呢？”蒋爷说：“这个是沈中元。”卢爷说：“怎么见得是沈中元呢？”蒋爷

说：“准是沈中元。这是他和大人说明白了，大人饶了他了。他以为是没事了。大人饶了他，咱们不饶他，以为硬人情托好了。”卢爷说：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蒋爷说：“少时来了的时节，我先把他扔到水里，涮他一涮。”卢爷说：“小心大人见罪呀！”蒋爷说：“什么罪呀？此时正在用人之际，咱们把他杀了，大人绝不能把咱们杀了。我也不怕他师弟听着恼。他太不是了！枉叫小诸葛了。”柳青说：“你把他杀了，也不与我相干。病夫，你不用混拉扯人。”

蒋爷将分水兽邓彪、胡烈叫来，就把自得来的钢刺每人一柄，附耳低言如此这般，叫他们出去办事。后又把远探喽兵叫过来说：“你们在黑水湖看着，大人一到，疾速报与我知。”复又把那些喽兵的头目叫过来说：“你们查点查点，那软硬钩钩还够数目不够数目？”喽兵说：“回禀四老爷得知，自有富余的。我们伙计不够数目了。”蒋爷说：“怎么不够数目？”回答：“叫老爷们杀了几个，又饿了几天，刚一吃饭，撑坏了几个。”蒋爷说：“他们死去，那尸身怎么样了？”回答：“俱已把他们掩埋在蟒蛇岭下。”蒋爷说：“好。”

胡从善、庄致和说：“大人看看将到，我们怎么样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们瞧个热闹。有我哥哥他们几位迎接大人，你们瞧瞧涮人的。你们瞧见过涮人的没有？没有瞧见过，这回叫你们瞧瞧吧。”卢爷说：“老四，你可慎重着点。”蒋爷说：“无妨，大哥你瞧热闹吧。”喽兵进来报道：“大人船已到黑水湖口。”蒋爷说：“大家出去迎接大人。”

蒋爷这一料，料得实在是不差。沈中元打从把大人盗将出去，全仗着刘志奇的迷魂药饼儿迷住大人，又卖了娃娃谷的房子，乘三辆车奔长沙府。一辆车是大人，一辆车是他表妹，一辆车是沈中元与他姑母。路过豹花岭，甘妈妈不叫住山贼那里。

来到夹峰山，一者玉面猫是师侄，又有家眷，这才在那里住了一晚晌。次日起身，过胡家店还可以，倒是个店口哇。奔长沙府到了朱文、朱德家里，可巧哥两个都没在家。仗着是真有交情，就在朱家住下。甘妈妈说：“再要不把大人唤醒过来，我就要出首了。把你送将下来。”沈中元应着，晚间就把大人还醒过来了。甘妈妈这才点头。

到了次日，吃完早饭，在书房里给大人起了迷魂药饼儿，后脊背拍了三巴掌，迎面吹了一口冷气，大人还醒过来了。一看是个书房景象，旁边跪着一人。大人一瞅，一怔。见他翠蓝头巾，蓝袍，丝鸾带，簿底靴子，没有佩着刀，白面无须，五官清秀。大人问：“这位壮士是谁？请起来，有话慢慢讲来。”沈中元跪而不起，说：“罪民身该万死，万死犹轻。有天大的冤屈，无处申诉，夜晚间施展匪计，将大人盗在此处。为鸣罪民不白之冤。见大人无颜，如拨云见日。说明罪民之冤屈，虽死也瞑目。”大人说：“无论你有什么罪名，我一概赦免，有话起来说。”沈中元磕了头起来，旁边一站。

大人叫他坐下，再三不肯。大人问他的姓氏，为什么屈情，慢慢说来。沈中元说：“罪民姓沈，叫沈中元，匪号人称小诸葛。先在王爷府，非是跟着王爷叛反。罪民料着大宋必然派人捉拿王驾千岁，罪民在府中好得他的消息。大人特旨出京，不想白五老爷这么年轻，一时荒疏竟误中他们的诡计，为国捐躯，丧于铜网。罪民只恨无有帮手，那时节，但有一个心腹之人，也就刺杀了王爷，与五老爷报仇。可巧王爷派邓车行刺，罪民明与他巡风，暗地保护着大人，一者拿住刺客，以作进身之计。不料大人那里，徐、韩二位老爷，把他追将出来，追来追去，不知他的去向了。那时罪民暗地跟随，在旁边嚷道：‘邓大哥，桥底下可藏不住你！’竟有如此者，好几次。罪民明是向着邓车，

暗是向着徐、韩二位老爷，又说：‘邓大哥，小心人家拿暗器打你。’这才把韩二老爷提省，用袖箭将他打倒，将他拿住。罪民料着，必要问问罪民泄机的缘故。不想他怕罪民投在大人跟前，说出拿邓车的来历，岂不露出二位老爷无能了吗？罪民实非为功劳，只要与五老爷报了仇，免了罪民与叛逆同党之名，好保住合家，免遭灭门之祸，此就是罪民平生的志愿。不想二位老爷忌妒，不肯引进罪民见大人之面。这一来不要紧，耽误了与五老爷报仇之事，可全在徐、韩二位老爷身上。实系无法，不能得见大人天颜，这才夜晚间施展小计，将大人驾请到长沙府。这就是已往从前之事。”

他怎么叫小诸葛呢？直冲着大人心眼。谁要说五老爷这个年岁死得可怜，无非一时的荒疏，坠在铜网之内，大人就把谁喜欢透了；谁要说五老爷情性总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他去是自找的，他就把谁恨透了。小诸葛知道大人的心思，所以大人恕了他的罪名，叫他扮公孙先生，知会了长沙府，作为大人巧扮私行，访查恶霸来了。邵邦杰闻知大人现在此处，会同总镇大人，合城文武官员，预备轿马，见大人投递手本，送大人回武昌府。到水路换船，进了黑水湖。喽兵拿钩钩搭船，沈中元出舱。蒋爷把沈中元抱下水去。

若问沈中元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三回

## 众喽兵拨云见日 分水兽弃暗投明

诗曰：

规谏从来属魏征，太宗何竟望昭陵。

自此台观全拆毁，感念高皇不复登。

或有问于余曰：《小五义》一书，纯讲忠孝节义，以忠冠首，大概直言敢谏谓之忠，委曲从事则不谓之忠。余曰：不然。直谏固谓之忠；或有事不便直谏明言，必委曲以寓规谏，终使君心悔悟，顿改前非，此不谏之谏，更有胜于直谏者，不忠直焉能作出此事来。唐时有一魏征，可为证据。

唐太宗贞观十年，皇后长孙氏崩，谥为文德皇后，葬于昭陵。太宗因后有贤德，思念不已。乃于禁苑中起一极高的台观，时常登之，以望昭陵，用释其思念之意。一日，引宰相魏征同登这台观，使他观看昭陵。魏征思太宗此举欠当。他的父皇高祖，葬于献陵，未闻哀慕。今乃思念不已，至于作台观以望之，是厚于后而薄于父也。欲进规谏，不就明言。先故意仔细观看。良久，对曰：“臣年老眼目昏花，看不能见。”太宗因指所在，叫魏征看。魏征乃对曰：“臣只道陛下思慕太上皇，故作此观，以望献陵。若是皇后的昭陵，早已看见了。”太宗一闻魏征说起父皇，心里感动，不觉泣下。自知举动差错，遂命拆毁此观，

不复登焉。

太宗本是英君，事高祖素尽孝道。偶有此一失，赖有直臣魏征婉曲以进善言。太宗即时感悟，改过不吝，真盛德事也。

又唐史上，记太宗时的大臣，只有个魏征能尽忠直谏。太宗也极敬重他。一日，闻魏征所住私宅，只有旁室，没有厅堂。那时正要盖一所小殿，材料已具，遂命撤去，与魏征起盖厅堂。只五日就完成了。又以征性好俭朴，复赐以素屏、褥杖几等物，以遂所好尚。征上表称谢。太宗手诏答曰：“朕待卿至此，盖为社稷与百姓计，何过谢焉。”

夫以君之于臣，有能听其言行其道，而不能致敬尽礼者，则失之薄；亦有待之厚，礼之隆，而不能谏行言听者，则失之虚；又有赏赐及于匪人，而无益于黎民国家者，则失之滥，而人不以为重矣。今观太宗之所以待魏征者，可谓情与文之兼至，固宜征之尽忠图报，而史书之以为美谈也。

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词曰：

五义皆为好汉，蒋平真是能员。

水里制伏沈中元，莫把病夫错看。

任尔诸葛能算，猛然擒你下船。

腹内满饮山下泉，才显翻江手段。

且说大人到了弃岸登船的时节，坐了三号太平船。知府总镇在第二只船上，文武小官在第三只船上，护送大人的兵丁们，就在旱岸上行走。进黑水湖，谁也想不到贼人有这么大胆子，敢劫夺钦差大人。刚进湖口，就听见呛啾啾一阵锣鸣，叭达达就把软硬钩钩搭住船只，往近里拉。

小诸葛一着急，打官舱里蹿将出来，喝道：好山贼，现有钦差大人在此！”回手就要拉刀，一瞧错了，自己扮的是文人

模样，哪里来的刀呢？正一着急。见打船旁呼隆一声，有人由水中蹿出来，如水獭相似把住船沿，把沈中元拦腰一抱，说：“咱们两个人，水里说去吧。”大人看了个逼真，是蒋护卫。大人高声嚷道：“护卫千万不可与沈壮士无礼！”话言未了，早听见扑通一声，打水漂相似。

原来，蒋爷把人都安置好了。他自己却换了短衣襟，也没拿刀，就到了蟒蛇岭下，看见大人那只三号太平船进了黑水湖口，桅杆上有一面大黄旗号，被风飘摆，行舒行卷。上面是朱书的“钦命”两个字，墨书的“代天巡狩按院大人颜”。蒋爷一吩咐喽兵，他就蹿下水去，容他们钩钩搭住就走。蒋爷蹿上船头，拦腰一抱，就蹿下水去。到了水中，蒋书把手一撒，沈中元就如坛子灌水，满了为止，净剩下饮水的工夫了。蒋爷把他往肋下一夹，拢住了他的手，蹚着水绕过了一个山湾。蒋爷知道把他灌满了，提溜上来。大人也看不见了，有什么话慢慢再和他说。

沈中元水饮得有八成光景，眼前发黑；心似油烹，耳内如同打阵雷的一般。蒋爷解他的丝绦，把他捆上。蒋爷骑马式将他骑上，伸双手打他两肋下往上一拥，哇哇的往外一吐，吐得干干净净。

蒋爷一撒手，把自己身上的水拧了一拧，对着沈中元一蹲，叫道：“武侯诸葛亮卧龙先生！可惜了你这个外号，你怎么配呢！你冤苦了人家卧龙先生了。你怎么配！”沈中元说：“我本不配，是大家抬爱。我早就说过不配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为我二哥、三哥有一点不到之处，得罪于你，就怀恨在心，你就行了这么一个法子，五条性命几希乎没有断送在你手中。一计害三贤就够受的了。你这叫一计害五贤：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禄，在他地面上丢个大人，他得死；我二哥，保大人是他的专责，得死；

玉墨丢了老爷，得死；两位先生得死。这是立刻得死的，余者沾衔的还不定死多少呢！你挑理你得挑明白了，那才是英雄呢！再说，我听见我哥哥说你道了姓名，我赶着就上树林找你，沈壮士长，沈壮士短。可也不知你听见哪，也不知你是去远咧，可也不知是成心不理我。你不想想，你把大人盗走了，显显你的能耐，不想我们担得住担不住！你就是把大人说合了，央求得大人点了头。你必是能说呀！你又是王府的人，你必是说能破铜网，能拿王爷。再说我们老五死得怎么苦，你怎么给他报仇。拉着我们大人爱听的说一说，这个就把你赦了。你哪知道大人赦了，蒋四老爷不赦，趁着在这大人瞅不见，我先把你宰了给我二哥报仇。我宰了你，我们大人绝不能把我宰了。”

小诸葛一听，心中说：“我早就算计下这个病鬼不好惹。如今遇上他了，这也无法。”想到此间，双睛一闭，一语不发，就是等死。

正说之间，听见噤噤的跑过两个人来，是卢方、徐庆。徐三爷问道：“大人有话，老四可千万别杀他。”蒋爷说：“谁说的？”三爷说：“大人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才实心眼哪，这会大人瞅着吗？他害咱们二哥几希乎没死了！他央求了大人，大人饶了他。咱们不能饶他！咱们先把他杀了。我去见大人去，就说你们送信来时，我已经把他杀了。我去上大人那里请罪去！三哥你带着刀呢，是你杀呀，是我杀？”徐三爷说：“我杀。”徐庆他本是个浑人，蒋四爷说什么，他就听什么，摆刀就剁。蒋爷可又把他拦住说：“咱们要杀他，也叫他死个心服口服，别叫他死得不服。姓沈的，生死路两条：你是要死，你是要活？”沈中元说：“大丈夫生而何叹，死而何惧？”蒋爷说：“你到底是愿意死愿意活？我有意救你。”沈中元说：“我愿意死我还不弃暗投明呢。”蒋爷说：“你要是愿意活，依我个主意，

你就活了。”沈中元问：“什么主意？”

蒋爷说：“你见了我二哥，我给你说情，也不枉你弃暗投明。也别管真假，你总是给我们老五报仇，也不辜负你这点好意。就是有一样，知错认错是好朋友。你见了我二哥，给我二哥磕个头，一天云雾全散。打这起谁也别计较谁。我二哥这个脾气，非叫他顺过这口气去。凭爷是谁，说也不行。有这一个头，怎么好，怎么好，赶常了，你就知道了。”沈中元说：“你快些住口！若要给别人磕头还倒罢了。要是给你们五鼠五义磕头，这是我一辈子短处。二义韩彰，他还不到了有人的去处，诟调于我。再说，我无论作了是什么样的官职，也洗不下这个羞惭去了。”四爷说：“什么羞惭！你这个头贵重，我这个头贱。我给你磕一百，你给我二哥磕一个。一百折一个，还不行吗？我可是为息事罢词。打这就给你磕头了！”说毕，蒋爷也真拉得下脸来，就双膝点地。沈中元说：“等着等着，这么磕了，可不算。”蒋爷也就站将起来了。沈中元说：“你还捆着我。再说，你这给我磕头，谁瞅见了？我给他磕的时节，是众目之下。怪不得人说你足智多谋，这又是你的主意！”蒋爷噗哧一笑说：“你疑心过大。咱们这么办，等你给我二哥磕的时候，我再给你磕头，你看着，管保行了吧！”沈中元说：“肯那么着吗？”蒋爷说：“来，我先给你解开。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这话以后绝不提了。”

随即给他解开绳子，彼此把身上水拧了拧。蒋爷说：“过来，给你们见过。这是我大哥。这是我三哥，你是认识的。”徐庆说：“老四，他不给我磕头？”蒋爷说：“凭什么给你磕头？你还应当给人家磕头呢！”徐庆说：“哎哟，我还应当给他磕头！我们两个人折了吧。”又见打那边来了人了，一拐山环就到了。这个人说：“千万可别杀沈壮士！叫我送信来了。”

原来是大人船进黑水湖，看见是蒋爷把沈中元提溜下去了。大人叫蒋护卫，没有拦住，早就下去了。少刻，后头文武官员的船只俱到。船上水手忙成一处，大伙找家伙保护大人要紧。此时由东岸上也有船只到了。大家都上官船找大人的主管回话。大人亲身把守官舱。卢爷大众过去请罪。大人说：“于你们何罪之有？这沈壮士已然赦过他了。卢校尉，徐校尉，千万告诉蒋护卫，可别杀沈壮士。”得大人谕下，船直奔东南去了。

文武官员上船，给大人道惊。大人说：“何惊之有？”复又派人前去，叫本地面武职官追赶上去，千万别杀沈壮士，大人已经赦过了。那人去不多时，同着蒋四爷回来。等那人到时，蒋爷已经把话说好了。蒋爷也应着当众给沈中元磕头。沈中元也应着当众给韩爷磕头。蒋爷给他解了绑缚，跟这里来的时节，那人也就到了。一提大人说不叫杀沈壮士，蒋爷说：“没有杀。既然有大人谕，我们焉敢杀他。大人谕要下来晚一点，可就不好了。”沈中元心里说：“我就知道他们这五鼠五义里头，这个瘦鬼不好弄。这才叫雨后送伞。”

蒋爷说：“这位老爷贵姓？什么前程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是守备，姓王，叫殿魁。”蒋爷说：“五老爷。”那人说：“老爷贵姓？”蒋爷说：“姓蒋，名平，字是泽长，排行居四。”那人说：“原来是蒋四老爷。失敬，失敬！”蒋爷说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随说着随走，将一拐这个山环，就看见大人的船只了。那些个喽兵正打船上摘软硬钩呢。蒋爷说：“不好！有了刺客了。”忽见打西山头上，嗖的一声，蹿下一个人来，回手拉兵器，准是要行刺。

要问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四回

## 蒋泽长水灌沈中元 众乡绅奉请颜按院

词曰：

矫若云中白鹤，羡他绝妙飞行。  
忽然落下半虚空，能不令人发怔。  
宝剑肩头带定，人前念佛一声。  
热肠侠骨是英雄，到处人皆钦敬。

且说蒋爷同着那人刚一拐山环，就瞅见半山腰内一个人蹿将下来，蹿在大人船上。蒋爷一嚷刺客，卢爷撒腿往前就跑。徐三爷眼快，说：“站住吧，大哥，不是外人。”卢爷也就噗哧一笑：“可吓着了我了。”敢情是他把大人也吓着了。你瞧，无缘无故，打半悬空中飞下一个人来，银灰九梁巾，道袍、丝绦、鞋皆是银灰颜色，除了袜子是白的；背背二刃双锋宝剑，面如满月相似，五官清秀，三绺短髯。他回手拉宝剑，念声“无量佛”。大人也不知道老道从何而至，一瞧那意思，不是个行刺的。见他一回手就要拉双锋宝剑，喝说：“你等这些喽兵，好生大胆！”将摆剑要刺。船舱之中说：“道师兄，你且慢。大人现在此处，你要作什么？”赶着出来，双膝点地，给云中鹤魏道爷磕头。

你道云中鹤从何而至？自打夹峰山说明了帮着大众破铜网，

定襄阳。回到庙中，把自己应用物件全都带好，将庙中事会置妥当，离了三清观，直奔武昌府。正走到柴货厂，看见湖口里面浩荡荡的大黄旗子飘摆。上写着“钦命”、“代天巡狩按院……”，山头遮挡，往下就看不见了。自己心中一忖度，必是颜按院大人吧。忽听里面呛啷一阵锣响，意欲夺黑水湖，没有船只又进不去；上黑水湖西边那座山看看，又没有山道。仗着老道常走山路，山头却又不高，把衣裳一掖，袖子一挽，竟自走到上面去了。往下一看，正是喽兵在那里导绒绳哪。东岸上站着好些个人。看又不象山贼的样儿。看那旗子，可不是颜按院大人吗！自己一着急，飞身蹿将下去，念了一声“佛”，拉宝剑要断软硬钩。

此时白面判官柳员外打里边出来，说：“给师兄叩头。”魏道爷一问：“师弟因为何故到此？”弟兄约有十七八年没有见面，见面觉着有些凄惨。柳青说明了自己的来历。魏道爷点头。正说话之间，就听见岸上有人叫亲家，原来是穿山鼠徐三爷到。魏道爷一瞧沈中元，水鸡儿一般。还有一个也是水淋淋的衣服，可就是蒋四爷。

大家上船，云中鹤俱一一的单手打稽首，念声无量佛。徐庆同他见蒋四爷。见礼已毕。蒋爷复又给魏道爷行了一个礼说：“我听三哥说，请出魏道爷来，帮着我们大众与我五弟报仇。慢说我们感念道爷的这一番好处，就是死去的我们五弟，在阴曹地府也感念道爷的功德。”徐三爷在旁说：“你瞧你这絮絮叨叨的，也不知是作什么！自己哥们，那用那些个话说。”云中鹤念声无量佛说：“贫道既然点头，敢不尽心竭力。”

沈中元在旁双膝跪倒说：“师兄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小弟沈中元与兄长叩头。”云中鹤念声无量佛，说：“你今年岁数也不小了，比不得二十上下的年纪了，也应当奔奔正途才是。

你想想你所为的都是什么事情？我为你们两师弟，远走他方，云游天下，皆因有这个师兄弟的情分。一人增光，大家长脸；一人惭愧，大家惭愧。按说弟兄们廿载光景，未能相逢。弟兄们见面，怎么我就数说你一顿？皆因你作事不周，连劣兄脸上也是无光。”沈中元说：“小弟早有弃暗投明之心，不得其门而入。事到如今，改邪归正，不必兄长惦念了。”

正在他们说话之间，里边传出话来说：“大人有请蒋护卫。”卢爷叫蒋爷换上衣服，蒋爷就进去面见大人，给大人行礼，给大人道惊，在大人跟前请罪。大人又把沈中元的缘由，说了一遍。大人深知蒋爷是能牙俐齿，派蒋书与沈中元、韩彰两家解和。蒋爷点头。大人然后又问：“打半山臊中飞下来的那个老道是谁？”徐三爷回话，如何回得明白，向来又不懂得说官话，一张口就不成文：“回禀大人得知，他是我小子，是我儿子的师傅，我们是亲家。”大人瞪了他一眼，话就更说不上来了。又说：“我回话大人听不明白，问我哥哥吧。”他也想着说的不是滋味了，推在卢爷身上。卢爷接过来，这才把始末缘由说了一遍。大人方才听明白。原来老道是沈中元、柳青的师兄。被众人请出来帮着定襄阳，破铜网，与五弟报仇。大人方才看见老道有些道骨仙风的气象，自己一忖度，此人是请出来的，不可慢待。况又是徐校尉的亲家，便立刻吩咐有请魏道爷。魏真进了船舱，与大人行礼。大人赶紧站起身形，抱拳带笑说：“魏道爷请坐。”上下一打量，魏真好一番的气象，怎见行，有赞。为证：

颜大人，用目瞧。见此人，好相貌。入玄门。当老道。看身材，七尺高。九梁巾，把头皮罩。素带儿，脑后飘。迎面上，有一块无瑕美玉，吐放光毫。穿一件，灰布的袍；系一根，细丝绦，在腰间，来回绕。蝴蝶扣，系得牢；相

衬着，灯笼穗儿，被风摆摇。白布袜，腰儿高。银灰的鞋，底儿薄。行不偏，走正道。背后背，无价宝。二刃双锋，是一口利刃吹毛。看先天，根基妙。看后天，栽培得好。地格圆，天庭饱。二眉长，入鬓角。看双睛，神光好。土形正，双腮傲。耳轮厚，福不小。唇似涂朱，还有三绺胡须相配着。这老道，真奇妙。不修仙，不了道，不爱钱，不贪钞。暗隐着威，面带着笑，喜管不平事，专杀土棍豪。每遇那，污吏赃官、奸夫淫妇，不肯饶。

大人看毕，暗暗夸奖，叫人与道爷预备一个座位。魏道爷那里肯坐，让至再四，方才落座。与众位打了个稽首，念了一声无量佛。大人说：“本院久闻魏道爷之名，方才又听卢校尉等所说，魏道爷肯出来拔刀相助。待等事毕之时，本院奏闻万岁。必然要声明魏道爷之功。”云中鹤说：“小道无能，无非听着言讲五老爷死在铜网，被奸王所害，实在凄惨。小道也是一腔不平之气，焉敢称为拔刀相助。众位老爷们前去破铜网，小道有何德何能，不过巡风而已。”大人说：“魏道爷不必太谦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就见一宗诧异事，那船忽悠悠直奔东山边而来，把大众吓了一跳。

怎么这船自己走起来了呢？大人问：“什么缘故？”蒋爷知道，底下有人，转身蹿入水中，才把胡烈、邓彪叫将出来。原来是蒋爷预先叫他们两个，拿着青铜刺，容钩钩搭住船只往里拉的时节，叫他们用刺钩挂住船底，往里就带。两个人扎在水中，用刺挂船，嗣后，怎么也挂不动了。缘故是钩钩不拉了，两个人如何挂得动？这才用平生之力，慢慢忽悠悠的也就奔了东山边了。蒋爷下去，把他们拉上来。到了上面，才能告诉，不可能在水里头说话。蒋爷就把水灌沈中元，大人到了的话，

说了一遍。随后带着两个人到了船上，放下青铜刺，与大人叩头。说明了他们的来历，大人收留下来，叫他们跟着当差。大人又问：“你们大众如何到得此处？”蒋爷就把寻找大人，误入黑水湖，杀了山寇，饶恕了喽兵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说，岸上那些人，都是十八庄的会首。大人说：“既然他们献了些衣服，又预备了吃食，也俱是为国有益的好百姓，应当请来一见。”蒋爷这才下去把那些乡绅们请将上来，俱与大人叩头。大人倒说了些谦虚的言语。那些人请大人上柴货厂暂且歇马，明日起身。大人不肯，众人跪着不起来。大人出了个主意，就在山中聚义庭中住一夜，明日再走。大众只可点头。就此请大人下船，上聚义庭。

众乡绅派人出去治办上等的海味官席几桌。也皆因柴货厂地势宽阔、繁华，要是背乡，也不能这么便当。

蒋爷、沈中元、邓彪、胡烈俱都换上衣服，众喽兵跪接大人。众人到了聚义分赃庭中。晚间由外边厢酒席备到，连知府带总镇大人，文武大小官，以至外边兵丁等，还有蒋四爷等，连众会头带喽兵，大家饱餐一顿。席间，把君山归降大宋，回禀了大人一遍。又把盗彭启假扮阴曹画阵图，回了大人一遍。大人问：“画阵图有些个日子，大概也就画齐备了吧？”蒋爷说：“这日限也不少了，大约也画齐备了。”就此回明大人，把喽兵也打发上君山去，待等襄阳用人之际，再调他们上襄阳。大人也就依着蒋爷的主意。蒋爷叫分水我兽邓彪取纸笔墨砚去。分水兽说：“四老爷怎么又来取笑我们，这哪有纸笔墨砚呢？”这才用知府带来的文案，叫他们预备着。蒋爷亲笔写了书信，封固停妥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清晨，大人打发文武官员，俱都免送，回衙理事。大家一定要送，说至再四，这才不送了。连兵丁们俱都叫他们回

去。早饭又是十八庄会头预备。早饭用毕，山中也没有什么物件，喽兵也不用分散。蒋爷仍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带上一对青铜刺，请大人下山。余者众人保护，放火烧山，为的是贼要再来了，没有住处，自然也就存留不住了。顷刻间烈焰飞腾，万道金蛇乱窜。喽兵带着书信、盘费银两，直奔君山，暂且不表。十八庄会头要送大人一程，大人拦住。大人谢了他们。后来大人上京交旨，奏闻万岁。天子一喜，还赐了一块匾额，赞美他们村庄的义气。大家上船，大人在官舱中见火光大作，点头叹息：烧毁房屋，伤害有多少生灵！蒋爷早派听差的前去给武昌府送信。

内中单有柳青要见他师母去。苏爷不愿意，说：“待等破完了铜网，索性你把这一个整人情作完了，再见不迟。”柳爷说：“趁着此处离长沙府不远，我去见见。我实在是想我师母。你只管放心，我绝不能半途而废，我不是那样人物。你们先走，随后我奔襄阳，绝不能误事。”这一说，云中鹤也要去，由沈中元带路。蒋爷一想不行，他们师兄弟凑在一处，睡多了梦长。万一不奔襄阳，便把他们怎么样呢？有了，我同着他们一处去就无妨了。就此回明了大人，四位一同起身，奔长沙府。

这一到长沙府，火焚郭家营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五回

## 双锤将欺压良善 温员外惧怕凶徒

词曰：

世上豪杰不少，巾幗亦有须眉。  
救人急难扶人危，竟出闺阁之内。  
不是姻缘匹配，强求必定吃亏。  
要擒恶霸将双锤，女中英雄可畏。

且说大人回武昌不表。蒋爷上长沙也不提。

单说的是南侠、北侠、双侠、智化、过云雕朋玉直奔长沙府。到了郭家营，过云雕朋玉认得。总是不巧不成书。自从小诸葛沈中元他们走后，本家有事，前文已经表过。王官雷英上长沙府郭家营，聘请双锤将郭宗德。这双锤将可就在长沙府。皆因此人臂力过人，受了襄阳王的聘请了。这人生就的臂力真大，虽不能说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要论这一对双锤，实在是力猛锤沉。可惜他这样的本领，只是一件，叫他妻子误了一世的英名。

这就是那句话，大丈夫难免妻奸子不孝。他娶妻花氏，实在的不是个东西。郭宗德家中一贫如洗，他是个武夫，饭量最大。他交了一个朋友，叫崔德成。这个崔德成家大业大，就是孤身一人，尚未婚娶。皆因花氏不是个东西，那崔德成又有银

钱，妇人这宗德又穷，贪图了人家银钱，就把丑事作出来了。崔德成拿着银钱，叫郭宗德作买卖。这个买卖一多了，郭宗德也就作不过来了。又找了领东的开了许多铺户，又拾夺了自己的房舍。前后东西关是四个大院子。后院拾夺的花园子里，盖了一座大楼。花氏起的名字，则合欢楼。后花园中有些个奇花异草，太湖山石，竹塘等项。家业一大，双锤将的名气也传扬出去了。

双锤将不叫双锤将了，改送了他一个外号，叫了个赖头龟。大人还不好意思叫他，小孩子可不管那个。他在前边走着，小孩子就在后边叫：“咳咳咳，赖头龟哪，上哪去呀，吃了饭了没有？”他瞧了那孩子一眼，也无非是干鼓肚子生气。那孩子更讨人嫌，又说：“赖头龟，你发了财了，你不是上我们家里讨饼子吃的时候了。”这个人一想，再要是孩子凑多了，更不好办了。真是！那些孩子聚在一处，唱起来了：“赖头龟，赖头龟，丢了人，有了钱。”他要追赶着打他们。他们就跑了。自己一想不是事，不久要跟着王爷打军需去了，又不能携着；要把家眷搬到襄阳去，又舍不得这片事业。再说，崔德成公然就在他们家里住着，也不回崔家庄了。总得想一个法子，怎么把他推出去才好呢。

这天忽然生出一个主意来，把崔德成请到书房内，两个人喝着茶闲谈。赖头龟说：“兄弟，你这不是事。凭你这个家当，这样的事业，打这么一辈子光棍，算怎么个事情？圣贤说过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非得说一个不行，早晚我给你为媒说一个。”崔德成说：“不要。别辜负了哥哥的心。”郭宗德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要？”崔德成说：“媒人叫我赶出去的许多。因何缘故？再醮的，不要；非品貌好了，不要。我总不相信媒人的话。”郭家德说：“难道说这一方就没一个品貌好的么？你

要什么样的？”崔德成说：“非得象我嫂嫂那品貌才行。还有一个，不行了。”郭宗德问：“是谁，怎么不行了？只要你看中意，我就能给你去说。”崔德成说：“那日清明上坟插柳的时节，看见温家庄温员外家有个女儿温暖玉，称得起美貌双全。我见了她一面，神魂恍惚，直到如今，我总有些个思念。可惜人家是有夫之妇了。”双锤将说：“只要你看着如意，有夫之妇，她也得给咱们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她要是给的无能之辈，还有你这一说。他给的是朱家庄朱德家，那如何行得了？”双锤将说：“你只管放心吧。后天咱们就办事，要是不给咱们，还会抢哪。若办妥了，兄弟你在哪办？”崔德成说：“要是妥了，我就在这办。”

赖头龟听了，虽不愿意，也是无法。有句俗言：宁借停丧，不借人成双。无奈可有一件。吃了人家的口软，使了人家的手软。自盖房屋，不敢说不行。崔德成虽说此话，也没有搁在心上。仍然告辞，上合欢楼去了。

双锤将把家人叫将过来，吩咐备办了八盘子花红彩礼，叫人备上马匹，自己换了新衣服佩上，出了房门，乘跨坐骑，带上从人，直奔温家庄。到了温员外门首，双锤将撇蹬离鞍下了坐骑。从人前去叫门。里边有人答言：“什么人叫门？”从人说：“开开吧，我们大爷来了。”正是温员外出来开门，一看就是一怔。他知道双锤将是一恶霸，素无来往，到门必没有好事。

温员外只好满脸陪笑，一躬到地。双锤将要行大礼，说：“老伯在上，侄男有礼。”温员外说：“岂敢，好兄弟，请到寒舍待茶。”说毕，往里一让，厅房落座。温员外问道：“驾临寒舍，有甚贵干？”双锤将说：“侄男闻听老伯有一千金令爱，我有个盟弟，此人大大有名，提起来大约老伯也知道，就

是崔家庄崔德成。侄男作个冰人，可称得起是门当户对。”温员外连连摆手说：“辜负贤弟一番美意，我的小女已然许配人家了。”双锤将说：“老儿，你太不知进退！好意前来说亲，你竟自拿这般言语推托于我。后天前来迎娶。孩子们，把定礼放下。”温员外把双锤将一拦：“且慢，我的女儿许配朱家庄朱德为妻。倘若不实，小老儿情愿认罚。”双锤将把手一抖，温员外扑通摔倒在地。他竟自扬长而去。

温员外放声大哭，皆因是安人已经故去了，就是自己带着女儿度日。女儿已经给了朱德，郭宗德硬下花红彩礼，不从吧，人家势力真大；从了吧，也得朱家答应。

乡村有点事情，街坊邻舍尽都知道。早有邻居过来探问。温员外就把始末根由，对着大众说了一遍。众人七言八语，有说打官司的；有说找人打架，打完了和他打官司的。

温员外就依了这个主意。邻居散去，温员外到了后面，把此事对着女儿述说一遍。姑娘是个孝女，跟随天伦，温习儒业，熟读《列女传》，广览圣贤文。口尊天伦：“女儿累及你老人家了。他明天一来，女儿我就速求一死。”温员外说：“女儿先别行拙志，为父去到朱家送信。要是死，也是破着我这一条老命，先与他们拼了。我儿可于万别行拙志。”暖玉说：“孩儿死也不这么死，我还有个主意。”说毕，姑娘痛哭。员外劝解了一番，出来找了邻家二位老太太伴着姑娘，怕小姐行了拙志。

员外复又出来，离了自己门首，直奔朱家庄而来。到了朱家在上，直奔朱德家中。

家下人等见了老员外来，说：“老员外爷，两眼发直，莫非有什么事情哪？”温员外说：“祸从天降，请你们大爷来了。”说着话，往里就走。从人说：“我们大爷没在家。”员外也并没

听见，直到厅房落座。温员外说：“请你们大爷。”从人说：“方才禀过员外爷，我们大爷没在家。”员外税：“请你们二爷。”从人说：“我们二爷也没在家。”那边从人也说：“我们大爷、二爷都没有在家。”两边从人异口同音说：“没在家。”温员外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苍天哪！苍天哪！”从人问道：“老员外何故这么恨无怨地？”老员外，说：“咳，我们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！”那从人一个个瞅着，纳闷说：“老员外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”温员外对着朱家从人，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。

从人说：“员外爷来得不巧，前三两天还行呢！有我们大爷、二爷、把兄弟沈大爷在这里的时候，这样的恶霸有一千也拾夺了。”老员外说：“怎么这么不巧，你们大爷、二爷到底上哪去了？”从人说：“上南乡取租子去了。”老员外说：“要给送信，明天晚上回得来，回不来？”从人说：“回不来。要是连夜赶骑着快马可行咧！”温员外说：“烦劳你们哪位辛苦一趟，总是大爷来才好哪！我们姑老爷尚未过门，说话有点不便。”

正说话之间，见老太太从外边进来。甘妈妈一生是个直率的脾气。皆因朱文、朱德没在家，沈中元保着大人走了，娘两个还在这里住着，静听沈中元的信息，搬在哪里，好奔哪里。忽然听见前边哭哭啼啼。甘妈妈在后窗户那里听着，有听见的，有听不见的，就听见说：“硬下花红彩礼，无论怎么样，后天抬人。”听见这两句话，她亲身过来了。进了厅房，从人说：“这就是我们这里住的甘老太太到了。”员外问：“哪位甘老太太？”从人说：“这是我们大爷、二爷、沈大爷的姑母，眼下在我们这住着呢。要不怎么说前几天来好呢。沈大爷是有本事的，要论势力人情，我们这里有按院大人，可惜如今都走了。

此时就是给我们大爷送信，也是无益。”温员外也是无法。

此刻，甘妈妈进来，员外与甘妈妈行了个礼。甘妈妈与员外道了个万福，让温员外坐下。甘妈妈也就落座，问：“老员外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咱们大家议论议论。谁叫我在我们老贤侄这住着呢！”温员外又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。甘妈妈咳了一声说：“这个事，要是我们侄儿在这就好办了。等等，我给你算计算计。是找我们侄子容易呀，是找本家大爷、二爷容易？我们侄子是上武昌府，本家大爷、二爷是上南乡。”

正说话之间，忽听外面有人声。甘妈妈一回头，听见后窗户那里有人叫说：“妈呀妈，你老人家这里来。”甘妈妈说：“老员外，暂且请坐，我女儿叫我哪。”说毕，转头出来。

温员外仍与从人讲话，说：“你们家大爷、二爷上南乡去，离这有多远哪？”从人说：“远倒不远，一百多里地。大概也就在这一半日回来。凑巧今天兴许回来。”温员外那个意见，就打算给大爷、二爷送信为是。

正说话间，甘妈妈从后面过来，也是皱眉皱眼，甘妈妈也添了烦了。员外说：“甘妈妈请坐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员外请坐。”从人问：“妈妈到后面作什么去来？”甘妈妈咳了一声说：“员外，方才是我女儿将我叫到后面去了。我女儿一生好管不平之事。她要见着不平事，就要伸手去管。老员外这件事情，她要替你们出气。”员外说：“姑娘小姐，怎么能够替我们出气？”甘妈妈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养活的娇儿，练了一身本事。明天叫你的女儿躲避躲避，她去替当新人，待下轿之时，亮出刀来，杀他们个干干净净。”员外说：“那可使得不得！”话音未了，忽见朱文打外边跑将进来。

此人一来，不知端的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六回

## 朱文朱德逢恶霸 有侠有义救姑娘

且说姑娘叫过甘妈妈去，同她娘一说。她要替人家暖玉小姐去，暗带短刀一把，下轿之时，杀个干干净净的。妈妈一拦她，不叫她去，她就要行拙志。妈妈也是无法，故此到前面与温员外说这套言语来了。温员外也是为难。甘妈妈也是着急。温员外说：“那如何使得！”

忽然朱文慌慌张张，手中拿定打马藤鞭，从外边跑将进来。温员外从人赶着给大爷跪下磕头，说：“大爷从哪来？”大爷也不理论那些从人，过来先给温员外行了个礼。从人冲着甘妈妈说：“这就是我们家大爷。大爷，这就是沈大爷的姑母。”朱文过来，与甘妈妈行礼说：“姑母，你老人家到得孩儿家中，可巧我们哥儿两个没在家，慢待你老人家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哟，我们在这打扰你们。”

朱文心中有事，不能净自陪着甘妈妈。一回头奔了温员外来。温员外伸手一拉朱文手，放声大哭说：“贤戚，我们祸……”那个祸字底下的言语尚未说出，朱文接过来，说：“你老人家不用说了。侄男从你老人家那里来。听见赶集的说，我赶紧到了你老人家家里。听见隔房两位老太太说，你老人家上我们这里来了。”温员外说：“好恶霸，欺我太甚了！”朱文说：“老

伯自管放心，我这就写呈子，长沙县还不行，我知道长沙县与赖头龟换帖，告他往返徒劳，非长沙府不行。你老人家不必忧心。我们两家较量较量。搬不倒郭宗德，我誓不为人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哟？贤侄且慢。刚才我女儿听见此事，她一定要替她温大姐姐坐这一次轿子，暗藏短刀一把，待等下轿之时，杀他们个干干净净。”朱文连连摆手说：“姑母，这件事万万使不得。我这个表妹可许配人家没有？”甘妈妈说：“早已许配人家了，还是侠义的门徒。”朱文说：“倘若要叫人家那头知晓，姑娘可就担了不是了。再说，为我们家的事情，我天胆也不敢，实系担架不起。”甘妈妈也就没法了。

朱文立刻写呈子，说：“老伯暂且在我家听听，我前去递呈子听信息。”员外点头。朱文本是文秀才，朱德是武秀才。写呈子朱文不费吹灰之力。外头备了两匹马，带着一名从人，直奔长沙府。事逢凑巧，长沙府知府没在衙署，送按院大人去了。一打听，回来的日限不准。这个事又等不得，后天就要抢人，如何等得了。只可转头回来，再作主意。他这无名火是霸道火性，往上一冲，举家性命都顾不得了。

朱文离了长沙府，正走长沙县，到了长沙县行署的门首，心中一动，想着自己这个事是理直气壮，他们虽然是把兄弟，难道说他们就把这门亲事断与赖头龟不成。再说，我先在他这里递了呈子，他与我办不好此事，我再去府衙门告，也不算是越诉。想毕，就下了坐骑。从人说：“大爷，到这里告他可不好哇！难道说你老人家不知道他们是把兄弟吗？”朱文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！少说话。”从人也就不敢多言了。所带的呈子，是到知府那里送的呈词，到县衙也就用不着了。

朱文一直扑奔大堂，正对着这位太爷升二堂理事呢。朱文打算要槌鼓，忽见打里边出来两个青衣，刚一见朱文，笑嘻嘻

赶奔前来说：“这不是朱相公吗？”朱文点头说：“不错。”青衣说：“很好，倒省了我们的事了。”朱文问：“什么事？”青衣说：“我们太爷派我们去请你老人家去。”朱文说：“好，我正要见见你们老太爷呢。你就给我回禀一声。”当即同着青衣进去。

知县姓吴，名字叫天良。原来双锤将的片子早就到了，随着五百银子，托付吴天良买一个贼，攀告朱文、朱德是窝主。吴天良暗地里叫官人通知犯罪的贼人，一口将朱文、朱德攀将出来，说他们是窝主，给贼人消赃。暗地办好，知县升二堂，带贼上来审讯。贼人就把朱文、朱德招将出来。叫他画了供，出签票拿朱文、朱德。

官人领签票刚出去，正遇上了朱文。故此就把他带将进来，面见知县。朱文身施一孔说：“学生朱文，与父母太爷行礼。”知县把公案一拍说：“好个大胆朱文，你是圣人的门徒，聚贼窝赃。现有人将你供招出来。”当即会同教官，革去了他的秀才，暂将他钉镣收监。朱文在堂口百般叫骂，狗官长，狗官短。知县把耳朵一捂，退堂归后去了。把天良一灭，就得了纹银五百两，这可真是无天良了！外边的从人一瞅主人钉镣收监，自己把马拉过来，骑着一匹，拉着一匹回朱家在去了。一路无话。到了自己的门前下马，进了院子，往里就走。一直扑奔厅房，正对着温员外在那里等信呢。甘妈妈先瞧见，这从人就把已往从前的事情，对着甘妈妈述说了一遍。温员外一见，还是不行，倒把朱文饶上了。忽然又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说：“大爷在家里没有？”从人说：“怎么件事？”那人说：“可不好了，咱们二爷叫郭宗德诳到他们家里去，收在空房里头了。”众人一听，又是一阵发怔。

原来赖头龟抢人这个事传扬遍了。这朱德刚打南乡回来，

也是带着一名从人。他是武夫，好走路。正遇见有人讲论，可巧叫他遇上了。过去一打听，人家说明天瞧抢人的，就叫朱德听见了，又过去细细的一打听，可巧人家不认得朱德，一五一十就把这个事告诉他了。

朱德立刻带着从人，奔郭家营。不用说，见了郭宗德便破口大骂：“好赖头龟！你敢抢二爷没过门的妻子？”刚见着他的从人就气冲冲地说：“你快把赖头龟叫出来！”从人那里敢怠慢，立刻传话。不多一时，赖头龟出来，满脸赔笑说：“原来是朱贤弟。”朱德大骂说：“你什么东西！你和我呼兄唤弟。”郭宗德说：“兄弟，你今天是带了酒了。不然，我一还言伤了咱们的好交情了。”朱德说：“赖头龟，你要再说和我有交情，我要胡骂了！”赖头龟说：“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怎么了？”朱德说：“你反过来问我是怎么了？凭什么在温家庄硬下花红彩礼！”赖头龟说：“你听谁说我在温家庄硬下花红彩礼？”朱德说：“这是人所共知。”赖头龟说：“咱们可千万别受了人家的煽惑呀！你是听谁说的，你把这人拉来咱们对对。不然，咱们一同到温家庄问问此事。再说，温家庄住户人家甚多，把花红彩礼下在什么人家了？”朱德说：“就是温宏，温员外他们家里。”赖头龟说：“这就更好了。你先把气消消，我换上衣服，咱们一同去问问。要果有此事，你要怎么罚我，就怎么罚我。再说，温员外家姑娘给了兄弟你，我也知道。放定的时节，我还去道喜去哪。怎么我能行出那样事来！再说，我也有家小，我还能再娶一个不成。”

朱德被他这一套话说得自己倒觉着有些个错怪，必是自己没把事情听明白，大略着他也不敢。双锤将说：“你先到我家里面饮碗茶，把气消一消，咱们访听访听，这个话是谁说的。你要饶了这个人，我也是不饶！”往里一让，朱德说：“这倒是

我莽撞了！亏了是你宽宏量大。不然，咱们得出人命。”郭宗德说：“我要与你一般见识，我对得起大哥吗！”

二人往里一走，进了广梁大门。往西一拐，四扇屏风。刚一进去，两边有人蹲着，扯着绳子往起里一站；绊住了朱德脚面。朱德往起一蹶，跌得更重。从人过来，将他五花大绑。朱德破口大骂说：“好小子，暗使阴谋，不敢和你二太爷一刀一枪地较量较量。”双锤将说：“朱德，今天把你拿住，为的是叫你瞧着明天，把你这个妻子给我把弟娶来。都叫你瞧着，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合卺交杯。到次日生米作成熟饭，也不要你的性命，把你一放。你们哥们有法尽管使去，或讲文，或讲武，随你们的便。”朱德大骂。赖头龟说：“把他嘴塞上。”朱德一急，一抬腿，叭的一声，就把家人踹出多远去，哎哟扑通，爬伏在地，还醒了半天，才缓过这一口气来，几希乎没有死了。郭宗德说：“这得把他四马攒蹄捆上。”从人把他按倒，口中塞好了物，叫人把他搭在后边，扔在空房子里头。也不用看着，把门锁了。双锤将这里搭棚办事。衙门里信也到了，把朱文收了监了。暂且不表。单说跟朱德的这个从人，飞也似地往家跑。到了家中，见甘妈妈连温员外带伙伴们，就把二爷的事，对他们述说了一遍。众人目瞪口呆。一点方法无有。温员外尽哭。甘妈妈劝解也是无法。只就按姑娘那个法子去做。除了那个法子，别无主意。

正在束手无策之间，忽然从外边蹭蹭蹭蹿进几个人来。头一个青缎衣巾，黄白脸，细条身材。第二个碧目虬髯，紫衣巾。又两个宝蓝色的衣服，还有个身矮矮小的。五个人倒有四个拉兵器的，往厅房里头就跑。温员外以为是双锤将他们人到了，吓得整个儿掉下椅子来，爬起往桌子底下就钻。倒是甘妈妈别瞧是个女流之辈，毕竟开过黑店，胆量不小，说：“你们这是

哪里来的一伙人哪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白昼入人家的宅舍，谁道说反了不成！”原来是南侠、北侠、双侠、智化、过云雕朋玉大众前来。

什么事情往里就跑？有个缘故。皆因是众人走着，遇见天气不好，耽误了三两日的光景。看看快到朱家庄，智爷就问明了朋玉，朱文、朱德他们家在进庄第几个门。朋玉告诉明白。到了门首，省爷一扭嘴，快了个眼色，连朋玉也不知是怎么个意见。大家拉兵器，乱往里蹿。原来是智爷怕沈中元得信跑了，故此进来得极速。连朋玉也就跟将进来，直进厅房，并没一点影色。对着甘妈妈一问，朋玉说：“这就是那位甘妈妈。”智爷把刀插入鞘中说：“亲家，我且问你，你内侄哪里去了？快些说将出来，好保你们母女没事。如其不然，连你都大大的不便。”甘妈妈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管我叫亲家？”智爷说：“我不说，大约你也不知。我姓智，单名一个化字，匪号人称黑妖狐。这是你们干亲家，这就是北侠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原来是二位亲家到了！二位亲家恕我未能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北侠说：“岂敢。”朋玉过来与甘妈妈磕头。因何缘故？他与沈中元是联姻把兄弟，不能不过来磕头。甘妈妈说：“你们来得凑巧，我正有点为难事。”智爷说：“别的话等等再说。我们是请大人来了。你先说你内侄在哪呢？”甘妈妈说：“你们请大人来晚了。大人，我内侄早送回去了。”智爷说：“这不是当耍的呀！”甘妈妈说：“这焉能撒谎。要撒谎，我婆子也担当不住。”智爷细细的一问，她就把大人怎么吩咐文武官员，怎么护送的事细过了一遍。

北侠还有些不相信。智爷听着，里边没有什么假潮。甘妈妈又问说：“蒋四老爷没来？”智爷说：“没来。”甘妈妈说：“病鬼可把我冤苦了。今天你们二位亲家，咱们可是初会。一

见就不象病鬼他那个诙谐诙谐的。”智爷说：“怎么？”甘妈妈说：“我倒是和你们打听打听，我们这位姑老爷到底哪个是真正的艾虎？我把自己的女儿给了人，到底不准知哪个是真正姑老爷！”智爷说：“你先见的那个不是，后见那个才对呢！你先见的那个是个大姑娘，女扮男状，卧虎沟沙大哥的女儿。”甘妈好说：“等着见了病鬼再说。”智爷说：“你没瞧明白你女儿，还是个二房。”甘妈妈说：“那可不行。”智爷说：“这是人间的大事，有个日期管着，先定的就是头一个。后定的就是二房。先定的就是假艾虎，那是我欧阳哥哥下的定礼。他又拿着那块玉佩，定了你的女儿。你算算谁先谁后。”甘妈妈把脸一沉，一语不发。智爷说：“给你见见，这是展护卫老爷，这是丁二爷。”甘妈妈道了个万福。甘妈妈回头把温员外打桌子底叫了出来，与大家见了礼。甘妈妈把温员外的事也对大众说了一遍。忽见打外头闯进一伙人来，众人一怔。

要问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七回

## 甘兰娘改扮温小姐 众英雄假作送亲人

词曰：

世事无非是假，谁知弄假成真。  
本是沙家女钗裙，巧把兰娘眼混。  
自从结为秦晋，无暇着意追寻。  
今朝才遇做媒人，能不一一访问。

且说甘妈妈对着南侠、北侠、双侠、智化、过云雕朋玉，一提郭家营的这个恶霸双锤将郭宗德，先前怎么穷，后来大阔，全是崔德成的银钱，怎么硬下花红彩礼，要抢温员外家女儿，这里本家朱文、朱德弟兄两个，一个是收了监了，一个是在郭家营的空房子里头幽囚起来了。

大众一听，头一个就是丁二爷好事，说：“这不是要反吗？你告诉我他的门户，我去找他去！”北侠说：“你先坐坐，等着我们亲家说完了，咱们大家议论个主意，还能不去吗？”丁二爷这才落座。甘妈妈说：“不然，我怎么说你们几位来得真巧呢！”北侠说：“智贤弟，你出主意吧。”智化还没有说主意呢，温宏冲着大众双膝点地，说：“众位老爷们大驾光临，实在是我小老儿的万幸。”智爷说：“老翁你先请起，有话咱们大家计议。”

老头将要起来，忽然闯进几个人来。智爷一拍巴掌说：“咳，我的臂膀来了。”又把温员外吓了一跳，原来是云中鹤魏真，小诸葛沈中元，白面判官柳青三个人过来。与甘妈妈磕头说：“师母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想死孩儿们了！”甘妈妈见三个人给她磕头，魏真、柳青两人问好。甘妈妈说：“你们起去。”就觉着心中一惨，不禁凄然泪下。她想起自己没儿，还有这么两个徒弟，一个内侄。回思旧景，又想起九头狮子甘茂，那样健壮的身体，倒故去了，更觉着心中凄惨。魏真与柳青看着师母有廿载的光景不见，如今相貌透着老了，也觉着凄惨。按说见面，当是一喜，此时倒是悲喜交加。甘妈妈问两个孩儿：“你们在外这几年可好？”两个人异口同音说：“托师母之福，倒也平平。”

蒋四爷单过来说：“小亲家子，这一向可好？”甘妈妈说：“瘦鬼别挨骂了。”云中鹤着着实实的瞪了他一眼。甘妈妈说：“今天人们都在此处，咱们三头对案的说一说。病鬼你冤苦了我了”蒋爷说：“你先等等，我见完礼，有话咱们再说。”蒋爷与大众见礼。先见北侠，然后智爷与他行礼，过云雕朋玉不认识，南侠、北侠给指引，连温员外都见了一见。北侠问蒋四爷见大人的事，蒋四爷就把黑水湖的事，述说了一遍。北侠他们这才放心。

智爷把温家庄的事，如此如此告诉了蒋爷一遍。蒋爷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甘妈妈说：“瘦鬼说完了话了没有？”蒋爷说：“完了。”甘妈妈说：“你给说的煤，这是怎么件事？倒是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？”蒋爷说：“当着徒弟在这，我要冤你，对不起你徒弟。”甘妈妈说：“你还不冤我哪，拿大姑娘愣算爷们！”蒋爷说：“是你自己瞧的呀！是我一定叫你给的？你叫我作个媒人，保人。我那时说道，作媒不作保。准有

一个艾虎，那就不算冤你。头一件我对得起柳贤弟，对不起人的事我不作。这准对得起你们娘们，怎么如今你倒和我算起后帐来了？”北侠说：“你们就不必分争了，大概这也是夙世的姻缘，月下老人配就的，非人力所为。”甘妈妈说：“算了吧，你长肉去吧！咱们管管人家朱家横事，行了吧？”蒋爷说：“那焉有不行之理！智贤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甘妈妈说：“还有件事哪，我这个女儿她还要去哪！”就把兰娘儿的话学说了一番。

蒋爷说：“不用姑娘去了，比不得先前没人。这已经有了人了，还叫姑娘出头露面的干什么！”只听见后窗户那边叫：“妈呀妈。”甘妈妈出去不多时，回来说：“方才我女儿把我叫出去，她还是愿意替人家姑娘去这一趟。不叫她去，她就行拙志。不瞒众位老爷们说，我那女儿，养得太娇，这可是怎么好？我和二位亲家商议商议，这事情是怎么办？我那姑娘太傻，若要是个不傻，叫她去她都不去。谁家有姑娘替人家当新人去！她可不是傻是什么！”智爷说：“欧阳哥哥说句话吧。这以后过了门，两口子性情可不差什么。”北侠说：“智贤弟，你出个主意把。我是艾虎的义父，我不敢出主意。久后一日艾虎要不答应，我担不住。”智爷说：“欧阳哥哥，你可会推干净。”北侠说：“不是推干净，我这义父不敌你这师傅。”蒋爷说：“智贤弟，你为难欧阳哥哥干什么！依我说，你们哥两个，无论谁出个主意，艾虎也不能不答应，这是一。二则若姑娘不会本事，性情还骄傲呢；况说会点本事，脾气更骄傲咧。她有这一身的功夫，大家再保护着，大约也没有什么舛错。不如叫她去就得了。我这可是多说。”智爷说：“去就去吧。”大家点头。甘妈妈也乐了。

蒋爷说：“咱们就把这个主意商量停当。温员外先把他的

女儿藏起来。咱们可各有个专责：欧阳哥哥去救人；展大弟等事完上县衙里去要人；魏道爷、柳贤弟你们哥俩前后巡风；沈贤弟，你表妹、你姑母千斤重担全交给你一个人，瞧着那时事要不顺，就亮刀杀人。咱们有个暗令，击掌为号。亲家你可看着姑娘，别叫她拜天地。作为姑娘的奶母，随随步口，别离开姑娘。再说上轿之时，不叫点灯火，说叫人家瞧了，今天干不好。余者的人，作为送亲的。”蒋爷这么一分派，就把这一件大事派妥当了。温员外先给大众行了一路礼，待等事毕之时，一齐给大众道劳。蒋爷先叫温员外回家，好让姑娘放心，也好叫姑娘拾夺拾夺，明天上亲戚家躲避着去。头天不提。

到次日，北侠、南侠单走，柳青单走。问明白了郭家营的道路。前去上郭宗德家门口踩道。

甘妈妈与兰娘，早有蒋爷分派着，叫朱家的家人雇了三人小轿两乘，送往温家庄。到温家庄停轿，去扶手下轿。温员外迎接出来，一躬到地，往里一让。轿钱外边已经开发了。将到里面，暖玉迎接出来，要行大礼磕头。甘妈妈拦住说：“哎哟，我的干女儿。”从此，温暖玉认甘妈妈为干娘，与兰娘儿为干姊妹。让到温小姐的香闺绣户，重新与甘妈妈、兰娘儿行礼。兰娘儿搀住说：“你净磕头也是无益于事。”温员外进来说：“外边轿子到了。”温小姐与甘妈妈、兰娘儿洒泪分别。

小姐去后，外边有人进来说：“沈爷大众到。”甘妈妈出去迎接，让到前厅落座。先献花，后摆酒。都是甘妈妈张罗。蒋爷说：“亲家，你怎么张罗我们哪，咱们都是帮忙。”甘妈妈随道：“如今本家姑娘我认为干女儿了。”蒋爷说：“应当这个喜儿才是。”不多一时，温员外进来张罗大家酒饭。蒋爷问：“把姑娘送下了？”员外说：“正是。”后面与甘妈妈、兰娘儿预备酒饭。用毕之时，蒋爷叫给找衣服，或买卖人的，

或长工的。预备好了，静等第二天晚间使用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的是朱家庄北侠等，分头踩道，到了双锤将家门首。好恶霸，悬灯结彩，听里面刀勺乱响。瞧看明白，几位使了个眼色，归奔朱家庄来。到朱家门口，进了朱家厅房，重新落座。大家议论怎么个办法。云中鹤说：“他这有的是从人，叫从人暗里探望。再说，郭家营离这里不远，打听哪时有信发轿，咱们大家再去不退。”果然派从人探望。天到初鼓，从人回来。大家起身，一直扑奔郭家营。到了郭宗德门首北头东墙脚，蹿将进去。北侠、南侠、双侠一直扑奔正西。云中鹤、白面判官扑奔西北。

单提北侠前去救人。也不知朱德现在什么所在，仗着自己是两只夜眼，走到太湖山石，四下观瞧。忽见那边破房子里，有一个灯笼儿一晃；两个人打着灯笼往前去。嘴里头抱抱怨怨地说：“拿住他杀了就得了，何用又给他吃的？再说，明日事完，他出去一准是有事。”那个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！这叫成心羞辱他。少时拜堂助时节，还提溜出来，叫他瞧着哪。明日起事毕，把他一放。这人要出去，不能象咱们，出去了苟延岁月还活着。这个人火性是大的，出去就得死。不然，咱们给他什么，为什么连吃都不吃。”随说着，扑奔正南去了。

北侠以为必是在这个屋中，遂击掌。南侠、双侠也到。南侠回手拉七宝刀，把锁头一点，哗啷一声，锁头脱落。把门一开，内中果有一个人在那里，四马倒攒蹄捆着。北侠一看，就知道是朱德。过去解了绳子，把口中塞物拉出来。见朱德趴在地上，一丝几也不动。丁二爷问：“怎么了？必是受了伤了吧！交手没交手哇？”朱德摇头。北侠说：“二哥，他这是捆了两天，捆得浑身麻木，搀起来走走就好了。一点别的伤症也没有。”丁二爷说：“我搀起来遛遛他。”北侠说：“没有那个工夫，

你背他走吧。”展爷听了这句话，一伸手，把朱德背将起来。拿钞包兜住他的下身，展爷在自己胸前系了一个麻花扣儿。哪怕就是撒手，他也掉不下去。朱德双手又拢住展爷的肩头说：“众位恩公！我也都不知道是谁？”展爷说：“全上你家去再说吧，此处没有讲话的工夫。”北侠说：“二弟走哇。”丁二爷说：“我不去了，我在这里瞧热闹哪。”北侠嘱咐：“二弟小心着。”竟自出东墙去了，一直奔朱家庄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云中鹤、柳青奔在后面，瞧见有一座高楼，里面灯光闪烁。他们用飞抓百练索搭往了上面，二人导绒绳而上。到了上面，起下了飞抓百练索，直奔西边房屋。到了窗前，用舌尖吐津，把窗棂纸戳了个小孔，往里一看，是一男一女。书中暗交代，男的就是崔德成，女的就是郭宗德之妻。摆着一桌酒席，两个人对面吃酒。男的是文生公子的打扮，女的是妖淫气象。郭宗德之妻说话，惨悲悲的声音说：“兄弟，这就好了。今夜洞房花烛，燕尔新婚，这就得了。今晚这酒，是离别酒。从这个月期程，一年半载，还能到为嫂这里来一次不能？”崔德成说：“嫂嫂只管放心。要忘了嫂嫂，必遭横极。”妇人说：“你们这男子说话，专能够随机应变，说的时节，实在好听。转过面去，就是两样的心肠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嫂嫂待我这一番的好处，铭刻肺腑，永不敢忘。别看这时，这是我哥哥苦苦相逼，叫我成家办事。挤兑的实在无法了，我这才指出温家的姑娘来了。我本是推托的言语，不想他竟作出这么一件事来。”妇人说：“轿子是走啦，少时就抬到。既不愿意，早些说明才是。这明明是你在我跟前撒谎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嫂子，叫你看，抬到了我也不下去拜堂。”妇人说：“你准口能应心吗？”崔德成说：“我要是有半句虚言，叫天打雷劈，五雷轰顶。”妇人说：“你就是不下去拜堂也不行，人已然是搭在家来了。

你有这个心思，对我说明，我也就把肺腑话说出，咱们两个就作个长久的夫妻了。你又不肯说出来，我也就不肯说出来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咱们这个长久的夫妻，你不用打算，就是朝朝暮暮的在这个楼上，我都放心不下。”花氏说：“你这叫多此一举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多此一举好吧。一下要叫他撞上，那可不是当耍的呀！”花氏说：“我告诉你说吧，我要没有那个拿手哇，那个乌龟王八小子早就找上咱们门来了。若非有了拿手，他就能这样不闻不问的吗！”崔德成说：“什么拿手哇？拿手，什么拿手也不行！”花氏说：“这个意思，你是怕他？”崔德成说：“我怕他。你先把这个拿手告诉我，我就不怕他了。”花氏说：“我有意要告诉你，怕的是咱们不能长久，这是何苦哪！”崔德成说：“好嫂子，你告诉我，我听听，你要不放心，我对天盟誓！”花氏说：“我要说出这个话来，可有干系呀！他那条命在我手心里捏着哪，我要叫他活，他就活；我要叫他死，他就得死。”崔德成说：“你说说，是什么拿手！”妇人说：“你真要瞧，给你看看。”就见打箱子里头拿出一件东西来，交与了崔德成。那厮拿过来一看，说：“可惜，可惜！我要早知道有这物件哪，咱们两个人长久夫妻就准了。”

魏道爷与柳爷听外边一阵大乱，大吹大擂，鼓乐喧天，声若鼎沸。

欲知如何大闹郭家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八回

### 合欢楼叔嫂被杀 郭家营宗德废命

诗曰：

可笑奸淫太不羞，时时同伴合欢楼。  
风流哪晓成冤债，花貌空言赋好逑。  
梦入巫山终是幻，魂销春色合添愁。  
任他百媚千娇态，露水夫妻岂到头。

词曰：

害人即是害己，不外天理人情。  
众侠一听气不平，要了恶霸性命。  
大家计议已定，分头各自潜行。  
一时火起满堂红，烧个干干净净。

且说云中鹤魏真，同着柳爷在楼上，听见奸夫淫妇所说的这套言语，又见有一家物件就能要他的性命。什么东西这么要紧？也要看看虚实，就见打箱子里头拿出来，是极微小的东西。见崔德成接过去，在灯光之下一瞅，如同珍宝一般。魏真、柳爷俱没有看明白是什么东西，再说，它又是藏着。妇人净乐。此时可就听见外头大吹大擂，必是他们到了。

云中鹤一指，柳爷就把薰香盒掏出来，把堵鼻子的布卷给了云中鹤。两个自己堵上了。两个拿千里火，点看薰香，把铜

仙鹤脖拉开，将薰香放在仙鹤的肚内。等到香烟浓了再把仙鹤嘴对准了窗棂纸的窟窿，手把仙鹤的尾巴来回一拉，那烟一条线相仿，直奔了花氏。花氏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清香，就往鼻孔里头一吸。不吸还要躺下哪，何况往里头一吸？说：“兄弟，你闻闻这是什么气味？”崔德成也就一体的闻见，也纳闷说：“这是什么气味？”言还未毕，两个人一齐扑通扑通摔倒在楼上。两个人一倒，柳爷收了薰香盒子，把窗棂推开，进来先拿崔德成看的那东西是什么。魏爷拿起来一看，说：“无量佛！”柳爷说：“师兄，那是什么物件？”魏真说：“这可是活该。今日咱们这里，无论杀多少人，是白杀，连地面官都不怀疑忌。”

你道这是什么物件？原来就是襄阳王府打发雷英送来的那封信，约他作反。花氏得着这封书信，如同珍宝一般，收藏起来。她与崔德成两个暗地之事，她也知道不定哪时要教郭宗德撞上，就是杀身之祸。并且郭宗德常拿言语点缀花氏，花氏预先就有些个害怕。嗣后由于得了这封书信，花氏常拿言语点缀双锤将，说：“无理者可以治人。”郭宗德屡次和她讨这个书信，她不给，故此双锤将也就不敢深分的与他们较量这个事了。如今这书信老道得着了，今天郭家营无论杀多少人，那被杀的就全算是王爷的一党了。

忽听外边杀声阵阵，就知方才有大吹大擂的声音，必然是花轿到了。这时也就该动手了。云中鹤将书信带好说：“师弟杀那个，我杀这个。”果然磕嚓的一声，就把淫妇的性命结果。老道也杀了崔德成。猛一抬头，见窗棂纸照得大亮。知道前边火起了。他们这里也拿灯，把可以引火的地方点着。两个人蹿出了楼窗之外。合欢楼一着，楼下的丫环、婆子就慌成一处了。

再说前头，娶亲应是新郎官自己亲身迎娶。惟独这个娶亲的事情，各处各乡俗，一处一个规矩。到了他们那里，新郎官

迎接新人。双锤将打发人，连他自己也请崔德成数十余趟，竟不下楼，说他有点身子不爽，只好由郭宗德替他迎娶。既不是本人，也不能十字披红、双插金花，马上挂了他两柄锤，带了三四十打手，远远瞧着，以防不测。要是没动静，就不叫他们露面。带了四个婆子，跟着轿子到了温家庄。温员外出来迎接。郭宗德下马，与温员外行礼道喜。众亲友彼此的行礼道喜，往里一让。让进厅房落座。温员外故意把事再问：“到底是什么人要娶我的女儿？”双锤将说：“是我的把弟崔德成。”员外说：“今天他不来，是什么缘故？”双锤将说：“皆因今天早晨起来，身体不爽，不能前来迎娶。本当改期，又怕误了今天这个好日子。故此侄男替他迎娶，待等回门之日，再与老伯叩头。”温员外也就点头说：“还有一件事情，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也瞧了。好可是好，就是不宜掌灯火，少刻上轿之时，我屋里不掌灯火。到了你们那里，洞房里还能不点灯火吗？就是那一盏长命灯。灯火千万不要多，多了与他们无益。”双锤将哪里把这些个事放在心上，也猜疑不到有别的事情。他还说哪，多承老伯的指教。吩咐一声，把轿子抬进来，放后面，请新人上轿。

不多时，婆子慌慌张张跑出来了，说：“大爷，他们这新人上轿的屋里，连个火亮也没有。别是不得吧？”双锤将说：“什么不得呀？”婆子说：“不是个瞎子，就是秃子，不是驼背，定是个瘸子，准是个残废人吧。不然，不能不点灯。”双锤将说：“你们知道什么！少说话，预备去吧。”婆子答应，唯唯而退。不多时，轿子抬出。双锤将告辞，大吹大擂，轿子直奔郭家营。送亲的陆陆续续，大吹大擂，也就跟下来了，其实都是暗藏兵器。来到自己的门首，双锤将下马进了院中。轿子抬将进来，请崔德成拜堂。有从人说：“二爷不拜堂，吩咐

新人先入喜房。”蒋爷一听，这下可对了劲了。有用功夫的时候了，更好了。甘妈妈把轿帘打开，仗着盖着盖头，穿着大红的衣服，甘妈妈搀着她，为的是挡着她那把刀，怕人家瞧见。她们直奔喜房。送亲的皆在棚里落座，摆上酒席，大吃大喝。酒过三巡，就划拳行令，都是智爷、蒋爷的主意。智爷装的乡下人，仍象前套书上盗冠的时节，学了一口的河间府话，划拳净叫满堂红。有陪座的客问他：“怎么净叫满堂红？”回答：“你老连满堂红都不知道哪？少刻间，拿着个烛，往席棚上一触，火一起来，就是满堂红。问那人说：“别说这个丧气话。”智爷说：“可有个瞧头。”那人说：“可别教本家听见哪。”智爷说：“听见怕什么！我这就点了。”他冲着喜房一喊：“怎么还不点哪！我这就点哪！”行情的亲友以为他醉了。也不理他。那边蒋爷也嚷上了，说：“点哪，是时候了！点吧！”

喜房里头，打姑娘进了屋子后，甘妈妈就把里间屋帘一放，拉了条板凳迎着门一坐，凭爷是谁也不准过去。姑娘自己把盖头揭了，拉出刀来，绑了绑莲足，蹬了蹬弓鞋，自己持绢帕把乌云拢住，耳环子摘将下来，刀也往旁一放。只听得婆子和甘妈妈分争说：“我奉我们大爷的命，叫我们伺候新人。你这么横拦着不叫我们见，是怎么件事？”甘妈妈说：“我们姑娘怕生人，让她定定神，然后再见也不晚。你们还能见不着？”婆子说：“我先进去张罗张罗茶水去。”甘妈妈说：“要你进去，你一个人进去。换替着进去倒可。”婆子说：“我给姑娘张罗茶去。”甘妈妈就把板凳一撤，帘子一启，那人进去嚷道：“哎哟了！”这个“了”字未说完，就听见噗哧，又跟着扑通一声。甘妈妈知道结果了一个性命。外头的婆子也有听着诧异的，也要进去瞧去。甘妈妈问：“姑娘得了没有？”兰娘儿说：“得了。”这个婆子将要进喜房，甘妈妈一抬脚，踢了婆子一脚，

婆子就整个的趴在喜房里头去了。兰娘儿手中刀往下一落，又死了一个。本家婆子的伙伴就急了，说：“这位老太太，你是怎么了？怎么把我们的伙伴踢一个大跟头？”甘妈妈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还是好的哪。”婆子说：“不好便当怎么样？”甘妈妈抄起板凳来，冲着那个婆子叭就是一板凳，哎哟扑通，摔倒在地，纹丝不动。新人蹿将出来，手拿着一把刀，把门口一堵，谁也不用打算出去。甘妈妈脱了长大衣服，原来来的时候，腰内就别上了两把棒锤。本来她什么本事也不会。兰娘儿这本事都是甘茂教的。甘妈妈虽上了年纪，却仗着有笨力气，拿棒锤冲着婆子，叭一下，脑浆迸裂。对着里外一乱，这么一嚷，屋中的顷刻间尽都杀死了。

外边人一乱，送亲的甩了长大衣服，拉兵刃把桌子一翻，哗啦哗啦，碗盏家伙摔成粉碎。拿起灯来，往席棚上一触。蒋爷就嚷：“姑娘快出来，别叫火截在里头。”那些个陪客也有死了的，也有趴下的。厨役端着一盘子菜，冲着他们头儿的脑袋就倒了去了。烫得头儿直嚷嚷说：“叫你去救火，你怎么往我脑袋上倒呢！”还是头儿明白，端起一盆子油往火上就浇，轰的一声，厨师傅全都是焦头烂面。姑娘出喜房，东西两个院子，都嚷成了一处。

这西院里是厨房、喜房、席棚，可巧双锤将在东院里，听见西院里乱嚷，出来一看，烈焰飞腾。听见人说，连新人带送亲的都在乱杀人哪。郭宗德才知道中了他们计了。赶着拿锤往西院就跑。没有到西院，就撞上了。撞上就交手。头一个过云雕朋玉，刀往下一刹，单锤往上一迎，就听见当啷的一声，就把那口刀磕飞。跟着那柄锤就下来了。朋玉仗着手快，早预备下了，叭就是一镖，双锤将拿那柄锤往下一压，当啷一响，那只镖撞落在地。朋玉腾出工夫来，也就躲开了。紧跟着就是兰

娘到。甘妈妈在后头，沈中元紧跟着甘妈妈。双锤将大吼了一声：“好丫头！你们定的好诡计！别走，今天务必要你的性命。”沈中元知道兰娘儿不是他的对手。沈中元蹿过去，就是一刀。双锤将一挂。沈中元如何吃那个苦子，始终没有叫他把刀震飞了。转了五六个弯，火就大了。沈中元无心动手，甘妈妈、兰娘儿已经出去了。这边是智爷蹿上来一刀。蒋爷也蹿上来了。火是直扑。行情的这些人死了无数，又没有兵器，又是害怕，就有迷昏了的，扎到火堂里去的，也有出去找不着门又回来的。总而言之，遭劫好躲，在数的难逃。蒋爷说：“老沈，出拨扯活火，都看看快烤得慌了。火太大，我们走吧！”郭宗德正要拦住。

忽见迎面上来一人。双锤将上下一打量：三十来岁，一身的缟素，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手中两刃双锋宝剑。郭宗德用锤一指说：“好小子，你们都是哪里来的这些强人！”丁二爷哈哈一笑：“我们倒是强人！你清平世界抢人家的姑娘。别走，受我一剑！”双锤将哪里瞧得起丁二爷，身量又不高，长相又不恶，兵器又不沉，只一口菲薄的剑。丁二爷并没告诉他名姓，就往前一蹿。双锤将单锤已然举起来了，对着丁二爷顶门，往下就砸。丁二爷往旁边一闪身，用剑一试他的锤把，只听见呛咚呛一声，早把锤柄削折；咚一声，锤头落地。双锤将成了单锤将了。吓得他掉头就跑，不敢往西，有火。又见东院火也起来。只得一直扑奔正北。迎面上忽然听见说：“无量佛！”

这一遇见老道，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九回

## 卧牛山小豪杰聚会 上院衙沙员外献图

词曰：

侠义勤劳恐后，武夫跟跃争先。  
画成卦象几何天，特把阵图来献。  
勉励同心合意，商量执税被坚。  
大家聚会院衙前，演出英雄列传。

且说双锤将郭宗德出世以来，没有见过这个样的宝物。那么粗的锤把，呛啷一声，锤头落地，吓得不敢往西，直奔正北。一看正北，合欢楼烈焰飞腾，火光大作。他一瞧大楼一烧，这可真动了心了。本是一个穷汉出身，全仗着他女人挣了个家产业，就连铺子带买卖，这一下子全完了，怎么会不疼！？

可巧迎面之上，站着一个白人。细瞧是个老道，念声“无量佛”，拿着一口二刃双锋宝剑，也是耀眼锃光，夺人眼目。他心中暗忖道：“刚才遇见那么一口宝剑，难道这口和他那个一样？不能吧？”自己使了个单凤朝阳的架式，锤打悠式往下一拍，老道往旁边一闪身子，宝剑往上托，就听见呛咚，和前番一个样，呛！削折了锤柄，咚！是锤头落地。丁二爷脑后摘巾，嗖就是一宝剑。双锤将大哈腰，真是鼻子看着沾地，这才躲过去了。

刚往上一跑，叭！腮额骨上钉了一镖。过云雕两镖未能结果他的性命，赖头龟仗着皮糙肉厚。锤脑袋是没有了，净剩下面根铁擗面杖了，舍不得扔它，把两锤柄并在一只手中，一只手往外拔镖。往南一跑，不行。有丁二爷等堵着哪。往北跑，又有云中鹤、柳爷堵着哪。东西两边是墙，他又不会高来高去，这才叫身逢了绝地。并且还有过云雕朋玉，也不管打得着打不着，他还得留神暗器。地方又窄狭，一着急，拿着手中的铁把，打将出去。蒋四爷说：“好了，撒手铜扔出来了。”如何打得着！魏道爷往旁边一跃身躯，几希乎没有打着柳爷。柳爷也往旁边一闪，可就闪出道路来了。赖头龟从这个空儿里蹿出去了。蒋爷说：“要跑！”魏真说：“跑不了！还是拿镖打他。”过云雕朋玉真就拿镖打他。自然是郭宗德听见说暗器二字，总得留神。他净留神过云雕朋玉的暗器，没想到云中鹤一回头，早就把镖打手中一托，等着赖头龟一回头，噗哧一声，正中颈喉咽喉。扑通，死尸腔栽倒在地。众人一喜。

蒋爷说：“咱们也快走哇！不然，前后火勾在一处，咱们也跑不出去，也就成了焦头烂面之鬼，烽火中的亡魂。”众人说：“有理。就此快走吧！”一个个扑奔正东。到了正东，一个个越墙出去。眼瞅着是火光大作。

智爷说：“今天晚间，这个人命不少哇。”柳青说：“智爷这么有能耐，今夜死了这些人，能叫地面官不背案？”智化说：“我可没那个能耐。你有那个能耐吗？”柳青说：“我就能够，再多些也无妨。”智爷说：“我领教领教。”柳青说：“我们这得了点东西，也是活该！”就把得了这封书信的言语，述了一遍。智爷说：“这可是活该！书信现在哪？”云中鹤说：“现在我这里。”智爷说：“那就得了。”云中鹤说：“你瞧不瞧？”智爷说：“回头有多少瞧不了！何必这时候瞧，去吧！”

随说随走。就听后面乱嚷；又是起的火，又是救火的人。救火的人抬着救火的物，敲着锣到这一瞅，说：“是他们家，还用咱们救火？赖头龟行阵雨就得了。”大家一半取着笑，一半各自归家去了。

云中鹤魏真、白面判官柳青、黑妖狐智化、蒋四爷、丁三爷、过云雕朋玉等，大家归奔朱家庄。看看来至门首，早有许多人在门前张望，连温员外俱到门首。朱德叫南侠、北侠背将回来，到了家中庭房之内，展爷解开了塔包，朱德细问名姓，展爷把已往从前细述一遍。朱德跪倒磕头道劳。

少刻，甘妈妈亦到了，两乘轿子由沈中元保护回到朱家庄。朱德跪下，与母女两个磕头道劳。兰娘道个万福，将要说话，甘妈妈说：“有话里头说去。”又与沈爷道劳。沈中元说：“自家哥们，如何提着道劳呢！”往里一走，温员外倒要给甘妈妈、兰娘儿磕头。甘妈妈说：“你的女儿是我的干女儿；我的女儿也是你的干女儿，她如何担架得住呢！”算施了个常礼。又与沈中元道劳。到了里边，见南侠、北侠行礼。就有一件，兰娘儿回来，就得归后面去，不能见北侠。都由甘妈妈与北侠说明白了，等着过门以后再见。此话暂且不表。

家下人进来报道：“众位老爷到了。”连温员外俱迎接出去。看见由西边奔出门首来，有家下人指引着朱德，冲着大众一跪，温员外也就在一旁跪下。内中有蒋四爷说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所。”智爷道：“里边去吧，有什么话里边大家再议。”进来更换衣巾。朱德、温员外挨着次序道劳。一会吩咐摆酒，大众落座。朱德、温员外每人敬三杯酒，然后叙话。

云中鹤就把书信拿出来，叫大伙瞧瞧一回。内有智爷、蒋四爷给展爷出了个主意，也不用上县衙那里去，公然就上知府衙去。展爷说：“知府送大人尚未回来，此刻不在衙中。去也

是往返徒劳。”蒋爷说：“我叫你去，你只管去。我们和知府大人一同分的手。大人吩咐文武官员回衙，不必护送。我们到了此处，难道说他还到不了衙署！”智爷说：“行了，明天早起，就是这么办。”天气不早，残席撤去。

甘妈妈归后安歇。温员外也在此处，大家盹睡。天交大亮，大家净面吃茶。展爷拿了书信，带本家一名从人，也没有马匹，辞别了大众，直奔知府衙门。书到此处，就不细表。看看快到铜网阵的节目，焉有工夫叙这个闲言。

到知府衙门，见知府说明来历。随即将五爷书信交与知府。知府立刻行文调朱文一案，带信去叫知县听参。随即将朱文带回知府衙门见知府，展爷当面谢过知府。知府命展爷将朱文带回朱家庄，见大众，给大众磕头道劳。

智爷叫甘妈妈上襄阳，到金知府衙门，找沙凤仙、秋葵一同回卧虎沟。甘妈妈点头，大众起身，让朱文、朱德一同前往。蒋爷说：“大人正在用人之际，岂不是后来出头之日！”朱文、朱德自愧无能，执意不去。兄弟二人给众位拿出许多银两，以作路费。大众再三的不受。大众一走，然后甘妈妈、兰娘儿一同上襄阳，温员外回家，也把女儿接将回来。知县被参，另换新知县。郭家营郭宗德家房屋地亩，以作抄产。所有的死尸掩埋。崔德成家内无人，并无哭主。诸事已毕。

单提大人有众多人保护，上了太平船。大人摆手，叫文武官员个个回衙署，护送兵丁一概不用。就是大众保护大人到武昌府。北侠、南侠俱都赶上大人的船只。上船见大人请罪。早有人与池天禄送信。武昌府知府池天禄闻报，会同着二义韩彰、公孙先生、魏昌、卢大爷、徐庆、龙滔、姚猛、史云，徐良、韩天锦、白芸生、卢珍、丁大爷、胡小记、乔宾等，准备迎接。原来他们这些人，是芸生先到的。骑着马，马快，先到了武昌

府见二义韩彰。后来的是了大爷、韩天锦。卢珍带着一车子铁器。二义韩彰把铁器暂且入库。随后又到徐良、胡小记、乔宾。见二义韩彰，各说来历。就不细表了。

这日远探来报，大人归武昌。一个个整官服迎接大人。知府带领同城文武官员，出了武昌府府城门外，一同来到水面，迎接大人，请大人下船。二义韩彰、公孙先生、赛管辂魏昌、池天禄、玉墨见大人道惊请罪。大人就把沈中元的事，说了一遍，说：“众位何罪之有？”然后大官人带着白芸生、韩天锦、卢珍、徐良、闹海云龙、胡小记、乔宾见大人。大人连丁大爷都不认得。有二义韩彰，挨着次序一一的把他们出身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大人见这些人高高矮矮，相貌不同，也有白面书生，也有丑陋的豪杰，见他们虎视昂昂，擦拳摩掌，各各全有不平之气，恨不得此时与襄阳王打仗才好。大人见这番光景，不由地欢喜赞叹。与老五报仇，正在用人之际。岸上预备着骑马，大人弃舟登岸。后面的人拥拥塞塞，直奔上院衙门。大人轿子后走，玉墨的引马在前。后边就打起来了。

什么缘故？认得的都见礼，不认得的，或韩彰或智爷或蒋爷给见见，单单的有韩彰与徐良见他父亲，令人看着难过。未见之先，徐良就紧打量他天伦。自己听着娘亲说过，是怎么个样式，并且早托咐下韩二伯父了。天伦要是来了，叫他给见见。韩二爷说：“三弟，给你们爷两个见见。这是你儿子，你不认得？”徐三爷一听，一怔。徐良过去说：“天伦在上，不孝的孩儿与你老人家磕头。”徐庆说：“起来吧，小子。”用手一拉，徐良上下这么一瞅。卢爷说：“三爷，好造化。”徐庆说：“小子，给你与众位见见。这是你大大爷。”徐良过去说：“伯父在上，侄男有礼。”卢爷用手一搀：“贤侄请起。”徐庆说：“给你二大爷见过了？”徐良说：“见过了。”徐庆说：

“这是你蒋四叔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哥几个，瞧瞧三哥，憨傻了一辈子，积下了这么一个好儿子，真不愧是将门之后。”徐庆说：“叫你哥们耻笑我。”蒋爷说：“怎么？”徐庆说：“人家的孩子，都水葱儿似的。瞧我们这孩子这个相貌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就没造化。”蒋爷道：“据我看着，更有造化。”徐三爷说：“你们哥仍瞧着这孩子，象我的儿子不象？可是我打家里出来的时候，他娘身怀有孕。今年算起来，整是二十余年，正应这孩子的岁数。我瞧他这个相貌，可不象我的长相。这么两道不得人心的眉毛，有点不象；可就是这嘴象我的四字口。”蒋爷说：“三哥，你还要说什么，胡说八道！”卢爷说：“你再胡说，我就给你嘴巴了。”语言未了，就听那边嚷起来了。

二义韩彰一脚将小诸葛沈中元踢倒，上前去用手一揪胸膛，回手就要拉刀。云中鹤扭项一看，念了声无量佛，说：“这是怎么样了？”蒋爷看见，叫大爷、三爷把二爷拉开。蒋爷亲身过去劝沈中无。小诸葛沈中元微微的冷笑说：“你就是这个能耐，姓沈的不惧。”韩二义说：“你把大人盗去，要我们大家的性命。你如今还敢把大人送回来！韩某与你誓不两立。”说毕，也是哼哼地冷笑。蒋爷劝沈中元说：“沈贤弟，咱们可是君子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。先前咱们是怎么说的，今日可到了。刚才只顾见我们徐侄男，还没有容我说话哪，你们就闹起来了。还是看我。”徐良也不知是什么事，先给师傅磕头，给师叔磕头。蒋爷一套话，安置住了小诸葛。

再劝二义韩彰说：“二哥，你不是了。沈爷把大人盗走，可是他的不是。你和三哥，你们不是在先，他的错处在后。我这个人，一块石头往平处里端，没亲没厚。拿邓车准是你们哥两个拿的吗？人家弃暗投明，说出来王府人特来泄机。你们不理人家，故此他才一跺脚走的。他才把大人盗将出去，诉他不

白之冤。这可是他的错处。他把大人盗出去，诉明了他的冤。他可不管咱们担架得住担架不住。再说起来，他弃暗投明，口口声声说的是与咱们老五报仇。冲着这一手，也不该和人家相打。再说起来了，问短了比打短了强。”韩彰说：“我不能象你那两片嘴，翻来复去。我们两个人誓不两立，有他没我。”蒋爷说：“二哥你可想，人家师兄弟都是请出来的，给咱们老五爷报仇。得罪了一个，那个也就不管了。二哥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横竖叫你过得去就完了。”韩二义说：“怎么叫过得去？你说我听听。”蒋爷说：“我把他带过来，给你磕个头。这就是杀人不过头点地。他磕头也是头颅点地，把脑袋砍下来也是头颅点地。”韩彰说：“他肯磕吗？”蒋爷说：“人家哪肯磕！我央求人家去吧。”韩二义说：“只要他磕，我就点头。”

蒋爷复又转身与沈中元说：“刚才我二哥得罪你，就是我得罪你。咱们在黑水湖说的言语，到今还算不算”沈中元说：“你算，我就算。”蒋爷说：“我没有不算的。磕头哇，我先给你磕一百，换你一个。我先说给你磕头，是在山环呢。你不愿意，你要在众目之下，这可是众目所观。”沈中元说：“你真给我磕吗？”蒋爷说：“要是说了不算，除非是脸搽红粉。我这个人，是个实心的人。人家说什么，我也当永远不假。”随说着，他就屈膝跪倒，嘴里仍然还说着：“我这个人是个实心眼，磕一百，你们可计数。”刚要一磕，小诸葛想着他不能磕，哪知道真磕。沈爷也是一半过意不去，就说了一句谦虚话，说：“算了吧，不用磕了。”蒋爷就站起身来说：“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这个人实心认事，说到哪就应到哪。人家和我说，我也信以为实。说了不算，就是个妇人。你可是叫我磕。该你给我二哥磕了。”沈爷心里说：“这个病鬼，真坏透了。我说了句谦虚的话，他就不磕了。”问蒋爷说：“你这算完了？”

蒋爷说：“不是你不叫我磕了吗！我这个人实心认事。说了不算，脸上就搽红粉。”沈中元说：“你真厉害透了。我索性给你二哥磕吧。”

蒋爷带着过来说：“二哥，可别的话没有，我把沈爷带来给你赔个不是，错可是你在先哪。人家可不是怕咱们哥们，人家是念着死鬼老五。为的是给老五报仇。”沈中元一屈膝说：“别怪小可了，前番盗大人是我的不是。”说毕，将要磕头。蒋爷在旁说：“就这么受人家的头，咱们还怎么称得起是侠义？”韩二义也觉着不对，又有蒋爷在旁一说，也就一屈膝说：“事从两来，莫怪一人。先前是韩某的不是。”蒋爷说：“从此谁也不许计较谁，一天云雾全散。”众人俱是哈哈一笑。

此时对面慌张张跑来一人，说：“众位老爷们，大人有请。”众人这才回奔公馆。到了公馆，见大人，把君山的花名呈上去，叫大人阅看。大人看毕，择日上襄阳。池天禄又把武昌的公事回了一回。

到了第三日，预备轿马起身。文武官员护送。到了弃岸登舟的时节，叫他们文武官员回衙理事。众文武官员辞别了大人。大人的船只奔襄阳。路上无话。直到襄阳，弃舟登岸。早有预备的轿马，是金知府预备的。文武官员俱各免见，上院衙投递手本。大人独见金知府，问了问襄阳王的动静如何。金知府说：“这几日王府倒消停，不见什么动静。”问毕，知府退下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大人到上院衙下轿入内，主管二爷迎接大人。将到屋中更换衣巾。忽然有众侠义围绕着一人，原来是铁臂熊沙老员外，背着一宗物件，有人带着见大人行礼。回明大人，阵图画得清楚，请大人过目观看。

欲知破铜网阵详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回

## 看图样群雄明地势 晓机关众位抖威风

诗曰：

看明图样问如何，陡觉威风比昔多。

况有君山来助阵，管教叛逆倒干戈。

且说大人回衙，众英雄保护。忽然沙老员外背图而入，大众见沙大哥见礼，解下包袱来，回禀了大人。带着沙员外要见大人。孟凯、焦赤也进来了。皆因三位由晨起望起身，乘跨坐骑而来。焦、孟二人在外边拴马，马已拴好，随着进来，与大众见礼，也带着一同见大人。来到屋中，沙、焦、孟一同向大人叩头。大人问说：“阵图怎样？”回答：“阵图画齐。请大人过目。”

沙、焦、孟站超身来，出里间屋子，来到中庭，把包袱打开。一看阵图，见是一张大纸。所画的阵图连形象俱写的是蝇头小楷。接着是木板连环八卦，连环堡。按八面八方，八八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。每面一个大门，内里套着七个小门。靠北有一个楼，叫冲霄楼，三层儿，按三才，下有五行栏杆，外有八卦连环堡。各门俱有小字写着是什么卦，什么卦，吉卦、凶卦俱写的明白。冲霄楼前有两个阵眼，一个纸象，一个纸吼。一个天宫网，一个地宫网。冲霄楼下面盆底坑，盆底坑上面十八把大轱辘，挂住了十八扇铜网。按东南西北，有四个更道，

地沟内有一百弓弩手，俱用毒弩。十八扇网，单有十八根小弦，有一根总弦，两根副弦，直通到木板连环之外。正南有一火德星君殿。在火德星君殿的拜垫底下，就是总弦的所在。乍看谁也看不明白。大人看了半天，也看不明白；大人说：“众位都与我五弟报仇。本院实在看不明白。你们众位请看吧。定到那时要破铜网。备一桌酒席，本院论次序每位奉敬三杯。”大人说毕，退下。大人归大人屋子。

大家都要争着看阵图。蒋爷说：“咱们认得字的往前，不认得字的往后。”公孙先生说：“我可不行。我虽认得字，不懂铜网之事。你们请看。”赛管辂也要退下。蒋爷说：“你别走。你是王府的人，你帮着咱们参悟参悟。”魏昌这就不能走了；智爷是进去过的，小诸葛是进去过的，直参悟了一天，这才明白了。看毕，对成卷起来，用晚饭。这才细问沙老员外：“彭启怎么样了？”沙爷说：“仍把迷魂药饼儿给他按上，路、鲁二位看着他。早晚还是给他米汤饮。”智爷说：“很好，千万留他这个话口。”当日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将要拿阵图瞧看，忽有官人进来说：“回禀众位老爷们得知，外面现在君山飞叉太保钟雄求见。”大众往外迎接。到了门外，一见飞叉太保，大家见礼。还有亚都鬼闻华、神刀手黄受、金钱无敌大将军于贲、金枪将于义、玉面猫熊威、赛地鼠韩良，大家又见了礼。有认得的，有不认得的。不认得的，有智爷给挨着次序一见。问大人的事，智爷就把大人的事如此恁般的说了一遍。又同钟雄：“你们这是由君山来吗？”钟雄说：“正是。有黑水湖的喽兵，夹峰山的寨主，到我那里。我一算这个日限，大人必到襄阳。近来家人谢宽训练了二百名喽兵。我把他们俱都带来。带来四家贤弟。连熊贤弟他们二位。我嫌几百人进襄阳城，怕的是招摇。有谢宽带领

着他们扎了个小行营，在小孤山的山内候信。要用他们的时节，去信就来。”蒋爷带着他们先见见大人。带着进去见大人，回明大人。下了个请字，把钟雄带将进去。钟雄见大人双膝点地，大人欠身吩咐：“搀往。”可见得是念书的尊贵。再者，他是一个山王寨主，又知道他文中过进士，故此赏了他个脸面。大人以为钟雄乃管理水旱二十四寨的大寨主，必是五官凶恶，谁知晓他竟是个文人的打扮，青四棱巾，迎面嵌白骨。皆因是身无寸职，例不应冠嵌白玉，故钉了一块白骨。双垂青缎带飘子脊背之后，翠蓝袍，斜领阔袖，白袜朱履。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绺短髯。大人一瞅，暗道：“说他文中过进士倒象，说他武中过探花不象。”慢腾腾地起来，大人赏了他个座位。再说神刀手黄受、金枪手于义、亚都鬼闻华、金钱无敌大将军于赆，大人一见，眼泪几乎没落将下来。因何缘故呢？是金枪将于义与白玉堂象貌不差，大人回思旧景，想起五弟来。玉面猫熊威、赛地鼠韩良刚见磕头，大人一摆手，蒋爷就把他们带出去了。

钟雄问：“什么缘故？”蒋爷就把于义相貌和五爷一样，大人瞧见于义，就想起白五弟来了的活，说了一遍。钟太保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然后献上茶来。

大家仍然还是看阵图。蒋爷说：“咱们大家打算着几时去破网？”智爷说：“方才我看了看历日，明日就好。趁着艾虎没来。艾虎要来了，那孩子脾气不好，一准要去。要不叫他去，不是偷跑，就是行拙志。我的徒弟，我还不知道。”蒋爷说：“要是那样，咱们可就早破铜网。他来了赶不上，他可也没法了。”正说话间，忽听见哈哈一笑说：“一步来迟，就赶不上了。我五叔疼了会子我，我杀王府一个贼，就是给我五叔报了仇了。”大伙一瞧，是艾虎进来。这一进门，艾

虎这头真是磕头虫儿一样，给大伙这么上磕。回头一看，全在这里呢，就是短他了。磕完了，有不认得的，给他们见了一见，对施礼完毕。也有人给他磕头的，就是大汉史云。行完礼，艾虎就奔了阵图去了。也不顾说话，也不问人家。人家要问他，瞧他两眼发直，也不敢问。智爷说：“你这孩子又不认得字，怎么净往前凑呢？你认得字吗？”艾虎说：“我不认得字，我瞧一瞧图样，明天好去。”蒋爷问他：“外头站的两人是谁？是跟你一块来的不是？”艾虎说：“我忘了。哥哥进来见见，不是外人。”

这两个，一个是勇金刚张豹，一个是双刀将马龙。皆因艾虎保着施俊路过卧牛山，艾虎些徽落点后，施俊叫山寇拿上山去了。艾虎一追，驮子拐山口，听不见驮子那个钟儿响了。刚到山口，又有喽兵下来了，要劫艾虎。叫艾爷一怒，倒追了他们一个跑。正追之间，寨王上来，艾虎一瞧，是熟人。

若问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一回

## 卧牛山下巧逢故友 药王庙前忽遇狂徒

诗曰：

卧牛山下罢干戈，一路凭他保护多。  
更遇东方凶太岁，英雄到处有风波。

且说艾虎一看山王，认得是熟人，不由得就有了气了。冲着山王说：“二哥，你怎么干这个呢？”勇金刚张豹一瞧是老兄弟艾虎，过去行礼。行礼已毕，跟着上山。到了分赃庭，见双刀将马爷。艾虎过去行礼，马爷把他搀住，说：“想不到老兄弟你来，你怎么走到这呢？我们正要找你去呢！”艾虎说：“这话说起来长了。你先把施大哥放了。”回答：“哪个施大哥？”艾虎说：“就是固始县的施大哥，是我盟兄，联盟的把兄弟。”马爷说：“兄弟。我不叫劫，你一定要劫，你瞧瞧，劫出祸来了没有？解开去！”赶紧就把施俊解开。艾虎过去给哥哥道惊。施俊又受一大险。进分赃庭。大家一见，双刀将说：“后边现有闲房，叫嫂嫂就在后边闲房里住吧。公子就在前面。”张爷请罪，把施俊让在上首正中落座，叫摆酒。后门这里，叫喽兵扎住。凭爷是谁，不准往后去。施俊就在前面，与大众各自讲述各自之事。

艾虎把自己的事，述说了一遍。艾虎问：“张爷、马爷，

你们想起什么来了，占山为王？”马爷说：“你们一走。我们的事发作了，几乎没叫官人拿了去。还亏得是些个喽兵，把我们救下了。没有这些喽兵，此时我们大概也就完了。占在栖身之所，等着找你。”艾虎说：“找我怎么样呢？”马爷说：“找你见大人，给求一求。”艾虎说：“得了，咱们一同前往。大哥弃了山寨吧。”大家整饮了一夜，方才席散。第二早晨，叫喽兵收拾，装驮子下山。马爷写了一封书信，叫喽兵奔君山。所有的东西大家一分。

金氏上了驮轿，小义士马龙、张豹护送施俊上固始县。这一路上，并没有什么舛错。到了固始县，回汝宁村。到家中，金氏下驮轿车辆，仆从丫环搀架，先见公爹。施俊也进来见天伦。本来施大人病体沉重，已经卧床不起，忽然一报少爷、少奶奶到了。施大人一高兴，叫家人搀将起来。见施俊带着金氏、佳蕙，三个人给老爷磕头。老爷一喜欢，病若好了一半。

其实通俗说叫抖机灵，正字叫回光返照。什么都有个回光返照。人要是病得卧床不起，忽然爬起来了，要点水饮，或是要点吃的，眼睛也睁开了，舌头说话也利落了，留神吧，那就快了。还有一宗，比方家内点的油灯，看看要灭。屋里也发了暗了，灯苗也小了，必然就叫快添油。说快着点吧，没有油啦。拿油的还没到哪，必是紧催。灯忽一亮。拿油的说那里头还有油呢，瞧这不是顶亮吗？话犹未了，灭了，这也叫回光返照。太阳落的时节，已经落将下去，东边反倒一亮，这也叫回光返照。闲言少叙。再说施俊在天伦跟前，所有自己的事情，回禀了一番。遇凶险的事情一概没提。后来把艾虎带将进去，给见了一见。

到了次日，金氏向家中婆子们打听说，左近的地方太岁坊，紧对着就是小药王庙，甚灵。她就想去与公爹讨一灵签，全凭

着自己的虔诚，使公爹病体痊愈，也是有之。她对施俊一说，施俊不叫去。究竟是大人家的气象，不叫妇女们上庙烧香还愿。这是一件最无益之事。金氏苦苦地说，施俊又想着他妻子是一点的诚心，又怕烧香惹出祸来，就与艾虎、张豹、马龙一说此事。艾虎说：“哥哥，我可是多言。我嫂嫂的一片孝心，要能感动神佛也是有的。我听见说，开封府包相爷的夫人，为太后老佛爷三乞天露，把香案设上，自己一想不行了，已经露结为霜了。李氏夫人立志，求不下天露来，就死在香案之前。后来果然这一点诚心，惊动天地，古今盆中，竟把露水求下来，后来凤目重明。那时可也是一点诚心。这番要感动神灵，也是有之。要是怕我嫂子遇见匪人，现有我弟兄三人跟随，还怕他何来！”艾虎这一套言语，说得施俊心中愿意。张豹说：“要有人瞧我嫂嫂一眼，我把他脑袋拧下来。”施俊说：“既然这样，用完早饭之后，三位就辛苦一趟。”

果然用完早饭，里头传出信来。三位爷预备跟随轿子。金氏换了一身布衣荆钗上轿。明知后面有三位爷跟着。到小药王庙月台之前下轿，艾虎等就在角门那边一站。果然西边有一溜西房。廊子底下有张八仙桌，坐着一个恶霸。跟着也有二十多个打手。看那个恶霸，戴一顶红青缎子员外巾，大红袍，上下三蓝色的牡丹花，看不见靴子，有桌帷遮着；面如油粉，浓眉怪眼，暴长胡须不大甚长，在那里坐定。他一见金氏下轿，一眼就瞧见了。告诉他手下的从人说：“过去抢她！”有个从人叫王虎儿，内外的都管，说：“使不得！二太爷，这个人要是一动，可就是马蜂窝。”你道这个人是谁？这就是太岁坊伏地太岁东方明。仗着他手下人多，各处里传言说：“小药王庙甚灵。”故此这方就传开了这个灵了。其实他净要看烧香还愿的少妇长女。只要有几分姿色，被他看上，他就要抢。可巧今天

他瞧上金氏了，也打算要抢。早被王虎儿拦住了，说：“二大爷，抢不得！这是金徽金知府的女儿，邵邦杰邵知府的媒人，施昌施大老爷的儿妇，你想想抢得吗？这还是一件小事。你看那角门边站着那三个老虎似的哪，都是跟来的。跟着的那三个就是不好惹的。”伏地太岁翻眼一瞧，就吓了一跳。并且张豹那里还直骂说：“再要近瞧，二太爷过去，可就要把你两眼睛挖出来了！”东方明一扭头说：“孩子们，我这两天耳朵有点上火，什么都听不见。”众人说：“好哇，上点火，少闹点闲气。”马龙也是直拦张豹，不叫他惹事。等着金氏求完了签，拿了签帖，给了香钱，赏了缘簿。婆子搀着上轿，放轿帘抬起来就走。张豹大嚷：“便宜这小子。”这才走了。

艾虎上襄阳的心急，恨不得立时就走了才好。到家中见施俊，第二天告辞。施俊不叫走，叫多住几日。艾虎不肯，一定要走。施俊拿出二百银子的路费来，艾虎不肯受，说：“我们这盘费甚多，要没有，还不拿哥哥的吗？”就此告辞起身，直奔襄阳，赶着去破铜网阵。

不知到襄阳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二回

## 小义士起身离固始 旧宾朋聚首上襄阳

诗曰：

匆匆别去为谁忙，顷刻天涯各一方。

不是英雄留不住，心中惟计上襄阳。

且说艾虎同着马龙、张豹，把施俊护送到家，住了两日，艾虎一定要起身告辞，施俊也并不远送。几位爷起身，路上也就无话了。

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。到了襄阳，至上院衙。艾虎叫他们进去，给大众一见，说明了来历。艾虎说：“几时去破铜网阵？”智爷说：“几时你也别打听，不许你去。”艾虎说：“师傅，我五叔疼了我会子。好师傅，你叫我去吧。”蒋爷说：“明天再说吧，不用忙。”仍然又把阵图参悟了半天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大人亲身给预备着酒饭。所有破铜网阵的人，无论大小老少，每人面前三杯酒，都是大人亲身给斟。大众说：“吾等何德何能，敢劳大人给斟酒？”大人说：“不必太谦了。”又预备一桌酒席，把白五老爷古瓷坛请出来，供了一桌酒席，烧钱化纸，奠茶奠酒，暗暗地祝告：“但愿吾弟阴灵有感，早助大众成功。”众人也过来磕了一路头，俱都是暗暗落泪。然后大家落座吃酒。大人说：“你们众位吃酒，本

院不久陪了。”大人归到里间屋内去了。

大家饮酒议论。蒋四爷说：“咱们商量，今天晚晌都是谁去？”这句话未曾说完，就听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除非智爷没说要去，下剩的全都要去。蒋爷嗤的一笑说：“这些个人全去，上院衙净剩下大人一个人。咱们去破铜网阵，王府里倘若差一个人来，不利于大人。咱们纵然把铜网阵破了，大人也没有了，谁担架得住！总得留看家的要紧。按武侯兵书说，未思进，先思退。重新再商量吧，谁去，谁不去？”飞叉太保说：“吾等由君山到此，也不敢造次讨差，不敢说办起大事。些须小事，我多万死不辞。若要用兵，我们由君山带了二百名喽兵，现在小孤山扎定。要用他们时节，大人早吩咐，好把他们调来助阵。”蒋爷一听道：“钟兄，我们这里破铜网之人，绰绰有余。只怕晚间一动手，杀得王府人东西乱窜，怕他们逃出城外。烦劳寨主哥哥带着二百名喽兵，过了海河吊桥，把襄阳城四面围住。就是西面要紧，倘若有越城而过者，务必要将他们拿获。”飞叉太保一听微微的一笑说：“四大人，刚才吩咐我们在城外头等贼，小可钟雄带领喽兵在城外等候拿人。城内若有用人之处，还有我四个兄弟。城内若没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就一并出城去了。”蒋爷说：“寨主哥哥可不必多心，城里城外皆是一样。”钟雄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出城去了。”跟着又笑嘻嘻的说：“我们这就要告辞了。”蒋爷吩咐，叫拿上盘缠，欢欢喜喜而走。大家送将出去，由此抱拳作别。他们离了上院衙，直奔小孤山走。在路上，于义、闻华、黄受皆不愿意，说：“寨主哥哥，你可全明这个道理？”跟着又说：“什么道理？”回答：“这分明是怕咱们降意不实。咱们何苦在他们这里赖衣求食？还是回咱们山中，作咱们的大王去吧。”钟雄把脸一沉说：“五弟，要在山寨上，当

着喽兵说出此话，就叫惑乱军心。”于义也不敢多言。他们奔小孤山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上院衙钟雄走后，北侠责备蒋爷行得不是。蒋爷说：“那人宽宏大量，绝不能挑眼。”接着说：“谁去，谁不去，早些商量明白。”云中鹤念声无量佛说：“小道不但是去，还要在四老爷跟前讨点差使。”蒋四爷道：“你说呢。”魏道爷云中鹤说：“我情愿去至王府，到火德星君殿破总弦，不知行不行？”蒋爷说：“破总弦还非你不行哪！得了，破总弦是魏道爷的事。”卢爷说：“我可去。”韩彰说：“我可去。”徐庆说：“我去。”南侠、北侠、双侠、沙老员外、孟凯、焦赤、白芸生、卢珍、徐良、韩天锦都说：“也去。”艾虎说：“我也去。”蒋爷说：“不行。徐良有他父亲关心，得去。卢珍为他天伦上几岁年纪，白贤侄与他叔父报仇，也正应当去。韩天锦也不用，头件不会高来高去，不该去。再说艾虎，你师傅，你义父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；讲武艺，讲韬略，还用你挂心！就是徐良、卢珍、芸生他们虽去，也不叫他们身临大敌。也就是在木板环之外，各把占一个方位。若有王府之贼打那方逃窜，就把那方把守之人按律治罪。”智爷说：“连我还不去哪，看家要紧。”蒋爷说：“对了，连我还不去哪。”北侠又说：“艾虎小小的孩子，此处有你多少叔伯父，你单单的往前抢，你有什么能耐？”只因一说艾虎，大家也不敢往前抢了。白面判官柳爷说：“我下句没说出来。”叫蒋爷用胳膊一拐，他也不敢往下说了，说：“我也看家。”小诸葛沈中元说：“我下句也没说出来。”智爷也是拿胳膊一拐，不敢往下说了。艾虎心内难受，酒也懒怠喝了，觉着一阵肚腹疼，自己出去走动去。

到了西房，有个月亮门，北边一片乱草蓬蒿。走动了半天，

将要出乱草蓬蒿，忽见打外头蹿进一个人来。艾虎一瞧，是师傅。进了西院，东瞧西看，也不知道是看什么。瞧了半天，忽然对着外头一击掌，打外头进来一个人，一瞧不是别人，是沈中元。自己心中一动，他们什么事情？艾虎就在乱草蓬蒿里一蹲，倒要听听他们说些什么。沈中元问：“什么事情？把我搭出。”智爷说：“论有交情，就是咱们两个厚。我听见说，你要和他们一同破铜网阵，我故此拉了你一下。我问你，有宝刀没有？”沈中元说：“我没有宝刀。”智爷又说：“有宝剑没有？”沈中元说：“更没有了。”智爷说：“咱们哥两个对劲。一人增光，大家长脸；一人惭愧，大家惭愧。不立功便罢，立就是立惊天动地的功。”沈爷说：“什么惊天动地之功？”智爷说：“我问问你，王府的道路熟哇不熟？”沈中元说道：“那是熟。”智爷说：“咱们进王府去，奔冲霄楼三层上，把盟单盗下来。可是你给我巡风，盗可是盗，我可不要功劳，见大人时候，就说是你盗的。我要要一点功劳，叫我死无葬身之地。”沈爷说：“怎么你起誓来咧？”智爷说：“我把话说明，咱们彼此都好办。我是早已和你师兄说明白了，拜他为师哥。我是出家当老道。咱们把盟单盗回去，一睡觉，等着明天他们把铜网阵破了，把王爷拿了。问他们，王爷逆反有什么凭据？到时，咱们把盟单往上一献，岂不是压倒群芳，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！这比跟着他们破铜网阵不强吗？可千万法不传六耳。”焉知道已传了六耳了。说毕，两个人就走。艾虎心里说：“好！有好事约人家，自己又不要功劳。你们盗盟单，瞧我的吧，不容你们去，我先去。”将要分乱草蓬蒿出来，又打外头蹿进来一个人，艾虎赶着又把身子一蹲。见是蒋四爷，往里张望了半天。一回头，又进来一个，是白面判官柳青。艾虎心里说：“都是这么约会。”柳青问：“蒋四爷，我说要跟着

破铜网阵，怎么你不叫去，是什么缘故？”蒋爷说：“你是我请出来的，我要不叫你立点惊天动地的功劳，我对不起你。”柳青说：“我又不愿作官，我要什么功劳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不要利，难道说你还要名！你跟着破铜网阵，不过随众而已。奏事的时候，必是宝刀、宝剑破铜网，不能单把你的名字列上。我拉扯你立一件大功。”柳青说：“我要同你一处走，又该我吃苦了。”蒋爷说：“这可不能咧。他们破他们的铜网，咱们去咱们的。我知道王爷睡觉的地方，叫卧龙居室。咱们去到卧龙居室，仗着你的熏香，咱们把王爷盗出来。你瞧瞧是奇功一件不是？可千万法不传六耳。”柳青很是愿意。两个人定妥了主意，才走开。艾虎越想越有气。他们净会说我，有好事全不找我。我自有主意。

不知什么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三回

## 小义士偷听破铜网 黑妖狐暗算盗盟单

词曰：

背后窃听实话，心中才释疑团。  
多谋纵有计千端，难免门徒偷瞰。  
计议私探消息，商量独盗盟单。  
立功何事把人瞒，竟自楼头受难。

且说艾虎在蓬蒿乱草之间，听见他们说偷破铜网阵之事，心中暗想：“师傅是与沈中元盗盟单，四叔是约柳青盗王爷。这两件事我一个人全办了。我办完了，回上院衙睡觉。等着明天早起，我问问他们这盗盟单、盗王爷的事怎么着，法不传六耳，先叫我听见。看你们有什么脸面！”自己主意已定，又等了半天，这可没有人了，自己出来，到了前庭。

刚一到前庭，智爷一怔说：“艾虎上哪去来呀？”艾虎说：“我走动去来。”智爷一翻眼说：“啊，你走动。你上西院去走动去来？”艾虎说：“我没上西院。”智爷说：“你不能没上西院，你必是上西院去来。”艾虎说：“我是去拉屎，没上西院。一定说我上西院，你要不信，你跟着去瞧瞧去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是上西院里拉屎去来？”艾虎说：“这个拉屎怎么也犯起私来了？”因何缘故？人怕有亏心的事情。智爷、蒋爷见

艾虎先前是皱眉皱眼，这趟进来是喜笑颜开，二人就猜着八九的光景。

等着吃毕了晚饭，二鼓之半，大众换衣裳。有夜行衣的，全换夜行衣靠。没有夜行衣的，全是随便衣服。这一套书，北侠换过两回夜行衣靠。头一次是拿花蝴蝶，这一次是破铜网阵。智爷告诉沙老员外连焦、孟二位，把住王府门口。白芸生、卢珍在王府的东墙儿，墙里墙壁一个。一见王府之人，或拿或杀，不许私离岗位。徐良在王府的正北的北墙外头。北侠、南侠、双侠、卢方、韩彰、徐庆、云中鹤魏真等，智爷都在耳边告诉了几句言语，大众依计而行。大人亲身出来，给破网的人一躬到地。所有不走的人倒多。智化、蒋爷、柳青、沈中元、丁大爷、艾虎，大汉龙滔、姚猛、史云、分水兽邓彪、胡烈、韩天锦、马龙、张豹、胡小记、乔宾、过云雕朋玉、熊威、韩良这都是不走的人。

单提北侠等，未至王府后身，一个个蹿上墙头，飘身下去，直走木板连环。到木板连环外头，云中鹤说：“我可要往南去了。你们可别忙着进去，不是别的。我那里总弦断不了，你们要进去，岂不涉险？离此处有半里地远哪，千万可别忙！”北侠说：“是了，道爷你多辛苦吧。”道爷点头，一直扑奔正南。

走了真有半里之遥，才到火德星君殿东边。五间东房，并无灯火。西面五间西房，灯光闪耀。戳窗棂纸往里窥探，两个王官，十名兵在此上夜。魏直撒身下来，直奔佛殿。到了佛殿，宝剑亮将出来，一点锁头，微然有点声音。把锁斩落，推隔扇进去。佛龕里边，神像看不真切。有前头的黄云缎幔帐，正当中有一个海灯，照彻得大亮。佛柜上古铜五供。佛柜前有一个四方的拜垫，拿黄云缎包着。魏真将隔扇闭好，把拜垫搬开。下面有四块大板。把四块大板搬开，放在四面。怕他们有人进

来，把板盖上，故此放于四面。

云中鹤拿自来火筒一照，类若井桶子一般，又是一级一级的台阶。云中鹤拿剑点一点，迈一步；点一点，迈一步。走来走去，直到平地。一晃千里火，地面宽阔。南至北足够五丈，东至西足够五丈。正当中一根铁柱，两旁两根副柱。共有三个大轮子，俱比车轮还大。每个轮子有两个拨轮，一个管轮。两边有个大皮条。东边有九个小轮子，西边有九个小轮子，就是接十八扇铜网的小弦。总柱上有一个铁拨拢子，上头上个铁滑有一个钢搭钩。这根总弦，就中铁滑子铁拨拢子上绕着。这一根弦绕回去，类若两根弦一般。还有两根副弦，在半腰中挂定。单有柱子、轮子、滑子挂定。还有一个发条相似的在正当中有一个塔子上绕着。魏道爷拿着双锋宝剑，对着那总弦一剁，呛啷一声，呱哒呱哒哒，那根总弦断下去了。

还要断那副弦，就听上面口子有人把井桶子围满。众人异口同音说：“拿！”魏道爷顾不得了，回身上去。

上面的人全是长枪。把枪尖扎将下来，嚷：“拿人！”魏道爷不慌不忙，上台阶用宝剑一转，枪尖全折。自己往上一蹿，那些个兵丁挨着就死，撞着就亡，连两个王官都未能逃命。先结果了神偷皇甫轩，后结果了神火将军韩奇。魏道爷一想，总弦一断，就不必再下去了。再把上头的海灯用宝剑挑碎。仗着这二十二人俱死在火德星君殿内，自己出殿，仍把隔扇关闭，直奔木板连坏而去。

道爷走的是正南离为火，把两扇大门用剑点开，里头套着七个小门；火山旅、火风鼎、水火未济、山水蒙、风水涣、天水讼、天火同人。蹭一个箭步，就蹿进天火同人一个门去了。两边地板一起，上来两个人，一个叫出洞虎王彦贵，一个叫小魔王郭进，与老道动手。老道先杀了一个，后杀了一个。老道

躡万字势当中，念了声无量佛，说：“原来是王府作反的人，就是这样本领。”脚踏万字势，一直扑奔正北，直奔冲霄楼。

北侠、卢爷早到了。这六个人分开，一个宝刀后头带一个人，一口宝剑后头带一个人。北侠与卢方，由正西兑为泽进来的。卢爷知道老五误入的是雷泽归妹。卢爷也要打雷泽归妹走。大门一开，看见是泽水困、泽地萃、泽山咸、水山蹇、地山谦、雷山小过、雷泽归妹，进七个门。北侠先躡将进去，随后卢爷举着刀也就进去。

刚一进小门，就见两地板一起，蹭蹭躡出两个人来，口中嚷道：“什么人？敢前来探阵！”原来这两个，一个是一枝花苗天禄，一个是柳叶杨春。苗天禄拿刀，北侠往上一迎。杨春乘虚而入，就是一刀。北侠闪躲不开了，飞起来一腿，正中杨春肋上，扑通躺在卢爷面前。卢爷摆刀就剁，只听磕嚓一声，劈为两段。又听噗哧，也把苗天禄扎死。

北侠说：“大哥走吧。”卢爷这才走。一直扑奔正北。奔了两个圆亭，一个叫日升，一个叫月恒。远远的就看见一个石象，一个石吼。将要扑奔正北，正南离为火，老道闯将进去，会在一处。就听正东方骂骂咧咧，是徐三爷同定展南侠。展爷是一语不发，净听着徐三爷他一个人不住口的骂。正北上，丁二爷、韩二义由坎为水进来，走水火既济卦。展南侠进的是震为雷，走的雷风恒。大众会在一处。

原来看阵的就是四个人，被卢爷、北侠、云中鹤所杀。大众直奔冲霄楼，脚踏万字势当中，跳着黄瓜架样式走。一看两边石象、石吼，当中两根铁链搭在冲霄楼上。卢爷用手一指那个石吼说：“我五弟就从此处吊将下去，我也由此处下去。”北侠说：“那倒可以。可别打一处下去，两处里分着。”徐庆说：“我也打那边下去。”展爷说：“我也打那边下去。”这

边是云中鹤、北侠二个人，两下里彼此全把兵器扎上，击掌为号。叭一拍巴掌，蹭蹭蹭大众往上一蹿。两边的石象、石吼，呱啦啦上头的铁链往下一落，翻板自来往下一翻，大众急拿脚一找网，一反网往下一翻，众位仍然是半悬空中，翻身脚找盆底坑儿。七位全有智爷教明白的：抱刀往下，脸朝外。三鼠在使宝刀宝剑的身后，也是面向着外，手中都拿着兵刃，尽瞧更道地沟里头往外出人。

天电网、地电网一起类若钟表开闸的声音，哗啦啦十八扇铜网，按说一齐都起来。这把总弦一破，可就不行了，起落得不齐了，可也有的起来的；可也就有不起来的；可也有起来，叭达往后一仰，又躺下了的。皆因是断总弦，没断十八根小弦、两根副弦。若要一齐全断，十八扇网连一扇网都不能起来。这虽起来，就不能齐了。下面的金钟一响，声音也是不齐。前时咚咚直响三阵，此时又打三下，又打两下。再不然，等半天又响一阵，参差不齐。

铜网的样式，前文说过，二指宽铜扁条上，有胡椒眼儿窟窿，全有倒取钩，上尖下方的式样，底下的横铁条上，挂石轮子两个，由盆底坑上往下一滚石轮，极其快速。如今所有滚下来的网，咔嚓磕嚓遇宝刀、宝剑削成好几段，是下来的全碎了。不动的网，他们也就不管了。北侠说：“大伙蹿上盆底坑儿，把住更道地沟。东西北俱是两个人把守地沟门，惟独正南北侠一人把守。”

忽然出了一宗诧异，要问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四回

## 众豪杰坠落铜网阵 黑妖狐涉险冲霄楼

词曰：

弹指几朝几代，到头谁弱谁强？  
人间战斗迭兴亡，直似弈棋模样。  
说甚英雄豪态，谈何节烈纲常。  
天生侠义热心肠，尽入襄阳铜网。

且说北侠听金钟一响，是一百弓弩手。有一个头儿，是圣手秀士冯渊拿着梆子，提着一条长枪，听见金钟一响，就由更道地沟上边下去。大众听梆子的号令，刚出正南，上更道地沟门。正遇着北侠，拔刀就剁。冯渊听见刀声，往前一蹿，扭头一瞅，是北侠，他是认得的。立刻双膝点地，苦苦求饶，什么大爷，什么爷爷、大爷、祖宗、师父、大叔、二大爷、义父、爸爸，全叫到了。北侠空有刀剁不下去。冯渊又叫：“你老人家肯饶了我。我就算计着你们老爷们该来了，小子在这正等着呢。别看你们老爷们尽管把铜网削碎，你们也不知道王爷在什么地方？盟单在什么所在？我愿作向导。你愿收我个徒弟，就是徒弟；愿收我个干儿子，就是干儿子；愿收我个孙子，就是孙子。”北侠一想也是，正短这么一个向导，说：“起来，我饶恕于你。”冯渊说：“你老倒是认我个徒弟，是儿子，是孙

子？我好称呼你老人家。”北侠说：“你可是真心吗？”冯渊就跪在那里起誓说：“过往神灵在上，我要有虚情假意，叫我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北侠说：“起去罢。”冯渊说：“我倒是称呼什么？”北侠说：“我已经有了义子，收你为徒弟。”冯渊复又就地给北侠拜了四拜，叫了两声师父。北侠答应，叫冯渊起去。冯渊答应，乐得是手舞足蹈，说：“师父，我先献点功劳。我一打梆子，弓弩手全出来，你可就杀人。可别叫箭钉在身上，钉在身上就死。”

他在这里梆梆一打，一百弓弩手听见梆子一阵乱响，大家出来，这个更道地沟最窄，并肩站不下两个人，只可一个跟着一个走。门儿又矮，出来一个，再出来一个。出来一个杀一个，出来两个宰一双。第三的被杀，第四、第五的回去，不敢出来了。东西北共杀了九个。南面的听见冯渊投了降，连一个也没出来。谁要把着一瞅，弩箭就射。

上头一阵大乱。是王官雷英，金鞭将盛子川，三手将曹德玉，赛玄坛崔平，小灵官周通、张保、李虎、夏侯雄，带了些王府的兵丁，辞别了王爷，到此瞧看。进了木板连环，奔冲霄楼末层，进了五行的栏杆，到冲霄楼里头，脚蹬着大铁篋子往下瞧看。雷英一瞅铜网，尽都损坏。跺足捶胸，暗暗的叫苦。

按说在冲霄楼铁篋子上头，往底下瞅，瞧不见底下的事情，在前文可就表过。”再者，铁篋子上四个犄角，单有四个大灯，昼夜不熄，故此看得明白。雷英看见冯渊投降，咬牙切齿大骂。底下冯渊听见，也是破口的大骂。他本是个南边人，未说话先叫唔呀唔呀的，骂道：“唔呀，混帐王八羔子，吾跟着我师父拿你们这些叛逆之贼来了，还不快坐下来受缚。”金鞭将等大家问雷英主意怎么办。雷英说：“略展小计，管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吩咐兵丁，先把一百弓弩手撤回。后搬些运草，拿火

把他们烧死。破着这座冲霄楼不要了。王府柴草甚多，顷刻间，全把柴草运将进来。把柴薪在灯上点着，顺铁篋子窟窿往下一扔。这一下可了不得了，下面人全吃了苦子。这火全冲着头颅就下来了。个个用手中的刀把拉，连躲闪带用脚把拉，工夫甚大，足下的软底鞋全被烧着，大众乱嚷。

冯渊偷着往地沟里一看，说：“这可好了，他们走了。咱们出地沟吧。”叫冯渊带路。冯渊在前，一个个都跟随着奔南边这个地沟。走到南头一看，不好了，把大板子盖上了。这还不算，上头压上石头，弓弩手在上头坐着。赶着出来，又奔正东，也是不行。照样四面全绕到了，全是不行。这火就更大了。徐庆嚷道：“死鬼活着的时候机灵，我们都为你前来报仇，你下阵雨也好哇！”冯渊说：“下阵雨也流不到这里来。”丁二爷说：“这可好了，他们不往下扔火了。这还有点恩典，他们往下扔生柴薪呢。”老道说：“更不好了，底下这都是火，扔下来的是生柴薪，全勾在一处。一阵风一鼓，大众全都是焦头烂面之鬼。这眼睛全睁不开，尽是黑烟。”大众在此受困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蒋爷，容他们破网的人走后，拉了柳青一把，两个人出上院衙，奔王府后身。正遇徐良，蒋爷就说：“怕里头人少。我们看一看动作。”徐良也不能管。二人直奔王府后墙，蹿将下去。绕木板连环，直奔西南。柳爷问蒋爷：“你们怎么知道王爷住处？”蒋爷说：“我是听见魏昌说。”有个月亮门，进月亮门内，有北房。屋中有灯火，赶奔前来，戳窗棂纸，见王爷在后虎座里半躺半坐，手中托着一本书，挡住面门，就见露着花白的胡须。两个王官面向里，靠着落地罩花牙子站着。叫柳青使薰香，拿了堵鼻子的布卷把鼻子堵上。把薰香掏出来，香点着，将仙鹤嘴戳在窗户窟窿里头，一拉仙鹤尾，屋中香烟

就满了。蒋爷说：“你因为什么还不收起来？”柳爷说：“没薰过去呢！”蒋爷说：“那么些烟，还薰不过去！难道咱们外边说话他听不见？”柳爷说：“怎么不躺下呢？”蒋爷说：“两个王官靠住搁子了。”柳爷说：“王爷怎么不扔书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不用疑心，跟我进去吧。”蒋爷掀帘栊就往里走。柳爷将薰香盒子收了，在后跟着。蒋爷进去往前一扑抓王爷，把王爷的胡须抓掉了。这才瞧见王爷是假的傀儡头，衣帽靴子都是真的。再回头一看，两个王官也如此。

原来是雷英的用意。自打长沙府回来，他父亲提了蒋爷的事情，不叫他保王爷了。从此与他父亲反脸，愤愤而出，保定了王爷了。有消息地方加上消息，没有消息地方安上消息，故此蒋爷上当。脚底下呼啦啦一响，赶着撒身回来，早就登到翻板上了。扑通扑通，两个人坠落下去。原来底下有四个王官，把他们四马攒蹄捆上。柳青怨恨蒋平，闭目合睛等死，王官拉刀要杀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智爷拉小诸葛出上院衙，直奔王府后身。看看临近，由树林蹿出一个人来，原来是山西雁，说：“智叔父、师叔，你们也是打接应去吧？”智爷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回答：“我蒋四叔刚过去。”智爷说：“同着柳爷吧？”回答：“正是。”智爷说：“咱们准是要走到一处。”沈爷说：“不行，他们去也是白去，上不去楼。”徐良要跟着进来，智爷把他拦住。二人奔将进去，直奔木板连环。走坎为水，进的水火既济，脚踏万字式，直奔冲霄楼，进五行栏杆，都是沈中元带路。智爷要掏飞抓百链索，沈爷把他拦住。沈爷奔到柱子后头，把一尺二寸长的一个大铁篦子一搬，自然打上头呱呱啦放下一个软梯来。二人这才上去。到了上面，又把软梯卷上去。又上三层，也是照样。往正南上一看，王爷兵丁如蚂蚁盘窝一般。智爷说：“咱

们不管他们的闲事。”直奔隔扇，连锁头都没有锁，一推就开。晃千里火一照，上面有个悬龕，下面一个佛柜。晃着火看着柜上，有古铜五供，柜面子上有一大道横缝。智爷问沈爷：“这里怎么有个缝子？”沈爷说：“那是干裂。”智爷说：“油漆的东西，哪有干裂，别有消息罢？”沈爷说：“没有。”智爷叫沈爷巡风，自己躡将上去。将要直奔悬龕的底梁，就从那缝子出来了两个扁枪头子，噗哧一声，智爷一抚肚子，咕咕摔在楼板乱滚，说：“我的肠子叫他们扎出来了，在外搭拉着呢！”沈爷一急，进来一看，原来里头有两个上夜的。一个金枪将王善，一个银枪将王保，开佛柜后门躡出来。王善叫兄弟杀那个。沈爷一急，与王善交手。听那边磕嚓一声，沈爷就知道智爷被杀了。王善一喜说：“兄弟得了吧。”智爷答言说：“得了。就剩了你啦。我学那古人盘肠大战。”王善没躲闪开，早被智爷一刀杀死。沈爷问智爷：“怎么样？”智爷说：“没有扎着我，把我百宝皮囊扎了两个窟窿。”沈爷说：“吓着我了。”智爷把百宝皮囊解下来，问沈爷：“还有消息没有？”沈爷说：“你不必问我，我直不敢说了。要怕有埋伏，我上去吧。”智爷说：“还是我上去吧。你给我巡风。”叫沈中元在外边巡风，仍是智爷上去。细拿千里火一照，躡上佛柜，拿刀紧贴楼板，把上头的黄云缎佛帐用刀削将下来，就看见了盟单匣子。回手把刀插入鞘中，把千里火放在旁边，伸手一够盟单，够不着。自可就趴在悬龕的底板上，伸双手把那个盟单匣子两边的两个铜环用手一揪，哧的一声，从上面吊下一把月牙的铲刀来，中在智爷的腰上，当的一声，智爷把双睛一闭。……”

若问智爷生死和破铜网阵的节目，且看《续小五义》继续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五回

## 冲霄楼智化逢凶化吉 王爷府艾虎死而复生

且说黑妖狐智化与小诸葛沈中元，二人暗地商议，要去王府盗取盟单，背着大众，换了夜行衣靠。二人到了王府，直奔冲霄楼。沈中元巡风。智化盗取盟单，正伏在悬龕之上，只听上面“咔嚓”一声，下来一口月牙式铡刀，此时万万也来不及躲闪，明知此刀一下，必定拦腰铡为两段，就把双眼一闭，咬着牙关等死。只听得“当啷”一声，智爷以为他腰断两截，慢慢的睁眼一看，不觉着疼痛，就是不能动转。列公，这是什么缘故？皆因它是个月牙式样，若要是铡草的铡刀，那可就把人铡为两段。此刀当中有个过垄儿，也不甚大，正对着智爷的腰细，又遇着解了百宝囊，底下没有东西垫着，又有背后背着这一口刀，连刀鞘带刀尖，正把腰节骨护住。两旁边的钞包，尽教铡刀刃子铡破，伤着少许的皮肉，也是鲜血直流。智爷连吓带气，不觉肋间疼痛。智化命不当绝，可把沈中元吓了个胆裂魂飞，急晃千里火，只见里边尘土暴起，赶紧纵上佛柜，蹿上悬龕，以为智爷废命。智爷说：“沈兄，我教刀压住了。”沈爷说：“可曾伤着？”智爷回答：“少许伤着点皮肤，不大要紧。”沈爷道：“这边倒有个铁立柱，我抱着往上一提，你就出来了。”智爷连说：“不可！我听白五弟说道，每遇这样消

息，里头必还套着消息。”沈爷说：“难道你就这样压着不成？”智爷说：“你先下楼去，找你师兄的宝剑，或欧阳兄的宝刀，拿来我自有道理。”沈爷说：“你在这里压着，我一走，倘若上来外人，你不能动转，我如何走得？”智爷说：“你不要管我，你取刀剑去为是。”沈爷下了悬龕，只得依着智爷的言语，出了楼往外向南一看，方才见那楼下之人，尽是往外去的，口中乱喊拿人。沈爷不知什么缘故，不顾细看下面，一直扑奔正西。正要软梯放下，忽然见西北来了一条黑影，渐渐至近，见那人闯入五行栏杆，细看原来是艾虎。

你道艾虎从何而至？皆因他在西院内暗地所见智化、沈中元商量的主意，等着他们换好夜行衣靠，容他们走后，自己背插单刀，也蹿出上院衙，施展夜行术，直奔王府而来。来至王府，不敢由正北进去，知道沙老员外他们埋伏在树林之内，若教遇见，岂肯教自己进去！也不敢由东面进去，知道也有巡逻之人，倒是由顺成街马道上城，自西边城墙而下，脚踏实地，一直的奔木板连环，由西北乾为天而入，进的天地否，脚踏万字式当中黄瓜架，直奔冲霄楼而来。渐渐临近，一看全是朱红斜万字栏杆，一层一层，好几个斜马吊角，好几个门，不分东西南北。他焉能知晓，按五行相生相克，进了西方庚辛金，走的东方甲乙木，绕的中央戊己土，绕了半天，心中急躁，不知这是什么地方。随手背后拉刀，把栏杆“咔嚓”乱砍了一回，赌气把刀插入背后，回手掏出飞爪百练索，搭住栏杆，往上就导。导上约有七八尺高，上面有人叫他说：“下面可是艾虎？”他就紧握飞爪百练索，眼看上面栏杆，往上问道：“沈大哥呀？”沈中元说：“不错。”你道艾虎怎么管着他叫大哥？先前叫大叔，此时是打甘妈妈、兰娘那么论起。沈中元说：“艾虎，这孩子怎么来了？”艾虎说：“你们的主意，我早听见了，我

见一面分一半。”沈中元说：“你师父都叫铡刀铡了。”艾虎一声哎哟，一撒手，咕咚一声，躺在地下。沈中元吓了一跳，赶紧放软梯到二层，放二层的软梯到了平地，把艾虎往上一抽，朝脊背拍了几掌，艾虎才悠悠气转。艾虎睁开二目，坐于地上放声大哭。沈中元说：“师父又没死，你为什么如此？”艾虎说：“你不是说我师父叫铡刀铡了么！”沈中元说：“原是个月牙铡刀，把他压在底下，不能动转。”艾虎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说明白了？”沈中元说：“你没等我说完，你就死过去了。你这孩子，造化不小，不是遇见我，你性命休矣。”艾虎问：“怎么？”沈中元说：“你拿绒绳挂住栏杆，必然拿胳膊肘撑住，跳身上去，那上头有冲天弩，定射在你胳膊之上。那弩箭全是毒药煨成，遇上一支，准死无疑。”艾虎说：“我师父现在在哪里？”沈中元说：“就在冲霄楼上。你来的甚巧，你师父打发我取宝刀宝剑，我正怕走后上来王府之人，你师父有性命之忧。你去找宝刀宝剑，我回去看着你师父。”艾虎说：“我得先去看看我师父，然后去取。”沈中元说：“你先取来，然后再看不迟。”艾虎说：“我总得先看看师父，然后再去取。”沈中元无奈，先帮着艾虎爬上软梯，自己也到了上面。卷上软梯，二人又上了三层软梯，把三层的卷起，回到楼门，晃千里火，艾虎先就蹿上去了。隔扇一响，智化连忙问道：“是谁？”艾虎答应：“师父，是我。”智化哼一声说：“你这孩子，多么任性，连我在冲霄楼上，都受了两次大险。”沈中元说：“他来的正巧，或者教他看着你，我去取刀剑，或者教我看着你，他去取。”智爷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教他去取。”艾虎说：“师父还用取刀剑？我把这铁柱一抱，你老人家就出来了。”智爷说：“胡说！哪能这么容易，快去取来。”艾虎答应，飘身下来，沈中元当路放下两道软梯，带他出五行栏杆，脚踏万字出

南门走火风鼎，至木板连环以外。艾虎一愣，心里思忖：也不知义父与云中鹤他们现在在哪里，王府地面甚大，哪里去找？忽然听见东南方杀声震耳，火光冲天，艾虎直奔前去。绕过前边一片太湖山石，只见灯笼火把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，艾虎就知道是大众在此动手。背后拉刀，杀将进去，磕嚓磕嚓乱砍。王府的兵丁，闪开一条道路，艾虎闯了进去。

镇八方王官雷英，金鞭将盛子川，三手将曹德玉，赛玄坛崔平，小灵官周通、张宝、李虎、夏侯雄，迎面之上，是北侠欧阳春、云中鹤、南侠展熊飞、双侠丁兆蕙、钻天鼠卢方、彻地鼠韩彰、穿山鼠徐庆、圣手秀士冯渊，这些人均陷在冲霄楼的下面，盆底坑的上头，被上面雷英，用火攻烧得无处躲避。四条地沟，有一百弓弩手，早教雷英调将出去，盖上木板，还怕不坚固，又压上石头，派兵丁在上面坐定。里头的人要想出去，比那登天还难。圣手秀士冯渊带领众位闯入四面，正南正北正东正西都有木板盖着，干自着急，不能出去。卢爷叹道：“五弟呀，五弟，你活着是个聪明人，死后应当是个聪明鬼，我们大家与你报仇雪恨，你怎么不显一点灵，下一阵雨？”云中鹤说：“无量佛！我有了主意。只要大家命不该绝，随我走，就可以闯将出去。若是大家命该如此，这回，可不用打算出去。”北侠说：“计将安出？”云中鹤说：“随贫道来。”北侠跟在后面，大家鱼贯而行，扑奔正南。云中鹤在前直走，到了上面压木板之处，云中鹤回头叫道：“欧阳兄，助贫道一臂之力。”北侠点头，所苦者地道窄狭，不能并立二人，北侠从魏真肩头之上，伸过一只手去，云中鹤用手叭叭叭连拍木板，就听上边有人说：“老二你瞧，他们底下拍这个板子呢，正在我坐的石头底下。”魏道爷又换了个地方，叭叭叭又拍几下，上面人言：“我这屁股底下，可没有石头，又挪在这里响呢。”魏道爷用

宝剑尖认定了这个地方，用力往上一扎，就听见哎呀一声叫唤，噗咚一声响动，剑尖正扎在那人屁股尖上。道爷把宝剑抽回。北侠也用力朝上一推，上面那块木板一起，云中鹤纵上来，用宝剑乱砍众人。北侠等也就蹿上来，一阵削瓜切菜相似，把那些弓弩手，砍得东倒西歪。也有漏网之人，飞奔八卦连环堡之内，将信息传报于雷英。雷英一闻此言，大吼一声，率领众人出冲霄楼，杀奔前来，正遇北侠，大家杀在一处。王府各处兵丁，尽行来到，各举长短的单刀，点着火把灯笼，往上一拥，喊杀连天。正在杀得难解难分的时节，正北上一声大喊，只见那人手中刀上下翻飞乱砍众兵丁，原来是艾虎取宝刀宝剑来到。见北侠与众人正在交手。宝刀宝剑乱削长短家伙，就是金银铜铁四条鞭不敢削，因它甚粗，怕伤了自己的宝物，其余兵刃，挨者就折，逢着就伤。正在动手之间，艾虎由正北闯进来了。北侠是夜眼，早就看见艾虎杀将进来，遮前挡后，手中一口刀，闪砍劈剝乱砍众人，好似生龙活虎，北侠又是恨又是爱。只见他杀奔前来，用左手将北侠一拉，杀奔正北去了。北侠暗暗纳闷，也就杀将出来。离动手处甚远，艾虎方才说道：“义父，我师父现在冲霄楼，被月牙式铡刀压在底下，教我前来寻找义父，将你老人家的刀，拿去解救我师父。”北侠一闻此言，吃一大惊，说：“你说此话可真！”艾虎说：“孩儿焉敢撒谎。”北侠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将我刀拿去，但有一件，你也知道，我全仗这一口刀。你救了你师父，赶紧回来，倘若来迟，我使你这刀不顺手，我要死在他们手里，如同死在你手里一样。”艾虎连连点头，将自己刀交与北侠，把七宝刀换将过来。北侠二番又杀将进去。艾虎得了七宝刀，洋洋得意，救师傅去了。艾虎正要扑奔木板连环，迎面之上来了两个人，挡住去路。艾虎细看，却是翻江鼠蒋平，白面判官柳青。若问两个人怎么出得地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六回

## 云中鹤宝剑穿地板 蒋泽长牙齿咬绳索

且说蒋四爷、柳青，本是在地道之中，四马倒攒蹄，寒鸭浮水式，被四个王官捆了个结实。二人自问必死的了。忽听一个王官说道：“你二人守着奸细，我们二人报知王爷。”那两个道：“你们守着奸细，我们二人去报王爷。”那个人说：“不用争论，大家一同上去。且把他们放在一处，两个人头对着头。”四个王官扑奔东南，拉着一根铁链，那人说：“先把消息上好，不然咱们一蹬，翻板也掉下去了。”众人说有理有理。只听见吱喽喽一阵铁滑子响，各处翻板的插销，俱都插好，王官拉铁链推翻板而上。蒋爷听见四个人上去，冲着柳青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老柳，你可好哇！”柳青怒道：“病夫，我这条命断送在你手内，你还乐得上来。”蒋平又大笑，说：“老柳，你大喜。”柳青说：“对，出大差就是喜。”蒋平说：“咱们绝处逢生，岂不是一喜。”柳青说：“还有活路呢！另世来生。”蒋平说：“你是吓糊涂了，这四个人俱上去了，我们也好去了。”柳青说：“就是四个人去了，你我捆着，也是出不去的。”蒋平道：“只要四个人去了，你我如同没捆着一样。”柳青问：“我倒要领教领教。”蒋平道：“可惜你还是九头狮子的徒弟哪！若是一个人倒攒蹄捆着，那可没有法子。这是两个人倒攒蹄，一

个人滚过来给这一个咬绳子，只要咬断了一人，这个再给那个解开，岂不是与没捆着一样么？”柳青哈哈一笑，说：“真有自己的。”蒋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滚过来罢。”柳青说：“还是你滚过来。”蒋平道：“你连这么点亏都不吃。我就滚过去。”说毕，一翻一滚，就到了柳青身旁。柳青把身子一歪，蒋平的嘴拗着柳青的脖子，用牙咬断绳子。柳青双手一伸，翻身站起，说：“哥哥，你在此等着我，我破铜网阵去了。”说毕就走。蒋平喊道：“老柳，柳兄弟，好柳兄弟，千万别走，你给我解开罢！你一走，我可就苦了。”柳青说：“我要与你解开，你又要出主意。”蒋平连声说：“我再不出主意了。”柳青这才与蒋平解开。蒋平伸双手纵身起来，直奔东南，要导铁链而上。柳青先把铁链揪住说：“你先等一会，你上去把盖儿一盖，把我闷在里头，你为的好报前仇，你先让我上去罢。”蒋平一笑。柳青在先，蒋平在后，导铁链而上，出来就听见正东上杀声震耳，二人杀奔前来。看着临近，尽是王府的兵丁，执定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。蒋、柳二人，由正西杀奔前来，正遇艾虎。蒋平问：“你从何处来？”艾虎就将他师父压在铡刀底下，教他取宝刀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蒋平催他快救师父去。艾虎点头，直奔正北去了。蒋、柳二人大喊一声：“叛贼，四老爷来了！”叱噼咯噼一阵乱砍。王府的兵丁，焉能是蒋、柳二人的对手，也有把军刀磕飞的，也有带了重伤的，也有死于非命的。北侠等看见蒋、柳二人杀将进来，暗暗欢喜，会在一处交手，暂且不表。

单提小义士艾虎，得了宝刀，一直的奔连环木板，由原路直奔冲霄楼下。五行栏杆之外，早有沈中元在那里等候，见着艾虎，忙问：“可曾将宝刀借来？”艾虎点头作答。二人进了五行栏杆，由上放下软梯，爬软梯而上。上一层卷一层，直到

三层上面把软梯卷起，进了里面，晃千里火筒，艾虎先就上了佛柜，蹿上悬龕，手拿着七宝刀，说：“师父，我把义父的刀借来了，是怎样个砍法？”智化说：“你把刀尖贴着我的腰，从铡刀的刃子里头插将进去，七宝刀的刃子冲上，一点一点的削他那个刀。削到铁柱子上，可就别削了，我打这半边就可以爬出来了。总是别动这根铁柱子才好。”艾虎依了这个主意，沈中元站在佛柜之上，晃着千里火筒，照着亮子，艾虎将宝刀贴着智化的右膀，刀刃冲上，插将进去，用刀往上一挑，“呛”的一声，铡刀下来了一半，削来削去，削在当中铁柱子那里，艾虎不敢往下再削，就告诉师父已然到了铁柱子那里。智化叫艾虎躲闪，智化趴伏身躯，牙关一咬，往东一蹬，仍把皮肉划了一下，往下一纵，站在佛柜之上，仰面一声长叹，说：“厉害呀！”连艾虎与沈中元都有些凄惨。艾虎就问：“师父，把这铁柱子扳起来，你老人家出来，省多大事，不叫扳，是什么缘故？”智化笑道：“当初有老五之时，听他说道，每遇消息里头，若有立柱铡刀落将下来，上面必定套着消息，此事也不可深信，总是防范着好。”沈中元点头道：“贤弟言之有理，只不知套着甚样消息，咱们试验试验。”遂用力将七宝刀对着铁铡刀的主柱儿一刹，“呛啷”一声，将铁柱砍为两段，就见上面黑洞洞一宗物件坠落下来，“当啷”一声响亮，地裂山崩相似。三位爷早吓得由佛柜上蹿将下来，直奔门口，尘土暴烟，迷人双目，千里火都全无光，艾虎、沈中元倒吸一口凉气。智化说：“如何，方才一扳这个柱子，这个横梁，岂不把人压个骨断筋折。”沈中元点头道：“幸亏听五老爷说过。”智化又问沈中元：“这里还有什么消息？”沈中元皱眉言道：“我原是王府的人，知道这上头什么消息也没有，想不到这里头消息，层见叠出，我往下也不敢说了。你不算算，此间王府的人，逃

的逃，跑的跑，降了大宋的降了大宋，难道我们走了之后，人家没有准备不成？”智化说：“是了！这都是你走后，人家后来安的消息，我们怎么能知道。”艾虎说：“待我上去。”智化说：“哪里用得着你。”艾虎不敢多言，唯唯而退。智化说：“还是我上去。艾虎，急速将七宝刀送去与你义父，赶紧回来，一同会合回去。若你交刀工夫甚大，我们就不等你；若是你送刀急速回来，咱们仍在此会聚，盗盟单有你一半功劳。”艾虎返身便走，仍然是沈中元前边带路，出了冲霄楼，奔西北一层层放软梯下来，带出五行栏杆，艾虎脚踏万字式，直奔正南前去送刀。

沈中元一人上来，智化晃千里火，仍然蹿上悬龕，把刀由背后抽出来，戳上面天花板，并无别的声音，爬过铁梁，再把盟单匣子往起一抄，一点动静没有。原来这楼上是镇八方王官雷英，由长沙府回来见他干老被四爷盗去，雷震对他说明，教他改邪归正，他不但不听，反绝了父子之情，把雷震气走，自己入山去了。雷英回到王府，各处多添许多消息，在卧龙居室假设王爷，在冲霄楼上安月牙铡刀铁梁。智化把盟单匣子拿住，下了佛柜，教沈中元晃着千里火，智化将盟单匣子打开，说：“费了好大的事，舍死忘生，今番必要瞧瞧明白再走，不然再有点舛错，岂不是往返徒劳。”沈中元点头称善。打开匣子，里面有一块黄云绸子包袱，将包袱打开，内中若一本缘簿相似，皮面上贴着个签字，写的是龙虎风云聚会。沈中元说：“不必看了，众人名字均在其中。”复又包好。智化将自己刀背好，又将自己百宝囊复又带上，用抄包把盟单匣子裹好背于背后，约会沈中元一同下楼。沈中元说：“何不等艾虎？”智化说：“话已对他说明，谁能紧自等他。”沈中元也就同着智化出楼，直奔正西，放软梯下去，出栏杆奔正西，走泽水困小门，出兑

为泽大门，直奔正北府墙而来，得见东南上火光冲天，智化就知是大家正在动手。忽见一条黑影赶奔前来，沈中元细看，原来艾虎到了。艾虎自从离了冲霄楼，出了八卦连环堡，寻找义父前去交刀，来至动手的所在，自己拿着七宝刀，要试试宝刀的好处，抖丹田一声喊吓，说道：“贼人闪开了。”并不杀人，叱嚓咯嚓一阵乱削，就听见叮叮当当，把这些人的刀枪，削得乱纷纷东飞西折。王府的众人异口同音说：“厉害呀，他们哪找的这个兵器呀。”艾虎杀了一条路进去，把北侠一拉，二番又杀将出来，找僻静所在，将师傅的话对北侠说明，将刀交与义父。欧阳爷二番杀将进去，艾虎追师傅说明交刀之事，三人一同蹿出府墙，迎面来了一人，亮刀挡住去路，把三人吓了一跳。要问来者何人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七回

### 武总镇带兵围府 襄阳王率众逃生

且说迎面来了一人，亮刀拦住去路，哼了一声：“是什么人，少往前进。”艾虎叫道：“来者可是三哥？”对面答言正是。老西徐良见了智叔父、师叔，便问：“三位哪里去？”智化说：“铜网已破，如今去请大人主意拿王爷，你好生把守，防着贼人漏网。”徐良点头。智化同沈中元穿树林而过，直奔上院衙而来，到上院衙踹墙而入，正遇见大众来往巡更。智化先到自己屋中，将抄包解将下来，又将抄包打开，把盟单匣子放桌上，叫手下从人看守。智化、沈中元、艾虎三人，俱都脱了夜行衣服，换了箭袖袍，系上丝鸾带，肋下佩刀，前来面见大人行礼，说：“回禀大人得知，此时铜网阵已被，请大人知会阖城文武官员，请旨拿王爷。”大人点头，立刻吩咐公孙先生外面传话，知会阖城文武官员，至上院衙门听旨。公孙先生出去，派人知会阖城文武官员。三鼓多天，上院衙门外轿马盈门，阖城文武官员进见。襄阳的总镇姓武，叫武魁，带领属员。文官是藩臬两司，带领文官属员，至大厅行礼已毕，分班站立。大人身后站定智化、沈中元、艾虎、龙滔、姚猛、史云、邓彪、胡烈、韩天锦、马龙、张豹、胡小纪、乔彬、朋玉、熊威、韩良，两旁有二位文墨官员，就是公孙先生、赛管轺魏昌。大人

对着两旁说明：“奉密旨出都，察看襄阳王谋反情形，如今铜网阵已破，只待我捉奸王。”吩咐武总镇，火速派马步军队围困王府，不要走脱一人。武魁答应，转身退将出去，点起马步军队，围困王府。文武各带本衙署的捕快班头，大人领着大官人智化、沈中元、韩天锦等，连公孙先生，请旨定意，火把齐明，直奔王府而来，暂且不表。且说北侠与艾虎换了自己的七宝钢刀，又杀将进去，乱削大众的兵器。众人齐说：“又来哇，我们可受不起的，这兵器伤了多少。”正说话间，二官人一宝剑，结果了张保的性命。卢方一刀，将夏侯雄杀死。云中鹤拿宝剑正要削雷英的扑刀，李虎前来援救，抡刀照着魏真后脊背砍来，魏真道爷正与雷英动手，忽听后面“嗖”的一声，将身急忙一闪，躲开了李虎这一刀，一抬腿“砰”的一声，就把李虎踢了一个跟头，徐庆抡刀就刹，咔嚓一声，红光崩现，又叫冯渊赶上扎了一抡。王府内死了三个王官，一阵大乱。顷刻之间，尸横满地，血水直流，也有带着重伤的，也有死于非命的，也有跪在地下苦苦求饶的。惟有盛子川、曹德玉、崔平、周通这四个人的兵器未伤，皆因彼等是金银铜铁四条鞭，又重又粗，宝刀宝剑皆不敢削，怕伤了自己的宝物，因此上反倒轻纵了四个反叛。雷英那口刀，终被北侠七宝刀削为两段。柳青赶上拦头就是一刀，雷英一弯腰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将头巾砍去了半截，把雷英吓了一个胆裂魂飞，撒腿就跑。大家乱杀之际，也顾不得追赶雷英。

王府兵丁越聚越多，阖王府各处兵丁俱都凑来。正在乱杀之时，忽听见正西上“当啷啷”一声锣鸣，一片灯火齐明，有人大声喊叫：“雷王官有令。我兵退下，君山救应到了。飞叉太保钟寨主，带领君山水旱二十四寨的寨主和五千喽兵，如今见了王爷，说明要立头功，我们府内人退下。”众人一声答应，

如风卷残云一般，分两股尽自退往西南、西北去了。这边北侠、云中鹤二官人与冯渊、柳青等，一闻此信，个个面面相觑。依着徐庆，要闯路上去，被众人拦住，气得破口大骂：“好钟雄囚囊的，人面兽心，反复无常的小人。咱们要拿住他，把他剁成肉泥。”北侠说：“别忙，等他临近，叫钟雄答言。”又向蒋四爷说：“老四，全是你的不好，人家带领君山人来，拔刀相助，你不肯重用他们，偏教他们扎在城外，等着拿人。必是金枪将于义、黄寿他们挑唆钟雄，谅钟雄太保绝不能做出这样事来。”蒋平说：“此话真假难辨，也许是王府他们的诈语。”北侠问：“怎么见得？”蒋平说：“钟雄由君山带来不过二百兵丁，扎在小孤山，如今怎么会有五千多人？”北侠一听，说：“待我向前看看虚实。”大家点头称是。北侠往前观看虚实，一头跑回来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众位，咱们中了他们诡计了。你看前面灯火虽然一片，连二十个人也没有，竟都是把那些个灯笼挂在树上。”众人不大相信，来至跟前，果然见是把那些灯笼都绑在树上，约有十数个人，俱都是老弱的兵丁。冯渊奔上前去用枪挑了两个，骂道：“好混帐羔子，可恶透了，冤苦咱们了。”那几个老弱兵丁一齐跪下。蒋平说：“我们也不杀你等，只是一件，方才那些个动手的人，都往哪里去了？”那些老弱兵丁说：“我们就管看灯笼，别的事情，一概不管，就是把咱们刷了，我们也一概不知。”大众无奈，正欲往西南、西北方向追赶，忽听外面一阵大乱，灯球火把，照如白昼，就见由正南上闯进许多人来，头一个就是铁背熊沙老员外，后面是孟凯，焦赤，山西雁徐良，白芸生，卢珍，艾虎，韩天锦。几个人往前飞奔，口中嚷道：“大人亲身请旨，捉拿王爷，现在会同全城文武官员在府外。”大众一听，就顾不得追赶，全都扑奔府门来了。来至府门，颜按院大人的轿子将到府门之外，

后边有许多的马匹，两旁许多灯火，照如白昼。大人下轿，众人过来参见，颜按院问破铜网阵之事，南侠、北侠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大人又问王爷之事，二人也就将脱壳之法，树上假设灯笼，众人逃窜，正要追赶，忽见大人驾到等情回了大人一遍。大人一闻此言，即刻叫总镇大人武魁过来，吩咐将马队围住府墙，带步队进府拿人，拿获王爷者，重重有赏。武魁连连答应。大人带着公孙先生，直奔银安殿。然后武总镇一声令下，步队发一声喊嚷：“拿王爷呀！”四面八方，各处搜查，遇着就捆，逢人就拿，碰着就绑，撞着就锁，顷刻之间，把王府的兵丁人等拿了无数。也有爬墙出去，被马队拿住不少，就是不见襄阳王与雷英，并两个世子殿下。赵麟、赵凤、盛子川、曹德玉、崔平、周通、王府宫官等这些人，俱也不知去向。直到东方发晓，天光大亮，众人里外搜寻，百般追问，并无影响。红日已然上升，蒋、展二人来见大人，颜按院言道：“今日拿不住王爷，本院不好入都复命。先派人四门送信，不许开城。然后着地方官晓谕阖城内庵观寺院，大小铺户，连住户人家，一体清查。若有拿获王爷者，献来，赏银一千两；有人送信者，赏银五百两；若要隐匿不报者，全家处死。”大人这道谕一下，阖城震动，声若鼎沸一般。四门不开，城里关外地方官按户细细搜查。要问襄阳王的下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八回

## 看盟单智化逃走 专折本展昭入都

且说此时四门紧闭，清查保甲，襄阳城内，尽都查到，并无王爷与群寇的下落，只得禀报大人。大人派蒋、展、卢、韩四人，问城外钟雄可见王爷，四人领命去了。大人又派金知府，会同公孙先生、魏昌清查王府仓禀府库。各处陈设俱都上了帐目回禀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蒋平等四人，由马道上城，往外一看，人烟甚重。君山的人，待要进城的人，连做买卖之人，乱成一处。四人在城楼请钟雄答话。少刻，钟雄到来，问不开城缘故。蒋平与他说了一遍，并问可见着襄阳王没有？钟雄回答：“连王府一名兵丁都没见，空守一夜，并未见人出来。”蒋平无奈，只好同着三位回见大人。大人一听，一声长叹，无计可施。还是蒋平给大人出主意：城门不可久闭，不如开城，四门派人把守，进来之人不必盘查，出去之人必须细问，并且要认得襄阳王的在那里把守。倘若彼等在城内窝藏，开城后必要混出城去，那时节，被守门认得襄阳王的，将他拿下，岂不为妙。颜按院连连点头，立刻派认得王爷之人，四门把守。顷刻间，四门大开，仍派君山寨主至上院衙，喽兵还小孤山去。大人回上院衙，拿住王府兵丁收有司衙门，所有死去之人，在城外挖坑埋在一处。王府内各处门户封锁，外面派地方官把守。大人回院衙理

事。大众面面相觑，皆因没拿住襄阳王之故。

忽见智化、沈中元后跟艾虎，智化手捧一物，来到大人面前说：“回禀大人得知，王爷虽然未能拿获，现有王爷府内盟单，乃是沈中元沈壮士盗来，请大人过目。”大人一见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乃是沈壮士的头功。”公孙先生接来，放在桌案之上，打开一看，沈中元往前抢行半步说：“回禀大人得知，盟单乃是智壮士所盗。”并将如何遇险，如何被铡刀压住，禀告了一遍，说：“此乃智壮士把性命换来，小民焉敢冒认盟单是小人所盗？”智化在旁，一定不认。沈中元说：“况有你徒弟借刀之功，我决不要此功劳。”大人说道：“你二人不必谦让，本院打折本时，言明智壮士盗，沈、艾巡风。”智化还要往下争论，大人把脸一沉：“本院主意已定，不必往下再讲。”智化唯唯而退。公孙先生把匣子打开，取出黄云缎的包袱，将麻花扣一解，露出里面盟单，皮面上写龙虎风云聚会，展开一看，上面写天圣元年元旦日吉立。头一位就是王爷的名字，霸王庄马强与马朝贤，邓家堡的群贼，连君山带黑狼山，黑水湖，洪泽湖，以及吴源、吴泽，俱在上面。王府内的那些个王官名字也在其内。大人看盟单，早有展南侠与蒋平过来给大人行礼，求大人格外施恩，所有投降之人在盟单上的名字，求大人撤将下来。沈中元、圣手秀士冯渊、君山的钟雄，带领许多寨主，分水兽邓彪、胡烈、魏昌，俱都跪在大人面前，恳求大人开恩，将他们的名字撤下来。大人点头应允，众人退下。大人教公孙先生、魏昌打折本，白玉堂死在铜网之内，一并奏明万岁。把折本修好，收伏君山钟雄另有夹片。襄阳王逃走，不知去向，大人另有请罪言语。破铜网阵众人一干花名俱都修在折上。底稿整写了一天工夫方才写好，请大人过目。大人看毕，公孙先生、魏昌誉好折本，派展护卫专差入都。忽然外面有人报将进

来：“智壮士把自己所有物件带走，不知去向，留下了一个给大人请安的禀帖。”大人一闻此言，仰面朝天，一声长叹，说：“智壮士，乃是本院将你逼走。”蒋平在旁说道：“智化不愿为官，与魏真说明，情愿拜魏道爷为师兄。如今他这一走，必然是回家祭扫坟茔，辞别亲族人等，大事一毕，出家当老道，大概他准是这个意思。”大人也无可奈何。你道智化为何走了？皆因大人的主意，写他盗盟单，不写沈中元盗，自己有心往下再说，见大人面带愠色，只得唯唯而退。回到自己屋内，写了一个禀帖，留在此处。随将应用物件，珍珠算盘，量天尺，天地盘子，还有几本道书，俱都带好。没敢走上院衙前门，怕有人碰见，由后门逃走，混出城去，直奔黄州府黄安县。

这日来到门首，家下人等迎接进去。次日叫家人预备祭孔，买了些金银镲纸锭钱等类，自己亲到坟上烧钱化纸，奠茶奠酒，心中祝告祖墓坟茔，无非是要出家的言语，不必细表。次日往亲友家住了几天，这才想着要去找云中鹤。自己带上散碎银两盘费，仍然还是壮士打扮，肋下挎刀，将应用的东西，连夜行李，俱都包裹停妥，肩头上一背，暗暗偷走。一路晓行夜住，这日正往前走，听见过路之人纷纷议论，提说颜按院大人入都。智化忽然心中一动，说：“且住，此时尚未到魏道兄庙中去，大概他也不在庙中。我在大人跟前不辞而别，定要写我盗盟单，那时万岁爷封官，找不着我的下落，万岁一怒，是为抗旨不遵。这便如何是好？也罢！魏道爷亦是入都，此时我到庙中，弟兄也是不能见面，不如到京都走走。在风清门外找店住下，且听大人见驾之时，万岁怎样降旨。如若封官，我就出去谢恩，如不封官赠爵，我再回三清观，寻找魏道爷不迟。”主意已定，直奔京都大路。这日正往前走，忽然前面来了许多驮轿车辆，远看尽是穿孝的男女。前面有两匹马，马上之人全是六瓣甜瓜

巾，青铜抹额，箭袖袍，一个是黄白脸面，胡须不长；一个面黑，浓眉阔目。智化暗说：“却不是别人，是开封府两名校尉张龙、赵虎。若要叫他们二人看见，又得费话。”抽身直奔树林，隐起身来，早被赵虎看见，一催马追赶下来，连声喊叫：“智大爷，往哪里藏？”智化明知藏躲不开，只得转身迎出，一躬到地，说：“你们二位上哪里去？”赵、张二人翻身下马，彼此各行一礼。赵虎问智化：“破了铜网，盗了盟单，你怎么跑掉？你可小心点，万岁找你呀！”张龙说：“别吓他了。”智化问：“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？”张龙说：“有我们展大爷折差进京，开封府来交包相爷替递。”智化说：“我打听打听，皇上怎么明降谕旨？”张龙将皇上召见颜大人，所有破铜网阵之人，一体进京陛见，俱已升赏。案后访拿襄阳王的余党，交各州县严拿，若能拿获，解往京都交开封府审讯明白回奏。现今已拿住的王爷余党，就地正法，凌迟处死。外藩留守，着金辉署理。府内抄出陈设银钱物件，交金知府衙门入库。生擒府内兵丁，全行释放。白护卫为国捐躯，加一级，赏恤典银一千两，着金华府藩库拨给。白玉堂之子白云端，此时还在怀抱，三岁生日赏给四品荫生，待出学时，着开封府带领引见，另加升赏。万岁降旨，着开封府派妥员护送白夫人、公子，到襄阳接古瓷坛，准其穿城而过，回原籍葬埋，一路上驰驿前往，逐细告诉了一遍。智化听罢，暗暗称赞：“真乃有道明君！”随问道：“后面就是白五太太？”张龙说：“正是。”智化说：“带我过去见见。”张龙引路，来至驮轿前。智化向着白夫人一躬到地，五太太在轿内抱定公子，叫家人将公子抱下，去与智伯父叩头。智化再三拦阻。白五太太说：“我家老爷死后，多蒙众位伯叔父与我家老爷报仇，本当至府道劳。”智化说：“不敢当！”又说了些言语，转身退下。赵虎拖住智化死也不放，叫他一路同行，智化无奈，只得跟随，众人正要起身，忽见前面又有一宗奇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九回

### 赵校尉当面行粗鲁 李钦差暗地用计谋

且说智化被赵虎拉住死不放手，说：“我们开封府实在没人，但要有人，不派我们两个人护送白五太太。我想五老爷在时，与王爷为仇，这一路之上，遇见襄阳王的余党，我们两人如何能行？可巧遇见你，没别说的，你跟着我们辛苦一趟，把五太太送到原籍，一同回来，准保平安，不枉你与白五老爷好了一场。”张龙在旁，亦是这等说法。智化无奈，只得点头应允。赵虎一回头，把他手下从人叫来，说：“把你那匹马拉过来，叫智大爷骑。”从人将马匹拉过来，给智化骑了，同张、赵二位，三个人并马而行。一路之上，赵虎与智化打探破铜网之事，智化一五一十均说了一回。

这日晚间，应当住上蔡县地面，看看临近，早有前站下去找办差的，预备公馆。张龙、赵虎、智化至公馆，承差过来禀：“请老爷们下马。”三位下了坐骑。公馆原本是一座大店，驮轿车辆，直进店内。丫鬟婆子下了车，抱公子，搀夫人下驮轿，进上房，打脸水吃茶。夫人吩咐下来：上房三间，一桌酒席，可算应差，夫人外赏八两银子。办差赵升一闻此言，连连夸奖：“白五老爷在世时节是盖世英雄，五太太亦是这样宽宏大量。”且说张龙、赵虎、智化在西屋住下，洗完脸，早有人

把茶献将过来。忽听外面一阵大乱，赵虎叫从人出去看看外面何事。从人出去不多时，进来说：“老爷，外面来了李钦差大人，他要住咱们这个公馆。”赵虎问：“什么钦差大人？”从人说：“查办黄河李天祥李大人。”赵虎一闻此言，大吼一声，说：“好囚囊的，怎么配住咱们这个公馆！待我出去会他。”说着就往外闯，智化一揪没揪住。

赵虎蹿出去，来至店外，就见办差的在那里跪着。李天祥轿子打住，李天祥趴在扶手上探出身子说话，正是南边人的口音。此人就是六堂会审艾虎的时节，他本是与马朝贤一拜，教艾虎认真假马朝贤，就是他的主意。后来得了工部侍郎，现今出京查办黄河两岸。自从一出京城，逢州府县，把地下的土都铲起三尺。一路之上，怨声载道。如今正要回京，由此经过。他本是奉旨钦差，亦是驰驿前往，也来在上蔡县，就叫办差的给他预备公馆。办差的上前回话说：“在上蔡驿给大人预备下公馆，离此还有二十里路。小人此处预备的差使，乃是伺候白五太太所住。”李大人不答应，说：“我不管五太太不五太太，我要在此居住。”办差的说：“五太太现已入了公馆。总是屈尊大人贵驾多行几里，奔上蔡驿罢！”李天祥说：“不行，我乃是奉旨钦差。”办差说：“五太太也是奉旨。”李天祥说：“你这混帐东西，与我打！”办差吓得双膝跪下，苦苦哀求。正遇赵虎出来，一问办差的，赵升就将李大人言语述了一回。赵虎道：“我们是要住这个公馆。”李天祥说：“我住与不住，与你何干？”赵虎说：“你奔上蔡驿好呢！如若不然……”说着就将袖子一挽，赶奔轿子前来。李天祥知道势头不好，幸而张龙赶来把赵虎一拉，说：“还不退下去。”又向着李天祥一躬到地，说：“大人不必动怒，方才这是我无知的拜弟。卑职闻听大人要在此处下马，卑职乃奉包丞相之谕，送白夫人接灵，

行至此处，本县就给预备公馆。大人如不愿奔上蔡驿，此店后面房屋，约有三十余间。大人如再不愿意居住，本街上还有大店，另找一座，就怕铺垫不齐。再不然，只得明白五太太搬出来就是了。”李天祥说：“岂敢！方才那位说话，要象三老爷言语一样，何必费这么大事情。我就在后面居住，有三五间屋未为不可。烦劳三老爷，替我与五太太道劳就是了。”张龙复又深深一躬，与赵虎回进店内，同着智化看那办差的，引了李天祥到里面屋内，行李什物约有五六十驮子，有许多家人保护，谅情是黄白之物。后面还有两个人进来，生得身長六尺，膀阔三停，都是英雄气象：一个黄缎壮帽，青色箭袖袍，面似淡金，短短钢髯；一个皂缎包巾，油绿英雄氅，面如锅底，颌下无须。两人肋下佩刀，坐骑一黑一黄。智化一看，就知道是两个夜行人。暗暗心中纳闷：“李天祥是奉旨钦差，怎么带了两个贼？莫不是带的金银钱财太多，这是保镖的？”又问张龙：“你可认识这两个人？”张龙说：“我不认识。”智化说：“你可过去打听打听？”张龙说：“那可行的了。”智化说：“等他们消住消停。”遂要来酒饭饱餐一顿。

将残席撤去之后，张龙说：“我到后面打听去了。”去不多时，笑微微的回来说：“真有你的，我找着李天祥两个跟班的，一个姓宋叫宋信，一个姓谢叫谢机。听他们两个人说，李天祥有个表弟姓潘叫潘永福，做过兰陵府知府，这两个大汉，乃是潘永福收伏的。两个人在他府内，一半护院，一半帮着办案拿贼。可巧李天祥瞧他表弟去了，见着这两个彪形大汉，他就与表弟借来，一路之上，保护他入都。”智化问：“姓什么？”张龙说：“他们是亲兄弟两个。姓邢，一个叫邢如龙，一个叫邢如虎。”智化说：“李天祥不一定要他们保护着他入都罢！我想内中还怕有别的事情。”张龙说：“那我可知道了！”

智化说：“我有主意，等他们吃完饭，我过去听他们背地下说些什么言语。”等至二鼓时候，智化把衣服掖将起来，把袖子一挽，由东边夹道过去，直奔后院。智化把窗户纸戳了一个小窟窿，往里面一看，正是李天祥把邢家弟兄请进来，待承酒饭。酒席筵前，原来是商量着叫两个人上开封府行刺包公。智化一闻此言，吃惊不小。若问邢如龙、邢如虎怎么上开封府行刺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回

## 英雄户外听私语 贪官屋内说谎言

且说智化看这二人神色不正，来至李天祥屋子后面，窥见房内摆列一桌酒席，李天祥居中坐定，两个人在旁坐着。李天祥说：“二位贤弟。”那两个人说：“小人焉敢与大人称兄唤弟！”李天祥说：“哪里话来，你们两个人是当世英雄，终久是国家栋梁之材，我还有大事奉恳二位，不知二位胆量如何？”邢如龙、邢如虎一齐说道：“若问我们的胆量，学会一身来无踪去无影响之能，叫我们上山擒虎，下海捉龙，只要大人差遣。”天祥说：“我实对你二人说罢！我的老师是当朝庞太师，与开封府包公有铡子之仇，到今未报。我看二位堂堂仪表，必然本领高强。你们要能结果包公性命，我老师必定保举二位作官，奉送纹银一万两。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邢如虎大吼一声。李天祥慌忙站起拦住，作惊道：“别嚷！此是机密大事，不可高声。”邢如龙说：“我实对你老人家说，我们在黄河岸上。作的是绿林买卖，听见绿林中人传说，我们天伦死在包公之手，可又不知确实否。”李天祥说：“只要是开封府的事，我无一不知。”邢如龙说：“先父姓邢单名吉字，先作绿林，后来出家，当了道士。”正说在这里，李天祥答言：“此事我是深知。原来邢道爷就是二位的令尊。皆因你们令尊好下围棋，

常常陪着我庞太师弈棋，那日包公派展熊飞行刺，庞太师爷造化大，可巧这天出去会客，姓展的到斜月轩见着你们天伦，未容分说，就将他结果了性命。你天伦一半丧在包公之手，一半丧在南侠之手。若论男子，生于天地之间，父仇不报，算甚人物。”邢如龙说：“我若不杀黑炭头，誓不为人！”李天祥说：“明天我在商水县写一封书信，你二位到我家中，务必白天将开封府路径探好，至晚间方好行事。若要什么应用物件，只管与我少爷去要。我就假说染病，在商水县等候。见了你们二位回来，或事成，或事不成，我再入都。”智化听到此处，转身便走。来到了屋中，见张龙、赵虎，说：“我这趟可将他们的消息全断来了。我明天可不能同着二位上襄阳了。”就把天祥差派邢如龙、邢如虎上开封府行刺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赵虎一听，破口大骂，说：“咱们别容他们去行刺，连李天祥一并拿住，叫本地方官将他们解往开封府。”智化说：“不行，就凭一句话，如何就将他们拿住？总要见他们的真赃实犯，才可将他们拿住。再说，包公怎么派展大哥错杀邢吉，是什么缘故呢？”张龙说：“不是那回事。李天祥捏造言语，为的是用假话激发他二人，好尽心竭力，前去行刺。”智化说：“他必想着开封府此时无能人。他不去行刺便罢，如要真是行刺，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他二人走脱一个，拿我是问。”赵虎也不敢嚷。智化说：“明天我也不见五太太了。”

次日五鼓，智化就等候李天祥起身。忽听外面有了动静。智化悄悄地先就出了店门，在前途等侯。不多一时，远远就望见李天祥的轿马人等。智化就在他们前后左右，他们打尖之时，智化也用饭，等他们起身，智化又跟下来了。至晚间，果然住商水县中。午时就有前站先下来，见商水县办差的，把官话私话，都说明白了。李天祥到的时候，不用费事，要是官话私话

说不明白，本地知县担架不住。智化看着李天祥轿子进了公馆，邢如龙、邢如虎押解驮子，也走进店中去了。智化方才转身，在他的公馆至近的地方找店住下，预先告诉店家：“我今天行路劳乏，要早些安歇。我也不要茶水，你们也别惊动于我。”伙计点头出去。智化随后就把双门一闭，把灯火一吹灭，在床榻上盘膝而坐。直到天交二鼓之半，住店的俱都安歇了，智化也不换夜行衣服，自己出了屋子，把双门倒带，由窗户蹿上房去，蹿房跃脊，直奔李天祥公馆。由后界墙穿过去，寻得李天祥上房，仍是在后窗户用指尖沾口津，在窗户纸上戳一小窟窿，往里一看，见李天祥拿着一封书子，叫从人预备四封银子，吩咐一声：“有请邢壮士。”家人答应，转身出去。不多一时，邢如龙、邢如虎打外面进来。李天祥起身说道：“二位贤弟请坐。”二人说：“不敢，大人请坐。”李天祥道：“我有话讲，坐下细谈。”二人方才落座，从人呈上茶来。李天祥说：“明天我可不走，就在此处听候佳音。我这里有书信一封，你们二位进风情门十字街，打听有双竹竿巷，路北大门，问明李宅，尽管问我的名字李天祥李大人是在这里居住不是？如若问对之时，此信尚不可递进去，必要见了我儿子，当面投递。我儿必将你们请进去。我儿名叫李鼐。到我家之后，要什么应用的东西，叫我儿给你们预备。我这里有二百两白银，可不是酬劳你们，这是给你们二位作路费。事成之后，保二位作官，让老师奉送你们二位白银一万两。”二人齐说道：“我们去杀包公，一半是与我们自己报仇，如果事成之后，大人提拔提拔，我们就感恩不尽了。大人在此等候，我们进城，见机行事，保管大人早早见着黑炭头脑袋，亦好放心。”李天祥说：“全仗二公之能，二位早早歇息去罢！明天早晨起身，也不用过来见我，我在此处听好消息就是了。”说毕，对着邢家弟兄二人打了两

躬。邢家弟兄倒觉有些过意不去，捧着银子，拿着书信，李天祥送出门首，千叮咛，万嘱咐，这个事情，总要谨慎方好。智化见两个人出来，急忙抽身回转，施展夜行术，直奔正西，往墙头上一纵，就见有一条黑影，往西南一晃，再细看，已踪影不见。智化倒觉心中纳闷：这条黑影是什么人，这样快的身法。意欲追赶，又不知往哪里去了，只好回店。蹿进墙去，回到自己屋内，并不点灯，仍是盘膝而坐，闭目养神，等至天明起身不提。

且说邢如龙、邢如虎抱着银子，拿了书信，到了屋内。不提防有一宗物件，吧嚓一声，正打在邢如虎脖子上。邢如虎哎哟一声，回头一看，什么也瞧不见。说：“哥哥，这事可奇怪了，哪里来的一块石头，正打在我脖子上。”开口要骂，被邢如龙拦住说：“不可，由外面打不进来，里边也没人，这店中闲房太多，也许是仙家老爷子，好闹着玩，打你也是有的，千万可别口出不逊，要是冲撞着他们，那可不好哇！”邢如虎说：“哪有这些事故。”将银子放在小饭桌子上，先就把书信贴身带好，又叫店中预备酒菜，二人越想越高兴，直吃的大醉，叫店家把残撤去，二人头朝里沉沉睡去，第二日早上起来，直奔京都开封府前去行刺。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一回

## 拚命的不干己事 逃生者移祸于人

且说邢如龙、邢如虎受了李天祥重托，头天晚饮酒大醉，次日早晨起来，一看饭桌上银子剩了两封。如虎说：“哥哥，怎么剩了两封？必是店家偷去了。”邢如龙说：“不能，店家敢偷？既然开店，难道就不知店内规矩，就是寻常旅客，他也不敢动一草一木，何况这是公馆。”邢如虎说：“不管那些，没了与他要，不是他也得他赔。”邢如龙说：“不可！咱们在大人跟前说下大话，连咱们自己的东西尚管不住，倘若咱们一闹，岂不是叫大人放心不下？我们只当少得了些个。拿着那些个也觉路上太重。我们办大事要紧。”邢如虎无可奈何。两个人将这银子收拾好了，出了店门，早有人把马拉出伺候。二人乘骑，一直扑奔京师大路，哪晓得智化早在那里等候了。智化或前或后，跟踪行走，隐隐的听见说丢了银子，智化心中纳闷：怎会丢了银子，什么人偷了他们的东西？正疑惑间，前面一骑马，由西南往东北，撒开腿跑。大走马上坐着一个人，青锻壮士帽，青布箭袖袍，薄底靴子，皮挺带，肋下佩刀，黄脸皮，骑的一匹玉顶甘草黄彪马，手中执打马鞭。智化一看这人就认得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他这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此人原来是江樊。皆因他跟随邓九如在石门县拿住自然和尚、朱二秃子、吴月娘，

和尚总没有清供。如今江樊上开封府，领教包相爷主意，叫他连夜回来，江樊才借了这匹好马，不分日夜赶路。哪晓得为这一匹马，几乎送了自己的性命。那日正往前走，用力打了两鞭，那马四足飞开，如鸟相似。江樊也是心中得意，不料后面来了一人，似乎追来了。邢如龙、邢如虎、智化均皆看见。这匹马可称得起千里马，后面却来了一个千里脚。看此人长不满三尺，酱紫壮士巾，紫色小袍子，腰中皮挺带，青铜搭钩，三环套月一双小薄底靴子，腰中牛皮鞘子，插着一把小刀，长有一尺五六寸，刃薄背厚。此人面似瓜皮，青中透绿，浓浓的眉毛，小圆的眼睛，五短身材，类若猴形。虽是两条短腿，比箭射的还快些，先前离马甚远，后来就把那匹马赶上了。见他双手一揪马尾，把两足一踹，双手往怀内一带，那马走得好好，忽然一见这光景，往起一站，江樊就从马后胯掉了下来。算好，马真通灵性，四足牢扎，一丝不动。江樊掸了掸土，拉着马，气哼哼地问道：“呔！你是干什么的？”那人叉着手一站说：“皆因我有紧急之事，看见你这一匹马，脚底下倒也走得快，你将这马与我留下，饶你这条性命，逃生去罢。”江樊听说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原来你是断道劫人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然也。”江樊道：“看你身不满三尺，貌不惊人，你也在打劫于我，我不忍杀害于你，我有紧急事件。按说将你拿住，交在当官追问，你大概别处有案，我作一件德事，放你去罢。”智化远远听见，暗暗发笑，知道江樊是口巧舌能之人，本事平常，就是能说。焉知这个矮人不肯听他花言巧语，一定要马，说：“善言好语，你也是不肯与你大王爷这匹马。要胜得你大王爷这一口小刀，爷输给你这颗首级；如不能胜爷这口利刃，连你这性命带马全算我的了。”江樊说：“好朋友！你容我把马拴上，我们两人较量较量。”那人说：“使得，容你把马拴上。”江

樊就在一棵小树上把马拴好，回头说道：“依我说，我们两人算了罢，不如留些好儿罢，改日再较。你不看，论身量你六个也不行。”那贼人哈哈一阵狂笑，说：“你过来受死罢。”就见江樊飏的一声，把刀亮将出来，恶虎扑食相似，来的真猛。那贼一回手，抽出他那口短刀，并无半点惧色。此时邢如龙、邢如虎也就来至跟前，停马瞧看。倒是智化远远的隐着自己的身子，替江樊着急。明知江樊不是那人对手，自己又不好露脸，恐怕邢如龙、邢如虎的事情不好办。那个贼人打量江樊拿刀过来，必是要动手，原来不是。江樊一回手，又把刀插入鞘内，深深与贼人作了一揖，说：“寨主爷，实不相瞒，我是任能耐没有，受了人家的重托，与人家办点要紧的事。我是最好交朋友的人，我要不是紧事在身，这一匹马情愿双手奉送。无奈我受人重托，你容我到京内把这件事办完，你在此等候，我把这匹马送与你骑，绝不食言。我若口是心非，叫我死无葬身之地。”贼人听了一笑，说：“你打算我是三岁娃子，受你哄骗，如若将你放过去，你还叫我在哪里等着，你看通京大路有七八条，你还能走这里来？你别饶舌罢。”江樊见那人话口太紧，他就索性与人家跪下大哭，苦苦哀求放他过去。他本生就伶牙俐齿，他没把贼的心说活，倒把邢如龙、邢如虎说得替他难受。邢如虎说：“哥哥，这个人敢是窝囊废，不然，我们给他讲个人情罢！我们见了合字，还不是三言两语就没事了。”邢如龙说：“我也见他哀告，怪难受的。”二人就下了马，南边有株树，把马拴上。两个搭讪着过来说：“朋友，算了罢。”贼人翻眼一看，说：“你们二位，说什么来着？”邢如龙说：“我们可是过路的，看他哀告怪可怜的，瞧着我们面上，把这号买卖抛了罢。”江樊一听，有了台阶啦，他又向着这两个人哭哭啼啼，苦苦求怜。这二人本是浑人，最见不得人哭。他二人说：“全

有我们哪！他不答应，叫他与咱们试试。”回头又与贼人说：“得了，放他去罢，瞧咱们了。实对你说，咱们也是合字儿。”贼人一听道：“你们也是合字儿。”二人答言：“全是线上朋友。客见孙氏抛诉合字苏软，也要抛去哪。龙儿看合字盘胎罢。”你道他说的是什么话，原来是贼吊坎哪，“合字苏软要抛”是我心一软也要哭。“胎罢”是高高手让他过去罢。“龙儿”是马。“看合字盘”是赏咱们一个脸，不用要了。邢如龙说了这套话，把矮子肺都气炸了，说：“你们还是绿林，哪有向着外人道理。不若我把马得了来，你们二位若要，我奉送你们，倒是全绿林的义气。怎么反与外人讲情。”邢家弟兄被矮子问住了，闹了个恼羞成怒。邢如虎说：“与你这么说，是给你个脸儿。”矮人说：“要是不给脸哪？”邢如虎说：“连你都走不了。”矮人哈哈一阵狂笑，说：“这倒好了，你们两个人可有名姓没有？”邢如龙说：“要问你寨主爷，我叫黑风邢如龙，那是我兄弟，他叫黄风邢如虎。小辈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矮人说：“要问你大王爷，居住五华山鸳鸯岭。姓皮，我叫皮虎，外号人称三尺短命丁。你们两个人既是帮外人，我问你是单打单个，还是两打一个呢？”邢家弟兄齐说道：“你们一千一万人，也是咱们两个人一齐上，你一个人，也是一齐上。”皮虎说：“好，你二人过来受死。”先就亮出刀来。邢氏弟兄丢英雄髻，挽袖子，掖衣襟，将包袱内银子搭在马背上，一回手拉刀。江樊在旁苦苦相劝，说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为我的事情，怎么你们两下反目，这倒不好了。”皮虎说：“这倒你的事了。”江樊在旁看了他们两下动起手来，顷刻间杀了个难解难分。两长架一短，矮人本事更绝，这口短刀，上下翻飞，身体灵便，蹿高纵远，脚底下连一点声音皆无。江樊看他们杀得正在难解难分之时，过去把树上自己的马解下来，将身一纵上马，大叫一声说：“那

二位解围的恩公，论说你们二位为我与矮贼交手，我应当帮着二位才是道理，但因我事在紧要，我可少陪了。”说毕，吧吧几下马鞭子，胯下一蹬劲，那马似飞地跑去了。邢如龙、邢如虎回头一看，好！真懂交情。智化远远的瞧着，暗笑江班头真是机灵鬼。皮虎见江樊跑了，更觉气上加气，使出自己学会的滚堂刀。滚堂刀类如地堂拳一般，是在地下乱滚，净取人的下三路，轻者受伤，重者即死。邢家兄弟见皮虎刀法改换门路，噗咚一声躺在地下，邢如龙打算是个便宜，抢刀一剁。皮虎躺在地下，咕噜咕噜滚起来了。邢家弟兄眼睁睁招架不住。大概要想逃命，有些个费事。要问邢家弟兄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二回

## 使心用意来行刺 安排巧计去拿贼

且说邢如龙、邢如虎，这就叫多事。皮虎一施展这趟滚堂刀，二人真魂都吓冒了。皮虎这一趟刀，是有高明人传授。他还有一个哥哥，叫三尺神面妖皮龙，两个人是一般高的身量。皆因他二人身矮力小，他师傅才教给他们一手功夫，每一施展这个招儿就抢上风，非有大行家方能破得。此时邢家弟兄，撒腿就跑。皮虎说：“我当你们有多大本领，替别人充勇，我定要追你二人的性命。”皮虎苦苦直追。

邢家兄弟一直扑拜正北，跑来跑去，好容易前边有一座树林，二人进树林，也不敢站住。皮虎腿短，跑得却快，眼看就跟进来了，不提防由正西来了一块石子，正打在右腿节骨上，噗咚一声，栽倒在地。邢如虎回头一看，皮虎躺在地下了，叫道：“大哥，这厮摔倒了。”二人忙跑回来要杀皮虎。皮虎他不知被哪里来的一块石头打了一个跟头，自可认着丧气，一瘸一点地跑出树林，直奔东北逃生去了。邢家弟兄也不知他怎么栽了一个跟头。就是智化见皮虎与邢家弟兄一交手，倒觉着高兴。要是皮虎杀了邢家弟兄，省得自己上开封府去了，若是邢家弟兄杀了皮虎，地方上除去一个祸患。不料邢家弟兄败下去，后来皮虎苦苦的一追，转眼间一看，变出两个皮虎，再看就看

不见了。智化正心中纳闷，就见皮虎一瘸一点跑出来，邢如龙、邢如虎在后面紧追，追赶没多远，也就不追了。邢如龙说：“我们这就是万幸，管闲事，差一点没废了性命。”智化隐住身子，看着二人上了坐骑，扬长而去。

智化仍是在后面跟着，一路无话。到了风清门进城之后，见日已西坠，找一个小店，吃过了晚饭，写了个柬帖。等到二鼓之半，带上刀，揣好柬帖，出屋将房门倒带，纵身上房，出离店外墙，由城墙上去，由马道下去。到开封府，正打三更，踹墙过去，找寻包公的书斋。智化把窗棂纸糊了一个窟窿，往内窥探，见桌案上灯烛花结成芯。李才扶桌而睡，智化把门一推，并没拴着，把帖掏将出来，往八仙桌子上一放，转身就走，仍将双门倒带。

这天包兴叫李才支更，恐他贪睡误了事情。李才说：“我绝不睡，哥哥你歇息去罢。”包兴到外间放下头和衣而卧，睡到四更，猛然惊醒起来，疑着李才必然睡熟，慢慢下地，扒着里间屋子门缝，往里一看，果然李才睡去。就进去在李才身背后轻轻拍了他一下，李才由梦中惊醒。包兴说：“你还是睡了罢？”李才说：“觉着刚一闭眼。”包兴一回头，见桌子上有一个半全帖子，问李才这个帖子是什么人递进来的。李才说：“不知道哪！许是先前就有的罢。”包兴道：“胡说。”包公睡醒问道：“什么事先前就有的？”包兴、李才二人彼此害怕。包兴过去，先把幔帐挂起。包公披衣而坐，问道：“什么物件？”包兴不敢隐瞒，说：“桌子上有一个半全帖子，门户未开，不知什么人投进来的？”包公说：“呈上来我看。”李才执灯去了烛花，包兴呈帖子，包公接将过来，展开一看，上面写：明日晚间，谨防刺客。包公看着上面言语，心中暗暗忖度。事情来的奇怪，把旁边包兴、李才吓得浑身乱抖。包公并不理论此

事，叫将此帖放在书案之上。包公起来，净面整服冠，吩咐外厢预备轿马。包兴伺候包公入朝。可巧这天早朝无事，不必细说。包公下朝，用了早饭，饭毕吃茶，又办理些公事。天交正午，包兴、李才心中捏着一把汗，明知今天晚间有刺客前来，先前有展护卫在衙门中，有壮胆的。如今开封府乏人，焉有不怕之理。见相爷却不提说今晚之事，包兴疑为把此事忘了，搭讪着给相爷倒了一碗茶，才低声说道：“晚间那个柬帖，……”还要往下说，包公瞪了他一眼，哼了一声，把他那半截话也吓回去了。包公自己正大光明，又无亏心之事，见智化柬帖，毫不在意。此时天已过午，包公午歇。包兴趁着这个工夫，将柬帖抽出来，由角门奔校尉所，启帘入室，见了王朝、马汉。王朝接将过来一看，吓得胆裂魂飞，说：“此物从何而至？”包兴就将昨天晚间之事，对着他们细说一回。王朝说：“我即刻派人，晚间在包相爷两旁埋伏着拿贼就是了。”包兴说：“你们也晓得，相爷若有舛错，我们该当什么罪过。”王朝说：“这个我们知道，你伺候相爷去罢，我们晚间预备。”包兴把半全帖拿将过去，回内不提。

王朝、马汉叫韩节、杜顺两个班头到里面，就将昨天晚间有人送信，说今天晚间防备刺客的话说了一遍。两个班头一闻此言，急速出去，挑选伙计，俱要手灵眼亮，年轻力壮之人。当日晚间吃毕晚饭，各带短刀、铁尺、绳索等物进来。王朝、马汉过来，点了点数目，共四十个人。叫他们提上灯火。俱用皂布套遮着，用时扯去布套，立刻就亮了。王、马二位，就忙着吃罢晚饭，带领四十个差役和二名班头，慢慢进了包公住居的跨院。就在书房前面，另有三间西房。王朝在东，马汉在西，每人带了二十一个人，用香头火把窗户纸戳出梅花扎，分一半人，往外瞧看，恐防困倦，再换那一半人。包公在书房之内，

听着外边有些动静，明知道他们防范刺客，也不拦阻他们，自己拿一本书，在灯下观看。包兴、李才两个人也有防范。此刻有二鼓多天，包兴约会李才，把书房格扇闭好，后又将横门上上，从那边搭过一张八仙桌子顶上，桌子上又放着一把椅子。包兴低声告诉李才说：“当初听白玉堂说过，他们要是进来，就从这横楣子上进来，我站在桌子上面椅子上看着。贼要一爬横楣子，我就先看见了。我要看见，我好喊叫他们拿贼。”说话之间，忽听外面正打三更，包兴说：“到时候了，我们上去罢。”包兴爬上桌子，又上了椅子，站在桌子上面，够不着横楣子，上了椅子，又太高了些，只可弯了腰，把横楣子撕了一个洞，往外看着。李才上了桌子，把格扇开了一个大孔，趴着往外直瞧。包公正然灯下看书，听着他们在那里作些什么？抬头一看，倒觉好笑。

开封府的事，且暂不提。单说两个刺客，头天进城，到十字街下马，打听双竹巷李天祥的宅子，到了门首，说明来历，门下有人回禀进去。不多一时，李天祥的儿子李鼐说请。二人把马上包袱解下来，有人带路，来到内书房，见了李公子要行大礼。李鼐叫他人搀住，知道是天伦派来的人，不敢怠慢。问二人名姓，他们将姓氏名字，怎么来历，一一说明，又将书信往上献。李公子接过来，拆开看明书信，置酒款待二人。次日晌午，邢如龙、邢如虎换上李天祥家人的衣服，奔开封府望了一回，道路俱都看明。复又回到李家，用了晚饭。到二鼓之半，李鼐问二位壮士所用何物。二人齐说：“就用油绸子一块，再用包袱一块，我们两个人杀了包公就不回来了。拿着他的脑袋会见老爷去了。”李公子说：“但愿二位壮士大事早成，二位高官得做。”二人换上夜行衣靠，将白昼的衣服尽都包好，随身背起。李公子每人敬了三杯酒，说了些吉祥好话。正打三鼓，

二人出屋，转眼之间，蹿上房去，一溜烟相似，二人踪迹不见。李弔心中想道：二人此去，大事必成。

单说邢如龙、邢如虎直奔开封府，一路并没遇见行路之人，到府墙根下，纵身蹿上，由上面蹿到院中，寻找包公卧房。二人往两下一分，东房上一人，西房上一人，蹿在前坡，趴在瓦房之上，瞧看屋中，二人一怔，见屋内烛影照定，有人趴在横楣子上，还有人扒着格扇往外看。二人正在犹疑之间，腿腕子全叫人揪住了。扭头一看，每人身后一个人，将他们揪住，不能动转。要问拿刺客这两个人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三回

## 擒刺容谷云飞奋勇 送稟帖黑妖狐有功

且说智化头一天把稟帖搁下，第三天把晚饭吃完，饭钱店钱均已给了，看着快关城门，出店进了城，找了一座茶馆，进去吃茶，直坐到喊堂之时。出了茶馆，又在大街游玩一回，天已交二鼓，方到开封府的西墙，就蹿将进去。离书房不远，有一棵大树，智化盘树而上，此树极其高大，四面八方，全都看得明白，又且枝叶茂盛，要想看见他却有些费事。不多一时，远远望见有二条黑影，由墙上蹿将下来，直奔书房的后身。智化见两个往两下里一分，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，心中为难，他们是两个人，自己是孤身一人，倘若抓住一个，那个再跑了，可就有些不便。则可先奔东边，这一个近些，然后再拿那个。智化下了树，邢如龙正在东屋上前坡，智化蹿后坡，到房脊那里，往上一探身子，见贼人趴在房上，净瞧着包公的屋子纳闷。忽然间，又见从西房脊后头，露出一人，把智化吓了一跳，以为是他们一同行刺来的哪！智化往下一矮身，怕那人看见。原来那人倒不怕智化，看见时，双手往上一招，冲着智化，一打手势，指了指智化，指了指自己。又伸了两个指头，是你我二人。又用双手一比，两只手指刺客腿腕子。智化方才省悟。心中暗道：这是谁？又不认得。智化又是欢喜，又是纳闷，自己

也双手一招，又一点头，那人早就溜到刺客背后。智化也就爬过背后来，见那人面貌，好似蒋四爷。两下里把刺客腿一掐，这一掐不打紧，就听底下屋内一阵大乱。包公屋内也有哎呀，噗咚声音。东、西厢房里，王朝、马汉带领着四十二人。王朝瞧见西边房上有人，马汉是看见东房上有人，先过来一人蹲着走，后过来一人是爬着。王朝告诉众人，以为马汉那边没瞧见，马汉也教摘柳罐片，疑王朝那边没看见，却原来两边俱都看得明白。包兴他是趴着横楣子往外看得真确，东西厢房上先过来两个人，趴在房上往屋里瞧。包兴将要嚷，一瞧，又过来了两个，心中暗道：今日来了多少刺客？就大声一喊：“有了贼了。”一迈腿，忘了他在椅子上，整个往下一摔，正摔在李才身上，椅子往下一翻，咔嚓噗咚。包公一惊，将书丢下来了。外边喊叫“拿贼呀！”房上已将两个刺客扔下来了。王朝、马汉带领众人往上一围，裹住了两个刺客。房上拿贼的二人也跳下房来。一个是智化，那位是倒骑驴的。

神行无影谷云飞，皆因瞧看徒弟，与山西雁大众分手，正打算上陕西汝宁府寻找苗九锡，路过商水县，遇见李天祥，见邢如龙、邢如虎形迹可疑，自己盘费也没有了，遂找店住下，要想晚间与李天祥借盘费，至二鼓多天，到了李天祥公馆，听见他们要行刺包公。自己心中一动，谁人不知包公是应梦贤臣，就有意前去搭救。且先试试两个刺客有多大本领，就打了他一飞蝗石，方知二人没甚能耐，又拿了他们一百两银子，路上作盘费。路上又遇见三尺短命丁皮虎，也是给了他一飞蝗石，暗地跟了下来，早瞧见智化是拿刺客的，智化可没看出他来。

谷云飞当下把邢如虎扔下房来，哪知邢如虎一挺身躯，便跳起拉刀在手。谷云飞见了，也就下来与他交手。智化亦然，将邢如龙扯腿摔下房来，自己跟着跳下来。邢如龙一挺身，亮

刀便剃，智化也用刀相迎。王朝、马汉带着众人，把灯笼扯去布套，喊叫拿贼。远远围裹，哪一个敢上前动手。智化与邢如龙动手，不分胜败。智化心中急躁，恨不得将邢如龙拿住，好帮着那人再拿邢如虎，奈因不能一时就将邢如龙拿住。倒是那边当啷一声，把邢如虎刀踢飞了，他就扎撒着两只手，一个箭步，蹿出圈外，要想逃性命。谷云飞嚷道：“唔呀跑了。”智化闻听跑了，一着急，说：“别叫他跑了。”谷云飞道：“邢老二你别跑哇，他们说，不叫你跑了呢？”连那打灯笼之人瞧着都是暗笑，又是纳闷。这个人，又不知从何处来的，手中又没拿着兵器，瞧着刺客那口刀神出鬼没，可又砍不着那蛮子，他一眼，倒把刀踢飞了。他只喊说“不叫你走呢”，他可也不追，眼望着刺客一跺脚纵上房去，单脚刚一着阴阳瓦垄，蛮子说：“你下来罢！”那刺客真听话，噗咚摔下来了。就见蛮子过去，用脚一踢说：“你别动了，你这歇歇罢！”那刺客也真听话，就一丝儿也不动。复又过来，冲邢如龙说：“兄弟在那里歇着，你还不歇歇么？”智化虽然在此动手，也曾看见，暗说真是高明。邢如龙哪还有心肠动手，打算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，虚砍一刀，转身就跑，刚一转身，就见蛮子在迎面站着，用手一指，说：“别走。”要往西跑，蛮子早在西边等着。自己一想，这还不便宜，对着蛮子就是一刀，并没见他躲闪，只一抬脚，正因在邢如龙右手腕子上，这口刀就拿不住了，“当啷”一声，落于平地。邢如龙回头就跑，智化就追。邢如龙跑到墙下，正要越墙而去，抬头看见蛮子在墙上，说：“好朋友上来罢。”邢如龙吓了一跳，心上一迟疑，早被智化追上，扯了一个筋斗，四马攒蹄，将他捆上。邢如虎先就有人将他捆好，众人说道：“全拿住了。”

王朝、马汉、马快班头给智化道旁。智化过来，问那人贵

姓高名，仙乡何处，怎么知道刺客的来历？谷云飞将自己的事情，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众人过来，也与谷云飞道劳。此时包公叫包兴开门，请校尉。包兴、李才两人把桌子椅子搬开，开了隔扇，站在台阶石上高声叫道：“相爷有请王校尉、马校尉。”二人答应一声，跟着包兴进了书房，见相爷道惊，自己请罪。包公问道：“外面贼人是谁拿获的？”王朝就将智化、谷云飞拿贼之事，回禀一番。包公说有请二位壮士。王朝出屋，说：“有请二位壮士。”二人答应，随着王朝至书房，见相爷双膝跪倒，口称：“小民智化，参见相爷。”蛮子说：“小民谷云飞，与相爷叩头。”包公说：“二位壮士请起。”吩咐看座，二人不敢坐。包公让之再三，方才坐下。包公看智化仪表非俗，看谷云飞身不满五尺，瘦弱枯干，面如重枣，短眉圆眼，类若猿形，衣衫槛楼，什么人也看不出那身功夫来。包公说：“多蒙二位壮士贵驾，助一臂之力，事结之后，必保二位作官。”这二人说：“小民不愿为官，但愿相爷贵体无恙。”包公一声吩咐，将两个贼人绑进来。众班头将他们五花大绑，身上的包袱，早就解将下来，推到屋中，至包公面前立而不跪。众人说：“跪下！”两个怒目横眉，仍然不跪。包公见两个人一黑一黄，非是良善之辈，一声吩咐，将狗头铡下来，将二贼铡为两段。若问二人生死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四回

## 诚心劝人改邪归正 追悔己过弃暗投明

且说两个刺客见包公，站而不跪。二人暗暗一打量，包公在上面，端然正坐，戴一顶天青色软相巾，迎面嵌宝玉；天青色缎子袍服，上面绣五彩团花；厚底青缎子朝靴，乃是一身便服。又往面上一看，恰若乌金纸，黑中透亮，两道剑眉，一双虎目，海口大耳，一部胡须遮满前胸，虎势昂昂，端然正坐。二贼一瞧，毛骨悚然。包公一见两个刺客，用手一指，说：“本阁有什么不到之处？招你们起这不良之心。来！把那三品御刑狗头铡抬将上来。”

王朝、马汉答应一声，速到御刑处，把狗头铡抬入书房。智化、谷云飞全闪在一旁。智化背后有人一拉，智化回身出去一看，原来是江樊。他与智化行礼，智化说：“你还没走哪，多有受惊。”江樊问：“受什么惊？”智化说：“你遇见劫道的皮虎，还不是一惊么？”江樊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智化就把前番怎么见着之事说了一遍。江樊说：“你老既知道更好啦。方才我听说拿住刺客，我进来一看，原来是他们两个人。他们中待我有恩，你老人家在我们相爷面前请个人情。要是铡完了时节，我就预备两口棺材，表表他救我之情。”智化说：“你既有这番意思，我着实爱惜。这两个人心地忠厚，绿林之中，

诚实之人甚少，他无非受了李天祥蛊惑给他父亲报仇，故此前来行刺。他与皮虎交手救了你，看起来，可算得好人。我进去给他说明，相爷要赏我一个全脸，碰巧连他们的性命都保住了。”正说话之间，院子里把芦席铺上了，眼看着把两个人推出来。智化说：“众位慢动手，我到里面给他们两个人讲个情，看看如何。”随进了书房见包公，跪倒说：“相爷大人，暂息雷霆。”包公说：“壮士请起，有话慢讲。”智化就将半路碰见白五太太，李天祥要夺公馆，自己在背地里听李天祥蛊惑这两个人，说他天伦的原由，因此上为父报仇，又且答报李钦差待他们的好处，半路又怎么救了江樊的话说了一遍。未了说：“相爷请想，为父报仇是孝，报答李天祥是忠，救江班头是恻隐之心。虽然前来不利于相爷，总算两个是好人。相爷若肯格外施恩，饶恕他两个人死罪，他二人虽肝脑涂地，死不敢辞。小民大胆谏言，请示相爷天裁。”包公听罢点头，遂吩咐把两人推回来。王朝答应一声，复又把邢如龙、邢如虎推回，二人仍然挺身不跪。包公说道：“方才本阁未曾问明你二人，到底因为何故前来行刺？”二人说：“我们是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父仇不报，畜类不如。”智化在旁说道：“你二人真是浑人，你们受了李天祥蛊惑，冤你们前来行刺，这叫个借刀杀人，你二人却信以为真。前者他与你们说话，我却在外边听着。说你们天伦，被展熊飞所杀，是与不是？”邢如龙、邢如虎一齐说：“不错，可还有一件事，我们那银子，也是你盗去了罢？”谷云飞在旁说：“是我，不要错赖好人。”包公暗说：不打自招。邢如龙又问道：“我们天伦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智化又将阴魔录砸碎摄魂瓶，他乃是自己把自己打死的话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你要不信我这话，当着相爷众位校尉老爷们问一问，是真是假。”包公言道：“你们二人，原来就为此事前来行刺，本阁也不深

怪你们，念你等是一对孝子，放你二人去罢。如若不改前非，再将你们捉获，绝不宽恕。尔等来为二人松绑。”王朝、马汉过来，把绳解开。这二人倒觉一怔，方双膝跪下，齐说道：“小人见识不明，险些害死相爷，我们身该万死，蒙相爷开恩，不结果我们性命，实如再造。”智化在旁说：“你们何不祈求相爷，就在开封府讨点差使，报答相爷。俗话说：宁给好汉牵马随镫，不给赖汉为父为尊。”邢如龙说：“我们受人的重托，要是投在相爷门下，岂不被人说是反复无常的小人。”智化说：“你们真是浑人，你要尽忠竭力，也须分个忠奸，跟了忠臣留名千古，跟了奸臣遗臭万年。别听说庞太师要保举你们为官，连他自己此时尚且闭门思过，他如何能保举你们二人！”邢家弟兄一听，十分有理，邢如虎说：“哥哥，咱们就求求相爷。”二人磕响头碰地苦苦哀求。包公无奈，也就点头，将二人收留下。这就叫但行好事须行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邢家弟兄要没有半路救江樊的事，也就没有活命了。包公要不收下两个刺客，到下回书天子丢冠袍带履也就不好办了。全是前因后果，人不能得知。闲言少叙，单说包公叫邢家弟兄更换衣服，此时谷云飞告辞，包公要保举他，谷云飞一定不愿为官。包公赏他银两，他执意不受。相爷知道这个人性情古怪，只好赏一桌酒席，令校尉相陪。又问智化襄阳城的事情，王爷的下落。智化回答襄阳破铜网之事，王爷的下落实在不知。此时天已不早，智化等告辞出去，至校尉所。王朝、马汉陪定谷云飞、智化、邢如龙、邢如虎吃酒，众人开怀畅饮一回。大家安歇。到了次日，包公上朝不提。

单说智化保举了邢家弟兄，倒觉着后悔，思量起来，人心隔肚皮，万一两个人变心，又守着相爷更近，要作出意外之事，自己如何担待得住？只得日夜相守，查看他们的动作。谷云飞回店拉驴不表。包公下了朝，将至书房，就有人报将进来，说鼓楼东边恒兴当铺内，杀死七条人命。包公一闻此言，吓了一跳。要知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五回

### 班头奉相谕访案 钦差交圣旨辞官

且说包公下朝至书斋，刚才落座，就有人进来回话：“鼓楼东边恒兴当铺，昨夜晚间有夜行人进铺，杀死两名更夫，五个伙计在柜房被杀身死。今早祥符县亲身带领仵作人役，至铺内验看尸身，连学徒的李小二带管事的，俱都带至开封府，以候相爷审讯。”包公一听，又是一场无头的官司，遂问道：“祥符县知县可在外面？”回答说：“现在外面候相爷传唤。”包公说：“请。”差人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。不多一时，县台来到书斋与相爷行礼，口称：“卑职陈守业参见。”包公说：“免礼。”问恒兴当铺之事。陈知县复又禀告相爷一回，把管事的与学徒口供、验尸的验格，一并献上。包公看了看，问道：“贵县将当铺之人可曾带到开封？”答应说：“现在外面，候老师审讯。”

原来陈守业是包公门生。先前的知县徐宽，如今升了徐州府知府，现今换任陈守业，也是两榜底子，最是清廉无比。这案官司为难了，人命又多，故此详府。包公吩咐：“把管事的带进来。”有人答应，出去不多时，将管事的带进书房叩头。包公看此人，慈眉善目，倒是做买卖人模样，并无凶恶之气。见了包公，口称：“小民王达，与相爷叩头。”包公问他铺中

之事。回说：“昨夜晚间，贼人进来，我们在前边睡觉的一概不知。后柜房连学徒共是六个人，杀死了五个，就是学徒的没死，他连那贼的样儿，什么言语，都听明白了。”包公吩咐带学徒的。差人把王达带出。这学徒进来，包公看他十八九岁，拿绢帕裹着脑袋，进来跪下。包公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回答：“姓李叫小二。”包公问：“学了几年？”回说：“三年有余。”又问：“你脑袋受了伤了？”回答：“不是，我是偏头痛，我要不是这个病，也被他们杀了。”包公问：“甚么缘故？”小二说：“我们后柜房没有炕，在柜上睡觉。皆因我脑袋痛，怕风吹，我睡在柜底下。有三更多天，我脑袋痛得睡不着，就听见院内打更的说：‘哎哟，有贼！’咔嚓噗咚一声，大半是把打更的杀了。又听见‘叭噠’一响，窗户洞开，就从外头进来两个人，手内拿着东西晃，就象打闪一样。看他们拉刀出来，咔嚓咔嚓！一会的工夫，就把五位掌柜的都杀了。里头屋内是首饰房，他们过去把锁刹开，就听屋内哗啷作响，大概拿了不少东西。他们出来说：‘咱哥们，明人不作暗事，把咱们弟兄的姓名。与他写下了。那个黄脸的就说：‘写咱们哥俩不要紧，咱们常在草桥镇路大哥家住着，若有个风吹草动，路大哥比咱们身份重，别教路大哥担了疑忌。难道说前两天咱们没告诉当铺那话呢？教他慢慢想滋味，你我也不算作得暗事有能耐，尽管叫他们访咱们去。’那黑脸的就说：‘有理有理！’然后两人走去啦。”包公听罢，问说：“你们铺子可有什么事情，你知道不知？”小三说：“我知道前三四天头来了两个人，当了一支白玉镯子，他要当五十两，我们给他二十两。两个说话不通情理，教写定五十两，我们给添到三十两。两个人口出不逊，说：‘写不写罢！’我们说当不到。他说：‘你们小心着点！我们三天之内，来收本钱。’这才走的。杀人的那两个贼

一晃火亮儿，我瞧出他那样儿来了，就是当镢子这两人。”包公问：“他们可说姓什么没有？”小二道：“始终没说姓什么。”包公吩咐：叫王达把他这学徒的带回去，照常挂幌子作买卖。死尸用棺材成殓，暂不下葬，城外找一个僻静处厝起来，完案之后，准其抬埋。王达与学徒叩头出去。包公又着知县和马快，分头缉访贼人下落。知县告退。

包公叫包兴把两名班头韩节、杜顺叫将进来，二人进来与相爷叩头。包公就把恒兴当铺的事，对他们说了一遍，教他们带数十个伙计，至草桥镇访这个姓路的和这一黑一黄的两个贼人。并说：“本阁与你们一套文书。准你们在草桥镇要人相帮。”相爷亲自赏他们盘费，又言破案之后重重有赏。二人叩头转身出去。韩节、杜顺到外，挑了十二名伙计，都是高一头宽一膀，在外久管拿贼办案，手明眼亮之人。各带单刀、铁尺、绳索等物件，等着领了文书盘费，悄悄起身，暂且不表。余者班头，在城里关外暗查探访。单说李天祥之子李颀打刺客走后，就是提心吊胆，整整一夜没睡。五更多天就派人到开封府门首探听消息，天亮回禀道：包丞相仍然上朝。李颀就知道大事没成，复又派人打听两个刺客的下落。等了两天，方才知晓邢如龙、邢如虎降了开封府了。这才赶紧修下一封书信，派人连夜上商水县与李天祥送信。李钦差一闻此言，吓得心胆俱碎，不入都不行啦。明知这一进京，性命难保。心想：我虽死可别把这些财帛丢失。遂找了镖行的人押着这些驮子送往原籍去了。自己诈着胆子，入都交旨复命。算好，包公并没递折本参他。李天祥自己羞愧，告终养辞官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韩节、杜顺带领十二名班头，巧扮私行，直奔草桥镇而来。到了草桥镇时节，找了一座大店住下。这个草桥镇，今非昔比，先前太后带着范宗华住破瓦寒窑，自从太后入官，万

岁发银十万，重修天齐庙，设立了宝座。万岁要封范宗华官职，皆因他不称其职，教他自己要一个差使。他说三辈子当地方，就要当个地方，可是天下的地方，全属他管，要这么一个天下的都地方。万岁爷就赏他四品天下都地方，为的是他与知府平行，故此才赏他四品前程，四品俸禄。天齐庙周围香火地庙都属他管，家道由此陡然而富，就是无儿。本地有个路家，是个破落户，名叫路云鹏。他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叫路云彪，一个叫路云豹，全作小武职官。皆因他弟兄常打官司告状，两个哥哥搬往异乡去了。他跟前有个儿子，叫路凯，一个女儿，叫路素贞。全学了一身好功夫。皆因路云鹏认识的人杂，都是绿林中人传授他们的本事。路素贞这本事更透着出奇，是她干娘教的。她干娘是谁？就是前小五义上，闪电手范天保的妻子喜鸾、喜凤。因为路云鹏贪图范家是财主，就把自己儿子过继范家。后来范宗华死了，路凯披麻戴孝，如同父母亲丧。出殡后，范家又没有亲族人等，又没人争论，公然他就把四品都地方袭了。过了三年之后，慢慢有人劝解他，教他认祖归宗。他心一活，就把范家好处忘了，自己仍然改为姓路，这个天齐庙周围香火地，还是属他。家大业大，家内有的是钱银，文武衙门不敢碰他，军民人等人人惧怕，公然就成了一个恶霸。种种恶事，任意胡为，后路云鹏一死，更为无法无天。人给送了个外号，叫他活阎王。他有般好处，不贪女色，连老婆都不娶，家中就是他妹子路素贞带着个丫鬟、两个婆子，除此以外，别无妇女。如今，他妹子已然是二十岁了，也没许配人家，总是高不成，低不就。论他妹子品貌，却是十分人才，又是一身好功夫，常常背地埋怨哥哥不作正事，有误自己青春。每见少年男子时节，就透出些妖淫气象，故此人给她送了个外号，叫她九尾仙狐。看看到了三月二十八，就该开天齐庙的日子。这日路凯正在书

房坐着，忽然打外进来两个朋友，全是山东莱州府人氏。一个姓贾叫贾善，外号人称金角鹿。一个姓赵叫赵保，外号人称铁腿鹤。两个人进来，与路凯行礼。路凯让座，叫人献上茶来，问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一向可好？”二人说：“托赖哥哥之福。”又问：“二位贤弟从何而至？”贾善说：“由京都而来。”路凯说：“京都可作好买卖？”贾善说：“哥哥别提啦，我们在京都，这个祸可闯得不小。”路凯说：“咱们弟兄多，怎惧个祸么？”二人一齐说道：“我们这个祸，好几条人命。”赵保说：“我这支白玉镯子，在咱们这里当，那时拿上去，要是五十两。在京本打算不作买卖，心想把镯子当了，就够盘费。焉知晓他们只给三十两，我们口角纷争，话赶话，说三天之内收他本钱，闹了个骑虎势。话说出来了，不能不办。那日夜晚之间进了恒兴当铺，杀死两个更夫，到柜房一顺手又杀了五个，得了些个首饰，本要留名姓，我们是常往你这里来，万一风声透漏，岂不是与你招祸么？”路凯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再比这事大着点，劣兄也不惧，你们好小量人。”吩咐一声：“摆酒，咱们喝酒罢。”到开庙日子，贾善、赵保会同路凯，更换衣襟，商量着要到庙上走走。路凯吩咐十数个家人，叫他们拿着袋，为的是在庙会摊子打地分钱。刚才要走，忽见一个家人跑进来，喘吁吁的连话都说不上来，说：“大爷可了不得啦，咱们庙上这几年，也没有打把势的。今年来了两个人，在此打把势，我们向他要地钱，他不但不给，还骂人。”路凯一听，气往上一冲，说：“你们好生无用，不会打么？”家人说：“我们瞧着这两个家伙，怕打不过他。”路凯说：“多丢人哪！”言还未了，跑进五六个人，头破血出，齐说道：“大爷，有人扰庙。”路凯说：“待我去。”随带贾善、赵保匆匆赶去。这一去要把天齐庙闹个地覆天翻。这段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六回

## 龙姚二人卖艺闯祸 姑娘独自奋勇拿人

且说路凯家中，有许多豪奴与路凯送信，说把势场打坏人了。路凯一听，肺都气炸，说：“好小辈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随带贾善、赵保，三个人带领十数人上庙。又告诉家人，知会那些闲汉，教他们上庙。一传这信，就有四五十人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跟着路凯直奔庙外。就听前边一阵大乱，又见人众四散奔逃。原来天齐庙一开，人烟众多，也有烧香还愿的，也有买卖东西的，也有逛的。这庙几年工夫没有打把势的，忽然一来，都要瞧瞧看看。哪知这二人就是跟随颜按院大人当差使来的，一个姓姚叫姚猛，一个姓龙叫龙滔。皆因智化私自定了，蒋四爷与大众商量明白，大众散走入都，一半找替化，一半打听王爷的下落。大人发给盘费银两。龙滔、姚猛是亲戚，二人商量，一路同走，走到草桥镇，就该岔路信阳州。这二人本是浑人，走着在树林稍歇，就此睡了，把所有东西都丢了，只剩身上衣服、刀锤没丢，人家拿着太重。腰间围着皮囊铁钻子没丢，在腰内围着呢！这两个人一醒，面面相觑，身边净存些碎银子，不上一两了，相对抱怨会子，也就认丧气站起就走。

到了第二天，龙滔说：“到了信阳州交界上，咱们就不挨饿了两个人可好赶路。”早晨打了打尖又走，可巧正走在天齐

庙，一看人烟稠密，姚猛说：“龙大兄弟，这里好一个地势，咱没有盘费，何不在此当街卖艺？”就在庙西边找了一块地方，教龙滔在那里等着，不多一时，姚猛买了一块白土子，夹着一块板子来到。龙滔纳闷：要这物件作什么？姚猛说：“好往板子上施展咱们的鏊子。”龙滔说：“有理。”姚猛去借枝笔来，在板子上画了一个人形，画了五官肚脐眼，闲人立刻就围上了。龙爷要先练，又不会说打把势生意话，口里就说：“我们是异乡人，不是久惯卖艺的，皆因无钱使用，吃饭要饭钱，住店要店钱，我们会极笨的气力，众位别当看打把势的，只当周济周济我们。”说完就练，就是自己的刀，三刀夹一腿，砍了半天，外头也搭着人多，也真有夸好的，收住了刀要钱。哗喇哗喇的钱，见了不少。姚爷抡了一路锤，也见了些个钱。又打鏊子，立起板子来，冲着画的那个人打眉毛，打双眼，三支全中，大家喝彩，钱更找多了。看的人又扔钱，要打肚脐眼。这个时候，外头进来四五个人，全是歪戴帽子，斜眉瞪眼，问道：“谁叫你们摆的这个场子？”这二位哪里会说柔软话，说道：“用你管！”那人说：“你们挂了号没有？”二位说：“我是不懂得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挂号，收哇。”这二人见一转眼工夫就挣了这些钱，叫收哪里肯收，三句话不对头，就打起来了。这些人如何是这二位对手，一转眼的工夫，这几个人就是头破血出。那几个恶奴就说：“你们可别走哇！”撒腿就跑。看热闹的人说：“你们快收拾起钱来走罢，他们可不是好惹的。”姚猛说：“他们要是好惹的，我们也就走了，既不是好惹的，我倒要惹惹。”龙滔随即把钱拢了一拢。

外头一阵大乱，看打把势的人，胆小的全都跑了。就听外边说：“在哪里呢？”有人答言说：“没跑，在这里呢！”路凯、贾善、赵保三个人先进来，回头告诉家人，不要动手。路

凯问道：“你们两个人就是打把势的吗？”姚爷说：“不错，你小子是作什么的？”赵保说：“你是什么生意人，怎么见面口出不逊？”龙滔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，什么叫生意人，你没打听打听二位老爷。”赵保税：“什么老爷，舅舅打你。”往前一蹿，就奔了龙滔，上面一晃，紧跟窝里发炮就是一拳。龙滔伸手一抄腕子没抄住，二人就打，不过三五个回合，就教铁腿鹤一个横跺子脚踢在龙爷身上，龙爷一歪身躯，噗咚摔倒在地。龙爷本没多大能耐，要是使刀，还是他先动手，他会使那迎门三不过的三刀夹一腿，要是猛鸡夺素，还可以抢上风。要论拳脚，如何行的了。这一躺下，姚猛就急啦，就往前一蹿，伸手就抓赵保。赵保如何肯教他抓，双手往上一分，就使了一个分手跺子脚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就踢在姚猛身上，“崩”的一声，姚猛晃了两晃：“哎呀！好小子，你再来。”赵保当腰“当”又是一腿，又踢在身上。姚猛仍又晃了两晃，说：“小子再来。”赵保又是一腿。姚爷单臂用力，冲着贼磕膝盖，“叭”就是一掌，赵保哎哟一声，摔倒在地。金角彪奔将过来就与姚猛交手。三弯两转使了一个水平，用他头颅冲着姚爷一撞，姚爷往后一仰，单臂用力，就给了贾善一拳。这个贾善，怎么人称金角鹿，皆因他会使一个羊头，将身往上一撞，凭着身子，拿脑袋往上一撞，若要教他撞上，总得躺下。遇见姚猛，他这个苦头吃上了！姚爷虽不是铁布衫、金钟罩，天然皮糙肉厚，自来的神力，他如何撞得动。随即就给了他一拳，“崩”的一声，贾善栽了一个筋斗，躺在就地。姚爷赶上去要踢，贾善使了个鲤鱼打挺，纵起身来。旁边早有路凯说：“出家伙砍他。”那边赵保爬起，就把刀亮出来。龙滔也把刀亮出来，施展他那三刀夹一腿，把赵保砍了一个头晕。这边贾善也拉刀对着姚猛就砍，姚爷抽出那把腰圆大铁锤，刀到，将锤往上一迎，“当啷”一声，贾善

虎口震裂，撒手丢刀回头就跑。那边赵保倒不顾龙滔，过来对着姚爷后脊背，用刀就扎。姚爷一回身，用锤横的一撩，赵保那口刀也就拿不住了，“当啷”一声，坠落于地。幸好有路凯过来挡住姚猛。路凯来的时候，本没带着兵刃，一弯腰将贾善那口刀捡起，奔了姚爷，用刀就剁。姚爷拿锤一招，路凯的刀早就抽将回去，绝不叫他锤碰上。斗了两三个回合，只听那边“噗咚”一声，龙滔叫贾善一头撞了一个筋斗。姚爷一发征，这么个工夫，不料身背后叫铁腿鹤冲着他的腿腕子踢了一脚，姚猛腿一软，“噗咚”往下一跪，正在路凯面前。路凯用刀要剁，忽然他背后有个南边口音说：“混帐忘八羔子，难道你还敢杀人吗？”随着就是一刀。路凯躲过，见那人一色大红缎子衣襟，壮士打扮，也未问姓名，两个人就交手。

原来此人是圣手秀士冯渊，他同着艾虎、卢珍三个人一路前来，一半寻找智化，带找王爷的下落。走着找着，艾虎叫他两个人先走，说：“我要找一个人去，前途若等不上，京都再见。”因为艾虎与冯爷不甚知交，自己要上黄州府找他师傅去，故此单个行走。卢珍同着冯渊一路走，可巧走在草桥镇打尖，正要来酒饭，店家话说：“你们二位不瞧热闹去！”冯渊就问：“瞧什么热闹？”店家说：“这地方有一座天齐庙，十分热闹，二位逛逛这个庙再走。”二人吃完饭，直奔正西，到了天齐庙外，就见那边人众东西乱跑，喊说：“杀砍起来了。”冯渊赶到人丛中往里一挤，正遇着路凯举刀要杀姚猛，又见龙滔也教人捆上了。冯渊一急，拉刀大骂，剁将下去，与路凯两个人交起手来。姚猛也叫人捆上啦，贾善拿着龙滔的刀，赵保拿着自己的刀，三个人战冯渊一个人。冯渊随动着手，边骂骂咧咧，并不惧怕。

三人战了多时，不分胜败。忽然，打正南上又闯进一个人

来，说道：“你们因为何故杀得难解难分？”冯渊喊说：“大哥帮着拿他们，咱们的人全教他们绑上了。”卢珍一听，往那边一看，何曾不是，也把刀亮将出来。原来卢珍走进庙门，回头不见了冯渊，转身寻到这里。卢珍把刀亮将出来，闯将上去。卢珍那个本领，可就强多了，转眼之间，把大众杀得前仰后合。路凯一着急，打算要用莽牛阵，一拥齐上。将要一声吩咐，又见正南上一阵大乱，众人喊：“姑娘来了。”见那些人齐往两旁一闪，从外边进来了一位姑娘，瞧见他们大家动手，叫一声：“哥哥们躲开，让我拿这个狂徒。”冯渊见她有二十多岁，乌云用一块鹅黄绢帕扎住，玫瑰紫小袄，油绿汗巾扎腰，桃红的中衣，大红的弓鞋；蛾眉杏眼，鼻如悬胆，口似樱桃，生得虽然美貌，却带妖淫的气象。冯渊把刀一剝，姑娘并不还手，一闪身躲过，一抬腿正踢在冯渊的膀子上，冯渊撒手刀飞。姑娘往下一蹲，一个扫堂腿就把冯渊扫倒。吩咐把地捆起来，然后扑奔卢珍，与公子爷交手。两个人杀在当场，战在一处，要问胜负输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七回

## 天齐庙外大家动手 把势场内好汉遭擒

且说九尾仙狐路素贞，一见公子卢珍长得品貌端方，心中就有几分喜爱他。公子见冯渊也叫人拿住了，叫道：“反了！”把自己平生武艺施展出来。明明知道这个姑娘武艺超群，公子爷这口刀上下翻飞，闪砍劈刹，神出鬼没。这一路万胜花刀，砍得九尾仙狐没有还手的工夫。卢珍公子看了一个破绽，一抬腿，正踢在姑娘右腕之上。姑娘“哎哟”一声，一撒手，钢刀“当啷啷”坠于地上。九尾仙狐一反身跳出圈子，卢珍就见姑娘一回手，手中有一红赤赤的物件，冲着公子面前一抖，卢珍就觉着一晕，眼中一发黑，“噗咚”一声，人事不知，栽倒在地。姑娘说：“哥哥，快将他捆上，抬回家里去，可别杀他。”路凯答应一声，叫带来的那些人，将他们四个抬回家去。瞧热闹的众人，一哄而散。

单说路素贞拾起刀来，先就回家去了。路凯押解大众，赵保、贾善拿着大众家伙，直奔路凯家中而来，把这几个人押在书房门口，他们大家进了书房。贾善说：“我瞧这几个人，也不象咱们本地人，又有一个南方蛮子，不是绿林，定是鹰爪，问问他们的来历。”路凯说：“不错。”刚要带这几个人细问，家人进来报：“崔大爷到。”路凯说：“请。”到来之人姓崔

名龙，外号人称镇铁塔。就是前套小五义上，绮春园掌柜的。叫艾虎追跑啦，后来又孤树岗。开兴隆馆的是他兄弟叫崔豹。后又遇见老西，由梁道兴庙中，受了徐良的暗器，哥俩失败，崔龙投奔襄阳王去了。王爷事败，遇见黄面狼朱英，把王爷的事情告诉他，叫他各处约人，仍帮着王爷谋反。故此他奔此处来约路凯，投王爷共成大事。路凯三人迎出书房之外。路凯与崔龙见礼，又与贾善、赵保一见，提起来全都慕名。当时崔龙瞧了捆着的几个人一眼，也不能细看是谁。冯渊见崔龙，暗暗欢喜，说：“这就不怕。”

此时卢珍已缓过气来了，“哎哟”一声，喊叫：“好丫头！”睁开眼一看，这几个人全是四马倒攒蹄在那里捆着呢。冯渊低声说道：“趁着家人都不在这里，我告诉你们一句话，回来就说我们都是王爷府的，我回来与他调侃，他要问你们时节，你就提叫卢真，你叫龙猛，你叫姚滔，你们两人，是后入的王府。珍兄弟，你是我带的绿林投王爷。记住了，咱们可有了命了。”大家点头，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主意。事到如今，由着他办去罢。就听人家里头屋内说话，问了会子好，问他来意。这个说：“路老大哥，我来找你来了。”路凯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崔龙说：“路大哥，我说这个话，可犯禁哪，你把手下从人唤退了罢。”路凯说：“我这手下没有外人，有什么话只管说。”崔龙说：“我进来时，看见那边捆着几个人，是什么缘故？”路凯将要回答，就听外头说：“崔大哥，似乎我们这个朋友就不认得了，眼眶子太高了哇。”崔龙说：“这是谁说话呢？”路凯说：“大半准是认得大哥，快出去瞧瞧。”崔龙出来一看，冯渊说：“崔大哥，你还认得小弟呀！”崔龙说：“冯爷呀！路大哥，怎么把他捆上了？不是外人，这是王爷府内集贤堂的朋友，怎么得罪了哥哥，把他们都捆上了？”路凯就把前项事

说了一遍。崔龙说：“有什么大不了事。”路凯说：“没有。”崔龙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都是自己人，看在小弟面上，把他们放开罢。”路凯一声吩咐，把他们四个人解开，大家起来。冯渊先过来，与崔龙见礼问好说：“崔大哥，这本家，大概也是合字线上的朋友。”崔龙说：“是呀！”路凯一听，就知他们也是绿林的人，全会说行话。崔龙与路凯引见冯渊说：“这是圣手秀士冯渊，这是活阎王路凯。”又叫冯爷把那些朋友给见见。冯爷就把那三位也与路凯见了，又与崔龙见了。路凯又叫贾善与大众见了一回，方才让座，家人献茶。

崔龙问冯渊，可知王爷的事情？冯渊说：“我们同王爷的王官等，与北侠、南侠大众交手，不料事败，王爷一走，我们全找不着了。我们正是四下里找寻王爷，如今不知下落。方才走在这里，在庙上与路大哥闹起来了。多亏崔大哥到，不然，我们也不敢说自己的真事。你老人家来，是我等的万幸。”崔龙说：“你们不知王爷下落，我知道。皆因我走德安府，遇见朱英言讲：王爷一看事败，带着世子殿下连雷英等，由影堂柜子底下，下了地道。这地道直通到城外头四里多地的杏花店，那里有王爷一座花园子，打花园里头出来，那有车辆马匹，起身奔了宁夏国。宁夏国国主见着王爷，让国与王爷，王爷不受。那国国主，念当初赵光美老王爷时候，杀到宁夏国城门，人家情愿写降书降表。依着别位带兵大臣，就要攻破城池，杀他们个干干净净。老王爷不准，留下了他们宗庙社稷，准其结降之恩。襄阳王爷在襄阳练兵，他就有书信前来，有日兴师，给他一信，愿效犬马之劳，以作前站先锋。如今王爷到他国中，他情愿让位，王爷不受，愿帮助人马，以雪前仇。雷英与朱英商议，聘请天下山林的朋友、海岛中英雄，谁愿帮助王爷，情愿平分疆土，裂土分茅。如今，请的是南阳府伏地君王东方亮，

陕西朝天岭金毛狮子王纪先，翠麒麟王纪祖，金弓小二郎王玉，姚家寨黑面判官姚文，花面判官姚武，周家巷火判官周龙，桃花沟病判官周瑞，土龙坡飞毛腿高解，金凤岛金箱头陀邓飞熊，太岁坊伏地太岁东方明，紫面天王东方清，这是几大处的人。还有许多水旱上的，我已记不清楚。我先到路大哥这里来，请大哥先到南阳府东方亮那里聚会。他们定下了五月十五在白沙滩摆擂台，选拔人才，候着王爷兴兵的日子。冯兄你不知晓？这就是已往从前。”

冯渊等听了，暗暗的欢喜，想不到涉一大险，倒得着王爷的下落了。冯爷说：“好好好！我们这就有奔头了。”路凯吩咐一声“备酒”。冯爷要告辞。路凯拉住说：“冯兄不可借着崔兄这个光儿，咱们得多亲近亲近。冯兄若要嫌弃，兄弟就不敢高攀了。”冯渊说：“哪里话来，辅佐王爷登基之后，你我还是一殿称臣呢！”路凯说：“不必推辞了。”冯渊说：“我要不走，可得叫我这两哥哥先走。我们还有几个朋友，找王爷不知下落，早早给他们送上一信，也好叫他们放心哪。”崔龙说：“既然要走，在这里吃几杯酒再走，也还不迟。”龙滔、姚猛说：“我们不饿，早早走罢。”冯渊说：“你们见着他们，叫他们上这里来，也不是外人。”两个人答言：“就是了。”姚猛说：“我们那个兵器，还给我们不给？”路凯说：“焉有不给之理？”教家人把他们的兵器给他们。冯渊说：“把我和珍大兄弟的兵器，也都给我们罢。”路凯点头，就叫家人一并拿来，交与冯渊、卢珍，两个人俱带上。龙滔、姚猛俱已告辞，大家要送，冯渊拦住，说：“连我还不送哪。”

两个人径往外走，冯渊追上来，边走边说：“二位哥哥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要是见了神火将军韩奇，一枝花苗兄弟……”随便说着可就走了出来，谁也不疑他这里头有别的意思，因为

他提的都是王府之人。说着可就到了龙滔身旁，低声说：“见本地官，三更天派差人来接应咱们。”说完往回里就走。

大家让座。顷刻间罗列杯盘，路凯亲身执壶把盏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大家慢慢地谈论起来。冯渊问：“贾、赵二位兄台，大概准是合字罢？”二人一齐答言：“全是线上的。”冯渊问：“作哪路买卖？”二人说：“现打井字里来。”冯渊问：“井字必是大油水买卖？”也是活该，鬼使神差两个贼人就把恒兴当铺的事情，细说了一遍。冯渊一想，这才是真巧机会哪。虽然受一大险，头一件大快人心的事，得着王爷的下落。二件事，破了京都七条人命的案子。自己向着卢珍使了一个眼色，用酒苦苦的一劝路凯、崔龙、贾善、赵保，打算着用酒将他们灌醉，等官兵一到，大家会在一处，并力捉拿贼人。这一段热闹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八回

## 素贞有心怜公子 卢珍无意要姑娘

且说冯渊打发龙滔、姚猛知会本地方官去了，然后回来归坐。酒都摆齐，饮过三巡之后，又套出贾善的命案，与卢珍使一眼色，苦苦劝他们大众吃酒。冯爷很觉着欢喜，心想也不枉自己弃暗投明，给北侠叩了头，跟随大人当差，这趟差我算立了二件功劳了。得了王爷下落，破了恒兴当铺的命案，这一来连我师傅脸上都有光彩。

正在自己盘算事情，外面有人请路大爷说话。路凯辞席出来，不大时候，进去把崔龙请进里间屋内说话。到了里间屋中，靠个月牙桌，有两张椅子，让崔龙坐下，说：“烦劳大哥一件事情，有个姓卢的在庙上，是我妹子将他拿住。方才是后面的婆子过来，一句话倒把我提醒了。我妹子如今二十多岁了，终身大事尚且未定。我看这个姓卢的，品貌端方，骨格不凡，日后必成大器。我请兄台作个月下冰人，若是他没走下姻亲，才是天假其便。”崔龙连连点头：“只要是他没定姻亲，我管保一说就成。”说毕，两个人过来归座。崔龙说：“冯贤弟，大兄弟定下亲事没有？”冯渊往上一翻眼，冲着卢珍说：“兄弟你走下姻亲没有？”卢珍说：“我早已定下亲，都过门啦。”卢爷这一句话不要紧，路凯大失所望。冯渊他倒憋着脸，搭讪

着说道：“我兄弟成了家了，我倒没定下姻亲，崔大哥问得有因哪，莫不成有什么大喜的事情？可不是我不害羞哇，圣人云：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我倒托托众住，要是有什么对事的，给我提说提说。”说毕哈哈大笑。崔龙回头对路凯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路凯一皱眉，暗暗摇头。冯渊紧跟着说：“二位，你们这是打哑谜，有甚话怎么不明说。”崔龙无奈，就把话实说了。冯渊又说：“唔呀！那我也不敢说了，我是甚等之人，怎么敢高攀？”这句话一说，闹得路凯倒没主意。崔龙又说：“据我看冯大爷不错。”冯爷又跟说：“不可不可，我是什么人物哪！联姻之事总得门当户对，女貌郎才，方可成配。鸾凤岂配鸱鸢，蓬蒿岂配芝草。大哥往下再说，小弟竟无驻足之地了。”这一套话，叫崔龙、路凯更有些搁不住了。崔龙又说：“路大哥，要据我说，妹子年岁大了，咱们不久得跟着王爷打天下去，妹子一人在家也不便，随营带着更不便了，不如把妹子终身定妥，你完去了一件大事。”路凯被崔龙这套话，说的心中有些愿意。路凯说：“也罢，就是这样办罢！”崔龙说：“这是月下老人赤绳系足。我的媒人。谁的保人？烦劳贾、赵二位作保人罢。”赵保摇头说：“我向来不管这个事情，众位可别恼。”崔龙一求不行，只可又问贾善说：“贾大哥可愿作个保人？若要不肯时节，媒人、保人都是我的。”贾善说：“保人就是我的就是了。”崔龙说：“路大哥，媒人、保人都有了。”路凯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崔龙说：“冯爷，你再也不可客套了。快取定礼呀！”冯爷随身带着一个玉佩，拿将出来，交与崔龙。崔龙双手奉献与路凯。崔龙说：“礼不可废，冯爷这里来，你们叙一回亲戚之礼。”二人离席，复又见一回亲戚之礼。崔龙说：“你们这是妹丈郎舅子。”路凯才冤，这一回作了个舅爷。见礼后，复又归席。崔龙众人给两下里道了一回喜。

崔龙对着冯爷说：“大事已妥，你是怎么谢媒人？”冯渊说：“现成有我舅爷的酒，我与哥哥敬上三杯。”说毕，大家同场大笑。冯渊又说：“还有一件为难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在此久待，明天我们就要找王爷去了。还要跟着王爷择日兴师，随着王驾征伐大宋。三年五载也不定，何日方能迎娶，也要问明哥哥一个日限才好。行营之中，可不许娶亲。”崔龙说：“这话可也说的有理。”望着路凯说：“哥哥你想怎么样？”路凯一皱眉说：“只可教我们亲戚多住个把月，择日拜堂就是了。”冯渊说：“不行，我一知道王爷下落，恨不能肋生双翅，见着王爷方好。再说，王爷一时离不开我的。”路凯说：“论我们敝族，原有我两个叔叔，如今又搬远了，没有亲戚，不然，找人查点一个好日子，就把这事办了，也完了一件大事。再说，我们也要上南阳府。”冯渊说：“何用找人，我就会择日合婚。”崔龙说：“这可更省事了。”随叫他们把黄历取来。冯爷接过程书查看，可巧今日就是黄道吉日。冯渊说：“今天就是很好日子，要错过今天，向后半个月都没好日子。”崔龙与路凯说：“早也是办，晚也是办，就趁着今天这个吉日，让他们拜了堂，不怕我们跟着王爷打仗，行营之中，也可把妹子带上。她那一身功夫，亦可以建功立业，岂不作女中之魁首。若要不拜堂，那可就不行，有许多不便之处。”路凯本是个没主意的人，这么一说，自己倒透着有些为难，只得说：“使得，就这样办理罢。”崔龙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就与后头送信去罢。”路凯点头叫与后头送信，叫婆子服侍姑娘穿戴衣服，二鼓后拜堂，合卺交杯。嘱咐明白，复又回来，叫众家下人预备香烛及天地桌子。自己拿出一套鲜明的服色与冯渊。书不重叙。

卢珍在外书房安歇，此时贾善、赵保告便出去，找僻静所在，二人说话去了。崔龙帮了路凯忙乱事情。卢珍看左右无人，

与冯渊说：“你怎么作出这个事情来了？”冯渊笑说道：“你还不明白，先前那个丫头拿着个东西一晃，你就躺下了，我使这个主意，好诓她那个东西，若非这个招儿，拿不成她，准教她拿了。”卢珍一听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冯爷又说：“你要听着后头有声音，你可就接应我去，我的本领有限，可别教我受了他们的苦哇。”正说话之间，家人进来说道：“请姑老爷沐浴更衣。”冯爷跟着家人进了沐浴房，沐浴完了，换上新衣服出来。有路凯、崔龙同看他到天地桌前，就见丫鬟打着宫灯，后面婆子扶着姑娘，盖着盖头来到，同冯渊拜了天地，然后一同进了喜房，喜房就是素贞姑娘屋子。撩去盖头，合卺交杯。冯渊也好借此因，不出屋子。婆子退出。路素贞在灯下一看冯渊，吃了一大惊，当时低垂粉面，暗暗自叹，又不好说明。怎么哥哥这样误事，是自己有意许配武生相公，怎么哥哥把我许了这个蛮子，本领又不好，品貌又不强，岁数又大。怎么这般糊涂，就把我终身许了这厮！这一拜堂，大事已定，纵然我心中不愿意。也不能更改了。只可找他讲话，抓他一个错处，结果他性命。他要一死，我要再找终身依靠，可就由我自己主张了。要问姑娘怎么拿冯渊错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十九回

## 夫妇非是真夫妇 姻缘也算假姻缘

且说夫妇拜堂之后，男女俱没安着好心。皆因路素贞见了冯渊很不高兴，她心想抓一个错处，得便把他杀了。冯渊看姑娘那个样儿，明知姑娘不喜欢自己，反笑脸相陪过去，一躬身到地，说：“小姐，鄙人姓冯，我叫冯渊，我是久侍王爷当差的，不料与王爷失散，若非王爷上宁夏国，我也不能到此，你我总是姻缘。今天白昼，看见小姐武艺超群，可算是女中魁首，你我成就百年之好，我还要在姑娘跟前领教，习学习学武艺，不知姑娘可肯教导于我否？”姑娘一听冯渊说话卑微，心中又有几分回转，暗道：这个人，虽不如那个相公，性情却柔和，自己又觉心中不安，此时就有些回嗔作喜，说道：“相公请坐，何必这等太谦。”冯渊说：“我非是太谦，因见姑娘这身本领，慢说妇女队中，就是普天下之男子，也怕找不到一二人来，鄙人不敢说受过名人指教，马上步下，高来低去的，十八般兵器，我也略知一二。搁着王爷府的那些人，谁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现在遇见姑娘半合未走，撒手扔刀，我糊里糊涂就躺下了。”姑娘听到此处，“噗哧”一笑，说：“要是动手一糊涂，焉有不躺下之理。”冯渊说：“还有一件事要请姑娘指教。你与我那朋友交手，是什么暗器，我连看也没有看见，他就躺下了，人

事不知。使暗器的，我也见多了，总没见过这宗暗器。”

冯渊苦苦地一奉承，姑娘要杀冯渊的意思，一点都没有了。再说冯渊品貌不一定是丑陋，无非不如卢珍。姑娘听问暗器，也就和颜悦色站起来，说：“郎君要问我那暗器，不是奴家说句狂话，普天下人也没有。那是我师傅给的。”冯渊说：“你师傅是谁？”姑娘说：“我师傅不是男子，是我干娘。我干父姓范，叫范天保，外号人称闪电手。苟非你，我也不告诉。我干娘是我干爷侧室，把本事教会我，又教我得暗器，她是专会打流星。她有个妹子，叫喜凤，我这本事，也有她教的。她替我求告我师傅，把我师祖与我师傅护身的那宗宝物给我。先前我师傅不肯给，我又苦苦哀求，方才把这宗东西给了我。”冯渊问：“是什么东西？”姑娘说：“五色迷魂帕。就是一块手巾帕，拿毒药把手帕煨上，有一个兜囊，里面装着手帕，手帕上钉着一个金钩，共是五样颜色，不然怎么叫五色迷魂帕。这个钩儿在外头露着，我要用它时节，拿手指头挂住钩儿，往外一抖，来人就得躺下了。可有一件不便，要使这物件的时候，先得拿脸找风，必须抢上风头方可，若不抢上风头，自己闻着，也得躺下。”冯渊一听，连连赞美不绝，说：“姑娘，你把这东西拿出来，我瞻仰瞻仰，这可称是无价之宝。”姑娘此时想着与他是夫妻，与他看看有何妨碍。过去把箱子打开，一手将帕囊拿出来，说：“郎君，可别闻那个气味。”冯渊见物一抢，姑娘往回一缩身子，往后一抽手。冯渊方才醒悟，接得太急。赶着赔笑说：“你我这就是夫妻啦，至近莫若夫妻，有什么诈？”姑娘说：“别管，你等着过月期后，你再看罢。”说了奔箱子那边去，早把这宗物件扔在箱子里，拿了一把锁，“咯噔”一声，就把箱子锁上，用手一推冯渊说：“我偏不叫你瞧。”冯渊一闪，说：“不叫我看，我就不看了。”外头婆子说：“天

快三鼓，姑老爷该歇觉罢。”冯渊说：“天不早了，该困觉了。”姑娘点头，自己解妆，簪环首饰全都除去，拿了块绢帕把乌云拢住，脱了长大衣服，解了裙子，灯光之下一看，更为透出百种的风流。要换了浪荡公子，满怀有意杀姑娘，到了这个光景上，也就不肯杀害于她。焉知冯渊心比铁还坚实。姑娘让冯渊先睡，冯渊让姑娘先入帐子。姑娘上床，身子往里一歪，冯爷这里“噗噗噗”，把灯俱都吹灭。姑娘说：“怎么你把灯都吹了？我听说，今天不该吹灯。”冯爷说：“吹了好，这叫阴阳不忌。”说着话奔到床前，伸手拿住剑匣，就把宝剑摘下来，往外一抽。姑娘是个大行家，一听这个声音不对，问道：“你这是作什么哪？”冯渊并未答言，用宝剑对着姑娘那里，一剑扎将进去。姑娘横着一滚，这剑就扎空了，然后姑娘一伸腿，金莲就踹在冯爷肩头之上，踹的冯爷身子一歪。姑娘趁着这时，跳下床来，先就奔壁上摘剑。冯渊又是一剑，姑娘闪身躲过，摘剑往外一抽，口中说：“了不得了，有了刺客了，快给大爷送信去罢。”冯渊见姑娘亮出剑来，明知不是她的对手，一启帘子，跳在外间屋中去了。迎面有一个婆子喊道：“姑老爷，这是怎么了？”这个“了”字未曾出口，早被冯渊一剑砍死。姑娘也打里头屋内出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好野蛮汉子，你是哪里来的，把姑娘冤苦了。”冯渊蹿出屋门到院中，忽见打那边蹿过一个人来，口中骂道：“好小辈，我就看出你们没好心，果然不出吾之所料。贾大哥，我们把他拿住。”冯渊一看，原来就是贾善、赵保。原来赵保把贾善拉到外面商量，要刺杀冯渊，把姑娘配他。两个贼人商量好，就这么来到姑娘这院内，正遇冯渊杀婆子。两个贼人一听诧异，往东西两下一分，忽见冯渊打屋内蹿将出来，赵保赶将上去，骂声小辈，摆刀就剁。贾善也就赶将上来，用刀就扎。冯渊本领有限，手中使着又是一口宝剑，寻常使刀尚

可，如今使宝剑又差点事情。拿贾善、赵保倒没放在眼中，怕的是姑娘出来。幸而好姑娘这半天没出来。是什么缘故？姑娘听外头有贾善、赵保的声音，料定二人把冯渊围住，在院子内动手哪，高声喊道：“哥哥，可别把刺客贼人放走。”立即拿钥匙开了锁，打开箱子，取五色迷魂帕，因这么耽误些功夫，总是冯渊命不该绝。冯渊无心与两个贼人动手，蹿出圈外，撒腿一直往前边跑来，打从上房后坡蹿上房去，跃脊蹿到前坡，奔西厢房。刚到外书房院子，就听喊声大作，见从书房里头，头一个是路凯，第二是崔龙，第三个是卢珍拿着刀，紧迫两个人出来。冯渊叫了一声：“卢大哥，随我来。”仍是蹿房越脊，出了大门之外，一直向南，前边黑雾雾一座树林，冯爷穿进树林，走了十数步远，不料地下趴着个人，那人一抬腿，冯爷“噗咚”就倒在地，那人摆刀就刹。要问冯渊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再表。

## 第一百四十四回

### 冯渊巧遇小义士 班头求见杨文秉

且说冯渊成亲，入了洞房。此时书房内，又预备一桌酒席，卢珍在当中坐，上首是崔龙，下首是路凯，喝着酒说闲话。盘问卢公子的家乡住址。这卢珍已就听见后面有了动静了。卢珍说：“你公子爷，姓卢单名珍字。陷空岛卢家庄的人氏。”路凯问：“钻天鼠卢方，是你什么人？”公子爷说：“那就是我的天伦。”伦字一出口，卢珍把桌子冲着路凯一翻，路凯往旁边一闪，“哗唧”的一声，把碗盏家伙摔成粉碎。路凯一个箭步，早就蹿出房门去了，崔龙也跟出去。卢爷拿刀退出来。那两个人还得寻着刀去。后院的人正赶奔出来，路凯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贾善、赵保说：“了不得了！这个冯渊，刺妹子来着。”路凯说：“对了。中了他们的计了。”叫家人点灯笼火把抄家伙，拿兵器，家下一阵大乱，“呛啾啾”锣声大震，灯球火把照如白日一般，大家喊叫拿贼。姑娘随即也赶到，说：“哥哥，你做的这都是什么事情？”路凯说：“追人要紧。”大家追出门外，前头是冯渊，后头是卢珍，尽后面是众贼紧紧追赶。

冯渊入树林内，摔了一个筋斗，明知是死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却是艾虎。皆因艾虎要上黄州府找师傅去，不料半路之上，遇见了张龙、赵虎、白五太太，说了他师傅跟下刺客上京都，保

护包相爷去了。艾虎方才知晓，自己也就不用上黄州府，辞别了张、赵二位，奔了上京的大路。可巧走在半路，遇见人便打听，钦差大人过去了没有？人家说：“早过去好几天了。”艾小爷一急，怕误了赶不上见驾。如何能得个一官半职的哩，自管连夜一起，恨不得一时飞到京内才好。晚间二鼓，正走在树林外，见有人由北往南跑，小爷先就进了树林。可巧冯爷过来。艾虎不知是冯爷，先趴在地下，容他到时一踢，冯爷被踢倒在地。艾虎刚举刀要刹，亏了细细的一看，不然冯爷命不在了。艾虎看见冯渊，叫了一声：“大哥呀！”冯爷说：“是哪位？”艾虎说：“小弟艾虎。”冯爷说：“你可真吓死我了，我没有工夫细说，我们拿贼。”正说之间，卢珍赶到。冯爷说：“卢大哥，艾兄弟来了，你我三个人行了，与他们动手。”卢珍问：“姑娘的那个东西，可曾到手？”冯渊说：“要是到手，我就不跑了。”艾虎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冯爷说：“来了，我仍抢上风头，那丫头没法子。她那东西，叫五色迷魂帕，非得顺风面使，逆风使，她自己就躺下了。”艾虎一听，说：“好厉害。”迎面上，路凯、崔龙、贾善、赵保，后跟路素贞，许多家人，执定灯球火把，各拿长枪短剑木棍锁子棍等，一拥进了树林，往上一围，大家乱杀一阵。冯渊喊：“我们奔西北。可别奔东南，丫头纵有那东西，可也使不上，混帐忘八羔子。”姑娘一听，真气得双眉直立，杏眼圆睁，不恨别的，尽恨冯渊。自己纵带着五色迷魂帕，也使不上。他们三个人抢上风头，自己要是一用，本人先得躺下。只可凭本事，与他们交手。正在动手之间，正北上又是一阵大乱，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也有在马上的，也有在马下的，人喊马嘶，看着临近。此时众人动手，可就出了树林之外。皆因艾虎三个人总抢上风头，抢来抢去，就退出了树林。艾虎一看黑压压又来一片，马上的，步下的，

各执军器，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耀得大亮。忽然间，有二个人闯到，头一个是大汉龙滔，第二个是铁锤大将军姚猛。紧跟着开封府班头韩节、杜顺。又见前面一对气死风灯笼，上写着草桥镇总镇。原来龙滔、姚猛二人出离路凯门首，一路闻信，有人指点找到总镇衙门，刚到衙署之外，远远有人招呼说：“龙大爷慢走。”龙滔一看，来了数十个人，单有两个抱拳施礼说：“龙大爷不认识我们，方才多有受惊。”龙滔一看，并不认识这几个人，问道：“二位怎么认识小可？二位贵姓？”那人低声说：“我叫韩节，那是我兄弟，他叫杜顺。我们奉开封府包相爷谕，探访差使，在天齐庙把势场，见你们几位都叫路家拿住了。我认得你老人家，阁下不是上开封府找过韩二老爷，后来你卖艺，我们冯老爷送你银子，我故此认得你老，大概你不认识我们。我们怕你几位凶多吉少，我们上总镇大人这里投文，借兵破案捉贼，救你们众人。不想二位到此。你们是怎么出来的？”龙爷就把冯爷认识崔龙的话，学说了一遍。韩节说：“这可是巧机会，我们一同去见总镇大人杨文秉罢。”说完，四人一同见大人投文，各说自己之事。大人不敢怠慢，立刻点马步军，将到三更，大家起身，直奔路家而来。

走在半路，有探事的兵丁报说：“前面有路家男女连家人等，与三位在树林外动手哪。”龙滔、姚猛一听此信，大喊一声，杀将进去。总镇杨文秉立刻传令，叫马队在外围住，不准走脱了一人。自己跨下马，提着一条长枪，带着兵丁，见人就拿，逢人就捆。开封府的韩节、杜顺，带着伙计们，拿着单刀铁尺，跟着龙滔、姚猛杀进来了。冯渊、艾虎、卢珍三个人一看，是自己人到来了，精神倍长。龙滔等刚一进来，就撞见姑娘。冯渊喊：“我们的人在西北与她动手，可别往东南，须要向着东南。”高声一喊，果然大家都听见了。浑人就数姚猛，

手中鸭圆大铁锤，叮当乱碰。大众家伙碰上就飞，撞着就得撒手。路凯这些家人见官兵一到，马步队一围，人人害怕，个个胆惊，无心在此动手，要打算逃命，又撞着姚猛这般厉害，谁敢向前？要跑又跑不出圈去，满让跑出圈外，也被马队拿住。马上就是长家伙一抖，长枪就挑，一个逃不着。路凯家人拚命一跑，马上人拿马一冲，就冲一个筋斗，马兵下来就捆。

总镇大人是后进去的，枪一提，碰着路家家人时节，不是枪扎，就是杆打。冯渊喊：“我们在西北，都是自己人，你可别往东南，你上西北来罢。”杨文秉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他心想着：我们都在西北，贼人全在东南，东南上没人挡着，怕他们打东南上跑了，自己到东南上挡他们，自料凭着手中这条枪，足可以挡住这些人。他焉知晓九尾仙狐路素贞那个厉害？姑娘动了半天手，未能伤着一个人，五色帕又施展不出来，全叫这个假丈夫给喊嚷的。可见着杨总镇在东南上，路素贞一回手，就从帕囊里把那一块大红手帕提将出来，冲着杨总镇唰唰一抖，杨总镇就觉着眼前一黑，“哎哟”一声，摔倒在地。金角鹿贾善回头一看，只见杨总镇摔倒在地，一翻身蹿将回来，摆刀就剁。姚猛也看见了，一着急就把手中铁锤子往外一发，就听“嘣”的一声，着在贾善肩头之上，“哎哟”一声，贾善就摔倒在地。众兵丁唿喇往上一裹，将贾善绑将起来，把总镇搀起来，拚着死命，往外一闯。冯渊喊：“往西北！”路素贞又不能抖那绢帕，只可赶上去，要系那些兵丁，早被艾虎截住。艾虎与路素贞交手，可算称得起棋逢对手，杀个难解难分。此时路凯的家人，虽不曾全被差人拿住，所剩数十个人，也就往外乱闯，逃命去了。路凯、崔龙一瞧，仅剩他们这几个人，心中就有些害怕。头一个是崔龙，只不敢动手，冲着龙爷虚砍一刀，往南就跑。自己越想越害怕，别说不能得胜，满让赢了冯渊他

们，路凯也不答应。他是个媒人，闯出这样大祸来，自己抹脖都对不起路家，只可逃遁他方便了。当下砍倒两名兵丁，那马上的未追上，让他逃生去了。单提路凯，借着人家灯光一看，连他妹子只剩了三个人，暗暗着急，只得约会妹子逃命。焉知姑娘想出一个主意来了，从怀中掏出纸来，把自己鼻子堵了个结实，把迷魂帕冲着大众一抖，不管上风下风，众人全得躺下。姑娘想罢就把绢帕一抖，不知大众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一回

### 贼女空有手帕难取胜 侠客全凭宝剑可擒人

且说路素贞无奈，想出一个急办法来，把自己鼻子堵上，往他们这边一栖身子，右手把刀遮挡大众的兵器，左手一抖五色迷魂帕，什么上风下风，闻着就全得躺下。正然要抖，西南上一阵大乱，“噌噌噌”蹿进好几个人来。头一个是御猫展熊飞，第二个大义士卢方，第三个徐庆，还有铁臂脯沙老员外、孟凯、焦赤、云中鹤魏真，这些人一露面，艾虎、卢珍、圣手秀士，三个人精神倍长。这么巧，这几个人从何而至？是因大人接着圣旨，入都复命。大人未曾起身，这是大人的前站，不仅是他们这几位，还有文官主簿先生公孙策，带着许多从人，都是乘跨坐骑。一路之上，各州县通知明白，叫他们预备公馆。可巧这天又是徐庆的主意，将到四鼓，他就叫外头备马，众人无奈，只得同着他起身。走在路上一看，方知起早啦，也就无奈。正走着，瞧见这边灯球火把，赶奔前来，教从人一打听，方知道是这么件事情。几位下马，叫从人与公孙先生在那边等着。这几位爷各执兵刃杀奔前来。头一个是展南侠，众位跟随，往前一冲。展爷一进来，就见了艾虎等人。冯渊就喊说：“众位大人到了。几个贼是要紧案犯，千万可别把他们放走了。”展南侠方才知道有要紧的案子。路素贞听见他们口称大人，心

想：只要把这迷魂帕一晃，管叫你一个个噗咚噗咚乱倒。忽又听冯渊那里嚷：“这丫头抖迷魂手帕哪，大家捏着鼻子与他们动手罢。”这一句话，就把大众提醒了，那些兵丁一齐喊道：“捏鼻子呀！捏鼻子！”这一下，把路素贞吓了一个胆裂魂飞，全仗着这手帕赢他们，不料叫他们这个主意败了机关，怎么好？那边路凯就说：“我们走罢。”这句话未说完，自己那口刀早就教云中鹤魏真削为两段。回头就走；将一走，又被飞鏊大将军铁锤将一鏊子钉在腿上，“噗咚”摔倒在地，兵丁过来，将他家住。路素贞一瞧事情坏了，撒腿就跑，总还是她的腿快。倒跑出去了。铁腿鹤赵保见素贞一跑，他就跟着逃命去了，下书再表。

大众一看，跑的跑了，拿住的拿住了，大众会在一处，艾虎等过来见礼，然后问各人的来历。龙滔、姚猛说他们丢东西卖艺。冯渊说他们进庙，怎么遇见姑娘，被捉后，又遇见崔龙，说姑娘入洞房，诓手帕，怎么得着王爷下落，如此如彼。展爷大喜，说：“只要得着王爷的下落，就好办了。”又向艾虎。艾虎将怎么遇见张三叔、赵四叔与白五婶娘，自己不上黄州府找师傅，直到京都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问韩节、杜顺两个班头说京都恒兴当铺怎么出了无头案，奉相谕上草桥镇投姓路的。到天齐庙一打听，是范家儿子姓路，谅是路家孩子，贪着天下都地方范宗华的家业。范宗华一死，家业都归路家了。这路凯任意胡为，仍认祖归宗。他认的无颜朋友，家内准窝着作案之贼，我们上庙探他去，可巧遇着龙大爷被捉，我们情知势孤，这才找杨总镇借兵。话犹未了，冯渊接言说道：“京都这案，你们准知道是谁作的？”回答不知。冯渊说：“就是同着路素贞跑的赵保。”如此如彼，学说了一遍。展爷说：“方才那位总镇大人，不是躺倒了吗？”众位回道：“此才慢慢苏醒啦。”

众兵丁过来报：兵丁内死了四个，有六个带伤的。拿着他们活的是四十二个，带重伤的十几个。展爷说：“活的带伤的全解住衙门，连这两个贼头，一并交衙门，我们带着上京。死去的，叫地方派人掘坑掩埋。”吩咐已毕，见了总镇大人，就把他发放之事，说了一遍。杨总镇连连点头。展爷又说：“大人索性带兵把路家一抄，所有东西物件，尽行抄出，上账簿封门，若要有人，还将他们拿住。”说毕，总镇大人带兵前往。单有兵丁头目，带着展老爷上总镇衙门。天已大亮，总镇方回，将抄的东西物件帐目，与展爷一看，带往开封府。路家里面，连丫鬟全然都跑了。展爷说：“那也不必细追。”叫总镇预备一辆大车，就把路凯、贾善锁在车上。叫开封府的班头，同龙滔、姚猛、艾虎等一起走，冯渊、卢珍二人，到店里取包袱，给饭钱，也就押解着车辆人都。

路上无话。直到开封府，艾虎等见着师傅，冯渊等都与智化问好。班头韩节、杜顺进里面见相爷，把拿住路凯、贾善的话回禀了一遍。艾虎等到晌午时节，展南侠、卢珍、徐庆、魏真、沙龙、孟凯、焦赤，至开封府下马，小爷等过去行礼。智爷把邢家弟兄带过来，说了他们的来历。忽见包兴进来，与众人行礼。随着说道：“相爷在书房等候，请你们众位老爷相见。”众人到里面见包公，无非问了些襄阳的事，又问了些天齐庙的事，又说些开封闹刺客的事，叫众位外厢伺候，包公就将升堂，当差的众人，堂口伺候。

包公升堂，两旁边校尉站班。包公吩咐：“将路凯带上来。”问他不法的情形，他尽把这事推在崔龙、贾善、赵保的身上。随同又把贾善带至堂回，包公问他恒兴当铺杀人事情，他全说了：提说当镯子，要当五十两，两个人一恨，第四天晚间，赵保杀死两个更夫、五个掌柜的，拿了他们百余两首饰，尽是赵

保所为，小的与他巡风。相爷也没用刑具拷打，就把他们钉镣收监，等拿住崔龙、赵保，再定罪名。发放已毕，赏赐班头，批文书，案后访拿崔龙、赵保。又于草桥镇行文：路凯房子入官查收。所有东西，该地方官入库。天齐庙另招住持方丈，周围香火地不属路家所管，归庙中作香火之资。所有拿获路凯家人，一概责放。诸事已毕，包公退堂。

单提颜春敏先接着圣旨，一概事情按旨意办理。金知府署理外番，所有王府拿住的贼人，神手大圣邓车，钻云雁申虎，一个是行刺，一个是盗印，把两个贼就地正法，人头号令。所有拿住的兵了，大人俱释放。此时有路彬、鲁英由晨起望来，入上院衙，求见大人。有人将他们带进来，见大人行礼，跪在大人面前请罪。二人一齐说道：“奉蒋四老爷谕，在我们家中看守着彭起。彭起头上按着个迷魂药饼，早晚把他两羹匙米汤，灌来灌去，日限甚多，他吞吃不下，一摸这人，浑身冰冷，四肢直挺。大着胆子，把迷魂药饼取下来，彭起那老儿气绝身死，请大人示下。”大人说：“可惜呀！便宜他就是了。你们两个人跟随本院人都，听旨意封官。”两个人叩头，大人派差人上晨起望，把彭起尸首提出来，扔弃山涧，叫鹰餐鸟啄。差官领命前往。路彬、鲁英就把那迷魂药讲给了蒋爷。

此时，又有差人进来回禀：五太太奉臣迎接古瓷坛，不日来到。大人吩咐首县，在上院衙外高搭祭棚，设上古瓷坛，请高僧高道超度五老爷亡魂。大人率领文武官员、众侠义等，亲身上祭。五太太带领公子白云瑞，至祭棚参拜古瓷坛，奠茶奠酒，烧纸化钱已毕。接着见大人，大人亲身出衙，劝夫人几句言语，教督催着公子尽力读书，然后送钱两，以作奠敬。夫人请古瓷坛起身。大人人都，有本城文武官员给大人预备轿子。所有破铜网阵众人，俱跟大人同行。君山钟雄，带着于义、于

奢所有众人回山，文职官员送出一站。次日起身，蒋爷等分作三路，前站展爷、魏真、徐爷、卢爷。沙、焦、孟七位先走。大人轿子，是徐良、北侠、芸生、熊威、韩良、彭玉、韩天锦七位护着。一日正走至一片苇塘，忽然蹿出一人，口喊冤枉，冲着轿内就是一刀。要问大人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二回

## 黑树冈范天保行刺 金銮殿颜大人辞官

且说徐良、北侠等保着大人轿子，前呼后拥，正走在一块大苇塘，周围都是些树木，地名叫做黑树冈。忽然从苇塘里出来一人，穿了一身破衣服，腰扎钞包，一双趂鞋，口喊冤枉，往轿前一扑。雨墨将要下马，轿子还未打住，那人就到了轿前。原来那人手中拿着一口刀，不甚长大。到了桥前，左手一掀轿帘，右手用力扎将进去。此时保大人的是熊威、韩良、彭玉、韩天锦。这四个人本领不强。你道这个刺客是谁？原来就是闪电手范天保，那回叫四爷追跑了，由水中逃了命，不敢回家，隔了两口，晚间方敢回转家内，不料门户封锁，叫官人看着。他又不肯上鲁家村去，无奈何，到亲戚家隐藏。亲戚慢慢给打听明白，方知道鲁世杰的干者是翻江鼠蒋平。知蒋四爷跟着大人当差，自己就投奔襄阳来了。可巧半路遇见黄面狼朱英，二人就找了一座酒楼，朱英就把王爷在宁夏国，怎么聘请天下山林海岛的英雄，与王爷共成大事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范天保听在心里，也把自己的事学说了一遍。朱英说：“巧了，颜春敏是王爷大大的仇人，谁要能杀了贪官，王爷得天下与谁平分。”天保说：“要是那样，我一人即可杀他们两个，你与我巡风。”二贼议论好了，会了酒钞，就奔到黑树冈，打听颜按院打此经

过。二贼商议，买了一件破衣服，装作喊冤，趁他们不提防，一刀将大人杀死。二贼商量好了，就在苇塘一等，他们从暗处望明处，还得明白，瞧着大人轿子临近，范天保望外一蹿，一喊“冤枉”，谁也想不到他是行刺的。不料他把轿布一掀，“噗哧”一刀。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韩天锦喊：“了不得了！”熊威、韩良、彭玉三个人忙亮刀，容他们把刀拨出来，范天保也就跑了，三个人就追。

范天保正走，忽见一人，一身皂衣，黑紧脸面，两道白眉，一摆手中刀，拦住去路，口中说：“鸡叭儿的，别走，爷爷在此久候。”原来山西雁正在车上坐着，同赛管辂魏昌一辆车上说话。后来一看，这个地势周围树木丛杂，那边又有一块大苇塘，有两个人影，在里头乱晃。徐良跳下车来，往前紧走了几步，正遇着范天保，徐良一个箭步，就把他去路挡住。范天保不知老西那个厉害，把刀就剁。徐良把刀往上一迎，只听“呛啷”一声，就把范天保这回刀削为两段。范天保把刀一扔，回头往苇塘里就跑。依着彭玉、熊成，要往苇塘内追。北侠赶到，大叫不要追赶，咱们先瞧瞧大人要紧。这三个人返身回来。徐良顺着苇塘追贼人去了。北侠带着芸生，又把轿夫叫将回来，收拾轿帘，看了看大人。这一刀，正扎在肩头之上，鲜血淋漓。北侠拿出点药给敷上，嘱咐了几句言语，把那件蟒袍给他往上提了一提，仍然叫轿夫搭起就走。看官，这个轿子里，不是真正钦差。这全是蒋四爷的主意，第二站分三路行走，叫金知府从监内提出一个被罪的人来，叫他假充大人，一路无事，就把他死罪免了，要是遇祸，也是他命该如此。果然，在黑树冈正遇此事。到了驿站，重新又换一个做大人，一路也是无事。大众到京，大人也到了。山西雁追了一路，也没把贼人追着，故此全到大相国寺见大人。大人是头天人都，住大相国寺，第二

日见驾。蒋四爷大众先到开封府，见着智化。蒋爷说：“贤弟，你可算是神龙，露头不露尾。”智爷行礼说：“四哥别过奖我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但是你见大人不见？若要封官，看你作官不作？”智爷说：“这就也无法了。你们先见相爷罢。”又与邢家弟兄见了。蒋爷把智爷拉在一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好大胆子，这是两个刺客，你敢保举他在开封府当差，二人要是一变性情，你不料想是什么罪？”智爷说：“对呀！我也是一时糊涂，过后也觉有些害怕，不然，我怎么尽看着他们不敢离开。这几日光景，我已看出两个人性情来了。四哥，你只管放心，决没意外之事。”蒋爷说：“既然这样，很好很好。我们见相爷去了。”大家到里面见包公。包相爷说道：“索性把那如虎、邢如龙两个人的名字，也提在折本之上，破铜网阵有功，保举两个作官。”蒋爷连连点头，谨遵相谕。包公又问：“钟雄由君山带多少人来？”蒋爷说：“回禀恩相大人得知，钟雄由君山就带了两个人来，余者全是钟雄手下从人。”包公吩咐四爷，把君山三人带来一见。蒋爷光把那邢如龙、邢如虎带至大相国寺，面见颜大人，说明了相爷的吩咐。这两个人，跪下与大人叩头，求大人施恩。大人点头吩咐，叫他起去。蒋爷随即带着钟雄、于奢、于义，至开封府里面书房见相爷。包公见钟雄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清高儒雅。又看金钊无敌大将军于奢，身高一丈开外，面如淡金，头如麦斗，膀阔腰围，包公益发欢喜。再看于义，武生相公打扮，白面如玉，恰似未出闺门的少女，与白护卫品貌相仿。包公问他们的名姓。蒋爷在旁，替他们回禀：“这个叫钟雄，这个叫于奢，那个叫于义。”包公道：“本阁听说，你文中进士，武中深花，退隐居住君山，可算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”钟雄叩头，口称：“罪民一念之差，身该万死。”包公说：“念你及早回头，改邪归正，还不失个俊杰，回相国寺，

候万岁旨意便了。”三人叩头，跟蒋爷出来。有一个差人捧着一个帖几，说：“四老爷，智大爷派我在这里等着见你老人家，这有一个帖几，一看便知。”蒋爷接过帖来，一怔，说：“不好，大半又要走星照命。”打开帖一看，何尝不是。上写着：“字奉蒋四哥得知，小弟智化所以在开封多住几日，为伴着邢家弟兄。如今你们众位已到，小弟卸责，书不尽言，容日再会。”蒋爷见了字柬，叹了一口气，只得同着钟亲主到大相国寺，见了颜大人，就把相爷见了种雄的话说了一遍。又将智化留的这帖子给大人看了。大人也叹息了半天。然后大人则先生打折本，预备明日投递，所有众人，俱都写在折本之内。卢、韩、徐、蒋四个人，辞官不做，也在折本之内写明。折本打好，大人过目已毕，天已五鼓。大人上朝，至朝房前住轿，少刻包公到，过去见了老师，行师生之礼，至朝房内谈话。不多的工夫，天子升殿，文武百官山呼行礼，朝驾已毕。文东武西，分班站立。颜大人的折本，由黄门官传递，陈总管接过，在案上展开，天子看了，降旨封官。又下一道旨意，今日晚膳后，所有破铜网阵的人，俱在龙图阁陛见。这段节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三回

## 小五义御花园见驾 万岁爷龙图阁封官

且说颜大人见驾，递折本，万岁御览。万岁爷降旨，颜春敏察办事件，力、理甚善，赏给礼部尚书。颜大人又奏，在襄阳为王爷事，呕心吐血，请旨开缺。万岁不准，赏假百日，安心调理，假满赴任当差。颜大人不敢再辞，只得叩头谢恩。万岁爷又赏些金银彩缎，大人复又谢恩。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加一级，赏给三品护卫将军，又赏金银彩缎。卢方、徐庆准其辞官，由后人接续当差，也赏金银彩缎。韩彰、蒋平辞官不准。韩彰赏给四品护卫。蒋平加一级，水旱三品护卫将军，赏给金银彩缎。颜大人替代谢恩。所有一干众人，今日晚膳后，在龙图阁，勿用穿带官服，着龙图阁大学士、开封府尹包拯带领引见。降旨已毕，群臣皆散。

包公至朝房，着派南侠、蒋四爷，教给他们大众见万岁爷的礼节，千万不可似上次失仪。又着公孙策，开下大众的花名册，连大众的外号籍贯开写清楚，投递御前黄门处。蒋、展二位领相谕回大相国寺内，教给大众见写规矩礼节。蒋爷说：“倘若万岁喜欢，要看练武，又知道你们有一身功夫，大概许要看看。不如把你们本事写上，倘若天子高兴就许要看看。”展爷在分点头，说：“四哥你真想周到。”一问芸生，什么熟惯，

就是单刀。又向艾虎，也是单刀。一问卢珍，也是刀。一问徐良，也是刀。蒋爷说：“你们诚心哪。这个上去一趟刀，那个上去一趟刀，天子也就看絮烦了。你们得改个样儿，就让芸生使刀。卢珍是会舞剑。艾虎你将就打一趟拳罢。”艾虎点头。又问徐良：“你怎么样？”老西说：“也不是侄男说句大活，十八般兵器，你老人家提什么罢。”蒋爷说：“准是件件精通？”徐良说：“件件稀松。”蒋爷说：“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能耐没有？”徐良说：“别的能耐也有。你老人家写一手三暗器。”蒋爷说：“何为一手三暗器？”徐良说：“不用问，用的时节，现招儿。”蒋爷说：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徐良说：“侄儿知道，无非有个刚罪等着哪。”蒋爷又问：“韩天锦你会什么？”天锦说：“除了吃饭，别的实在没有。”蒋爷告诉公孙先生，写花名册时，写芸生头一个使刀。二个卢珍会舞剑。三个艾虎会打拳。四个徐良会一手三暗器。五个韩天锦力大。展爷问：“力大怎讲？”蒋爷说：“聪明帝王，一瞧力大，见他那个人物，也就知道是个笨货。再我知道，天子圣意，最爱长得俊美人物，把他们貌陋的，排在后面，看来看去，看在后面有貌陋的，满让不爱看，也瞧完了。”展爷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们三个人见驾的时候，见我大哥也喜欢，见三爷亦乐，见了我这个模样，就一皱眉，我知道老爷子最喜体面的。”展爷听着大笑说：“四哥虽是多虑，也倒有理。”

随叫公孙先生把花石开写清楚，先递将进去，然后带领大众，在后宰门伺候听旨。

京都地方，有点什么事情，人所共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要看破钢网阵之人。一路之上，瞧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，也俱跟至后宰门。当差的太辅官也都出来瞧瞧，见着展南侠、

卢、韩、徐、蒋过来讲话。展爷大众也给他们道个吉祥。他们齐说：“你们大众见了万岁，准要升官，出来与你们道喜。”

正说话间，由里面出来两个小太监，全都在十八九岁年纪，手执蝇拂，口中喊道：“开封府的老爷们哪。”蒋爷同展爷一看，知道是御前差使。赶着向前抱拳带笑说：“二位老爷吉祥。”答道：“咱们二人，奉总管老爷之命，前来瞧瞧你们齐备了没有？万岁爷用膳已毕，你们都把人带齐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俱已齐备，我们在此侯旨。”两个人进去，又见王朝、马汉二位赶到，说：“万岁爷摆驾龙图阁，快带众人进去。”随即答应，进了后宰门，走昭德门，穿金锁门，王右门，奔御花园门，可就进不去了。单有展南侠、蒋四爷可以进去。他们二位是御前的差使，就是展爷一人至龙图阁下面听差，蒋爷这里看着大众。

包公早就进来，在龙图阁三层白玉台阶之下侯驾。不多一时，万岁爷坐定亮轿，由里面出来。包公就在御路之旁，双膝点地，口称：“臣包拯见驾，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圣上在轿内传旨：“卿家平身。”天子亮轿直上龙图阁，万岁爷下轿，龙案后落座。包公复又参拜一回。

陈总管前来，把大众花名册呈将上去。天子一看，大众的功劳，籍贯外号，有不愿为官的，也俱都开写上边。天子一看花名，头一个就是智化，盗盟单，诈降君山，救展护卫，论功属他第一，就是此人不在，不愿为官，自己隐遁。再看就是北侠，此人也是不愿为官，只愿出家削发为僧。再看魏真，是个老道。双侠不愿为官。接下是沙龙、孟凯、焦赤、白面判官柳青、小诸葛沈中元，降旨意，就把这几个召将上来。御前的往下一传圣旨，下面有展南快同着太辅宫官，至御花园门首，把这几个人带将进来。至三禅上面，陈总管过来，一拉北侠的衣襟，大众一字排开，肘膝尽礼。天子往下一看，有陈总管过来

替他们报名。天子一看北侠，碧目虬髯，面如重枣，与神判钟馗一般无二。又看魏真，一身银灰道袍，银灰九梁巾，面如美玉，眉细目长，三绺短髯。双侠丁家弟兄，二人全是玉面朱唇，二人一般高的身体，难得品貌也是一样。再看沙龙，土绢袍，鸭尾巾，面如紫玉，满颌花白胡须。孟凯穿红，焦赤挂皂，柳青、沈中元全是宝蓝的衣服，就是一个胖大，一个瘦弱。天子看毕，知道这些人都不愿为官。万岁也不强迫。北侠特旨在大相国寺出家，拜了然和尚为师，御赐的法号叫保安和尚。万岁意见，北侠虽则出家，仍可叫他保护大宋，战后在商水县重修三教寺，着北侠摩顶受戒之后，至三教寺为方丈。魏真赏给金簪道冠，道袍丝绦，水襟云履，庙中无非赏赐些白米。双侠赏义快银牌两面，当面取来，着陈总管挂在二人胸膛之上，此外尚有金银彩缎。柳青、沈中元、沙、焦、孟尽赐些金银彩缎。众人叩头谢恩退下。又召龙滔、姚猛、史云、路彬、鲁英、熊威、韩良、彭玉、马龙、张豹、冯渊、邓彪。胡烈、邢如龙、邢如虎，大众至龙图阁见驾。天子一见，龙心大悦，见这些人高矮不等，丑俊不同，万岁一体全封为六品校尉之职。领旨谢恩，退出龙图阁。

天子复又召白云生弟兄五个，往下传旨，不多一时，带将上来。陈总督一拉芸生，叫他双膝点地，肘膝尽礼。这五个人，却又古怪，他们鱼贯而脆，一个跟着一个，不象别人上来，一字排开。这是蒋爷的主意，把那相貌长得不受着的，会掩藏在后面。万岁一见芸生，回思旧景，想起白玉堂在龙图阁和诗来了。什么缘故？皆因芸生相貌与白玉堂不差。又看他这外号，叫玉面小专诸。万岁知晓，必是他侍母甚孝。天子先有几分喜爱。常言道：忠臣必出孝子之门。又见他会使刀，万岁一时高兴，要看他武艺如何。顷刻降旨，着芸生试艺。陈总管过来告

诉：“万岁降旨，叫你试艺。”芸生望着陈总管叩头，说：“小民的兵器，现在御花园门外，有人拿着呢。”陈总管立刻遣御前宫官，至御花园门去取。不多时取来，陈总管把刀交与芸生。芸生随即就把袖子一挽，衣服一掖，把刀往身后一推，往上叩了一个头，两手往后一背，一手搭往刀把，一手格往刀鞘，使了一个鹞子翻身，天子只顾瞧芸生在那里跪着，忽然往起一蹿，手中提着一口明晃晃的利刀，只不知道从何处抽出来的。见他这一趟刀，真是神出鬼没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闪砍劈剁，削耳撩腮。龙图阔的殿前金砖墁地上，铺着绒毡子，芸生蹿商纵矮，足下一点声音没有。这趟刀砍完之后，气不涌出，面不改色，仍然往旁边一跪。天子说：“果不愧是将门之后。”

天子又看卢珍，粉红脸面，一身荷花色衣襟，细条身材，一个壮士之气。天子降旨，着他试艺。也是叫人至御花园门首，取那口宝剑，交给卢珍。要问卢爷在万岁驾前，什么舞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四回

## 猛汉险些惊圣驾 于奢一怒犯天颜

且说天子降旨，着卢珍舞剑。卢珍本是跟着丁二爷学的这套功夫。先前时节，一手一势，后来，一件快似一件，类若一片剑山相似。真是一条铁链，把卢公子裹了个风雨不露。连天子带众人，无不夸赞。卢珍收住了剑之后，也是往边一跪，气不涌出，面不更色。然后露出艾虎。天子见他一身皂青缎衣襟，身材不高，生就虎头燕颌，粗眉大眼，鼻直口阔。天子一见，降旨叫他试艺。这个不用取兵器，就把衣襟一掖，袖子一挽，往起一蹿一丈多高，然后脚站实地，真如猫鼠一般，连一点声音都无。打完了这趟拳，收住架势，也往旁边一跪。天子赞不绝声。然后再叫徐良，万岁一瞧，就有几分诧异，一身皂色衣襟，倒是壮士的打扮，黄紫脸面，两道白眉眉梢往下一搭，真恰似吊客一般。又看他乃是徐庆之子，外号叫多臂熊，又叫山西雁。天子一看他这相貌，就有几分不乐，看花名，他是一手三暗器，总是天下之才，就往下传旨，着徐良试艺。陈总管过来，告诉徐良。徐良问总管：“小民怎样试法？”总管说：“咱家不懂得，你怎么倒问起我来。”徐良说：“我能把三种暗器一手发出，前面可得有东西挡住，不然也看不出准头来。万岁这里，可有射箭的箭牌没有？”总管说，“有。”徐良说：

“你老人家把后头托上板子，我自有打法。”总管立刻派人，顷刻间，就把箭牌取来。徐良一看，高有七尺，宽有四尺，木作的边框，底下有个木头垫子，用纸糊着，上面粘了一层白布。总管叫人把后面托上板子。徐良说：“求你老人家奏明万岁，在这白牌之上，分三路，上中下，用红笔点上三个点儿，我三枝暗器，全要打中红心，方算手段。”总管说：“你过于闹事哩！依咱家说，打中白牌，就算不错。”徐良说：“净牌我不打。”总管无奈，只得给他奏闻天子。天子一听，更不乐意。万岁爷明知徐良说的话太大，遂派陈总管在箭牌上戳上三个红心。陈总管领旨，叫人搭好箭牌，自己过去，提起逍遥管，用笔蘸着朱砂墨，噗哧往箭牌上一戳，周围也就有小核桃大了，连点了三个，叫人将牌搭在正南。徐良一看，雪白的箭牌上，配着上中下三个红心，早把自己暗器拾夺好了。你道他是甚么三暗器？原来是两长夹一短，收拾两枝袖箭，装上一枝紧背低头花装弩。万岁往下传旨，着徐良试艺。陈总管过来，告诉徐良：“叫你试艺。”就见徐良站起身来，冲南一点头，双手微换，微然听见点声音“噠噠噠”，谁也没顾得看那边，净瞧着徐良。重新又往北瞧了一瞧，再看他，一丝也不动。万岁又传旨：“着徐良试艺。”总管过来说：“万岁有旨，叫你试艺。”徐良冲着总管叩了一个头，说：“已然打在箭牌之上，怎么还叫我试艺？”陈总管往对面一看，果然两长夹一短，正打在红心当心，暗暗吃惊，怎没瞧见打，全钉在箭牌之上，只得奏闻万岁。天子一看，果然不差，两枝袖箭，一枝弩箭，正打在红心当中。天子夸奖好俊暗器，这样暗器，可称起古今罕有。又一看花名册，叫霹雷鬼，天子看见这个外号，倒嘘了一口凉气。往下面一瞧，见韩天锦也没等旨意，他就起来了，挺肚撑胸，两只眼睛瞪圆，看着天子。把个陈总管老爷吓得浑身乱抖，过

来一揪天锦，叫他跪下。天锦说：“我不得劲。”总管说：“不管那些，你总得趴下。”天锦只得趴伏在地。总管离开他，又是照旧挺着肚子，看着万岁。天子并不嗔怪于他，知道他是挥人。总而言之，傻人有个傻造化。天子见他这个名下，并没有别的本事。天子想他这个力大，可怎么试演呢？天子想出一个主意，看这龙图阁，是座西向东，这座殿明是五间，暗是十五间的宽阔。靠着南北墙下，有两个白玉石头座子，上面有两个铁鼎。天子说道：“韩天锦力大，此处有个铁鼎，可不知他可举得起来？”总管听见说：“万岁叫你举鼎，你可举得起来？”天锦问：“什么叫作举鼎？”陈总管用手一指那边铁鼎说：“就是那个叫鼎。”天锦说：“就是那个小玩艺儿。”总管说：“你先过去试试。”总管带定天锦，直突正北。天锦往起一站身躯，更透高大。万岁十分喜悦，就把他封一个站殿将军之职。思忖如有外国朝贺，或筵宴外宾的时节，要叫他们看着大邦人品出色，可惜如果再有一个才好。此时天锦已把铁鼎抱到。总管的主意，把鼎耳子上绊住丝绳。天锦套进一双背膀，双手一抱两个耳子，就将铁鼎抱起，冲着万岁，转了三个圈，方把铁鼎放下。天子一笑赞道：“天锦可比昔日之孟贲。”忽听他大声说道：“谢主龙恩。”天子一怔，这才封官。芸生四品左护卫，徐良右护卫，艾虎、卢珍御前四品护卫。韩天锦站殿将军。万岁知晓，这五个人是盟兄弟。又知道，俱是将门之后，天子亲封为小五义。连包公带大众一齐谢主龙恩。总管派人拿着刀剑袖箭弩箭，又叫天锦把铁鼎安放旧位。忽听御花园门首，有人喊冤枉。要问是何人喊冤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五回

### 于奢得命二次举鼎 天子一见复又封官

且说天子夸奖韩天锦可比昔日孟贲，他就谢主龙恩。他如何懂得，却是有老四爷提醒他，叫他谢恩。从此就是御赐的外号，叫赛孟贲。封官已毕，总管叫天锦将鼎安放原处，无锦摇头不管了。正在这个时刻，御花园门首，有人喊冤。天子一闻，龙颜大怒。降旨将喊冤之人，绑至龙图阁。御前人答应一声，不多一时，将人绑到。天子一见，此人身高一丈开外，面似谈金，头换发髻，一身短青色衣襟，薄底靴子，五花大绑。见万岁之时，双膝点地，说冤枉。天子问：“这是什么人？敢在朕的御花园门首喊冤。”包公跪倒说：“臣启陛下得知，此人乃是君山钟雄手下之人，姓于名奢，外号人称金铛无敌将。”你道这于奢，因何故在御花园门首喊冤？皆因同定钟雄、于义，三个人在一处，看见他们头一起不作官，下来俱有赏赐，大家给道喜。二起得了官职的下来，也是道喜。三起小英雄们上去谁练什么本事，也有人下来送信，把本事俱都练完，封什么官职，外面也都得信。于奢就与钟雄说道：“你看出这个意思来没有？”钟雄说：“看出什么意思？”于奢说：“咱们不是受过万岁招安了吗？分明把咱们骗进京来，要咱们性命。”钟雄说：“胡说！你还要说些什么？”于奢说：“如果有意招

安咱们，怎么不封官哪？人家都封官，我们没信。”钟雄说：“也得大家封完了，才到咱们。”这于奢说：“到了咱们，这就推出去斩了，咱们算活活上他们一个大当，咱们要不早作准备，到临死时节，可就怕悔之晚矣。你们如不听我的话，咱们连万岁爷大驾都见不着。依着咱们，索性闹出一个大祸来，绑上去见见万岁，然后再刎死，也落一个开开眼。”钟雄拦住说：“你再要说，我就把你绑上了。”于奢便不敢多言，他早就安了一个主意，慢慢凑到御花园门，怪叫了一声“冤枉”。于义过来，就踢了他个筋斗，就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了。于义、钟雄二人把手往后一背，叫：“蒋四大人，把我们二人捆绑起来，听候圣旨。”蒋爷言道：“家无全犯，一人作罪一人当。”

果然旨意下来，就把于奢绑至三禅之上，跪倒身躯，往下叩头，口称冤枉。天子问包公，方才知道他叫于奢。问于奢：“有什么冤枉？在朕面前，快些奏来。”于奢跪奏：“罪民居住君山，受万岁龙恩，改邪归正。今有韩天锦举鼎得官，他的武艺与罪民差得甚多，罪民怕不能面见万岁龙颜，只怕少刻降旨，把我们推出去斩首。罪民方斗胆喊冤，必然将罪民绑将进来，到底是见着万岁爷一面，纵死九泉亦瞑目。”天子言道：“既然招安你们，焉能又杀害汝等，朕焉能作那不仁之事。你说天锦武艺术佳，也罢，铁鼎现在此处，你若能将它安放旧位，朕就将你喊冤之罪，一概赦免。”于奢叩头：“罪民领旨。”天子传旨松于奢之绑，御前金瓜武士过来解绑。于奢谢恩站起身来，将丝绦往肩头一套，双手一拖铁鼎的耳子，用平生之力，他这鼎一举，比韩天锦差不多，看这光景，也不费力。前后走三步，绕了个四面，又回到万岁爷面前，点了三点，复又奔了正北，安放石头座子之上。自己来到龙案前，双膝点地。天子大乐，原想着天锦那个身躯，再找一个与他高矮不差的，也封

他为将军。今一见于奢，二人一般高，本领又好，立刻降旨说：“御花园喊冤之罪，一概赦免。朕也封你站殿将军之职。”于奢谢主龙恩。旨意下，召钟雄、于义。不多时到了上面。陈总管拉他们的衣襟跪倒肘联尽礼。天子见钟雄，青布四楞巾，迎面嵌白玉，翠蓝袍，丝绦皂靴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绺短髯。见于义一身白缎绣花衣服。与昔日白玉堂相貌一样，天子又是一惨。唯独封钟雄的官，天子为了难：君山八百里的寨主，官职封小，他不愿意，官职封大，他又没有功劳。何况他又中过文武进士。天子封他为三品官职，这个差使最体面无比，是为客官。王公侯伯督抚提镇钦差等，就是平行仍回君山听调不听宜。于义皆因相貌与白玉堂相同，赏给护卫之职。君山谷寨寨主，赏给六品校尉虚衔，特等日后与国家出力，另加升赏。所有喽兵，每人赏给一分军粮，按营伍中一样。升赏已毕，钟雄、于义、于奢三人谢恩，离龙图阁，奔御花园门首。小五义有人给拿着东西，也就下去，至外面大家道喜。天干复又封主簿先生公孙策，加官一级。魏昌赏给了一个主簿。包公替代谢恩。对于智化，天子降旨：着上书房御书匾额一块，四个字，是：“介休遗风”。御赐侠义金牌一面，另有金银彩缎。智化虽然隐遁着，差官送往黄州府家内，悬挂匾额。龙图阁所封之官，明日不用带领引见，午门望阙谢恩。所有众人赏两个月假，回家祭祖，完姻。两月假满，回都任差。襄阳王府外番留守衙，着总镇带襄阳知府金辉加升一级。襄阳王仍然案后访拿。拿获襄阳王者，赏银千两，给一个千户职分。襄阳工手下所有的余党，拿获一人者，赏银百两。所有各州城府县，拿获襄阳王余党，就地正法，不用解京。封官已毕，万岁坐亮轿，回凤翔宫。包公由前面出来，奔朝房坐轿，回开封府。所有众人，俱都离了御花园，回至开封府行内。

府内差官连公孙先生与魏昌，俱都出来道喜。一个个至里面见相爷。包公说：“万岁赏两个月假，假满回都任差。万岁有旨，叫你们午门望阙谢恩。”大众就依了相爷言语。次日包公代递谢恩的折本，大众在午门外谢过恩。早朝已毕，包公回开封府。大众围着北侠进来，辞了包公，奔大相国寺削发为僧。

包公看着北侠，心中发惨，有些不忍叫他么的意思，连万岁爷都不能拦住，这还算是特旨出家，只得吩咐一声：“叫校尉护送欧阳义士至大相国寺去罢。”大家众星捧月相似送北侠至大相国寺。方丈早已知晓，此时撞钟擂鼓，层层正门大开。大众进来，至佛殿参拜神像，嗣后北侠与师父叩头。大众与了然长老行礼。了然和尚合掌当胸，念声阿弥陀佛。和尚说：“徒儿，暂且陪着众位施主朋友谈话去罢。”北侠同着众人到了客堂，便有小和尚献出茶来。蒋爷说：“咱们就此一别，再要见着欧阳哥哥的时节，可就不是这个礼态了。艾虎认你为义父；你许下他的日后出家，传授他你这口利刀。如今你就出家了，你这刀算无用之物了，该叫艾虎来受刀了。”北侠说：“且慢，当着众住在此，我可不是舍不得将这把刀给艾虎，留因他的年岁太小，怕错用此物，倘若错用，连我都怕有横祸临身。既是老四这样说着，我要这刀也是无用，回头告诉小和尚，预备香第。”不多一时小和尚把香案备齐，旁边放了一张椅子，将刀供在香案之上，点起蜡烛，北侠把香点着说：“众位在此稍坐。”众人答应，在旁看着，这刀是怎样交法。就见北侠将香一举，插在炉内，双膝跪倒祝告说：“过往神祇在上，弟子欧阳春得了这口宝刀，杀人无数，总来错用此物。如今交与我义子艾虎，只看他的造化如何。”说毕叩头。然后叫艾虎过去，拜二十四拜。北侠将刀拿起，在旁边站立说：“儿呀！今将宝物交付与你，你可晓得此刀的来历？”艾虎跪着说：“不知。”

北侠说：“此物出在后汉，是魏文帝曹丕所造。此刀正名叫‘灵宝’，皆因它纹似灵龟，俗呼叫作七宝刀，能切金断玉，不论什么样的兵器，削上就折。可有一件，这宝物是有德者得之，德薄者失之。倘若错用此物，必遭天诛地灭。再说你年纪尚轻，初通人道，你可晓得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若要犯了这个淫字，连我都有意外飞灾。所有我嘱咐你的言语，必须牢牢谨记，倘有妄杀无辜的时节，你自己起誓。”艾虎说：“我要错用此物，必遭天谴雷击。”然后才把这口和刀交与艾虎。

小爷复又与义父叩头。艾虎得刀，大众道喜。小爷一一叩头，然后撤去香案，大众复又落座吃茶。艾虎把刀一带，自觉心满意足。依着北侠，要在庙中侍奉他们斋饭，大众再三不肯，复又到后面辞别了老方丈。蒋节等又给托付了托付，然后大家出来。北侠送至庙外，洒泪分别。这一来不要紧，引出白菊花一段节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六回

## 更衣殿盗去冠袍带履 凤翔门留下粉漏菊花

且说北侠把刀交与艾虎，大家告辞，回奔开封。见了包公，又回禀一回。然后大家出来，谁走谁不走，大众一议论，云中鹤独自归庙，艾虎、韩彰、韩天锦、沈中元、沙龙、孟凯、焦赤这些人俱回卧虎沟，韩天锦、艾虎成亲。大官人、二官人同着卢方、卢珍等大众上百花岭完姻去了。徐良跟随天伦徐庆，回山西祁县祭祖。余者众人归家祭祖。蒋爷家眷在京都，展爷家眷也在京都。邢如龙、邢如虎两人不走。蒋爷许他们把天伦尸首由庞太师府中取出，在京都地面看块静地安葬。蒋爷又问冯渊：“冯爷，你是怎么？”冯渊说：“我是早就没有坟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家连坟都没有？”冯渊说：“坟我不知在哪里，皆因小的时候，父母双亡，十二岁练的本事，十四岁入的绿林，入了绿林，谁还管坟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作了官，也该打听打听。”冯渊说不好打听，只可买点纸钱遥祭一番便了。蒋爷说：“倒也有理。”果然就买了些钱纸，冯渊遥祭了一回。蒋爷、展爷到庞太师府见了管事的，回过去，取老道邢吉尸骨。庞太师也是无法，只得叫他们取将去，叫人带着到文光楼后太湖石前，起了灵柩，先有棺木盛殓，至今未坏，把墙拆了一段，抬将出来。早就预备了一块静地，就拿邢吉单身立祖，埋葬已

毕，奠茶奠酒，烧钱化纸，然后开发抬夫的钱文。诸事已完，大家回归开封府见相爷，回明此事。然后大家出来，正遇张龙、赵虎到开封府门外，下马见过了众人，到里面交差。包公问他们一路事情。二人把襄阳接古瓷坛，按院大人给了些银两，到家中发丧办事，诸多平安等报禀一番。包公叫先生打本，次日奏明万岁。

包公回府，过了数日光景，就是天子万寿。前三后四，文武官员，穿吉服朝贺。正在第三天光景，包公下朝至府，包兴回话，圣旨下，请老爷接旨。刚巧可巧，包公未脱去官服，赶着出来接旨，至大堂之下，陈总管已经下马。包公跪倒说：“臣包拯见驾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”陈总管说：“二堂开读。”大众转到二堂。总管说：“圣旨下，跪听宣读。”包公跪倒。总管打开圣旨念道：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昨夜三更之后，更衣殿将朕冠袍带履请出，预备今日早晨呈用。今日早晨，联用早膳后，降旨入库，更衣殿门窗户壁一概未动，将冠袍带履丢失。也不知是被贼人外边窃去，也不知是被大内看守之人盗去，今将更衣殿首领值班的与散差，交开封府审讯，亲供。如不是大内之人所盗，着开封府府尹，带领校尉至更衣殿验勘，钦此。”圣旨读罢，往上谢恩。包公把旨接将过去，香案供奉，然后方与陈总管见礼，说：“总管老爷吉祥。”总管也是抱拳带笑说：“包相爷请了。”落座献茶。陈总管就说：“包相爷，你看又出了这个事情啦，好容易清静清静，先前白五老爷这个闹法还了得。这更衣殿，可比不得御花园，这更衣殿离着万岁爷寝宫甚近，相爷你还是先审咱家带来的人哪，还是先跟咱家去验看？”包公说：“总是先去验盗，若是从外面来的人，就不必追问他了。”陈总管说：“很好。”外厢备马，包公就带南侠、蒋平入宫。跟着总管来的那些大内之人，又都回去听信。众人到朝

房下马，陈总管带领包公，同着蒋爷、展爷走了半天，方到更衣殿。陈总管用手一指说：“这就叫更衣殿，随咱家在里边验盗。”展、蒋二位，连阶台石都不敢上，就在台阶底下站住。包公跟着陈总管到里面，四面八方，瞧看了一回，并没看出什么情形。包公说：“此事须看展护卫、蒋护卫二人验看。”总管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他们二位因何不进来？”包公说：“没有圣旨，不敢私人。”总管说：“待咱家替万岁传旨。万岁有旨，宣展、蒋二位护卫，入更衣殿验盗。”外面二人答有：“遵旨。”二人进来，都抬头往上一看，两个人彼此一笑，然后再往别处一瞧，瞧看了半天，二人齐说：“总管老爷，此贼是打外面来的。”陈总管说：“你们二位看着，从何而入？”二人齐说：“从横楣而入。夜行人进来，是爬着进横楣子，胸口正贴着底下的横凳，别处俱有浮土，这个底凳来回出入，必然蹭了个干净。”总管一听，派人搬梯子上去一瞧，横楣子两边，连一点浮土也没有，上面一看，果然窗凳上俱有浮土，底凳上没有。陈总管说：“下来罢，把梯子搬开。”又吩咐一并看看外面什么地方进来的。蒋、展二位答应，用手一指：“总管请看，由此处而入。”总管一看，果然靠东墙底下有些个灰片。蒋爷叫道：“总管老爷，你看这宗物件，是旧有的，是新有的？”陈总管一看，在那凤翔门的上坎，有一朵小菊花，一个根儿，配着三个小叶，俱是拿白粉点成。陈总管说：“先前没有。”连包公也看见了，只不知什么缘故。就见展、蒋两个人，低声说了半天话。展爷过来，用袖子一掸，那个白点点菊花踪迹不见。过来在相爷眼前回话说：“这就是盗冠袍带履那个贼，他把万岁爷的物件盗走，还敢留下一个记认。”包公与陈总管说：“总管奏事，我是在外面候旨，还是明日早朝候旨？”陈琳说：“咱家一并全都替你奏明白，你就赶紧派人拿贼要紧。”包公

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回开封府去了。”陈总督派人，将包公送将出去，随即至寝宫，奏闻万岁。

包公回至开封府，下马入内，至书房，单叫二位护卫书房面谕。蒋爷、展爷进去，包公吩咐：“如今万岁丢失冠袍带履，可没赏限期。此贼总要火速提拿，若不火速捉拿，万岁圣怒，连本阁都担待不住。”二位护卫连连点头，待包公摆手，这才撒身出来。到校尉所，众位过来，全部打听此事。蒋爷一看，并无外人，就把验盗缘故对着大众学说了一回，又派差人出去，叫马号备马。开封府所管的地方，是一厅二州十四县。随即备文到厅州县各衙，立刻知会那一二州十四县的马快班头。

单说开封府那些马快班头，失叫将进来。二个头目韩节、杜顺面见大人，站立两旁。蒋爷说：“万岁更衣殿丢失冠袍带履，是被外面贼人所盗，贼人好大胆量，在凤翔门上，用白粉漏字，漏下一朵小小的菊花，上头配着一个根儿，三个叶儿。你们久惯办案章贼探访差使。粉漏子漏下一朵小花，这是哪路贼人，你们必然知晓他的下落。”众班头一齐跪倒说：“下役们实实不知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知情是这样说话呀！相爷赏一个月限，三十天此案不破，小心着腿。”叫他们在外厢伺候。复又回头叫张、赵、王、马。蒋爷说：“四位老爷，你们可都是绿林的底儿，用粉漏子漏出一朵小花，这是哪路贼人？”列公，方才说了半天粉漏子，这个粉漏子，到底是什么物件？就说念书的小学生，就有作这个玩意儿的。用钱买一个小油折子，除去皮儿，用锥子外面扎上窟窿，扎出一个小王八的样儿，里头挖出四方槽儿，装上淀儿粉，把窟窿这半页抵合住，要与谁闹着玩的时节，冲着衣服一拍，就是一个小王八，越是青蓝的衣服，更看得真切，是这么一个比样。贼的粉漏子，做得无非比这个巧妙些就是了。一问王、马、张、赵。王、马、张三位

满面含羞，老赵他可不怕那些事情，说道：“我们在土龙冈放响马的时候，这些个晚生下辈贼羔子们，还没出世哪。要问前几年的事，我们还认得几个，这如今后出世的，我们焉能知晓？论起来，这都在重孙子辈哪！”说这话，不大要紧，那旁邢如龙、邢如虎就恶狠狠瞅了老赵一眼。蒋爷说：“你不知道可也无法。冯大老爷呢？”冯渊说：“唔呀！不用你说，我替你说了罢。我是绿林，应当知道绿林的事情。无奈我在邓家堡、霸王庄、王爷府这三处，整整十六年。我是外头的事一概不知，我要知道不说，我是混帐王人羔子。”蒋爷说：“没有起誓的道理。”又问：刑大老爷、邢二老爷，你们二位也是绿林出身，弃绿林的日子还不多，大概有个耳风。”二人一听，就有些慌张的意思。邢如龙说：“我们兄弟不知道。”如虎说：“大人别疑着咱们不说哪，我们实是不知。”蒋爷一看，明知邢家弟兄知道此事，不肯说出。蒋爷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了。要问什么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七回

### 开封群雄领相谕 徐州大众去投文

且说蒋爷问邢如龙、邢如虎，早看出那番意思来了。蒋爷说：“你们二位不必着急，咱们大家认真探访就是了。”众人点头答应。蒋爷告诉韩节、杜顺，那一厅二州十四县差人到来时节，你们就告诉明白他们一个月限期，大家认真探访。说毕，蒋爷拉着展南侠，到展爷屋中。各人单有各人的屋子，邢家弟兄在东跨院住，王、马、张、赵住东屋，冯渊住耳房。蒋、展一走，大家散去。

到了展爷屋中，蒋爷说：“展贤弟，你看出点意思没有？”展爷说：“没看出来。四哥你看出点缘故没有？”蒋爷说：“看出来，就是邢家弟兄。”展爷说：“可别血口喷人哪！”蒋爷说：“我到后头听听，他们背后什么言语，你在这里等着，听我的回信。”蒋爷就到了东院。邢家弟兄住的屋子，是个大后窗门。蒋爷就在后窗户那里，侧耳一听。邢如龙说：“蒋老爷问你时节，你怎么变颜变色的？我只怕你说出来。”邢如虎说：“依我的主意，不如说出来好哇。”邢如龙说：“胡说！你不想想，他是咱们的什么人？咱们若说出来，把咱们钉镣收监，还不定把咱们刷了呢？”蒋爷一扭身子，来到南侠屋里，把邢家弟兄所说之话，说了一遍。展爷吩咐家人，把邢家二位

老爷请来。家人答应，去不多时，就把邢如龙、邢如虎二人请到。蒋爷说：“二位请坐。”邢如龙说：“不敢，有二位大人在此。”蒋爷说：“咱们这差使，就是一台戏。谁是大人，谁是小人？你们往上再升一步，咱们就是一样。这私下，就是自己哥们，我请你们二位问问，你们懂得当差的规矩不懂？你们这差使，应办什么事情？”二人说：“不知，在大人跟前领教。”蒋爷说：“应当捕盗拿贼，大内这个贼可说是要紧案子，两个月拿不住，天子一怒，相爷要罢职。相爷就答应咱们了么？咱们的官职，焉能还在？我怕二位不懂，但是能够知道贼的一点影子，可是说出来为妙。要是知道不说，日后查出，可是罪上加罪。若要是至亲至友，一家当户，不怕就是亲手足，亲叔伯父子，若要先说出来，可免自己无祸。我怕你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，当时害怕，隐匿不说。若要拿住贼的时节，叫他拉扯出来，那时谁也救不了谁！”邢如虎说：“哥哥你可听见了没有？”如龙说：“我听见了，这可怎么好哪？”如虎说：“咱们说了罢，该怎样，怎样就得了。”蒋爷说：“这不对了吗！你们二位要有什么罪名，我与展老爷要教你们担一点罪名，叫我不得善终，这你还不敢说么？”二人一齐说道：“我们说将出来，这个罪名不小。实对你们二位大人说罢，这个人姓晏叫晏飞，外号叫竹影儿，又叫白菊花。”展爷说：“他是晏子托之子，陈州人，对与不对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们慢慢地说来。”邢如龙说：“这个人是我们师兄，我们师兄弟共是四个人，他是大爷。我二师兄，有个外号叫神弹子活张仙郑天惠，陕西人。连我们哥俩共是四个。我们虽是师兄弟，但同仇人一样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不用先推干净，没你们事情还不好么？”邢如虎说：“不是我们推干净，提起来话就长了。我们师父是鹅峰堡的人，姓纪叫纪强，外号人称银须铁臂苍龙。我有个师妹，叫纪

赛花，一家就是三口。我们师父收了他，把自己平生武艺一点不剩教与他，他方肯养活我们师父一家三口。我们师父后来又收了我们三个，他不许师父教给我们本事，怕我们学会了，压下他去。我们师父一生就是耳软，不敢教给我们本事了。若不听他的言语，怕他不给银子。皆因我们师父双目不明。我们有个师叔，是扬州人氏，外号人称花刀纪采头，上年来师父家里拜寿，见着我们三个徒弟，问我们学会了什么本事。我们说任什么不会。就嘱咐我们好好的学本事。到第二年，又来拜寿，又问我们，仍是任什么不会，皆因多吃了几杯酒，与我们师父闹起来了。一赌气，把我们三个人带往扬州去了。我们三个人的本事，都是跟师叔练出来的。教我们二师兄暗器，打弹子。我们两个人太笨，教给我们始终不会。这就是我们师兄弟是仇人的意思，这是已往从前的言，该我们什么罪名？求大人施恩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休提罪名二字，儿作儿当，爷作爷当，何况是你们师兄，更不干你二人之事。”蒋爷又问：“这白菊花到底有什么本事？”邢如龙说：“他的本事可算无比。头一件，有一口紫电宝剑，切金断玉，兵刃削上就折；双手会打镖，百发百中；会水，海河湖江，在里面能睁眼识物。”蒋爷说：“现在哪里居住？”邢如龙说：“在徐州府管辖，地名叫潞安山琵琶峪。山后有一湖，名曰飘沿湖。”蒋爷说：“只要有了他的准窝巢，就好办了。”邢如龙说：“还有一件，若要拿他，至潞安山琵琶峪，找姓晏的不行。他早就改了外婆家那个姓，复姓尉迟，单名一个良字，就在琵琶峪里，起造了一座庄户，连庄客都是他自己招来的。人家也都不知他细底，都称他叫尉迟大官人。他出去作一趟买卖，满载而归。他对人家说：山南海北，山东山西，全有他的大买卖，他去算帐去了。人就信以为实。他又拿着钱不当事，乡下人见不得有点好，所有他们那

些庄客，无不敬重他。要拿他时节，千万别打草惊蛇。”蒋爷听毕，说：“那事我自有主意。你们二位说出了他的住处行迹，还算一个头功，跟着我们见相爷去。”邢家兄弟点头。展爷、蒋爷、邢家弟兄，全到里面见相爷。至书房，先叫包兴回将进去。说：“请。”展、蒋、邢家弟兄到里面，与相爷行礼。蒋爷将邢如龙说的话对相爷说一遍。邢校尉过来，与相爷行礼请罪。包公摆手：“二校尉何罪之有，如今说出贼人的窝巢，本阁还要记你们二人大功一次。”三人谢过相爷，垂手在两边侍立。包公着派南侠、蒋爷，上潞安山捉拿贼寇，所带什么人，任他们自己挑选。蒋、展二人答应一声，四人出来，叫班头韩节、杜顺挑选了十二名都是年轻力壮的差人。蒋爷又问韩节、杜顺，开封所属一厅二州十四县的班头，可曾到来。韩节、杜顺说：“回禀大人得知，自从大人吩咐衙役之后，他们一厅二州十四县，马快班头俱都到此处听差。长班告诉他们，也无论远近，他们自己与自己州县送信。”蒋爷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仍回校尉所。忽然见帘儿一启，从外头进来两个人。蒋爷一看，是张龙、赵虎。原来赵虎贪功，拉着张龙到相爷面前讨差，要跟他们去捉拿白菊花。包公应允，故此二人出来，见四老爷回话。蒋爷见赵虎、张三爷进来，让二位落座。赵虎随说道：“相将方才把我们两人叫进来，吩咐我二人跟随你们二位听差。”蒋爷说：“此话当真？”老赵说：“谁还为这个撒谎。”蒋爷说：“我们的人足用，我见相爷问问去。”老赵一把将蒋爷揪住，说：“蒋爷，不是那么回事情，是我们自己讨的差使。”蒋爷说：“这不结了。我这个人，一生就怕人与我撒谎。”又见公孙先生托定一角公文进来，大家迎接先生，让座。先生说：“你们拿着边角公文，见徐州府知府。此人姓徐叫徐宽，是相爷门生，有什么事他好去办。”蒋爷把文书交给展爷，吩咐外面备马，

蒋爷、展爷、邢如龙、邢如虎、冯渊、张龙、赵虎，带定从人并十二名班头，大众上马，往徐州府投文，拿白菊花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八回

### 观察姚正说道路 地方王直泄贼情

且说众人在开封府外上马，离了风清门下关厢，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这日到了徐州府的东关。蒋爷叫从人前去找店，就找下一座福兴店。蒋爷叫冯渊、张、赵、邢家弟兄，带领班头，店中等候听信。蒋爷与展南侠带一名从人，拿着二人名片进城，到知府衙门投递名片。不多一时，知府里面迎接出来。展、蒋二位，看这知府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绺长髯，见展爷、蒋爷，深深一躬到地。蒋、展二位答礼相还。往里一让，至书房落座献茶。知府说：“不知二位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蒋、展二位一齐答言说：“岂敢。”知府说：“二位到此，有何见谕。”蒋爷说：“大人屏退左右。”知府答言，教从人退出。蒋爷说：“这里有一角公文，大人请看。”展爷献将出来。知府把公文拆开，从头至尾一看，就见他那乌纱翅“颡颡”乱抖，言说：“这样贼人，大概不好捕捉，请问二位大人还是调兵，还是差捕快班头去拿？”蒋爷说：“若要调兵，风声太大。倘若风声走露，贼人逃窜，岂不是画虎类犬！若用班头，又有多大本领。纵然见面，如何捉拿得住？事在两难，我们慢慢计较。这里有知晓潞安山道路的人没有？”知府道：“有，敝衙中有个观察总领姚正，他时常往山中办差，向来道路纯熟。”蒋

爷说：“既然这样，将他叫来。”知府叫外面从人说：“你们把姚正叫来，大人们问话。”不多一时，就见过来一人，头戴六瓣壮士帽，青布箭袖，皮挺带，薄底快靴，赤红脸面，花白胡子，过来与知府见礼。知府说：“这是蒋、展二位大人，过去叩头。”复又冲着蒋、展行礼说：“下役姚正，给二位大人叩头。”蒋爷说：“起来，你是观察总领，这潞安山道路，你可熟识？”姚正答言：“山内道路下役一一尽知。”蒋爷问：“此山离城多远，共有几个山口，里面有多大地面，后山有几股道路可以出山？”姚正说：“回禀大人，出了徐州西门，离五里地，有个镇店，叫榆钱镇，出西镇口。紧对潞安山东山口，直进山口，就是一股道路。往上走就是琵琶峪，北边有四个山湾，南边有四个山湾，若走山湾，仍然还是这一个山口，不然为什么叫琵琶峪，皆因它类似蝎子。这八个山环，就似蝎子腿形象，这个山口，就是蝎尾，后山无路，有一个大湖其名叫飘沿湖。”蒋爷问：“这尉迟良住在什么地方？”姚正说：“他自己盖的一片庄户紧靠琵琶峪西边，他那后院西墙下去就是飘沿湖。”蒋爷问：“尉迟良他是何等人物？”姚正说：“下役就知道他是官宦之子，都称叫他尉迟大官人。此人是个富户财主，是异乡人搬到此处。”蒋爷说：“此人的原籍是什么所在？”姚正说：“下役不大深知，有说南阳府的，又有说陈州的。”蒋爷说：“这就不差往来了。我实对你说，这是盗万岁爷冠袍带履之贼。我们奉相谕前来。所以将你叫到，问你道路，怕的是风声走露，贼人知晓逃窜，故此办事，总得严密方可。但不知如今尉迟良可在他家内没有？烦劳你打听打听。若在家中，大家好去，千万不可打草惊蛇。”姚正说：“此刻在家与不在家，下役亦不深知，前去探听明白，再来回话。”蒋爷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你到西关福兴店找姓张、赵、冯、邢的几个人，把

他们带到榆钱镇暗暗找下一个公馆，千万别告诉店东，防他走露风声。你想想看，住在哪个店好，我们同着你们老爷随后就去。”姚正翻眼一想说：“有一个三义店，店房宽阔，店东又是在我们衙门里当差，就在他那里甚好。”姚正撒身出去。知府要与蒋、展二位摆酒。蒋爷一拦，说：“你这里可有出色的能人没有？”知府说：“我们这里就是总镇大人。此人是行伍出身，本领高强，技艺出众，马上步下无一不精，再说要兵要将，非此人不可。”蒋爷问：“此人姓什么？”知府说：“姓冯，叫冯振刚，外号人称单鞭将。”蒋爷一听说：“既然如此，烦劳大人将此人请来，大家一见。”知府复又把外边人叫来，把自己名帖，请冯总镇至衙，有商力办的公事。从人答应出去。知府与蒋四爷打听些京都事情，又问些襄阳事情。说话之间，从人送来回话。总镇大人已请到了。知府出去迎接，至书房与蒋、展二位各各见礼，通过姓名，大家落座。蒋、展二人一看总镇大人，类若半截黑塔相仿，心中暗暗夸奖。总镇说道：“不知二位大人驾到，有失迎候，望乞恕罪。不知二位大人有何吩咐？”蒋爷说：“所为潞安山中有一贼人，我们请大人商办此事。”总镇说：“此贼有什么案件？”蒋爷说：“这里一角公文，大人请看。”随即将文书递过去。总镇打开一瞧，便问道：“二位大人要捉拿此寇，用多少兵将，小弟赶紧预备。”蒋爷说：“大人先调二百步队，全要巧扮私行，暗藏兵器，上榆钱镇，在三义店相近的所在伏下。还得跟着入山，堵住贼人门首，我们到里面去拿。倘若贼人逃窜，步队外面捉拿。如若捉拿不住，大人可要听参。”总镇连连点头称“是”。蒋爷说：“大人就去预备，我们在三义店公馆专候。”总镇也知道事关重大，随即起身告辞，点兵去了。

再说蒋爷会同知府，乘上外面预备的马匹，随带本衙中马

快出头，到店外下马。店东出来迎接，口称大人，方要行礼。蒋爷说：“我们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了罢？”回说：“小人们俱听我们姚头提过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可嘱咐伙计，不许在外面吵喊此事。要是机关泄露，把你拿到开封府，先拿你狗头铡了。”店东说：“小人天胆也不敢。”蒋爷嘱咐完了，走至里面，早有张龙、赵虎、邢家弟兄、冯爷，连十二名马快班头迎接出来。蒋爷就叫五位校尉，与知府一见。彼此行礼已毕，大家到五间上房落座，店中伙计打脸水烹茶。赵虎告诉，姚正怎么把他们大众接到此处。蒋爷问：“他往哪里去了？”赵虎说：“他打听白菊花的下落去了。”知府吩咐店中预备早饭，大家饱餐一顿。少时外面进来一人，肩头上扛着一个人。大众看了，原来是姚正。见他把那人“噗”的一声摔在蒋爷前面，说：“下役交差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怎么这般猛壮，这是什么人？”原来姚正把公馆找好，把众人带来，自己直奔潞安山山口，就见前面树下，一块大青石头上坐着一个人，一个酒瓶子，放着几个果子，自己拿着那个瓶子，嘴对嘴，正喝到得意之间，自言自语在那里说：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今天早晨，连一文钱都没有，可巧这般时候尉迟大叔打南阳回来，见着他就是活财神爷，磕了一个头，就给了三两白花银。又一说，又给了有二三百钱，你说吃什么。要不是遇见他呀！我今日这个罪过，可知道了。人歇工呀！挂兑说话。”边说话边哈哈狂笑。姚正过去一拍他的肩头，说：“老三，一人不吃酒，二人不赌钱，怎么一个人喝上了？”原来这个就是琵琶峪的地方，名叫王直，小名叫三儿。他回头一看，说：“姚头领来了。咱们自得来的酒，你先喝个喇叭。”姚正问：“你这里哪有喇叭？”王直说：你全然不懂，嘴对嘴喝酒，就叫吹喇叭。”姚正一想，在这里问他，拿不定说不说，要带他去回话，他若不走哪？他一喊，琵琶峪的

人出来，我带不了！有咧，我把他带得远远的，我扛起来就跑。又叫：“老三，你这里来，我们咬个耳朵。”王直站起来，走了几步，说：“你说罢。”姚正说：“你再走几步。”又走了不远，姚正说：“你再走几步，与你咬个耳朵。”一连说了好几次，就到了潞安山口外头。王三说：“你到底什么事情？”姚正把腿往底下一垫，上头一靠，“噗咚”一声，就把王直靠了一个筋斗，把他腰带解下来把二肩一捆。王直说：“捆上来咬耳朵？”姚正并不答言，扛起来就走，直到公馆，进了店门问伙计：“大人们在哪儿？”回答：“现在上房。”扛着奔上房，启密进来。见蒋爷，姚正说：“回禀大人，这就是琵琶峪的地方，山中之事，他一一尽知。”蒋爷叫人将他扶起来，将他带子解了，跪在面前。蒋爷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王直这一吓，把胆子都吓坏了。蒋爷连问他两声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王直才说：“我叫王直。我是琵琶峪的地方。”蒋爷说：“问你琵琶峪的尉迟良，你可认得？”王直说：“认得。那是我大叔，待我好着呢！今天打襄阳府回来，给我三两银子，二三百钱，时常周济我。刚才我们头儿瞧着我喝酒，还是他老人家给我的钱。你老认得他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不识得他，皆因他偷万岁的东西，我是来拿他。他给你钱就很好。”王直一闻此言，打脑门里冒出一股凉气，连声道：“我可认得他，酒是我自己打的。”蒋爷说：“这贼准在家里没有？”地方说：“他在家里，也许又走了，我去瞧瞧去。要在家里，我回头来送信。”说着，站起回头就走。蒋爷说：“站住罢，你去送信，报答他三两银子好处。”叫差役：“把他看起来，可别放他出去，这里有一根带子，把他系上。”蒋爷又把那家弟兄叫过来，说：“你们二位，先到山中探探虚实。”二人一怔，齐说道：“我们先就说过，我们二人本事，比他差得多，他又有一口宝剑，他又比我

们聪明，倘若叫他识破机关，我们是准死无疑。我们死倒不要紧。怕误了大人的大事。”蒋爷说：“不妨，二位附耳上来。”要问蒋爷说的什么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十九回

### 邢如龙挖去一目 邢如虎四指受伤

且说蒋爷附耳低言，如此这般告诉了几句言语。二人一皱眉，齐说：“倘若他不肯听这套言语，如何是好？”蒋爷说：“他要不听你们言语，我再教你一个主意。”四爷又说了几句，两个人才说：“有理有理！”他们各带兵器，披上英雄氅，随出公馆去了。邢家弟兄走后，展爷说道：“四哥，他们本事可不强哪。这一去，可别闹出舛错来。”蒋爷说：“无妨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正在说话之时，忽见总镇大人从外边进来，还带着两个人。那二人也是酱巾摺，袖鸾带扎腰，大家站起身来，迎接总镇。蒋爷就引着张龙、赵虎、冯渊见了总镇。总镇又把他带来那两个人与蒋爷见了。原来一个都司，一个守备。一个叫张简，一个叫何辉。总镇说：“二百步队兵丁俱在就近地面听令。”展爷说：“不可耽延时刻，总得接应邢家弟兄方好。”冯渊说：“待我先跟下他们去，我算二队接应。”赵虎同张龙说：“我们算三队。”蒋爷同展南侠说：“我们算四队。”叫总镇大人，带领张简、何辉，督定二百兵丁，作为五队。蒋爷说：“我教你们一个主意，要是听出里头动手时节，你们大家异口同音就说天兵天将好几百万人都到了，把要犯贼人门首全都围上，潞

安山琵琶峪的官兵尽都塞满山口，外头漓漓拉拉，还有八里多地哪！大家异口同音一喊叫，又借着山青，贼人必定目乱。”张简、何辉连总镇一齐点头。蒋爷又说：“知府大人带着本衙中马快，连开封府十二名马快班头，按应大家。”安排停妥，大家前往，暂且不表。

单提邢家兄弟到了琵琶峪，直到大门。此门座西向东，有两条板凳，上面坐着几个二十多岁的人，都是异服奇装，在那里讲话。邢家弟兄走上前来：“辛苦。”那些人回头一看，问：“找谁？”邢家弟兄说：“找你们大爷。”那个说：“我告假才回来，我还没里头去哪，我不知道大爷在家没在家，我给你过去瞧瞧去。”邢如龙说：“管家，你告诉你们晏大爷去，就说我们弟兄姓邢，他叫邢如虎，我叫邢如龙，你们大爷是我们师兄，自然他就见我们了。”说罢这句话，那人方才过去。不多一时，里面又出来一个人，往外头一探，又走了。又等半天这才出来一人说：“请！”

邢家弟兄往里就走。往南一拐四扇屏风，再往北将进垂花门，就见白菊花降阶相迎，说：“二位贤弟一向可好。”邢如龙说：“大哥一向可好，我是买卖忙，总没得到哥哥府上叩头，如今是辽东地面有件买卖，从此过路，特意绕路前来，给哥哥叩头。”白菊花双手把两个人往起一搀，上阶台石，让进厅房，分宾主而坐。邢家弟兄暗一打量，白菊花此时更透着威武。见他白缎扎花武生巾，白缎绣花箭袖袍，上绣宽片金边五彩丝鸾带，水绿衬衫，豆青色英雄氅，上绣大朵团花。脸似粉团，两道细眉，一双俊眼，鼻如玉柱，口若涂朱，肋下佩一口双锋宝剑，绿鲨鱼皮剑匣，杏黄绒绳飘垂。三个人见面之时，就见晏飞满面笑容。落座谈话。问了二人来历，复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远路而来，还是尽为瞧看劣兄，还是另有别事？”邢如龙说：

“一者是望看长兄，还有一些小事，可不大要紧。我们无非听过耳之言，说你把万岁爷冠袍带履盗来，可不知是真是假，我们来问问兄长，果有此事没有？”白菊花复又哈哈大笑说：“不错，果有此事。皆因我在酒席超面，受他人轻侮，我才投奔京都，将万岁爷冠袍带履盗来。总是年轻之过，又不为己事，虽然盗出冠袍带履，此时后悔，也是无用的了。二位贤弟何以知之？”邢如龙说：“我们听绿林人言讲，不定是真是假，今日闻兄长之言，方晓得是真。按说你把冠袍带履盗将出来，压倒群英，我二人与你贺喜才是。”晏飞说：“我总怕事情作错了。”邢如龙说：“你这惊天动地之事，压倒绿林，怎么说错事？若论我二人，慢说是盗，连看见都不能。借着哥哥你这个光彩，拿出来我们瞻仰瞻仰。”白菊花一笑说：“你们早来几天，可以看见。我实对你们说，那日在南阳府团城子伏地君王东方亮酒席筵前，大家说‘近时没有许多英雄’，内中多有不服之人言道：‘这东方大哥人称伏地君王，谁能到万岁的大内，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盗将出来，与东方大哥穿戴起来，看他象个君王不象？’问了半天，总无人答言。那时是我也多贪了几杯酒，自己承当前往。将此物得到手后，我就进与东方大哥了。今日才由南阳府回归。若在此处，你们看看，又有何妨？”邢家弟兄一听，大失所望，彼此面面相觑。

晏飞复笑道：“你们二位与劣兄贺喜，本应当我与你们道贺才是。”邢家弟兄说：“我们有什么喜可贺？”晏飞说：“你们二位如今不是作了官了？六品校尉，开封府站堂听差，日后岂不是紫袍玉带，耀祖荣宗，也不枉人生一世，这才叫可喜可贺。”邢家弟兄一听这番言语，也是微微一笑说：“原来你知道我们作了官了。”晏飞说：“不但我知，人所共知。你们必然是做此官，行此礼，到此处追取万岁爷的冠袍带履，一行拿我入都

交差，是与不是？”邢如龙说：“我们可不敢。既然你已识破机关，你把所盗之物，献将出来，不但没有你的罪，我们两个人，还尽力保举你为官。”白菊花说：“住了！我盗万岁爷之物，献出了还做官？轻者是剐。”邢如龙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如今万岁喜爱有本领之人。先前，白玉堂开封府寄柬留刀，御花园题诗杀命，后封为御前护卫。”晏飞说：“快些住口！封白玉堂的时节，万岁有旨：再有这样，绝不宽恕。”

邢家弟兄所说言语俱是蒋爷教的，再多说则不行啦，就要告辞。晏飞说：“不行，你们要想出去，把首级留下。”邢家弟兄一着急说：“晏飞你好言不听，我们可要拿你了。”说毕，甩了大氅，亮刀，蹿在厅内大骂。晏飞也甩了大氅，亮剑出来。要问二人如何抵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回

### 冯渊房上使诈语 晏飞院内吓落魂

且说邢家弟兄见白菊花亮剑出来，头一个邢如龙劈头盖脸，就是一刀。白菊花一闪，使了个白蛇吐信，宝剑正到面门，邢如龙往右边一歪头，那宝剑正扎在左眼之上，“噗哧”一声，把那一只左眼挖瞎，“噗咚”摔倒在地，鲜血淋漓。邢如虎一见哥哥躺下，恶狠狠把刀剁将下来。白菊花先把宝剑往上一迎，“呛啷”一声，就把邢如虎的刀削为两段，紧跟着宝剑往下一劈。如虎一急，手无寸铁，就有个刀把，对着晏飞打去。晏飞将身一闪，如虎回头要跑，白菊花那口剑，仍是白蛇吐信，对着如虎胸前扎去。如虎不能躲闪，一急，用左手往外一推，就听见“噌”的一声，就把四个指头削落。白菊花一抬腿，正踹在如虎身上，“噗咚”摔倒在地。晏飞回头，叫家人捆将起来，四马倒攒蹄捆好，撂在廊檐底下。

其实一报进来的时节，晏飞就知道邢家兄弟的来意。皆因他盗冠袍带履之时，在京都就知道开封府有什么人。如今听二人一来，就知道为冠袍带履而来。他先派人出来看看，他们身后带了多少人来。那人探头一看，说：“只两个人。”然后请将进去，先说好话，后才反脸。晏飞此时后悔，先时节忘了问问他们，共总来了多少人，都在哪里住着？此时二人身带重伤，

再要问，他们定然不肯说出真情实话。恶贼一转身躯，上了阶台石，冲着邢家弟兄说道：“你们身带重伤，可是自找其祸。我好意把你们请将进来，你们口出不逊，你们两个拉刀，一定要与我较量。若不是师兄弟情分重，我立追你们两个人的性命。我问你们句话，只要你们吐出实言，我就放你们逃命。”邢如虎说：“你问我们什么？”白菊花说：“你们共来了多少人？在哪里居住？说了实话，放你们好走。”邢如龙说：“你要问我们来了多少人么……”邢如虎咬着牙，忍着痛说：“哥哥千万可别告诉他。一问明白，前去行刺。咱们两个人死了倒不紧要，给旁人招祸。”说到此时，忽听门外一阵大乱，忽又从墙上蹿下一人，一身大红箭袖，说话南边口音，说：“好恶贼，你们乃师兄弟，有这等狠心贼人，挑目削手，快些过来受死。”白菊花早就下阶说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回答：“要问我，乃辽东人氏，复性欧阳，单名一个春名，人称北侠是也。”白菊花一听吓了一跳。久闻北侠，未见其面。闻说此人有一口宝刀，天下第一英雄，如今这一来，自己打量，非是他对手，总要仔细方好。又不能不过去。随说道：“欧阳春，你我远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依我劝你，快些去罢，你我何必反脸。”冯渊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，招刀。”原来冯渊早就到了。他远远看着邢家弟兄进了大门。等得工夫甚大，他也到门前，硬要进来。门上人把他拦住，问他找谁？他说找白菊花。门上人说：“我们这里没有白菊花，倒有黄菊花，还没开哪。”冯渊又复骂人。门上人过去一揪，他硬给了人家一个嘴巴，那人又过去一揪，他又一脚踢了那人一个筋斗。他撒腿就走，贴着墙根直奔正南，往西一转弯，跳进墙来，直奔垂花门南边那段卡字墙，蹿在墙上头，一见邢家弟兄已成血人一样，再瞧白菊花，手拿宝剑正施威吓。冯渊跳下去，自称北侠，真把淫贼吓住了。晏飞不敢

拿剑迎那口利刀，两个人约有五六个回合。冯渊是得理不让人，一刀紧似一刀。白菊花动着手，心中忖度：那北侠是辽东人氏，这个人说话，是南边口音，再者人称紫髯伯，这个人没有胡子，可别教他冤了。想到此处，虚砍一剑，蹿出圈外，大声招呼说：“小辈你且等等动手！你说是北侠，因何是南边口音？北侠人称紫髯伯，你又为何没胡子？你怎么是北侠。”冯渊说：“拿你这个混帐东西，还用他老人家来？那是我师傅，特把七宝刀交给我拿着，只要我这口刀，杀你如割鸡一样。”白菊花说：“好小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冯渊说：“是你冯老爷！”复又持刀就刦。二人又走了三四个回合。晏飞看他这口刀不象宝刀的样子，大着胆子，把剑盖住他的刀背，“呛啷”一声，冯渊刀头坠地，气得白菊花咬牙切齿。冯渊回头就跑，蹿上房去。白菊花后面就追，也要往房上一蹿。冯渊一伸手，揭了两块瓦，见白菊花要追，对着他面门就打将下去。也算晏飞闪躲得快当，那瓦坠落于地。冯渊就喊：“这么是我师傅来了。”就听从外边厢喊叫拿贼，拿钦犯。冯渊说：“就是这个，你拿罢。我师傅到了，这是真正北侠。”白菊花一转身，见这人身高五尺，面目发黑，手中拿一口腰刀，这个可是有胡子，却是一部短胡须，扑奔前来。问道：“你是北侠？”来者本是赵虎与张龙。他们三队到了大门，就不见邢家弟兄，也不见冯渊，忽然听得冯渊喊叫之声，知道在内动手，二人直闯进来。白菊花听得冯渊一说赵虎是北侠，问了一声：“你是北侠？”赵虎说声“然也！”摆刀就刦，白菊花心想别管是与不是，盖住他的刀背，先试试如何？宝剑刚一沾刀，“呛啷”一声，腰刀削为两段。赵虎一跑，恶贼后面又跟着追。冯渊又一喊：“这才是我师傅哪！”白菊花又是一怔，见张龙一身蓝缎衣襟，黄脸面，半部胡须，手中也是一口腰刀。恶贼问道：“你是北侠？”张龙说：“我叫张龙。”

白菊花一笑，全是无名小辈。张三爷用刀一砍，白菊花剑一找他这口刀。冯渊又喊：“他这是口宝剑，别叫他碰上。”张三爷把刀往回一抽，没容他削断。忽听外面一声叫喊：“钦犯休得猖狂，还不快些前来受捆。”话言未了，纵进二人，一高一矮，白菊花早就看见，头一个蓝缎壮士帽，翠蓝箭袖袍，面如白玉，手中明晃晃一口宝剑，光闪夺目。再看那个矮的，一身枣儿红衣服。拿着一柄三楞青铜刺，小小头颅，形如瘦鬼一般。晏飞一见，更觉轻视。冯渊再一嚷道：“妙个哉妙个哉，白菊花这可要送你姥姥家去了，北侠没来，南侠到了。展护卫，蒋护卫，这就是白菊花。千万别把混帐狠心贼放走，他把两个师弟，一个挖去一只眼睛，一个削去一只手。”白菊花一闻此言，暗暗恨这个蛮子，我要得手之时，把他剁成肉泥，方消心头之恨。不说北侠，又说南侠，少刻还有双侠到来，不管他是谁，把心一横，焉知晓这可碰在钉子上了。展爷蹿将过来对准晏飞盖顶搂头，劈山剑剁将下来。晏飞用手中紫电剑往上一迎，用了个十分力，只听“呛啷”一声响亮，只见半空中火星乱迸，“当啷啷”，半天工夫，剑尖上响声不绝。把两个人齐吓了一跳，彼此俱都蹿出圈外，低头瞧着自己的宝剑。展爷这口宝剑，一丝没伤。白菊花一看自己宝剑，磕了一个口儿，约有麦粒大，自己暗暗着急，心痛此剑乃是无价之宝。晏子托临死时节，交与他宝剑之时，再三嘱咐：此剑若在，你性命也在；此剑若伤，你祸不远矣。如今晏飞见宝剑有伤，故此心中害怕。你道两口宝剑，凑在一处，怎么单伤白菊花这口宝剑？俗话说：二宝相逢，必有一伤。皆因白菊花的这口剑，是晋时年间的宝物，展爷这口剑，是战国时造就的，故此年号所差，晏飞这口剑敌不住展爷的那口剑。展爷这口剑一得力，准知道碰着紫电剑，自己的剑不能伤损，就把自己平生武艺，施展出来，要拿白菊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一回

### 校尉火烧潞安山 总镇兵困柳家营

且说展南侠初遇白菊花，两口宝剑一撞，展爷明知白菊花的剑软，展爷就把平生之力，施展出来，与白菊花较量。又有蒋四爷在旁边，那柄刺使的也是神出鬼没，并且不与白菊花一对一较量。他尽看着展南侠与白菊花较量，晏飞稍有落空之时，他便把刺往上，或扎或刺。按说白菊花这身功夫真算出色，可惜自己把道路走差，若要取其正路，可算国家栋梁之才。一个人敌住一侠一义，毫无惧色，吩咐家下人，一同齐上。家下人众抄家伙，没有刀枪剑戟，无非厨刀、菜刀、面杖、铁耙子、顶门杠，此时冯渊早就蹿下房来，就把张龙手中那口刀要过来，挑邢如龙、邢如虎两个人的绳子，叫张龙、赵虎两个人把他们背将起来。赵虎说：“三哥你背着龙，我背着虎，咱们是龙对龙，虎对虎。”冯渊拿着这口刀，上下翻飞，砍得那些家人一个个东倒西歪，也有带着重伤的，也有死于非命的，大家谁敢拦阻。冯爷一行砍杀，一行护着张、赵二人背负邢家兄弟闯出垂花门，直奔大门，眼望那些兵丁来到，才返身回来，也帮着展爷动手。

此时忽听外面一阵大乱，犹如山崩地裂相似。听大众异口同音说：“是天兵天将到了，调大兵来了好几百万哪！都到了

门口，将琵琶峪都塞断了。杀呀！拿钦犯哪！”白菊花一闻此言，就无心动手，他就打算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。展爷、蒋、冯三个人，围定甚紧，白菊花卖了一个破绽，好容易才蹿出圈外，撒腿就跑。冯渊大嚷：“混帐东西跑了！”大家就追。展爷在前，蒋爷在后，冯渊无非虚张声势。白菊花奔垂花门，扭项回头，早就见蒋四爷、展南侠追赶下来。晏飞一回手，“叭”就是一镖。展爷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将身一闪，“噌”的一声，就将蒋爷头巾，打了一个窟窿，若不是身材矮小，性命休矣。白菊花一回，把展爷的暗器，也勾出来了。一缓手，把袖箭装好，“噠”的一声响，正打在大门的框上。晏飞也是久经大敌的人，只管跑着，不住的回头，看见展南侠双手一凑，就知他要发暗器，果然他一伸手，一股寒星飞奔自己喉咙而来，一闪身，躲过袖箭，蹿出大门。一看前边黑压压的一片兵丁堵住周围院墙，见了这异口同音喊：“贼人出来了。”张简、何辉在门的两边。这些兵丁，每人一块蓝布包头，可没穿上号衣号褂，各执短兵刃。只见对面上，总镇大人是酱巾摺袖打扮，面赛乌金纸，手中一柄水磨竹节钢鞭，有鸭蛋粗细，迎门一站，虎势昂昂，犹如半截黑塔相仿。白菊花一瞧，就知道他是总镇。总镇两边，有那二十名长挠钩手。张简、何辉两个人往上蹿，一个是熟铜双铜，一个是齐眉木棍。白贼一想，要与他们走上三合两合，后面那个姓展的就追上来了。只见他们钢棍齐奔面门而来，白菊花这口宝剑一磕，“呛啷”兵刃全折，使了一个顺手推舟的招数，“噗哧”一声就把张简的膀子砍落下来。一回剑又是一声响，又把何辉的头巾削去了半面。迎面总镇大人眼看着伤了二员偏将，自己抡鞭就打。晏飞怕他力大鞭沉，不敢碰他的兵器，使了个乌龙入洞，躲过他这一鞭。众挠钩手，全把挠钩往前探，白菊花用剑使了一个拨草寻蛇的架势，叱咻咻

嚓，把那些挠钩手的挠钩，全都削折。二十个人往前一扑，白菊花迎面而上，遇人就杀。可怜那些兵丁，就有带伤的，也有送命的。晏飞闯出来，到山口，马快班头如何能挡得住他，也就被他砍倒了不少。恶贼出了潞安山，一想上哪里方好，是往周家巷，还是上柳家营好哪！自己未能掌准主意。忽见后面众人追来，只得顺着边山，往北又往西，蹿上山去。又见山下火光大作，烈焰飞腾，万道金蛇乱蹿，自个暗暗的叫苦，明知自己窝巢不在了。事到其间，也就无法，反怨恨邢如龙、邢如虎，早知事到如此，还不如把两个小辈结果性命，也消心头之恨。走不到二里光景，就到柳家营门首。

且说柳家营前面一带，尽是柳树。庄主姓柳，叫柳旺，外号人称青苗神。先前也是绿林，后来坐地分赃，自己挣得家业就，足够后半世用的了。恰巧弃绿林后生了一个女儿，更要作些好事。他这女儿，名叫姣娘，长到十八岁，聘于宋家堡。头年妻子又死去了，今年正是六十正寿，上他这里来祝寿的甚多。白菊花他们素无来往，然而彼此慕名，正是他生日这天，白菊花同着周家巷火判官周龙，备了一份厚礼，前来与他拜寿。白菊花一来，柳旺就觉着亲近于他，生辰后，留晏飞住了数十余日，终日上等酒席，待如上宾。后来，两个人结为义兄弟。如今白菊花要上周家巷，皆因后面追来，逃脱不了，故此才直奔柳家营。可巧正遇柳旺在门首往潞安山那边瞧看，见杀声震耳，火光大作，透着诧异，要派人前去打听。忽见白菊花迎面而来，面现惊惶之色，再看后面追来的人不少，青苗神这个人，最有机变，叫家人先进去开了大门。门前有两个石头鼓子倚着，家人先把石鼓子一挪，等白菊花到了门首，柳旺拉着进了大门，忙叫家人把大门一闭。白菊花正要行礼，柳旺一搀说：“此时没工夫行礼，快说是什么事情？”白菊花草草把自己的事一

说。柳旺翻眼一想，随说道：“必须如此如此方好。”白菊花连连点头说：“此计甚善，只请哥哥救我了。”说着就双膝点地。青苗神把晏飞一搀说：“你我自己兄弟，没有那些礼节。”随叫家人带着白菊花去了。又叫家人过来，附耳低言，家人答应，转身去了。

忽听门外一阵大乱，有人在那里叫门。柳旺亲身开门，迎门遇见展南侠，翻江鼠，一齐说道：“你是本家主人哪？”柳旺点头说：“不错，小可名叫柳旺，但不知你们二位贵姓高名，因为何故，带领这些人到我家中，有何贵干？”蒋爷答言：“你要问，我们乃御前三品护卫将军。后面还有你们知府、总镇。我们都是奉旨拿贼，如今贼人进了你的门内，快些闪开，容我们捕盗。”柳旺把双手一拦说道：“且慢，我们院内没有。”蒋爷远远地看见进了他的门首，皆因有那些柳树挡遮，未能看得很明。柳旺开口就不承认，他一耽延工夫，白菊花再打后头跑了，那时间枉费了许多事情，先叫兵丁：“把他这个宅子与我围了。”蒋爷与柳旺说道：“你说贼人不在你的院内，我们搜将出来，拿你一同治罪。”柳旺满口应承：“老爷们若打我院中摸出贼来，连我一同治罪。可求老爷们一件事，别叫这些个人过去，都一进去，我家中不定得丢多少东西。”蒋爷说：“使得。”告诉兵丁：“叫你们大人堵门。”蒋、展二位，往里一闯，将到屏风后，就看见白菊花后影儿往厅房里面一跑。蒋、展二人一齐往门内一闯，两面的绷腿绳往起一绊。要问二人怎样逃躲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二回

## 因贪功二人坠翻板 为拿贼独自受镖伤

且说展、蒋二人将到屏风门外，往厅房上一看，见白菊花往里而跑。二护卫心在白菊花的身上，那里想得到门内有埋伏，只顾往里一跑，两边的绳子往起一兜，二位就往前一栽。幸亏展爷将刀顺手一划，绳子全断，两旁拉绳的家人一齐跌倒。蒋、展二位纵起身来。蒋爷说：“好贼人，中了你们的圈套了。”此时，白菊花早又出了厅房。展爷怕一进厅房的时节，门坎又有兜腿绳子。到了房门之外，蒋爷探头瞧了一瞧，里面连一个人也没有，忽见白菊花正从暖阁那里，往后一转。二人赶到暖阁东边，往后一看，后边还有一个后门。此时白菊花已挤出后门去了。二人也往后门一中蹿。岂知门内是一块翻板。二人要是一前一后，也不至于一齐落下，皆因二人一齐纵身，一齐落脚，就听见“嘣”的一声，那地板就翻转去了。展、蒋二人往下沉，也不知准够多深，撒手把兵刃一扔，“噗咚”一声，将身子沉入水中去了。展爷吓了一跳，随着就喝了两口水。蒋爷一见是水，这可到了姥姥家了。先往上一翻，就把展爷衣襟往上一提。展爷自从喝了两口水，只觉得头晕转向，叫蒋爷一揪，缓了缓气，就听见上边“当啷”的一声，柳旺家人们搬过石块，就把那翻板一压。里边人，就是肋生双翅，也

飞不出去了。别看蒋四爷只管会水，这所在实系厉害，他手提着展爷腰带，自己用着踏水法，在这井桶之中，黑乎乎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可伸手去摸，摸着了井壁，周围一转，地方倒很宽阔，水约有数丈多深。再往上看，虽然看不见，估摸着约有数丈有余。再摸这井壁子，溜滑如镜面一样，纵然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飞不上去。摸来摸去，忽听见有流水的声音。原来这井桶子，不是由地下冒上来的地泉，而是由飘沿湖借进来的湖水。由飘沿湖挖出一股地道，约够八里多长，上头俱拿石头砌好，如同地沟相似，到井桶子这里，只留了六寸宽一个缝儿。就是会水的，掉将下去，扁着身子也不用打算出去。这还怕不牢靠，又打了一扇钢蓖子，都是大指粗的钢条，把它拧出灯笼头来，预先就砌在这缝儿里头。一者为挡人，二则也免得湖里漂来东西，连大鱼全都挡住。柳旺起的名儿，叫翻板水牢。你想柳旺要这所在何用？皆因他年轻时坐地分赃的时候，制造此物。他也明明知道，所做的事情犯王法，怕的是哪时万一事情败露，有人拿他，若不是人家对手之时，他好把人带到翻板水牢。如系追他甚紧，他还有借水逃命的所在，可也没用着一回。可巧如今晏飞一来，他附耳低言告诉他的就是这个主意。蒋爷摸来摸去，摸到这个借水的地方了，不但窄狭，并且还有钢蓖子挡着。南侠说：“四哥，事到如今，你不必顾我了，你自己若能出去，早离险地罢！”蒋爷说：“大弟，看这样一个所在，如何出得去呢？就是出得去，也没有一个人走之理。这个柳旺，可实在人面兽心！咱们生在一处生，死在一处死。出去的法子，我是一点也没有，就这么一点盼望！”展爷问：“什么盼望？”蒋爷说：“就盼望总镇大人冯振纲，能把白菊花拿住，还得把柳旺拿住，进来满处一找咱们，或者他们家人说了，或者各处找

寻，无心间蹬到翻板上，再掉下一个来，那可有出去的机会了。”展爷、蒋爷在水牢之中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白菊花将蒋、展二位带到翻板水牢之处，在外面看着他二人中计，坠落下去，叫家人用石头压住，自己转身出来。柳旺在那里叫道：“贤弟怎么样了？”回说：“他们已然坠落下去，兄长可曾看见那些人都到了没有？”柳旺说：“他们把咱们周围的墙壁俱都围满了。贤弟你要逃走，我这里单有一股水道，你自可借水而逃。”白菊花说：“不行，我若借水道而走，他们岂肯与你善罢甘休？我与兄长惹的这个祸患，可不小。水牢里是两个护卫，外面还有总镇，那总镇倒不放兄弟眼里，无奈一件：我若走了，就给哥哥留下祸患了。依我说，不如丢舍了这份家私，你我逃走了罢。你我弟兄走在哪里，到处为家。”二人正在议论之间，就见冯渊由外面进来，骂说：“好贼人，你们全是一类的东西。总镇大人，快拿贼罢，他们这里议论要跑。”那总镇冯大人一听，手提单鞭，大喊一声闯入院内，大家全撞一处。柳旺的家人，早在旁边拿着一条花枪交给柳旺。冯渊往外一跑，说：“我去叫人去了。”白菊花说：“哥哥先走。”柳旺冲着总镇，就是一枪，总镇用鞭一磕“当”的一声，柳旺险些撒手。晏飞早由冯振纲左边蹿过来了，总镇一追，“噗哧”一毒药镖，正中肩头，“噗咚”一声摔倒在地。要问生死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三回

## 巧装扮私访淫寇 用假话诓骗愚人

且说白菊花正与青苗神商量主意，不料冯渊闯将进来。按说，大门关着，众人全在外面围着，也听不见里面的信息。冯渊跳上房屋，往里一瞧，正见暖阁那里有一个人影，冯渊回乡过去，刚然白菊花往后门一蹿。冯渊连忙回到外面庭心，下去开了大门。家人将要拦阻，冯渊把刀一亮，那些人便东西乱跑。冯渊闯进大门，正听见白菊花与青苗神商议，就往前一蹿，高声一喊。此时总镇大人进来。柳旺用枪一扎，往外就闯。白菊花从旁边过来，总镇一追，就是一镖，正中肩头，总镇大人摔倒在地。白菊花往外一蹿，会同青苗神，两个人扑奔西南。这些兵丁，就有奋勇的想要围裹他们，焉能围裹得住？沾着就死，撞着就亡，转眼之间，就是数十名人在地上横躺竖卧。那些兵丁，谁还敢追，任着两个人飞跑。

且说冯渊一眼瞧着白菊花往西南去了，一听总镇大人受伤，自己一想：我暗地跟下去，看他下落在何方。天气已晚，他估量大约他们看不见他了。不料白菊花实系鬼诈，又折回来了。冯渊瞧见白菊花近身回来，回头就跑。白菊花追了半天不追了，仍然归在柳旺一处。冯渊又追上去了。柳旺又回头追地，冯渊又跑。等到他们要走，他又紧紧跟着。白菊花瞧见前面一个村

庄，就与柳旺商量，若是进村，他就无处可找了。果然冯渊怕追进村中，白菊花在暗地藏藏着，无奈何，在村外找了一棵树下歇息，直等到了天交二鼓。冯爷想着又是恨，又是气。垂头丧气顺着潞安山的北山边，就回了公馆。叫开店门，问了门店家：“知府大人与众位老爷，回来了没有？”店中人说：“知府大人回来了，总镇大人受伤，二位邢大人带伤，我们这里张老爷带伤。”冯渊又问：“展大人、蒋大人回来了没有？”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冯渊又是一惊，往里就走。迎面遇见姚正，冯渊又问了一回，也是如此讲。冯渊一跺脚，说：“不好了！”来至厅房，看见知府大人低着头，背着手，急得满屋乱转。

原来知府大人赶到琵琶峪，见总镇大人身受重伤，邢如龙挖去一目，邢如虎削去四指，张简砍去一臂。众人已经罢手，兵丁杀死十一人，受伤者十五人。拿获柳旺家人八名，逃窜者无数。并未查点柳旺家中的东西，吩咐大门上锁，上了封皮。又派差役，调去五架帐篷，大门外两架，东、西、北三架。知府衙门两位先生，开封府八名班头，徐州府十六名班头，三十名兵，会同看守空宅。若遇有人跳墙出入，立即锁拿。死去兵丁，每人赏棺木一口，令尸亲认尸。受伤者，知府衙门公所调养，另请医家调治，俱是官府给钱。知府回公馆，内外两处医生请来，约有五六位。俱是异口同音说，张简、邢家弟兄保管无碍，就是总镇大人无法可治，因所受镖伤，尽是毒药透入皮肤，无法可医。无论内科外科，皆如此说。又不见展、蒋二位护卫，又不知冯老爷哪里去了，一点音信皆无，急得个满屋乱转。忽见冯渊从外面进来，徐宽勉强陪着笑，连忙问道：“可曾见着展大人、蒋大人没有？”冯渊说：“唔呀，我还要问你蒋大人、展大人的下落哪！”知府就把所有的事对着冯渊说了一遍。冯渊说：“这可不好了。”知府问冯大老爷：“难道

说没有见二位大人一点影儿么？”冯渊说：“从进潞安山琵琶峪，我与二位大人总没离开左右，就见他们追出白菊花之后，我在白菊花家里放起一把火来，前后勾串着一烧，火光冲天，我就跟下两个贼人来了。直到柳家营，倒看白菊花同柳旺逃入村里去了，只不见展、蒋二位。”正说之间，张龙、赵虎从外面进来。冯渊见着大家，彼此对问了一回，全是面面相觑。草草把晚饭吃毕，一夜晚景不提。次日早晨，知府派下人去至柳家营打听，晚间并没有从墙出入之人。

单说赵虎，自己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了。就把观察总领姚正叫在东厢房里。姚正问道：“四老爷有什么吩咐？”赵虎说：“你是此地观察总领，应当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。”姚正说：“下役也不敢说无一不知，大概的事情尽都知晓。”赵虎说：“你们这一方还有不法之人没有？”姚正说：“还有，也是没有作案，无处下手。”赵虎问：“住在什么所在，姓甚名谁？”姚正说：“出了榆钱镇的西口，别进潞安山边山口，就顺南山边有一个村庄，叫周家巷，东西大街由当中分开，东边叫东周家巷，西边叫西周家巷。在西周家巷西头路北，有个大门，内住着一人姓周，他叫周龙，有个外号火判官的便是。在左近的地面，也没有案，我们大众有点疑心，他所来往之人，全不正道。”赵虎又问：“他到底是个作什么的？”姚正说：“据他说，他是个保镖的。到如今他又不保镖了。”赵虎说：“白菊花他们素日可有来往没有？”姚正说：“那我可准知道，他们素有来往，他们交往还很亲密。我们还常常言讲，可惜尉迟大官人怎么交他？谁知道尉迟良就是第一的不好人。”老赵说：“这就得了。你不用管，我自有主意。”说毕，二人出来。赵虎就把跟他那个从人叫来说：“我要出去私访去，你仍然给我买那么一身破衣服来。”赵虎私访，前套《七侠五义》之时，

访过五里村一案，又访过白玉堂，巧遇一千两金叶子。包相爷就说他是个福将，他自己就信以为真。如今白菊花、展、蒋全无下落，又想着要去私访，故此与姚正打听得明白，又叫家人买破衣服。去不多一时，家人把衣服买来。赵虎就将本身衣服脱掉，穿上了破汗衫破裤子，光着脚，趿拉着破鞋，挽着发纂，满脸手脚上俱抹上锅烟子。又由墙上揭下几贴乏膏药，提着一个黄瓷罐，拾掇好了。

赵爷将往外走，正遇见冯渊，把冯爷吓了一跳，惊说：“可了不得了。赵四老爷疯了。”赵虎说：“你才疯了哪。”冯爷道：“你不疯，何故这般光景。”赵虎说：“展、蒋二位大人，连白菊花俱没有下落，我出去私访。”冯渊：“你这个样子，还出去私访，谁看见不说你形迹可疑？就是落魄的穷人也不至于这般光景。纵然扮个穷人，象个穷人就是了。何至于浑身抹些个锅烟子，贴些个乏膏药？”赵虎说：“我出去私访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差使哪。”冯爷说：“你满让遇着案犯，叫人家看破，也是个苦，无非又得我们救你。”赵虎说：“哪里用得着你们哪。相爷说过，我是福将。”冯渊说：“好，你是福将，我是腊醋，别抬杠，请罢。”赵虎提着黄瓷罐往外就走，来至店门，把店家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你老人家是怎么啦？”赵虎说：“你别管我，开店门。原来这店自从做了公馆，就是白天也把双门紧闭。店家开了店门，赵虎出了店，直奔正西。榆钱镇本是热闹所在，来往人烟稠密。大众一看赵虎，无不掩口而笑。老赵就奔了潞安山的山口，顺南山边，直奔周家巷，到了东周家巷，往里就走。往西过了十字街，便是西周家巷。东西所分者，无非南北一条街冲开，在东便是东周家巷，在西便是西周家巷。将过南北这条街，座北向南，有一户人家，老赵就一喊叫。只见从门内出来一个人，年岁不甚大，青衣小帽，象个做买卖人

的相貌。那人问道：“我这里有点残饭给你，要不要？我这里有酒，你喝不喝？”赵虎问：“必是剩下的酸黄酒。”那人说：“不是，小花坛女贞陈绍。”赵虎说：“你既有女贞陈绍，为何不留着你自己用？”那人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们是搬了家了，这就要交代房屋了。我一看他们剩下了一碗饭，有些盐菜，还有些不要紧东西，有一坛子酒，你要吃，我省得往那边挪了。我瞧你，也不是久惯讨饭的。”赵虎说：“有酒便好，我就是好喝，我要不喝，还落不了这般田地哪。”随说着，把赵虎让到门里，倒有一个转弯影壁，那人说：“朋友，你在这里等等。”不多一时，从里边拿出一张小饭桌，两条板凳，又取出一壶子酒来，一碟咸菜，两个酒杯。赵虎把黄瓷罐放下，打狗棍往墙边一立。那人给斟了一杯酒，自己斟上一杯。老赵不管怎样，拿起便喝，一口便是一杯。那人瞧着赵虎尽乐，便问道：“朋友，我瞧着你怪面熟的。”赵虎说：“我是哪里人，你是哪里人？”那人说：“你不用隐瞒，我瞧出来了，你是开封府赵虎，赵护卫老爷。”赵虎说：“不是不是，你错认人了。往常也有人说我象赵虎，大概我与赵虎长得不差，我也姓赵，我可不是赵虎。”那人说：“你不是赵老爷？可惜，可惜！若真是赵四老爷，那可好了，可惜世界上的事，卖金遇不着买金的朋友。喝酒罢。”赵虎一听，他话里有话，随问道：“你老贵姓？”那人说：“姓张排行在大。”赵虎说：“张大爷。”那人说：“岂敢。”赵虎说：“方才你老说的是什么件事，说听听。”那人说：“你若是赵四老爷，有天大一件美差，准保你实加两级。”赵虎问：“到底什么事情？”那人说：“皆因我们这里，有一个火判官周龙，他家女眷上我们家里来了。妇女们说话不管深浅，说昨日他们家来了两个人，一个叫青苗神，一个叫白菊花，叫官人赶得无处可去。这白菊花竟偷了万岁的冠抱带履，无处可

藏，现时便藏在他们家里。你若是真正赵虎，这件差使，是怎样的美差？可惜你不是，那便不行了。”赵虎一闻此言，哈哈大笑。心中想道：怪不得相爷说我是福将。如今赵虎得了白菊花的下落，要问怎样办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四回

## 群贼用意套实话 校尉横心不泄机

且说老赵听见这个人说出了白菊花的下落，不觉欢喜非常，便与那人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用隐瞒，我便是赵虎。”那人说：“你这是冤谁呢？你要是赵虎，你早说出来了。”老赵说：“一方面，人心隔肚皮，我本是乔装私行，出来私访，访的便是白菊花下落。如今我一见你，是个买卖人的样儿，也是实心眼的人，我故此才把我的真情泄露。”那人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是真正的赵老爷，我可多有得罪。”赵爷说：“不知者不为罪。”那人复又深深的与赵虎行了一个礼，说：“恭喜四老爷，贺喜四老爷。既是你老人家到此，这里也不是讲话的所在，咱们到后边，还有细话告诉你老人家。”赵虎连说：“使得使得。”一回脚“当”的一声，便把黄瓷罐打破，打狗棍折断，拿着桌子，拿着板凳，拐过影壁来，有三间上房，把桌子放在屋中。赵虎一看，尽是三间空房，果然便象搬了家的样子。那人拿着酒壶道：“我再取些酒来。”赵虎便在房中等着。不多一时，把酒拿来，放在桌上，那人道：“我有几个腌鸡卵，在那里可以下酒。”赵虎说：“不用了，我们两个人说话罢。”那人一定要去取。赵虎的那性情，访案得遇，自己一喜欢，哪里还等得那人取鸡卵来。自己斟上，自斟自饮，吃

了三杯，把第四杯斟上，便觉天旋地移，房屋乱转，身不由自主，“噗咚”一声，便栽倒在地。那人从外面蹿将进来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凭你这个浑人，也敢前来私访，你没打听打听小韩信张大连。慢说你这个浑小子，再比你高明一些的，也出不了大爷所料。”

列公，这人到底是谁？这人是南阳府东方亮的余党。原来白菊花盗取万岁冠袍带履，便是他们两个人一路前往。皆因白菊花把冠袍带履交与东方亮，晏飞走的时节是不辞而别的。东方亮怕晏飞挑眼，便叫张大连追下白菊花来了。将到潞安山，便看见山上火光大作，自己便奔周龙家里去了。他将到周龙门首，火判官正在门前瞧潞安山那火纳闷。彼此相见，张大连说了来的原因。少刻，家人回来，告诉潞安山的信。依着火判官要跑，小韩信把他拦住，直到初鼓之后，白菊花同着柳旺，上周龙家里来了。冯渊把他们追进小村，蹿墙跃房，这一家跳在那一家，便跑了。直奔周龙家里来，群贼相见，火判官一问他的来历，晏飞便将始末根由一五一十，细说了一遍。大家用酒饭之时，白菊花说：“我们弟兄二人，还得速速的起身，不然怕再有官兵追至你这里来。我姓晏的，连累一个朋友便是了，别再把哥哥连累在内。”周龙笑道：“贤弟其言差矣。古人结交，有为朋友生者，有为朋友死者。柳兄且把家舍田园俱都不要，何况我这一所破烂房屋，又算得几何？”张大连在旁说：“二位自己弟兄，何故这般太谦？”晏飞说：“倘若有连累兄长之处，实是小弟心中不安。”大家直饮到天色将明，也派人出外打听，官兵并无一点来的动静。张大连又说：“虽然官兵未往周家巷来，唯恐有人暗访，待我出去，到我们空房子那里去看看。倘有面生之人，我好盘问盘问。”大众点头。张大连走出来，到他空房子那里，院中有两个看房之人，忽听外面叫

街的乞丐，声音诧异。张大连一出来，就认得是赵虎。诶进来，用他的实话诶赵虎的实话。然后就把他让将进里屋来，二次才用蒙汗药酒，把他蒙将过去，把西屋里两个大汉，叫路过来，拿了一条口袋，把赵虎往内一装，把个袋子一扎，叫一个扛着走，一个看家。二人出了门首，直奔周龙家内而来。

到了里面，进了厅房，晏飞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张大连说：“你猜。”白菊花笑说道：“是银子，是钱。”张大连把个袋子解开，把口袋撒开，原来是个乞丐花子。张大连说：“晏寨主细瞧，认得不认得？”白菊花细瞧，说：“哈哈，好张兄，怪不得人称你叫小韩信，可称得有先见之明。”周龙问：“他到底是谁？”晏飞说：“便是那个赵虎，张兄怎么把他扛来？”张大连便把方才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周龙说：“把他杀了，埋在后院，便完了。”白菊花说：“不可，张兄可问问，共来了多少人？”张大连一跺脚，“咳”了一声说：“便是忘了问这句了。”白菊花又说：“他们都在哪里住着？”张大连说：“我也是忙中有错，也没问他。”白菊花说：“活该，我初见邢如龙、邢如虎的时节，也忘了问他在哪里居住，共来了多少人。”柳旺在旁边说道：“既然把他拿住，还怕什么？拿凉水把他灌将过来，将他绑在厅柱之上，拿刀威吓着他，世上的人，没有不怕死的。”张大连说：“只要晓得他们住处，到晚大家同去，把他们杀个干净。我们大家一走，全奔团城子，上东方亮大哥那里，预备着五月十五日在白沙滩擂台上打擂。众位请想，我这个主意怎样？”众人异口同音，全说：“这个主意很好，事已至此，还非这样办不可哪。”立刻叫人取凉水，把赵虎牙关撬开，凉水灌将下去。再把赵虎捆在厅柱上，大众搬出椅子，彼此落座瞧看。赵虎睁开二目一看，叫人捆绑在厅柱之上，自己衣服已经被他们扯得粉碎，足下的鞋，早便没有了，发髻蓬松，

如活鬼一般。往对面一瞧，周龙是赤红脸面，柳旺花白胡须，这两个自己不认得。再瞧那边，便是白菊花。迎面站着，便是那个姓张的。赵虎瞧见张大连，把肺都气炸了，说：“姓张的，你真是好朋友哇。”张大连说：“没有我在这里，你这条命，早便不在了。皆因我爱惜你这个人，忠厚诚实。我问你几句话，你只要说了真情实话，把你解将下来，任你自去。”赵虎说：“看你问什么了？”张大连说：“你们共来了多少人，在哪里住着？”赵虎说：“便为这个事情，告诉你可准放我呀！”张大连说：“君子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”赵虎说：“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可别叫他们听见。”张大连说：“使得。”便到赵虎面前，赵虎说：“你再往前点儿，你把耳朵递过来。”张大连就把耳朵一递，歪着脸儿。就见赵虎把嘴一开，往前一伸脖把张大连吓了一跳，说他要咬耳朵呢。白菊花一听大怒，跳将过来，举剑往下便剁。欲问赵虎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五回

## 捆厅柱一福将受辱 花园内三小厮被杀

且说白菊花亮出宝剑来，要结果赵虎的性命。张大连拦住说：“晏贤弟不可性暴，我准知道，赵老爷是个好人。”白菊花便又坐下。张大连说：“赵大哥，纵然你便说出来人多少，在哪里居住，也是一件小事。为什么拚着自己性命，执意不说哪？”赵虎说：“你一定要问，我便告诉你，可便宜了你。”张大连说：“只当就是便宜我罢。”赵虎说：“我们人来的甚多，尽能高来高去的便有三百余人。”张大连说：“你别信口开河啦，哪里有这么些人呢。”赵虎说：“你如不信，我便不说了。”张大连说：“你把有名姓的，说上些个与我听。”赵虎说：“你听着，有北侠欧阳春，南侠展熊飞，双侠丁兆兰、丁兆蕙，云中鹤魏真，钻天鼠卢方，二义士韩彰，穿山鼠徐庆，四义士蒋平，白面判官柳青，小诸葛沈中元，铁背熊沙龙，孟凯，焦赤。”说完即问张大连有三百没有。张大连说：“哪有三百，总共才有几个人。”白菊花在旁说：“不用听他的了，他尽是信口胡说。”张大连听着，也觉不确实，说：“姓赵的你要不说实话，可就要不管了。”赵虎扯开嗓子连连喊道：“赵虎被人捉住了，赵四老爷被人捉了，赵虎被人捉了！”周龙问：“这是作什么呢？”张大连明知他的意思，急速便将赵虎的破

衣裳扯下一块，把赵虎颊腮一掐，与他口中塞上物件。柳旺也说：“他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张大连说：“他们外头必有一同来伙伴，扯开嗓子乱喊，叫他们伙伴听见，好来救他。”白菊花说：“还是杀了他罢。”

白菊花正要去结果赵虎的性命，忽然从外面进来了三个人。赵虎虽然塞住口，不能说话，瞧这三个人倒也瞧得清楚。全都是箭袖袍，丝鸾带，薄底快靴，肋下佩刀。一个穿红，一个穿青，一个穿蓝，是两高一短。这三个人相貌，生得实系凶恶。正当中这人，面如蓝靛，发似朱砂，红眉金眼，连鬓络腮红胡须，身高五尺，宽有三四尺，还有一件奇文，精细的脖子长有一尺。大脑袋细脖子，最难看无比。眼看这脖子擎不住脑袋，那个脑袋直在脖子上乱晃，又是难看，又是可笑。看那两个人倒是英雄的架子。一个面似瓜皮，凶眉恶眼，未长髭须；一个是面赛淡金，半个面上有块紫记，上长了许多绿毛，粗眉大眼，也没胡须。那个细脖子的先与火判官周龙见礼，然后与张大连相见，回头又看见白菊花，说：“原来晏寨主也在此处。”二人对行一礼，又问周龙：“这位朋友是谁？”周龙说：“与你们三位引见引见。这位是柳家营人氏，号为青苗神柳旺。这位是兖州府人氏，号为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。”彼此一一见礼，又说了些久仰大名的客套。周龙又问道：“这二位是谁？”房书安说：“这是我带出来的兄弟，新入我们这个跳板，是亲弟兄两个，过来见见。这便是我与你们提说的周寨主，这位是追魂催命鬼黄荣江，这位叫混世魍魉鬼黄荣海，俱是杭州人氏。”二人给周龙行礼，挨着次第一位一位全都行礼，然后众人落座，献上茶来。周龙问：“三位贤弟从何处至此？”房书安说：“我带着二位兄弟，特意前来拜望众位朋友们，俱都叫他们见识见识。还有一件事，团城子东方大哥立擂台，聘请天下绿林，众

位哥们前去护擂。我算计着哥哥必然见了请贴了。”周龙说：“事情我算知道了，请帖我还未见哪。”房书安说：“早晚必到。可是此时出了一个与我们绿林作对的，并不把我们瞧在眼内，你们听见说没有？”张大连问：“是谁？”房书安说：“五鼠五义之内，有个穿山鼠徐庆，他的儿子名叫徐良，外号人称多臂熊，又叫山西雁。这个人长得黑紫脸面，两道白眉，似一个吊死鬼一般。他的本领，普天之内找不出第二个人来。土龙坡高家店高寨主，叫他杀跑了，桃花村病判官周五寨主，叫他杀跑了，桃花村成了火场。这个人会装死，又会假受蒙汗药，追人往西北追，他能在东南那边等着。崔龙、崔豹叫他追得无路，好容易才逃了性命。此人诡计多端，碰了我们的人，绝不放过。”白菊花说：“房兄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慢说他一个晚生下辈，便是徐庆，也不放在晏某的心上。”房书安说：“我算是多言，无非告诉列位，如要见着他的时节，小心点便是了。”白菊花说：“我若见他的时节，务必把他首级割下来，拿回叫众位看看如何？”房书安一抬头，瞧见赵虎捆在柱子上，复又问道：“周寨主，这个是作什么的？”周龙便把赵虎的这段情由说了一遍，未了说：“问他共来了多少人，在哪里住，他执意不说，正要杀他，可巧你们三位到了，谁顾得杀他哪？”房书安说：“且交与我，问问他们的下落。”说罢自己来在赵虎的面前，将他口内东西取出，说：“朋友你姓赵哇，你就是赵校尉老爷么？皆因我们晏贤弟盗来万岁的东西，也是一时之错，如今后悔已迟，情愿再把东西送回去，无门可入。你能够与我们作个引线之人，便连我们都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。你能应此事不能？”赵虎说：“你便叫房书安哪！你这个脖子太不是样子了，精细挺长。”房书安说：“已然长就的，那可没法了。”赵虎说：“我教给你一个招儿，便好看了。”

书安说：“什么招儿，这可要领教领教。”赵虎说：“你量着尺寸，揪住脑袋，剃下七寸去趁着热血一粘，准包你好看了。”房书安说：“我要胡骂你了。瞧着你怪憨厚的，说出话来够多么损。我与你说正经事，别玩笑。”赵虎说：“谁与你玩笑，你们如有真心，我便带你们前去。不是我说句大话，在我们相爷那里，我说一不二。”房书安说：“那便很好了。你带着我们，这便上开封府还是去找别人呢？”赵虎说：“自然先见见别人。”房书安说：“先上什么地方？离此处远哪，还是近？我们好预备些川资。”赵虎说：“你们把我解开，我带着你们一起走，也不用你们的川资。”房书安说：“你不告诉我们地方，可不能去。”赵虎说：“一定要问在什么地方，你不是从你们家里来么，会没瞧见？”房书安说：“没瞧见。”赵虎说：“全在你老娘屋里炕上坐着。”刚说完又喊叫起来：“赵虎被捉了！赵四老爷被捉了！”气得房书安也是混骂，给了他两个嘴巴，复又把他口塞上。可巧外面有人进来回话说：“扬州郑二爷到。”周龙说：“请。”房书安正要拿棍子打赵虎，外面有人进来，就不能打了。赵虎往对面一看，这个人一身青缎衣衿，薄底快靴，面如重枣，肋下佩刀，背着一张弹弓，细腰窄背，一团雄壮。周龙往前抢行了几步，那人双膝跪倒，周龙用手相搀，说：“贤弟一向可好？”回答：“兄长，这一向纳福。”周龙说：“贤弟你看那旁是谁？”那人一转身，看见了白菊花，双膝跪倒，放声大哭。晏飞忙把他搀将起来，说：“贤弟为何这等痛哭？”周龙见此人到来，立刻吩咐家人，把赵虎幽囚在后面空房之中，叫两个人看守着他。家人答应，将他解下柱来，往后面就推。进了后花园，忽听“嗖”的一声，赵虎扭头一看，是一条黑影，手中刀兜着家人后脑壳，“喀哧”就是一刀，人头砍落，“噗咚”一声，尸首栽地。要问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六回

### 活张仙与周龙定计 冯校尉救赵虎逃生

且说姓郑的过去见白菊花，放声大哭。你道这个姓郑的是谁？就是邢如龙所说的，他二师兄神弹子活张仙郑天惠，在扬州跟着师叔学了一身本领。在扬州拜的盟兄弟，一个叫巡江夜叉李珍，一个叫闹海先锋阮成。郑天惠师叔如今病故，依着郑天惠，不与他师父送信，也不与他师弟送信，自己承办丧仪，报答他师叔教给他这一身本事之恩。李珍、阮成劝他，一定要给师父师兄弟送信。他说：“两个师弟没有准栖身之所，往哪里送信？只可给师父师兄送信。”就把师叔的灵柩封起来，投奔徐州。这日要上潞安山的山口，只见天晚，又正从周家巷经过，此人最与周龙交好，皆因火判官最敬重郑天惠这个人物，一者投入过绿林，也不保镖，也不与人看家护院，无非自己叫个场子，糊口而已。所有他的朋友，俱是正人君子。今天来到此处，天气已晚，不料进来见着师兄，跪倒放声大哭。白菊花一问，郑爷就把师叔死去的情由说了一遍。白菊花一闻此言，叹惜一声，说：“可惜呀！可惜！那老儿也故去了。”郑天惠见这个光景，真气得颜色更变，又不好与他师兄争吵，强陪着笑说：“师兄不在家中，在周哥这里，有何事故？”白菊花说：“与你见见几位朋友，然后再谈我的事情，说出来令人可恼。”

白菊花把这些人——全都引见过了。白菊花说：“皆因我把万岁的冠袍带履由大内盗将出来，又把此物送给了一个朋友。”郑天惠说：“你怎么到万岁爷那里偷盗物件去了？倘若有一差二错，你也不料一料身家性命如何？”白菊花道：“说得很是，皆因我在酒席筵前多贪几杯，一使性儿，还管什么身家性命。我盗来万岁爷的东西之后，天子降旨，派着开封府包公捉拿我，满让开封府有几个护卫有些本领，天宽地阔，他也没处找我。包公一急，贴了一张告示，若有知晓我的下落者，赏给官做。邢如龙、邢如虎这两个小辈，自行投首，揭了告示，也不知带领多少人，前来拿我。并且有南侠展熊飞，还有翻江鼠蒋平，又有本地的总镇，带领无数兵将，火焚了潞安山，烧了琵琶峪，只害得我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只得奔到柳兄家来。无奈我逃在柳兄家之后，他复又知会总镇，兵困柳家营，连累我这个哥哥，弃家逃走。我们又投奔周四哥家里来。他仍不死心，方才你看见，在厅柱上捆着的那个，那就是开封府的赵虎，又把这个人打发来到此处私访，叫我张大哥识破了机关，把他诓将进来，问他们的下落，执意不说，正要责打于他，不想你来到此处，暂且把他推在后面去了。”白菊花本是捏造一派鬼话，把个郑天惠气得双眉直竖，二目圆睁，叫着邢如龙、邢如虎骂道：“两个匹夫，真乃是反复无常的小人。”列公，若论郑天惠与邢家弟兄他们最厚，怎么听了白菊花这一篇话他倒骂起邢家弟兄来了？皆因此人是一派正气，不论亲疏，谁若行事不周，他能当时就恼。随即问道：“这两个小辈现在在哪里？待我去结果这两个小辈的性命。”白菊花说：“皆因不知这二人的下落，方才拿住赵虎问他，他执意不说。”郑天惠说：“既然拿住赵虎，怎么不说呢？”白菊花说：“要打要杀，他拼着死命也是不说。”郑天惠哈哈大笑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有主意，略施小计，管叫

他说出真情实话。”小韩信在旁道：“郑兄台，我们领教高见。”郑天惠说：“此人推在后面什么地方哪？”周龙说：“在后面空房之内。”郑天惠说：“周兄，你找一个能言的管家，去到后面，就说他是安善良民，无奈暂居在你们这里。周兄，我可是用计，千万可别恼我呀！”周龙说：“自己弟兄，怎么能恼你哪。”郑天惠说：“那人需对赵虎说：‘为因我不愿为绿林，又不能脱身出去，忽见四老爷被捉，就有心来救，无奈一人势孤。如今瞧见把你推在后面，我把你老送出去，四老爷可得救我，这里我就不能居住了。’如此一说，他必应承，情甘愿意。可不知此人会上房不会？不会上房就先给他立下一个梯子，他一见这个光景必然更一点疑心的地方没有了，只管带着那人就走，把此人带至他们的所在去。我在后跟随，看他们到什么所在，或是公馆，或是店房，或是衙门。探准了地方，我回来送信，你们众人，谁去谁不去，我也不管。我就把邢如龙、邢如虎，碎剝其尸。”张大连夸赞：“好计好计！”郑天惠说：“这个赵虎不知可有人看着他？”周龙说：“有两个人看守。”郑天惠说：“先把这两个人叫出来，把赵虎锁起来，然后派人去行诈。”周龙说：“郑贤弟作事真想得全美。”先叫家人去到后面，叫那两个人回来。家人答应，去不多时，只见他慌慌张张进来，口中乱喊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！那个赵虎大半是叫人救出去了。我们家里，三个人被人杀死，血还热哪。绊了我一个筋斗，趴在死尸上头，弄了我一身血，众位爷们请看。”说毕扎撒着手。大众一看，果然全身尽是鲜血，全都吃惊非小。

你道赵虎方才看见后面那条黑影是谁？恰是冯渊。自从赵虎走后，天有未刻光景，张龙不见赵虎，见人打听老四上哪里去了。惟有冯渊知道，就把他的情由说了一遍。张龙一听，吓了一跳，连忙与冯渊行礼，说道：“我们老四是个浑人，不遇

见白菊花便罢，遇见白菊花就有杀身之祸。奉恳冯老爷，我们一路前往，他若遇祸，还得求冯老爷解救。”冯渊说：“我劝他再四，他说用不着我，他是个福将。他若没有这个话，我要不去，我是混帐东西。他用不着我们这浑人，我是何苦哪。”张龙苦苦哀求说：“不用理他，他是浑人，你总看小弟面上。”急得张三爷与冯渊下了一跪，冯爷这才无法，点头应允，问说：“哪里去找哪？”张三爷说：“料着老四出去必向姚正问路。”果然，一问姚正，他便将赵四老爷要上周家巷的话一五一十学说了一遍。张龙复又见了冯渊，说老四上周家巷去了。冯渊连自己的夜行包全都带上，挎上利刀。张三爷也带上刀，告诉明白了知府大人，又把知府吓了一跳。张三爷同冯爷出来，直奔周家巷。到周龙门首，前前后后一绕，即听里面喊叫了两声：“赵四老爷被人捉了。”张龙听见就急了一身冷汗，说：“冯老爷，你听，我们老四叫人拿住了，在那里喊哪。求你老人家，施恩搭救他的性命。”冯渊说：“天还未晚，我要进去叫人拿住，谁来救我？”张龙一听无奈，只得等到天将发黑，二人走到后墙，冯渊仍然背着夜行衣包，叫张三爷在此等候，自己才蹿上墙头，见里面是个大花园子，蹿身下去，才过太湖山石，就见有两个人推着赵虎直奔空房。冯渊穿过花丛，抽出刀来，往前一纵身子，“喀哧”就先杀了一个，另一个将要一喊，冯爷刀落，也作了无头之鬼。冯渊过去，说：“福将，多多受惊呵！”冯渊用刀挑去绳子，赵虎把塞口之物掏将出来，双膝一跪，说：“恩公，我算计你该来了，我可算两世为人了。”冯渊说：“你是福将。”赵虎说：“你再提起那些个话来，我是个狗娘生的。”冯渊一笑，说：“我还得把你背出去，你连鞋都没有了。也罢，你穿我这身。”冯渊就把自己夜行衣包打开换上，他的衣服叫赵虎穿上。正待要走，打前面来了一人，

冯渊就把赵虎一拉，叫他在太湖石洞内等着。自己由太湖石后绕奔东南，就在来的那个人身后，“喀味”一刀，将那人杀死。二番回来，至山洞，再找赵虎踪迹不见。欲问赵虎的下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七回

## 二护卫水牢离险地 郑天惠周宅展奇才

且说冯爷前后杀了三个，回头一找赵虎，踪迹全无，急得冯爷暗暗叫苦。转眼之间，又怎么踪迹不见哪？料着要是自己的人，没有这么大本领的，要是他们的人，那可了不得了。正在着急之间，忽见正北上有一黑影子，好象一个人背着一个人的光景。冯渊一见，撒腿就追，又听“噗咚”一声响亮，由正西上，打来一块小石头，正坠落眼前。又往正西一看，就见西边约有三尺多高个东西，黑糊糊又不象人，来回乱晃。冯渊一想，这个别是鬼呀，我到底过去看看。他往西一追，就踪迹不见。正向太湖石前纳闷，忽听背后“嗤”的一笑，把冯渊脸都吓黄了，扭项一看：“唔呀，敢情就是你老人家，真把我吓着了。”原来是翻江鼠蒋平。

说书的一张嘴，难说两家话。蒋爷、展爷二人俱在水牢之中，南侠全仗蒋四爷提着他的腰带，如不然，往水中一沉就性命休矣。再说蒋爷又得顾着踏水，单臂没有多大膂力，不大的工夫，单臂一乏，又得换上那只手来。展爷过意不去，说：“四哥，想我终是一死，累得你困乏，求你放我下来，或者你能逃得性命，不然，大家都死，无益于事。”蒋爷道：“勿慌，我想着出路了。我问你一件事，你那宝剑能切金断玉，要砍砖

行不行？”展爷说：“慢说砍砖，就是白玉石头，水晶磨盘，都能应手而断。”蒋爷说：“这就好了。你看这个缝儿虽小，我们不会把它刹的大的么，要是将这缝儿刹宽，你扁着身子就出去了。”展爷说：“还是四哥足智多谋。”蒋爷说：“你先用手抓住这铜篋子，我下去摸剑。”展爷就用指头套住了灯笼锦的窟窿，悬着身子。蒋爷沉入水中用手一模，摸着自己的青铜刺，接着又摸着剑把。蒋爷往上一翻，使踏水法就露将出来，复又过来，单手提着展南侠的腰带，自己把青铜刺别在腰间，手拿宝剑。展爷右手搂住蒋爷的脖子，左手推着那边的砖壁，蒋爷用剑“叱嚟喀嚟”连铜篋子带砖一路乱砍。蒋爷砍乏，手中无力，将剑交与展爷。蒋爷提着展爷的腰带。展爷又砍，整整砍了半夜，方砍透到了宽阔所在。仍是蒋爷提着展爷，直到飘沿湖。二人一声长叹。整整在黑暗之处呆了一夜，如今复见青天。看了看，正是红日初升之时，并没有行路之人。把自己衣服俱都脱将下来，就在那沙滩地面拧了拧衣服，在那里等干。直到天交近午时候，衣服方才半干，只得将就穿戴起来，二人回归公馆而来，可巧正打柳家营经过，正遇着官兵搭着帐房，看空房子。蒋爷过去打听昨天事情，方才知总镇受伤。

二人回奔公馆，见着知府大人。徐宽一见展、蒋二位，喜出望外，打听二位因为何故今日方归。蒋爷就把自己的事情对着知府学说一遍。知府复与二位大人道惊。展、蒋二位屋内瞧着总镇大人，那意思性命有些难保，又瞧着邢家弟兄二人并张简也在此处养伤。方才出来，酒饭已尽摆齐，有知府陪定二位用饭。将要端酒杯的时节，蒋爷又问张龙、赵虎、冯渊哪里去了。知府又把赵虎怎样私访，张龙、冯渊随后追去的话说了一遍。蒋爷一闻此言，就把杯放下，吩咐开饭，连展爷二位饱餐了一顿。用毕，约会展南侠一同前往。此时也就不需要更换衣襟，

身上衣服俱已干透。二人辞别知府，叫姚正过来问明道路，这才出了公馆，直奔周家巷而来。天气不早，来到周家巷，往后一绕，远远望见张龙靠着一株树，尽望周龙家后墙那边。蒋爷叫了一声：“三老爷！”张龙忽然吃一大惊，扭项一看，忽见展南侠、翻江鼠二位，犹如见掌上明珠一般，往前抢行了几步，抱拳带笑说：“二位大人，从何而至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们是两世为人，先打听你们要紧。”张龙见问，就把赵虎怎么私访，他怎么同冯渊来的话，学说了一遍。蒋爷说：“你在此等候，待我们一同进去。”张龙先施一礼。展南侠与蒋四爷一纵身蹿上墙头，飘身下去，一直奔南。就见赵虎与冯渊对换了衣裳，换毕之后，又见从南来了一个人，冯渊把赵虎往太湖石山洞里一拉，他绕太湖山石，奔东南，杀人去了。蒋爷告诉展南侠：“你把他背出去，我戏耍戏耍冯渊。”展爷无奈，直奔山洞，进山洞低声说：“我把你背出去。”赵虎一瞧展南侠，说：“我的恩人来了。”出了山洞，往展爷身上一趴，展爷把他背将起来，一直扑奔正北。待等冯渊杀人之后，一找赵虎，踪迹不见，后才遇见蒋四爷，说：“你真把我吓着了，背着赵四老爷走的是谁？”蒋爷说：“那我可不知道，别是白菊花罢。”冯渊说：“你老人家别吓诈我了，这就够我受的了。”蒋爷一笑说：“我们走罢，是展护卫大人。”二人扑奔正北，翻墙蹿将出来，大家会在一处。张龙、赵虎过来与三位道劳。蒋爷说：“别站在此说话了，快走罢，小心人家赶下来。”众人扑奔公馆。

随走着，赵虎说：“别看受一大险，他们的事情可全给我听来了。”蒋爷问：“他们的什么事情？”赵虎说：“就为我假装讨饭，遇见小韩信张大连，用蒙汗药酒把我蒙将过去。醒过来的时节，就把我捆在柱子上。本家叫火判官周龙，白菊花与青苗神柳旺全在他家里，后来的三个是细脖儿大头鬼王房书

安，混世魍魉鬼黄荣江，追魂催命鬼黄荣海。诳着我，叫我说你们下落。我把他们骂了一顿。又来了一个神弹子活张仙郑天惠，是白菊花师弟，这个人一来，他们把我推到后面。接着冯渊就到了，展大人也来了。”展爷在旁边说：“四哥，白菊花也在此处，还有群贼，趁着此时还不拿他，等到何时？”蒋爷说：“且慢，我们先把他们送在公馆，然后调兵前来，围了周家巷，还是你我冯老爷进去拿贼。倘若拿不住，跑了时节，外面倒还有人哪。此时你我进去，拿他们不住，岂不是打草惊蛇吗？他们一远遁就不好办了。”展南侠连连称善。赵虎、冯渊复又打听，展、蒋二位因何事一夜未归公馆。蒋爷也就对他们说了一遍。大家随说着，就到了公馆。店家开门，大家进来，复又将门闭上。大家奔上房见知府大人。赵虎说：“我算两世为人，要不是冯渊老爷、展大人、蒋大人到，我命休矣！”知府大人复又与他道惊，又问受险原故。赵虎一五一十学说了一遍。知府叫他们预备了脸水与四老爷净面。赵虎出去洗脸更换衣服，复又回来，要叫摆酒。忽听房上瓦片“嘎嘣”一响，展昭说：“房上有人。”赵虎说：“待我出去看看。”一掀帘子，往外就跑，到院内往房上一看，上面“嗖”的一声，打下一物，“噗咚”一声，正中赵虎前胸。老赵“哎呀”一声，“噗咚”栽倒在地。要问赵虎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八回

## 猛赵虎出房受弹 郑天惠弃暗投明

且说展南侠与大家正要用酒，忽听房上瓦片一响，说：“有贼！”赵虎愣头愣脑，往外就跑，出来就被一颗弹子打倒。你道房上是谁？原来是神弹手活张仙郑天惠。为因听了家人之言，大家到后面查看虚实，果然三个家人横躺竖卧，鲜血淋漓。郑天惠蹿上北墙，一眼就望见有几个人，直奔正东。他复又回来告诉周龙：“我看见了，待我追将下去。你们众位前厅等我，得了他们下落之时，我前来送信。”说毕，随即就出后墙，远远地跟下展、蒋众位来了。直到公馆，就把弹兜子从腰间解将下来，系于外面，把衣裳掖好，跳上西墙，往里一瞧，但见上房点着灯火。郑天惠飘身下来，绕到大房的后坡，蹿将上去，跃脊到前坡，往房上一趴，不料身脚一蹬，就把房瓦踏碎了一块。焉知里面听得出来，说：“有贼！”郑天惠回手，把弹弓摘将下来，恰好老赵跑到庭中，一弹子正打在胸膛之上，打得赵虎满地乱滚。忽见里面“噗噗噗”，把灯俱都吹灭，又听见说：“待我出去。”郑天惠就把弹子上好，往下要打，未见有人出来，又等了片刻，才听见说：“唔呀，出去拿贼。”待要打，又未见出来。复又听见里面说：“我的刀怎么找不着了？唔呀，可有了刀了，这可出去了。”忽听帘外“吧哒”一响，

郑天惠见这个蛮子说了几回，总没出来，把身子往前一探，伸手对准屋门，只等一露面就打。郑天惠只顾瞧着屋门，不料后面来了一人，对准他后臀上，踢了他一脚。郑天惠只顾前面，未曾防备后面，又是往前探着身子，这一脚，焉有不坠落下来之理。你道这踢他的是谁？原来，蒋四爷知道房上有人，就把灯烛吹灭，一拉南侠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从后面上房。”冯渊就明白了，紧跟出去。展爷把后窗户一开，纵身出去，蹿上房，到前面见郑天惠往前探着身子，用了一个横跺子脚，就把郑天惠踹将下去。冯渊听见“噗咚”一声，这才纵身出去，把刀就剁。郑天惠摔下房来，未能纵身站起，眼瞧着刀到，又不能抽刀招架，忙用手中弹弓，往上一迎，只听“吧”的一声，就把那弹弓上的弦打折。郑天惠弹弓弦一折不要紧，这人的性命休矣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屋中蒋四爷嚷叫：“别杀害他的性命！”冯渊这才过来，把他绑上。屋内把灯火点着。展爷蹿下房来，同着冯渊，把郑天惠推入屋中。赵虎被这一弹子，正打在胸膛之上，“哎呀”了半天，细看时起了一个大泡，咬牙忍着痛，也就跟进来了。他叫郑天惠跪下，郑偏不跪。赵虎在那人腿下踹了一脚，说：“我也报报仇。”郑天惠噗咚跪下，复又起来，仍然立而不跪。蒋四爷、知府、展爷进来，俱都坐下。蒋爷说：“不用叫他跪，我问问你：姓甚名谁？因为何故前来行刺？”郑天惠哈哈冷笑说：“要问姓晏名飞，外号人称白菊花的便是。前来寻找邢如龙、邢如虎两个小辈，结果他们性命来了。如今我既然被捉，不能报仇，速求一死。”赵虎说：“呸，你别不要脸啦，你瞧着人家姓晏的发财呀！你不算四老爷不认得你呢？”你道这郑天惠为什么假充白菊花，皆因自己被捉，明知是死，倒不如替师兄把盗冠袍带履之罪，替他一笔勾销，就算给他洗了这一案。蒋爷一看这个人，紫面长眉，青

缎衣襟，很是英雄气派，一看就爱惜此人，说：“四老爷，这个人是谁？”赵虎还未答言，就听屋内有人答话，“哎呀！四大人，你千万别听他说，这是我们的二哥。”又叫道：“二哥呀！你因为什么骂我们，反倒冒淫贼的名姓，你不看白菊花狗娘养的害得我们有多苦。哎呀，痛杀我也。”郑天惠一闻此言，透着诧异，听是邢如龙、邢如虎的声音，随说道：“原来是两个反复无常的小辈，哪个是你二哥！”屋内说：“哎呀二哥，我们是怎么得罪你了？”蒋爷一拦说：“二位邢老爷不必往下说，我明白了。定然是姓郑的见了白菊花，受了晏飞的蛊惑，听他一面之词，反倒前来找你们二人来了。姓郑的，我这一猜，准准的不差，是与不是？我先带着你瞧瞧你两个师弟，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。”带着郑天惠来到屋中，邢家弟兄二人一见郑天惠，说道：“我们二人，不能与二哥行礼了，你来看！”郑天惠一瞧两个师弟，就如刀扎肺腑。原来是一个扛着胳膊，一个瞎了一只眼睛，看二人仍然还是血人一样。郑天惠一瞧，心中就有几分明白是受了白菊花的蛊惑，连忙问道：“你们到底是为什么弄得这般光景？”邢如龙说：“你听白菊花是怎么说的？”郑天惠就把白菊花告诉他的言语，学了一遍。邢如龙不那一只眼随的眼泪就落下来了，说：“我们也不用说，要我们蒋四大人告诉你，便知分晓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上外间屋中来，我告诉你他们这不白之冤。”郑爷跟随着出来，到了外间屋中，蒋爷就把邢家弟兄前前后后的事说了一遍。郑天惠方才明白，原来晏飞伤了师弟，反说师弟陷害于他。一跺脚说：“晏飞呀晏飞，你欺吾太甚了！郑某原来错怪两个师弟。大人，我如今被捉，身该万死，如今此事已明，虽死瞑目。大人快些吩咐把我杀了，我就完结了。”蒋爷一笑：“这也怪你不得，没有晏飞，你也不能如此。并且你两个师弟暗地里常常夸奖你是个好

人。蒋某要治了你的罪名，一则对不起我们邢老爷，二则你此来非出本意。”随说着，就把绑绳与他解了，说：“你愿意帮着白菊花，也听你自便；你要弃暗投明，也听你自便。你愿意帮着我等，有我们在此，一引见了相爷，定能保举你个大小官职，岂不是好？”郑天惠叫蒋爷这一套话说得倒觉脸发赤，又听着两个师弟齐说道：“快给蒋大人叩头罢，千万可别把这个机会错过。你要做了官，你我弟兄，朝朝暮暮在一处相守，省得你东我西的总不得见面。”郑天惠听了这些言语，概不由己，双膝点地，说：“小人论罪，身该万死，蒙大人开天地之恩，饶恕活命，小民在大人跟前，愿效犬马之劳。”蒋爷用手搀起，又与展爷相见了一回。蒋爷说：“郑壮士，你愿意助我等一臂之力，咱们是先办国家要犯之事。”郑天惠尚未开言，只见展爷一摆手说：“外面有贼。”原来后窗户上有一窟窿，被展爷一眼看见，说了声有贼，冯渊就跟着嚷说：“有贼，快些拿贼！”就推赵虎出去拿贼。老赵说：“我够受的了，你们拿去罢。”展爷启帘纵出屋子，一跺脚，蹿上房去，一看就知道是白菊花。

你道晏飞因何故也上这里来了？皆因郑天惠走后，周龙吩咐家人找棺木把三个人死尸装殓起来。周龙等回至厅房，房书安说：“虽然杀死三个家人，郑爷这一跟下去难得着他们的下落了。”小韩信连连摇头说：“不好不好！”白菊花问：“什么不好？”张大连说：“他今一去，见了邢家弟兄这般受伤，决不肯立时下手。这邢家弟兄岂有不把你挖目削手的事对他说明之理。他们要定计前来，你我大事不好。不用别的，他们把计策定妥，回来告诉我们没找着，等他们大众外面到齐了，杀将进来，他在里面，一作内应，咱们大众措手不及，岂不是悔之晚矣！”大众一听，连连点头，全说张爷虑得有理。白菊花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我先跟下去看看，如真有一事，我先杀郑天

惠。”说毕，把宝剑就摘下来了。他也是跟着郑天惠身后进来。白菊花到里面时节，郑爷刚叫展爷捉住，绑入屋中。晏飞在窗户后面，用指尖戳了一个窟窿，用一目往里观看，一见展、蒋二人，就吓了一跳，想道：二人为何没死哪？先听郑天惠替他洗案，不觉欢喜；后来郑天惠降顺了蒋平，要帮着人拿自己了，这才上房走。不料后面展爷等赶来了。要问展南侠捉拿淫贼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九回

### 奔南阳府找贼入伙 上鹅峰堡寻师求医

且说展南侠蹿上房去，见了白菊花，就追赶下来，后面又有冯渊，也追赶下来。白菊花恨不得肋生双翅，跑至榆钱镇后街，倒不奔周家巷，皆因榆钱镇树木又多，他好穿林而过。他料着展南侠必是大仁大义之人，若进树林，他定然不追赶。果然就跑到树林，窜入树林之内。展南侠果不追赶，同着冯渊转身回来，仍到公馆，还是蹿墙进去，来至上房，面见蒋四爷。蒋爷问：“追赶何人？”展爷说：“追赶的是白菊花。他不敢动手，奔林逃命。”蒋爷一听，说：“郑壮士，方才的话未能说完，还是奉恳壮士，帮着我们捉拿白菊花。”郑天惠说：“多蒙四大人不杀之恩，郑某怎敢推托，实在不是他对手，大人不信时，可问我两个师弟。”蒋爷说：“既然你不肯伤师兄弟情面，我也不能逼叫你一定伤了和气，如遇有别的事情时节，再为奉恳。”郑天惠说：“这是大人格外施恩，成全小可。还有一件，我虽不去拿他，大人可要早去奔周家巷方好。他们内中，可有一个小韩信张大连，此人是足智多谋，大人倘若去晚，只怕他们睡多梦长，若又生出别的主意来，再拿他们，就更费事了。”蒋爷点头说：“有理有理，承兄台指教。”展爷说：“四哥，我们商量着谁去？”蒋爷说：“叫姚正请何辉何老爷，

叫他调兵，立刻前往。”当时就有下人出去，不多一时，把姚正找来。蒋爷附耳低言，如此这般，告诉姚正。姚正点头领命出去。

蒋爷又同着知府大人说：“总镇大人这伤，非找魏二哥不行。要有我二哥在此，总镇大人这伤，一点妨碍没有。无奈要找着我二哥，将药拿来，只怕大人性命休矣。”郑天惠在旁问道：“总镇大人可是受了白菊花的毒药暗器不是？”蒋爷回说：“正是。”郑天惠说：“晏飞所学这毒药镖，那毒药是我师父所造，交给了白菊花这个方子，这个解法可没传给他。如今所用药是他拿银子叫我师父配的，他那里所有，我师父那里也有。要把此药找来，总镇大人这伤，立刻痊愈。”蒋爷说：“老师在哪里居住？”郑天惠说：“鹅峰堡，离此七十里之遥。”蒋爷说：“总镇大人是昨日受的镖伤，要是明天起身上鹅峰堡，从那里回来，可不定总镇大人活得到那时候活不到。”郑天惠说：“无妨，我知道我师父那毒药的性情，除非打在致命处，立刻就死，如在别处，能活四十八个时辰。”蒋爷随即就一躬到地，说：“恳求郑壮士辛苦一趟。”郑天惠说：“我师父一生最爱贪点小便宜，这药又是白菊花用银所配，他又对我师父说过，凭他是谁，不叫给药。我要空手而去，万万不行。”蒋爷说：“这又何难，拿上几百两银子，只要治好总镇，几千也不要紧。”郑天惠说：“有二百两就行。”蒋爷说：“明日早晨，叫知府大人给你预备二百两银子，明日你就起身，我们这里办晏飞之事。”郑天惠说：“我一人前去不行，无论哪个老爷同我前去方妥。”蒋爷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壮士，你这是怕我们疑惑你拐了二百两银子去了罢。”郑天惠说：“不是我多心，我师父见了我，倘若不给药，岂不误事。无论哪位老爷同我前去，我师父一见老爷们，那可就准给了。”蒋爷说：“这是何

缘故？”郑天惠说：“大人不知，我师父一辈子就是惧官。见了他，老爷们把话说得厉害点，说：‘你怎么叫徒弟偷万岁爷的东西？应当灭十族之罪。’师父本来惧官，又一听这个话，必然就把解毒散急速献出。我说此话大人不信，屋中现有我师弟，他们知道。”屋内邢家弟兄一齐答道：“不错不错。”蒋爷说：“去一个人，又有何难。”正在说话之间，忽见姚正从外面进来，说外面俱已齐备。蒋爷约展爷、冯渊，各带兵刃出了公馆，见着何辉，带兵直奔周家巷。大家到了周龙门首，叫何辉带兵将周龙家围起来。展、蒋、冯三个人蹿上墙去，跳在院内，先下去开大门。展爷把宝剑亮将出来，把锁砍落，然后开大门。蒋、展二位往后就跑，连外面兵丁带冯渊一齐喊叫拿贼，大家奔到院内一瞧，各屋中全没点着灯烛。蒋爷瞧着就有些诧异，近前一看，各屋全是倒锁屋门，展爷用剑剝开上房门锁，到屋中一看，全是剩下些粗重的东西，连一个人影儿也不见。蒋爷一跺脚说：“展大弟，咱们来迟了，还是应了郑壮士之言。”

你道这些喊人哪去了？皆因白菊花穿树绕林，回转周家巷，仍从房上下来，到屋中见了群寇。张大连先就问道：“晏寨主，怎么样了？”白菊花就将郑天惠被捉，降了人家的话说了一遍。张大连说：“不出我之所料，还怕少时他们就来哪，咱们大家早作一个准备才好。”白菊花说：“他若来时，我就结果他的性命。”张大连说：“他一人前来，好办，倘若又照着柳家营一样，兵丁往起一围，那时岂不费事。”房书安说：“依张大哥主意，怎么好？”张大连说：“咱们大家不久要上南阳府，不如趁此起身，周四哥家内又没女眷，我们大家弃了这座宅子，直奔南阳府，省了许多的事情。”周龙一听，连连点头：“就是这个主意很好。”白菊花说：“是我连累了周兄。”周龙说：

“贤弟何必太谦。”大家拾夺备马，连家人全是手忙脚乱，拿东西，带包裹，各拿兵刃，倒锁房门，跳出墙去，至外面，全都上马逃走。群贼一逃，不多工夫，展爷等就到了。展爷一瞧，连一个人没有，与蒋爷商议，只得大家回去，就留何辉带数十兵丁，在此看守空房。蒋、展、冯三位回来，到了公馆，直奔里面，进屋见了知府、张龙、赵虎、郑天惠。知府见面，先就打听白菊花的事情。蒋爷就把扑空的言语对着知府学说了一回，又说：“不知道群贼何方去了，只可慢慢地打听下落。”赵虎过来说：“四大人，我知道他们投奔何方。”蒋爷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赵虎就把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来约会他们上南阳府，帮着打擂的话，学说了一遍。蒋爷说：“只要知道他们的准下落，可就好办了。咱们先打发郑壮士起身，这个事要紧。”徐宽说：“我已把银子预备妥当，连盘费俱在这里。”郑天惠说：“哪位同着我一路前往？”蒋爷回头与展爷说：“大弟，你老人家辛苦一趟罢。”展爷连连答应。蒋爷说：“这时起身，天气太早，二位吃些酒，然后再走。”知府吩咐摆酒，当时罗列杯盘，直吃到红日东升，方才罢盏。展爷同郑天惠拿了银子，辞了知府大众等，起身直奔鹅峰堡而来。一路上，无非谈谈讲讲，论回子武艺，直到日落西山，远远望见鹅峰堡，郑天惠告诉展爷：“这前边可就到了，咱们二人一同进去省事。”展爷说：“郑壮士，你只管进去说，倘若实系不行，我再见他不迟。”郑天惠只得点头，拿了包裹，提着银子，说：“你在我师父那大门西边等我。”展爷点头。二人又走，不多时郑天惠一指说：“这就是我师父家。”展爷一看，原来是座东向西一座小屋，一个大姑娘出来开门，待郑天惠进去，复又把门闭上。展爷到树林里边，在青石上坐下等候。左等右等，直到初鼓时候，出树林看看，猛然见由东往西，有两条黑影，前边跑走一人，后面追着一个。要问来者是何人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十回

### 为交朋友一见如故 同师弟子反作仇人

且说郑天惠叫门，里面问：“是谁？”郑爷一听，原来是师妹纪赛花，说道：“妹子开门来，是我，郑天惠到了。”姑娘高声说道：“呀，爹爹，娘呀！我二师兄到了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叫他进来。”姑娘开门，道了一声万福。郑爷打了一恭，进了大门。姑娘复又将门闭上，掀帘进了屋中。原来是三间上房，一明两暗。将进屋门，就见着师母。郑爷跪下道：“师母，你老人家一向身体康泰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好哇，二小子你怎么总也不来了？”郑爷说：“孩儿尽在扬州地面教场子，总未能得闲前来与师父师母叩头。我师父他老人家，眼睛比先前好了些么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师父那样年岁，如何能好？更不及从前了。你看看去罢，在那里间屋里炕上坐着哪。”郑天惠来到里间屋子，见银须铁臂苍龙纪强在炕上坐着，就是双目不明。郑天惠来至炕沿前，双膝跪倒，口称：“师父，孩儿郑天惠，给你老人家叩头。”纪强说：“是那位郑二爷，你们快些搀我起来，这不是活活的折受与我么？”郑天惠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何出此言？我数年不到，实出无奈。如今现有镖行的人，找孩儿出去保绸缎车辆，这儿有白金二百，孝敬你老人家，以作零用。等做了买卖回来时节，再多多孝敬。”说毕，将银子递

将过去。纪强闭着眼睛一摸，说：“姑娘你看看，是银子不是？”姑娘说：“爹爹你也不想想，我二哥是什么样的人，他焉能在你跟前撒谎？”纪强说：“我知道他是好人哪，我就常说，这四个徒弟就教着了这两个，要象如尤、如虎两个该杀的东西，到底是丧尽天良，把本事学会，连我的门都不登了。二小子，你还跪着哪，一路辛辛苦苦的，快上这里歇歇罢。姑娘，你倒是给你二哥烹茶呀！”且说姑娘不多时烹上茶来。纪强复又说：“你先喝茶，再叫你妹子备饭。”郑天惠说：“孩儿已然用过了，不必要妹子费事。我也不能在此久待，我还要追上车辆去哪。”纪强说：“你明日再走罢。”郑爷说：“孩儿还有一件事，师父这里有解毒的药，赏给孩儿几包，以防不测。”纪强说：“不行，那是你大师兄拿银子配的，凭你是谁他也不叫给。”郑爷说：“把我几包，就是我大师兄知道，也不能嗔怪你老人家。又不是把了外人，我是他的师弟。”纪强说：“不行要是真受了毒药暗器时节，那还可以给你两包。”郑天惠说：“孩儿路途远长，你老人家纵然有药，也是无用，不如身上带着方妥。”纪强仍是不给。郑天惠实系无法，只得说出实话，叫声：“师父，我方才说的全是假话，如今不能不说实话。你老人家说白菊花好，他与你老人家惹下杀身之祸，说两个师弟不好，他们全都作了官了，全是六品校尉。”纪强道：“晏飞怎么与我惹下杀身之祸？”郑爷说：“白菊花把万岁爷冠袍带履由大内盗出，我两个师弟同着展大人、蒋大人奉旨到潞安山捉拿他。我师弟劝他献出冠袍带履，保他作官。他一怒，挖了邢如龙一只眼睛，砍落邢如虎一只手，一毒镖把徐州总镇肩头打中，看看待死。孩儿也是受了白菊花的蛊惑去杀我两个师弟，不料叫人把我拿住，看我两个师弟分上，不肯杀害于我。师父猜想：倘若白菊花被捉，岂有不说出你老人家的道理？官府究你，不

教给他上房，他焉能入了大内？你老人家岂不是罪加一等？”纪强听到此处，就吓出一身冷汗，说：“此话当真么？”郑天惠说：“如今展大人还亲身同来，现在外面等候，如你老人家不信，我把展大人请来一见，便知分晓。”纪强一听说：“不可，不可，我要治好总镇大人，倘若拿住白菊花。当堂将我拉出来，那时怎么办？”郑天惠说：“现有知府、护卫、校尉、总镇作保，你老还不放心么？再者，还有救总镇活命之恩，这银子也不是徒儿的，是知府所赠。有这些人照应，你老人家还怕什么？”这些话，说得纪强方才点头，叫女儿拿药匣来。姑娘由里间屋中，将药匣捧出，交与纪强。老头子自己身上带着一个钥匙，这药匣子上有一个暗锁，只管将药匣子交给姑娘掌管，可是谁也不能打开。纪强将药匣子打开，摸了两包药，递给郑天惠，说：“儿呀！这两包药，一包上镖伤之处，一包用无根水送将下去。然后用大鲜鱼烹场，葱姜蒜油盐醋作料全都不要，将鱼煮烂，把鱼捞将出来喝那个汤，把汤喝将下去，自然饮食如常。”郑天惠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再多给我几包。”纪强说：“不行，倘若叫你师兄知道，不答应我。”姑娘在旁说：“你还提白菊花哪，险些都要连累了你这条老性命，还是怕他不成？正经人你倒舍不得给，反倒向着那反叛东西。”就伸手从匣子内，抓了一把，给了郑天惠好几包，郑天惠给姑娘拱了拱手。可叹纪强看不清。郑天惠说：“孩儿给你老人家叩头啊。我就不请展大人进来了。”纪强说：“不用，千万别叫大人见我。”郑天惠辞别师母，又与纪赛花打了一恭，就听见院子内，有人抖丹田一声喊叫，说：“呔，好郑天惠，反复无常的匹夫！原来你是狼心狗肺、人面兽心，晏飞来迟一步，你就拿着晏大太爷的药医治仇人去了。这也是鬼使神差，冤家路窄。急速受死！”郑天惠一闻白菊花的声音，吓了个胆裂魂

飞，情知不是白菊花的对手，自己又没有弹弓子护身，若有弹弓在手，打一排连珠弹，慢说一个晏飞，十个也挡不住。郑天惠无奈，只得拉刀出来，两下就交手。胜败输赢，且听下回分解。